

霧 夜

霧

劉城亞

不多遠，到了

的城牆在遠處現出來。城牆裏面很空曠，疏疏落落有

個回去了。一直到

版出活生

第  
一  
部

## 第一章

民國二十年六月的一個下午，北平城在烈日下晒得熱量過去，這時有一個頭戴土製巴拿馬草帽，身穿被汗緊緊沾貼在背上的夏布汗衫褲底山東漢子牽着一個小姑娘由宣武門走出來。他一手從口袋裏掏了張大手巾拭着由帽裏向臉上流下來的汗，一手緊緊地抓着小姑娘的右手。他邁開大步子往東沿着河直往前走。小姑娘約莫十一二歲，跟不上漢子的步子，直喘着氣，一跑一跳的。

「爹爹，還有多遠才到家呀？」小姑娘的聲音是南方的。

漢子沒有說話，拉着她一直往東去，穿過廠甸，穿過前門大街，到橋邊肉市，再轉進一個向南的小胡同，才把腳步放慢了。

「馬上就到，忙個甚麼勁兒！」這句話早就衝到漢子口邊，不過他又咽回去了。一直到了這時候，才非本意地換了一句：「往南不多遠就到了。」

低矮的屋子漸漸稀少，一道深灰色的城牆在遠處現出來。城牆裏面很空曠，疏疏落落有幾處人家。



漢子在一株大槐樹下停了腳，抬起頭，看那石級上門邊的门牌。他確定了號數不錯，才牽着小姑娘走上去。

門上的黑漆剝脫得祇剩不多幾塊了，門環也有一隻弄得不知去向。他尋找有沒有拉鈴那一類的東西，正在這時候，突然用手試着去，把門推推，居然輕輕地，啣呀地開了。屏門是打開着的，他們就跨進半鋪着陽光的宮院。○漢子眼見這裏真清靜，就「啞啞」了一聲，但是却並沒有人回應。

北廊下有一顆西垂了葉子的小樹，後邊坐着一個赤着上身乾癯得像煮茄子般的老太婆，「嘿！借光！」○

老太婆被漢子的聲音驚醒了，有一個聲音在她喉嚨裏滾，可是又吐不出來，她發覺自己是赤着上身的，就連忙從旁邊小椅上抓起一件麻布小坎肩○穿在身上。

「借光，這兒有個姓白的嗎？」他又重復的喊了一聲。

○當院即天井，有時也稱為「院兒。」

○借光即對不起之意。

○坎肩即背心。

老太婆的聲音很勉強地從 子裏爬出來；『是拉胡琴的？』她還不待漢子的回話，就扭回頭向屋子裏又嘶又低地叫了一聲：『外邊有人找！』

『誰呀？』一條細聲音從簾子縫裏擠出來，接着又伸出一個光頭。他的頭搖擺了兩下，眼睛就衝着漢子了。

『是白老板？』漢子料到了八釐地間。

『唔，唔，』那人一面應着，一面把簾子掀得更開一點，『請裏間坐，請裏間坐！』

山東大漢引着小姑娘從那兒進去了。

小姑娘在一把椅子上坐下，聽他們兩個人喝着茶說話，有時便去看看那個被人稱爲「白老板」的。

白老板年紀大約有三十五六，赤着清瘦的上身，脊背略略地彎曲，肋骨一露，小心記着，皮外。頭上剃得光光的，祇右嘴角上長了一顆生一根長毛的大黑痣。下  
開繫着兩寸來寬的白布帶，腳踏青緞子千層底布鞋，脛上纏着同色的  
兩眼不住地在小姑娘身上轉。

『就是這件貨兒麼？』

『是，您啦。』他恭順卑下的微笑着。

白老板的眼光沒有移動，他心裏提暗着：『腿長長的，好。眼睛

着他就想到將來怎樣的調教她，她會出落得怎樣……」。于是心

『這件貨兒費了他媽頂大的心思，從南到北，單盤纏花銷就一百帶<sup>地方</sup>

這脚，皮子的潔白勁兒……」。他早看出白老板中意了這個雛兒，<sup>就習慣</sup>

自己貨物的話流水一般的說出來。

『得，得，不用說啦，免得<sup>們</sup>兩部勞神費力，我白小福是爽快人，咱們說一不二，就

是這麼多，』他比起一根指頭。

『說一千呢，老板多寬了，一百呢，<sup>壓</sup>根就是鬧着玩。』漢子的眉毛眼睛笑到一起：

『不瞞您說，這回本錢實在下大了。俺也是個爽性人，好，管個人情，把這件貨兒寄在老板

這裏，給您借三百塊錢用用。』

白小福想了想：『這麼辦，就是二百！』

『您還在乎這個，真是，高抬貴手，俺窮小子就過去了。』入販子不自然的打着哈哈

○雛兒，在買賣人口試場合中用以稱呼年紀小的女孩子。

，『對，對，就是二百五吧，您添五十，俺讓五十。』

小福呷了一口涼茶，他感覺這樁買賣大體已就緒了。『就這麼辦。不過還得煩您寫張字約——』小福的話還沒有說完，漢子就由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交給他。

『都寫好了，您過過眼，看還有要添的，要改的沒有？』

白小福打開疊好的賣身契約，細細地看了一遍就慢慢的摺好。『好，就算定了。可是錢都在我媳婦兒①身上，待會兒她從園子②裏回來，我就把錢交給李五爺。您放心——』

『老板③取笑了，取笑了。』人販子回頭又囑咐了小姑娘幾句，才給小福打了一個千，告辭走了。

小福送走了漢子，得意地，一搖一擺的走回來：『打今兒起，你就姓白了，小心記着，別招你媽生氣，她，』他向窗外望了望，『她可厲害着啦！』

① 媳婦兒，北方土語，即妻子是。

② 園子，即戲院，又稱館子。

③ 老板乃伶人之尊稱。

這是個小小的院子，修造的時候就沒有雨屋，東屋早就坍了，西屋被利用作廚房。還可  
 以住人的就是三間半上屋。中間一間供着家神，另外有一張五色加金的觀音大士，灰塵在紙  
 面上薄薄地拂上了一層。靠着牆安放一張香几，中部放了燭台和瓦香爐，兩頭堆着幾本厚賬  
 簿和零亂的小報。⊙屋中間是一張方棹子，圍着它有三張方圓不同的凳子。兩邊靠牆是兩張  
 茶几配着四把小木椅。右邊屋子裏靠窗是個大土炕，佔據了屋子一小半，剩下的地方子和  
 字形安着三張牀，除此而外就祇一個小圓棹，上面放着一盞洋油燈。左邊屋子裏沒有土炕，  
 因此就多放了一架大櫃子也不顯得很窄。靠裏牆放着牀，白小福這時正躺在上面抽大煙。櫃  
 子後邊掛着紅布門帘，裏邊是小小的一間屋子。

白小福正吸完一口煙，就看見小姑娘從門外閃過，就喊：『進來呀！』  
 小姑娘紅着臉，有些害怕似的進來了。

『你會燒煙不會？』他把煙在小石片上捲着。  
 她張皇地搖搖頭，望着那小燈上絞繞着的青煙。

⊙伶人家中總供奉一張觀音。賬簿子，他們是用來抄戲詞的。小報常常登載點梨園消  
 息，所以伶人都愛看。

小福兩眼直釘在燒成紅黃色的煙泡上，把鼻子一吸一吸地去聞那有濃香的煙味，一邊又慢慢地問：『你是那兒的人？』

小姑娘心裏在尋思，『這個人真奇怪，這麼熱的天，牀上點着燈，不出汗水？』

小福抽着煙，也沒有仔細留心小姑娘是不是回答了他的話，小姑娘是不是在他身邊。小姑娘才到這兒來，處處感到生疏，不叫她進來，她就一個人待在外間，叫她進來，她就進來了，一直站在門邊沒有動。小福的煙抽够了，才伸了個懶腰，慢慢地坐起來。這時他才又看見了她。對於這件「貨物」，剛才他就是滿意的了，這時更覺得滿意。他突然把煙杆子往盤裏叮噠一下丟下去。

『你聽過戲沒有？』

過了好一會，她才想起地說，『聽過。』

『聽過？』小福對這回答很覺滿意，又拿起小磁壺呷了一口茶。『看的是皮黃——？』他看這孩子不回答，就會意到她不懂「皮黃」兩個字，于是就改了口：『京戲，這樣唱的，』接着他就用嘴敲起鑼鼓來，他的指頭同時也在牀沿上一敲一敲的：『小姑娘啼哭坐土官，點點珠淚洒下來，自幼兒未出園關外——是這樣唱，對不對？』

小姑娘眼睛動了動，看見牆上掛了一把胡琴；「又打鑼鼓，又拉那個，」說着就指了一指。

「又打鑼鼓，又拉胡琴，對，對！這就是皮黃，皮黃就是京戲。」他的手輕輕地拍着，口裏還不住的：「對，對……」就在這時候，院裏起了腳步聲。小福就提高聲音問：「回來啦？」

從院子裏走進幾個人來。小福也急忙地跳下地，牽着小姑娘走到中間屋裏。那兒站着一個三十五六的中年胖婦人，她一見到小姑娘就狠狠地盯了幾眼。「就是這件貨嗎？」她的眼光移到小福臉上，他臉上笑了笑，嘴巴微微地動了動，于是她就把小姑娘一把拉到面前，睜大了眼睛，從頭髮到腳尖的細細看視她。

白小福臉上浮着無止的笑影，心裏喜酸酸地怪得意，于是就搖着身子用戲腔哼起來：「啊，娘子，看小生眼力如何？」

「呸！」她望了他一眼，就一隻手托着小姑娘的腰，另一隻手用着全力護她的上肢胸前後左右盡力彎曲。這動作對小姑娘是很吃力的，她的臉變得紅一塊白一塊，眼淚在眼眶裏不能忍耐的轉動着，直到胖女人把她一推，說了一聲「還對付，」她才略好了一點。當她在

幾個跟蹤以後站穩了時，粗長的睫毛上已經嵌上幾顆半圓的發亮淚珠了。

胖女人也感到燥和熱，從香几上抓起一把扇子不停的揮着。『多少呀？』

『對啦，』小福的鼻子眉毛笑得堆在一起，他結結巴巴地說：『你拿三百五十塊錢來，我給李五爺還過去。』

『你瘋了！三百！』她直搖着扇子，那蒲扇葉拍——拍——地像打着她的胸膛。

他一見胖女人生氣，就向前走了幾步，把頭擱到她肩上，陪着笑臉，低聲地說：『真值呀，真值！』他抬起頭來，對靠着方桌站的兩個男孩子問：『慶良，慶雄，你們說值三百五不？』

胖婦人急了：『你瘋了，你問他們！』她止住了小福的話以後，想了一想才又把剛才的話頭接起來：『真值也沒錢——有錢也不要你送，哼，真是！』

小福知道她的怒氣已經告了一個段落，湊出的笑臉也就放開了，『雖然貴一點，可還是太過得去。』

『別誇了，就有出息，將來還有三災四難的，現在，世道變了，又有甚麼戀愛——』她的驕心並不在真在小姑娘底病痛和別的不幸底禍災上，使她最就心的就是怕跟甚麼知心客人



跑掉了，『名字有了沒有？』

『自然是蘆宇輩啦，叫白蘆！』他的左手平攤出來，右手的中指就在上邊劃來劃去的，『你看怎麼樣，叫白蘆英，英雄良將的英。』

胖女人點點頭；『英，還漂亮，就叫白蘆英。』

蘆英這時候才得到機會看清了屋子裏別的兩個人比她大不了許多，都規規矩矩地倚着棹子站着，棹子上放着一個衣包，一個大圓帽盒。她祇敢偷偷地打量了他們一會，馬上就把眼光收回來望着地下。

『蘆英！』胖女人休息過來，把手裏的蒲扇向中間桌上一擱，把兩個男孩子嚇了一跳。隨着那隻胖胖的，招動着的大手，蘆英就被她吸過來了。『你姓甚麼？』

『姓……』她躲了躲那有着妥放在青色浮腫眶子裏的大黃眼睛的女人，才繼續拉抖地說出了一個『白』字。

『名字呢？』

『白蘆英，』這三個字低得很，好像祇說給對方一個人聽的。

『爸爸姓甚麼？』小福在旁邊岔嘴問，但是還不等蘆英說『不曉得』，就自己說了：

『爸爸叫小福，媽媽叫小桃紅，都是唱戲的。』

小桃紅瞪了小福一眼，嫌他話不清楚又沒有力量，就又把牠拉過來：『爸爸叫小福，媽媽叫小桃紅，都是梨園行，⊖北京人。有一個姐姐，兩個哥哥。記住！』她不敢心，又教麗英照自己的話重述一次，然後才：『記住！不管誰問你，都這樣說。記不住——小心，壁頭上的！』

在觀音大士的旁邊，灰白的牆上釘着一顆大頭土鐵釘，那兒掛着一條破舊的紫褐色的鞭子。

『認得!?』小桃紅的眼睛和手指都指在那條一條掛着的死蛇般的東西上。

麗英的聲音依然是那麼低，那麼顫抖：『鞭子……』

『認得就好了。——我問你！』她的手用力捏了麗英一扯，『疼不疼？』

麗英的汗突然向皮膚外滲透出來，眼淚汪汪地應了一聲。

『知道就好！』她又抓起扇子來，拍拍地一下一下打着胸膛。『麗英，打盆水來！』

麗英打了一盆水來，放在方棹上。小桃紅就脫去拷紗衣服，赤着上身揩了汗。這時那

◎梨園行即伶界。

叫龐良的男孩子早就從裏間給拿出了別一件衣服，讓她穿上。這時候，她清爽了許多，吩咐三個孩子許多事情。龐英要作家裏的事情，還要跟着兩個哥哥練功夫。

太陽光收去了一半，天氣比剛才涼爽了一些。龐雄打中間堂屋裏把用過的臉水捧到院子裏，一隻手端着盆，一隻手把水向地下潑洒。隨着潑下去的水，騰起成團的煙塵。

龐雄和龐英站在微微冒着水氣的土地上。龐雄從屋子裏拿來一根寬大的白布帶，緊緊地綁在龐英的腰上。

『緊嗎？』他問。

『不。』她還不覺有甚麼大痛苦，就苦笑一下說。

『她還在那裏，』龐雄的嘴向北廊下嚟。

先前那個老太婆還在那裏。龐英就問『她是誰？』

『是爸爸的媽，』回答是短短的。他走過去把那小椅子搬過來，又把自己的一隻腿平放到椅背上。『瞧着，你來試試。』

龐英的腿不能順利放上去，龐雄搬着她的腿才勉強放上去。她覺着就又酸又麻。

「痛？」他抱着她的腰，讓她向後坐。

「唔。」她苦笑，她全身的力量都跑到站着的那條腿上了。

「受得了？」他放鬆她，又抱緊她。

「唔。」她又苦笑了一次，汗在無阻止的透出來。

「這叫號腿。①」

「唔，號腿。」她向龐雄重說了一次，表示她完全明白了。這時她直立在地上的那一隻腿上的肌肉一片一片地在打麼哆嗦。但是她咬着牙齒不說。

「下來吧。」

這一聲使她很高興，高擱着的腳一滑就下來了。但是又立刻覺得那樣站着不舒服，就仍用一隻腿站着，讓另一隻前後的吊着搖甩。

「好了罷？」龐雄料到她的苦處，就問。

「唔。」

「那隻號上去。」龐雄把腳向空中一踢，腳尖頂着自己的頭頂，「過幾天，得這樣才成

①「號腿」即練腿部功夫。

成。』

汗浸透麗英的花布短衣褲，除了那一根厚厚的白腰帶，全身都濕透了。可是麗雄還在喊：『再下去一點！』『再下去一點！』

第二步動作叫「下腰」，麗英覺得這比「號腿」要省力些。她把兩手向上伸直，握成一個雙拳頭，直着腿向下灣腰，讓拳頭碰到地。碰着她她並不覺得很難，可是要長久的抵着地面却是不容易的。她全身的血液都流到低下的頭和頸裏，紅着頸子直喘氣。麗雄的話像石頭打到水裏所發的聲音一般灌進她的耳朵，可是她勉強地再忍耐一下子。

她最後一次站直身子時，天邊已變成紫烏色，有時嘩嘩地刮過一陣沁骨底風，從牆外伸進的槐蔭就洒下一些葉子來，汗冰着她，她微微地發抖。

屋裏的胡琴格格地響了幾下，接着麗良就隨着胡琴唱了起來。

『回屋去吧，要吃晚飯了。』

『碗還沒響囉。』

『囉？你的口音跟我們的不同。』

『你們的話跟我的不同。』麗英也說。

『你學麼說北京話，咱們這樣的話。』

『北京話，這地方就是北京？』她來到這城池好幾天了，但是就沒人告訴過她，這地方就是北京。從前，她在家的時候也聽人說起過有一個叫北京的地方，那兒住着皇帝。

『進去，』慶雄把衣服披上。『爸爸在拉胡琴了。』

『拉胡琴就吃飯？』她的肚子餓得發響。

『袍拉俄唱，他吃過了就拉，我們就唱唱，吊嗓子。你餓？』

『唔，』她點點頭，下肢脹痛得很兇，不住地用手撫摩着。

『唱過就吃，快啦。』他把她先帶到廚房，把水缸和面盆指給她，自己就進屋唱戲去了。

慶英醒過來，慶雄站在她的床前，她祇隱隱地從黑影的輪廓上分得出是他。這時慶良也鼓勁跳下牀來，三個人就躡蹑腳走到院子裏。東方才剛剛現出一點灰白色，灰黑的天海中還飄浮着月和星星。慶雄把大門輕輕地開個縫，慶良扁側着身子頭一個擠了出去。

『你先出去，』慶雄讓她先出去，自己也跟着出去，才回身把門帶上。慶良在前邊走，他們跟着他往南去，向城根走。

出港口不遠就是一片青草地，那些附沾在青草上的露珠就落下來浸濕了他們的鞋襪。

麗雄。

『早得很，是昨天說的去吊嗓子嗎？嗓子就是歌嚨，是不是？』麗英摩自己的頸子問

麗良回過頭來，『嗓子就是這個，回頭我就教你怎麼吊法。』

『唔。』她又習慣的應了一聲。

麗良走到前邊一箭之地去了，麗雄低聲問：『你姓甚麼？』

『姓白。』

『你的真姓？』他看麗英遲疑着，於是就望着她解釋地說：『比方姓張。』

『我姓金。』

『你多大？』

『十一歲。』

『你是南邊人罷？』

『南邊？不知道。』她回答了這句話以後，又明白了不應該這樣回答，就又補出一句：

『我是鳳凰園的人。』

『在那兒呀？』他問：『鳳凰園。』

她望着天邊滾出來的一輪火紅底大太陽和被太陽衝破了的無數層厚白雲。「鳳凰園就是我的家。家門口有一條河。很寬。但是看得着底下的石頭。河裏沒有船。強盜來不了。」她一邊走一邊望着天，想一句說一句，厲雄也不知不覺地去看千變萬化的雲天讓那一句一頓的話同清涼早風一起注進他的耳朵。

厲良站在荒涼古老的黑城牆下，站直了身子，張大了嘴正高聲的喊着「八月十五把謬拜」那句西皮倒板。

厲英也走到了，她站在他身後聽他的聲音高上去，低下來，很自然地又高了上去。

「滿朝中，文和武，拜壽在金階。」他知道他們已經來了，可是他卻繼續把「白蟒台」唱下去，心裏想着：「我擺點譜兒給她們瞧瞧。」

「來試一試，就這麼——」唸……唸……唸……」厲英尖着嗓子學着且角的聲音。

厲英沒有「唸……」，因為她不想那樣「唸」，「唸」起不好聽。

「唸……」厲雄又來了一次。但心仍然沒有學着自己的聲音底人。他就誠懇地拉着她的手：「好好的學，小心媽要打你的。來，我再——」唸……唸……唸……」

「唸……」她照樣學了一次，「對罷，」



『不對。你得這樣。』她又帶着她練習了幾次。『上去——落下來——』他的手指向上，又慢慢的向下落下來，麗英的「咳」也跟着高上去，低下來。

麗良從頭到尾都很清楚，他也看出麗英的聰明來了，他就走過來對麗英說：『你幹你的去，我來教她。』

麗英走到那邊，把雙手背在背上，挺着胸，高聲的唱着。麗良低下頭給麗英說，『我教你一句，先唱三個字：「忽聽得」。』

『忽——聽——得……』「得」字，很長，轉了許多灣，比「咳」好聽多了，但是也怪難唱得好。但是她要學，那早上就「忽聽得」完了。

麗良尖着嗓子唱了好多給麗英聽，心裏想：『你瞧够多的了吧。』他又問，『會了麼？』說着就向地上吐了一口痰。

『我總沒有你唱得好聽。』麗英抱歉地說。

『那是功夫，』他得意的說，『要到這個份兒，總得得三四來年的。』

麗英的嗓子比麗良的要啾些，但是在功夫上却肯下時間。麗良既自願教麗英，他就走到一邊去糾纏着去了。他的嗓子喊得發癢的時候，太陽光淡淡地照到草地上，他的喉嚨上也

感到微微的熱辣。這時從那邊傳過龐良的聲音：

「老二，你來聽聽，她的「起解」①怎麼樣？」

他轉過身去望他們，背着日光，是兩個輪廓異常分明的黑影子。于是他走過去，站在一塊，聽龐英唱「忽聽得」三個字。當她唱完了，龐良就問：「怎麼樣？還有譜罷？」說着又吐了一口痰。

龐良笑着點點頭，日光刺激了眼睛一下。「咱們該回家打把子去啦。」

回去時，一路都是沉默的，龐良打頭，龐英走最後。她一路想着；怎麼把「咳」和「忽聽得」唱得更好聽些。

兩個男孩子拿了兩根竹竿在院子裏玩，他們的竹竿互相擊打着，發出短促清脆的聲音，汗水漸漸滲透了背上的衣服。龐英起先站在旁邊看，可是龐雄却對她說，「把號腿下腰都練練。」

她的腿又酸又疼，今天比昨天更困憊了許多。但是她忍着把腿抱來放在椅背上。她想着龐雄昨晚對自己說的，「功夫是日子磨出來的。」她又想起龐雄的腿腳輕一躍就可以敢

①起解是戲名

上去，好像一點力也不費。『能到那樣多好！』她這樣的想着，就向後坐了兩坐，精神好起來，酸疼也沒有了，於是她高興地喊：『二哥！』

麗雄把竿往上一迎，就停了手。

『你看，對不對？』她又向後坐了幾坐。

『還嫌勉強，還勉強。』慶良搶着先說，語調是老氣橫秋的。

麗雄走過來，很細聲的說：『功夫到了家不紅臉，臉上也不出汗，你還早啦。下腰試試看。』他站在階沿上，直着腿，雙手直抵到階下的地面，一挺腰，就翻身下來站起。

『我要學這個，』她高興的聲音一衝就出來了。

『咱們作飯去。』麗雄說：『以後再學吧。』

麗良有一個習慣，很喜歡吐痰。他在一張矮橙上坐下，拿起火鉗在灶門下的灰上畫圈兒

。麗雄把灶心弄空了，『作飯會不會！』

她笑着應了一聲『唔。』

『生火？』

『生火！』她不懂這兩個生疏底字，就仿着他的聲音問他。

「咱們這兒叫生火，」他把破紙，劈柴放到灶心裏，然後再加上幾個小煤球兒。「這兒是取燈，你把它點上。」

她接過火柴來，心裏唸了一遍，「北京話，火柴叫取燈，」她就劃着一根點上破紙。烟和火苗就從煤球上的空隙處冒了出來。她望着和鳳凰園相同的火籠，就說：「我們這裏叫生火——」

麗良聽見這兩個字就嘆嚇一笑，接着嘻嘻嘻嘻地笑了好久。

麗英等他笑完了才想問他，但是話又被麗雄打斷了；你們那兒也用煤球？」

「不，」她很快的說，「我們用柴。」

北屋有咳嗽聲，過了一會就聽見小福帶痰的聲音：「臉水！」

麗良的心思飛出去，這時才被這聲音抓回來，他祇動一動眼睫毛，就回話說：「我在作飯！」

「叫麗雄呀！」這是小桃紅的聲音。

「這就來。」麗雄把右手從合麵的盆裏子抽出來，叫麗英合，自己把手弄乾淨了，急忙地從缸裏舀了水，又加了壺裏的熱水，才把盆端進去。

麗良和麗雄的性格完全不同，麗雄是成天操作，很少感到疲乏而麗良則相反，他能夠逃避一點工作就逃避一點。他並不是真有多多痰，可是他就愛作吐痰狀。他會學余老板①吐痰，學馬老板②吐痰，但是據他自己說，吐痰的樣子則是學的汪老板的。③「當初他抽大煙，催場的「馬前」④「馬前」的直催，可是他在牀上躺着老不肯起來。他吐痰，呀，就這麼吓——吓——向帳子上吐去。譜兒才大呢。在台上不吐痰就是沒譜。』

吃完粗碼的早飯，這家裏的另一個人起來了。

這是一個二十左右的女人，但是憔悴得像三十出了一頭的一樣。小小的紅汗衣裏的兩個奶子已經像沒有氣的球一般癟下去了。頭髮是凌亂的，正因這樣更顯得亂黃而無力。這一頭蓬蓬的亂髮和她修長的身軀與嬌細的面龐很不相襯。她的臉在麗英看來是怪有意思的，臉小，

①余老板指余叔岩。

②馬老板指馬連良。

③汪老板指汪笑儂，他頗通文墨，作過小官，所以唱戲後，架子特別大，他聲音。

很高，成了「汪淵」。

④梨園行叫「快點」曰「馬前」，「慢點」曰「馬後」。

眉毛和眼睛也小，嘴也小。下邊穿着花布短褲，嫌瘦的小白腿踏着拖鞋。她一臉全是油粉與疲乏底顏色，一望而知是沒有休息够的樣子。她懶懶地掀起門帘，斜靠在門框上。她的喉頭正哼着一塊痰，聲音是衝過它才吐出來的：『媽，我月經來啦！』

聽見這聲音，小福就停止了喝茶，可是小桃紅瞞了他一眼，他又呼呼地喝茶去了。

『老二，看看櫃頂上可還有格巴紙？好在還沒養出孩子來！』

這個女人接過灰粗的草紙以後，眼睛才發現了小麗英：『這孩子是新來的？腰腿怎麼樣？』她的眼睛淡淡地在她身上掃了一掃，她的話沒有指定是向誰問的，也沒有一定要聽回答，她站了一站，把帘子一甩又走進去了。

小桃紅等她進去了，才對麗英說，『這是你大姐，她叫鸞菊。』

小福房內的二輩搶寶老掉鐘敲了十下。

麗良向小桃紅說：『媽，咱們該上館子啦。』

『把你姐姐的東西也先給捎去。』她的話頓了一下，『你去問問她今兒的戲碼①是甚麼？』

①戲碼即劇名。

囉菊從裏面裏回話說：『今兒是起解，東西都點齊了，別像上回那樣。』

小桃紅的眼睛突然睜得圓圓的，把棒子一拍：『再出那樣岔子，仔細你們的皮！』

小福撇了半響一句話也不能說，這時才找到機會：『大家小心，天下就太平啦。別招你媽生氣，這幾天她的火兒大着啦！』

小桃紅最恨小福和別的女人說話，甚至是自己的養女，甚至是間接的談到別的女人，每當小福這樣的時候，她就會有一腔火從肚裏往上冒：『少說兩句好不好，你們這就去罷。』

麗良攬雄一人拎了魚枷，一人提了衣包，剛剛走出大門，小桃紅的警告就把他們追回來：

『等一等——把塵灰也帶去！』

麗良他們三個在漸漸加熱了的陽光下經過幾條小街，才帶着滲透到皮膚外來的微汗轉入一條又髒又潮濕的胡同。地下是黑色的灰土，兩邊的住戶把垃圾頃倒出來，一任它們被來往底人們踏平，因此路身比門限兒往往還要高些。爲了雨天底不便，路面上加放了些大石塊，以便人們從上面踩着過去。這不到五尺寬的窄巷裏，還交錯地擺着賣烟捲和糖果的小攤。麗良一出家門，就更覺得自己像個名伶了，在同着麗雄一起走時總是走前邊。他故意裝着老年

人底樣子咳嗽吭吭的，把兩肩抽起，頭向前俯，脚下擺着八字。時時不忘地把痰向兩邊吐去。剛出門時他每回都拿着點較輕的東西，但是一拐出巷口他就交給龐雄，他心裏想：「不認識咱們的，就以爲我後邊還有個跟包①的啦！」

「走過這胡同就是館子了，不管刮風下雨，咱們見天都得來的。」龐雄一邊走，一邊給龐英指點方向和路徑。龐英記下一些也就當時忘去一些。

「你們這兒說往東，往南，唱——」她第一次用了這個咱字，但是她終於說，「咱們那兒說左手走，右手走。」

「瞧，前邊就是館子了。」隨着龐雄的聲音與手指，一扇白木舊門出現在龐英眼前。那道門是虛掩着的，龐良一側身子就先進去了。龐雄兩手都提着東西，就叫龐英先進去，並且把門推得更開一點。

進門就是一個大天井，上面搭着木板釘成的棚。地面就是普通的土地，不過靠着牆挖着很深的溝。那裏縱橫的放着寬木棹和方木桌。年紀不同的人在那裏來回的走。

龐良和龐雄口裏喊着「辛苦」，那些人有些也這樣向他們喊着，有些卻不說話，祇把眼

①有錢的伶人上戲院時，總帶一個用人給他上裝，拿東西，這個人就稱爲「跟包的」。



光投到塵灰身上來。

那些人大都同塵灰他們一樣，剃着光頭，有些則是把前邊剃光，後面留着像鴨子屁股一般的不長不短底頭髮。有的人嘴裏哼着戲，有的在換紅彩褲，有的在方桌上對着破鏡子勾臉。

靠着牆的檯上放着幾隻木臉盆，旁邊是四大桶冒着白氣的熱水。門背後拉了一根鉛絲，上邊晾着又黑又破的毛巾。木棚的裏面緊靠一棟打通了的長五間的屋子，那裏面還裝着幾盞被蜘蛛網滿了的電燈。靠着牆是些打開的大衣箱，上面支着白木的架子，上面掛着套頭和靠旗，有些上面則是軟頭巾，員外帽之類。每一個箱子前都有人管着。

一個中年的胖子在木梯級前的一張太師椅上躺着，他正在閉目養神。有時他的小而有光的眸子也暫時張開來向整個後台監視一過。「十點半啦，「山海關」的人馬前點兒！」在他近旁的人聽見他的聲音自然就會放開嗓子重報一遍：

「山海關的人馬前點兒！」

接着這個聲音，就有些人加快的扮起戲來。

○山海關，戲名。

在胖子的椅旁是一個方桌，上面有一個白漆小木屏，那上面擠擠密密的寫着今天裁碼的次第：「山海關」是第一，起解是倒數第二。

麗雄帶着麗英從那兒過路，麗英底脚步聲使他富於經驗的眼睛又張開了一次。就在那短暫的一瞥中，他看出麗英的將來，於是他問：「這個雛兒是誰的？」

麗雄打了個千兒：「易老板，這是我的妹妹啦。」

「過來！」易老板欠起半個身子，拉着麗英的手，摸了摸她的軀幹。「這孩子讓小桃紅好好兒調教調教，明兒個敢情是個紅角兒哩。」他那小橡皮球般腫漲的臉羨慕地扭了一扭。

麗良也早走過來了，一聽見易老板誇獎麗英，便滿臉堆上笑容對麗英說：「還不謝謝易老板！快鞠躬！」

麗英行了個禮。

「聽口音，她是安徽人。」他摸起旱烟管，麗良就給他點上了。

「我是鳳凰國的人。」麗英說。

「大地名叫甚麼呀？」

「門口有一條河，」隨着麗英的回答，易老板不出聲的笑了。他旁邊站着的人也無聲地

笑了。

『他來到幾天了？』易老板問，但是當他聽龐良回答是昨天來的時，就把眼睛回到女孩的身上來。他想：『才一天，小桃紅就把她調教得這麼溫馴。』他心裏很高興，就對龐雄說，『回頭把她帶到台角去待着，跟檢場①的打個招呼。』他的話說完以後，就又躺下去，當孩子們離開他時，聽見他自言自語的在說：『小福不愧是外頭跑了多年的，這股子眼力就不錯！』

登上木梯級就是一幅木板壁，上面左右分了兩個門，各掛着舊紅呢的門帘。龐良走到別的人一起去了，龐雄帶着龐英就從那裏穿出去。

外面是台子，上面的長桌子圍着桌圍。旁邊配着兩把木椅。龐雄把龐英帶到下場門這邊堆着一個木箱子和別一張長桌的地方，那兒有一個穿着藍布衫的人，生得瘦瘦的。龐雄就給他說：『這是我的妹妹，她叫白鷹英。』

那個人看了龐英一眼，沒有說甚麼。

『易老板說，讓她待在這兒，先給您招呼招呼。』

①檢場的，即台上的工人。

瘦子的態度變得溫和了：『待在這兒別亂動，』又對龐雄說：『交給我，沒錯兒。』

龐雄進了後台，麗英留在那兒。她看見幾個人走到那面的台角，接着鑼鼓就敲起來了。

比台子矮的地方是一個大廳子，裏面是一排一排的木椅子。這時候已經坐上了好些人，他們搖着不同的扇子，像春天的白蝴蝶在飛。在那些坐位的後邊，有一個門，那門時時的打開，光從那裏透進，黑色的人影就流進來。坐位上的人隨着加緊的鑼鼓聲慢慢加多。

麗英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為她在鳳凰園的鑼集上看過戲。她知道不久以後，就有穿着衣箱裏花花綠綠底衣服的人出來。

她的猜想完全不錯，第二次鑼鼓響起來的時候，穿花花綠綠的衣服底人出來了。

麗英在那裏坐着，動也不動。有時那瘦子也過來同她答一兩句腔。有一次他說：『這兒待厭了，後台蹦蹦也好。』

麗英到裏邊去找龐良，可是在一張桌子前就停了步，因為那兒有一個赤着上身的大個子正在向臉上畫紅臉。在麗英的眼裏這是非常奇怪的，因為這麼熱的天，他還在頭上包紮上很多的東西，身上穿一件灰布的大汗衣，再加一件厚棉底大坎肩。他換了紅綢大彩褲，又穿了厚底靴，這個大個子顯得更高大了。他走到衣箱前。麗英不覺的跟上去。管衣箱的人問他：

『是忠孝全不是？』

「然也。」他操着戲腔，沉着粗壯地說。

於是那個人給他帶上金盞，穿上紅籠袍，扣上了玉帶。於是這個紅色的人就把他白色的綢水袖整理好了，這時候他發現麗英跟着他，就把大肩頭聳了聳，兩隻袖子向下一抖，作了一個撲向她來的樣子。

麗英向後退了一步，但是立刻站定了，因為她明白了。她紅着臉對『紅人』說；『我怕，你是假的！』

「紅人」和管衣箱的人都笑了。她也笑了。

麗英非常愛問：『這叫甚麼？』因此她很快就知道了龍袍叫「蟒」，盞甲叫「靠」，鬍子叫「髯口」鼻子上有一塊白的叫「丑」，不穿襪子的女人叫「旦」……。

她喜歡看每一齣戲，可是特別愛看麗菊，麗良的，尤其愛看麗雄的戲。她知道：麗菊是唱「青衣」「花衫」的，麗良是「老生」，麗雄是唱「武生」的。她愛看麗良吐痰，他祇要上嘴唇一動，那髯口就落到下巴坑，坏的一口痰就吐得遠遠的。使她感到最親切的却是麗雄，她覺得他每一個動作都很好看，恨不得每一個動作都要學會才甘心，

麗菊每天也得來，可是不同他們一起。她同小桃紅一起來，來得很晚。麗菊不大愛理別人，有時麗英跳跳蹦蹦的跑去開：

「大姐，您來啦？」

有時她點點頭，有時祇鼻子裏哼一聲。

麗菊回家很晚，見面也很少，說話總是那麼幾句，簡短得厲害的句子。因此，她們之間不像麗英麗雄和她一樣。

## 第二章

西長安街那邊急馳而來十多輛不同式樣豪華貴汽車，喇叭不停地響着，配着車頭上插着不同底小國旗，顯得很不平常。它們跑過天安門大街，把柏油路上的稀少的塵土也捲得同天安門前底石「華表」一樣高了。過了東長安街，轉進東交民巷去。

太廟門首的衛兵，看了這情形就暗暗忖度起來：『鬼子車一串串走道兒，怕又要出岔子了！』

這一天是個沒有陽光的日子，中山公園裏的遊人不多。來今雨軒茶榭裏冷冷落落地坐着些顧客。在靠「卅字長廊」那邊有欄前的涼棚裏，有一男一女圍了個小方桌坐着。男人身軀高大而嫌略胖，穿得雖是豪華，但是同他相反的動作與言語頗不相襯。桌子上擺滿了油膩膩的餚蔬，小部份的都祇剩下菜湯了。有一碗黑海參是剛送來的，配着紅火腿和幾朵青菜很好看，可是却引不起那穿紫色絲織短袖旗袍女人的興趣，她常常不自然的笑着，常常抬起腕子來看錶。她燙過的頭髮下有一張細緻的臉龐。祇是脂粉施的太厚。她在微微的風裏感到寒冷。

大碗的筷子在海珍碗裏翻了幾回，再夾了一大塊肉因因地放進嘴去。他一箸一箸的吃得半盡費了，才拿筷子指那東西問：『你瞧，這像甚麼？來點，這是滋陰的。』

女人卻不過情，挑了一塊火腿送進嘴去。心裏有些急。因為時間已經快到一點了。『三爺，我得上館子了。』

『不用忙。一會叫汽車送你去。』

『回頭再侍候三爺，天不早了。』既然已經開了口，就索興再說下去。她從旁邊凳子上取起手提包，順便把一盒抽剩的三炮台也裝進去。

『再坐一會，回頭我還去捧你啦。』

『勞駕，多幫忙，三爺。』她站起來。

『坐下，再喝一杯茶，一塊出去。』他扯着她坐下。『我有句重要的話給你說。』

一個小孩挾了一捲報紙從「公理戰談」有時坊下跑過來，口裏喊着『號外！號外！看剛出版的號外！兩大枚一張！……！』他急急地跑，有時把路邊上底秋海棠花瓣也碰下些來。

大個子抬頭回聲的來處望了一下，就給女人說那最重要的一句話：『你的身價要多少？』



『誰知道她的，』她淡淡地、一點感覺也沒有似的。

『我爸爸是關外官銀號的協理，我要他兌錢來，我給你在無量大人胡同租一個大院子，拾安得比梅蘭華<sup>①</sup>的還講究，那可真鬥富戶對啦。』

『……』她看着他，說：『今兒是全部探母，戲碼長，我這就去啦。』

『晚邊，我還是在長安飯店等你，準來！』

『三爺，錯不了，』她灑馴地說。

『等一等，我也走。』他把幾張大票子扔到桌上，高聲地：『夥計！』

『號外！兩大枚！』那孩子跑攏了，拿了一張，『先生來一張？』

『不要。』他擺擺頭。

『瞧瞧有戲碼兒<sup>②</sup>沒有？』

大個買了一張，但是他突然站不穩了，雙手扶着桌子邊：『麗菊，俺的家完啦！』

麗菊抬起手腕看錶，她實在再也不能耽擱了，『三爺，晚邊見。』她拉拉衣服，就走出去

①梅蘭芳的號，北方的戲迷都不愛用他的名字，這表示同他交往很深似的。

②此間指戲廣告而言。

這時那孩子又在遠處呼起來：

『昨夜日軍炮轟瀋陽城！進佔北大營！』

應菊匆促地走出公園叫了車子，『天橋，快跑！』她想着瀋陽這兩個字她曾經在那裏聽過，唱戲還是一個好碼頭。北大營，就不知道怎麼講了。

她在天橋大路上下了車，邁着大步子直向後台去。一進門就有人向她道辛苦：『等着您啦。』她向那人也回了一聲，很快的就走到中間屋裏的自己所佔據的那張方桌上。小桃紅早候在那裏了，她惡狠狠地小聲說：『怎麼的？』那聲音是從牙齒縫裏迸出來的。

『三爺不讓走。』

『哼，你仔細！』她在應菊脖子上捏了一把，那肌肉變成青的。

應良已經打扮好了，黑摺口拿在手上。他走過來：『大姐來啦？』

『來啦。』她忙忙地化起裝來，小桃紅把片子①給她浸在水裏。

『對口②們說說③。』

①且脚兩旁上貼的假髮，貼上去時，先用水打濕。

②對口即是對唱，說說就是練習的意思。

『說個甚麼，還不是那麼一股子勁，』她報復似地說。

『老二頭一回挑軸子⊖，別砸！給他說說？』小桃紅把麝菊打扮好，就這樣說。

『來吧，你！』她咳了一聲。

麝良把一段快板前邊全略去，祇剩最後兩句；『我有心過宋營見母一面，怕的是公主，要阻攔。』

『你那裏，』她緊緊接着唱下去，快慢和麝良是一樣的，不過每一個字祇有那麼一個音，並不清清楚楚吐出字來，直到第二句最後才；『我不阻攔！』麝良就緊緊的接下去唱兩句，她又唱兩句。

等他們唱完這一段，小桃紅用手指點着麝良的鼻子說：『記着，在台上別慌，別敲算盤！』

麝英坐在下場門那兒，本來是時時跑到後台看看的。但是小桃紅來了以後，她就不大進來了。這時却有點口渴去後邊找水喝。

⊖戲的最後一齣叫「軸子」或「大軸子」倒着數上去有「壓軸子」，「中軸子」。

⊙「敲算盤」形容吐字不明而又得唱快。

『現在上坐好了些沒有？』龐良問。

『祇有五座座的樣子。』她唯恐把話回答得長了。

小桃紅聽見今天上坐不好不是第一次，在最先她還不大着急，這時候時間已經不早，上坐的時間早過了，不由的心急起來：『中軸子不是上了嗎？』

龐英連忙回答：『是二哥的挑華車①。』

『潘副官，胡七爺朝奉崗這些來沒有？』

『第二三排的位子都空着的哩。』

『叫前邊馬後點——』

小桃紅的話還不會說完，前面池子②就起了大騷動，人聲，棹槳打倒聲像飛瀑的聲音一般急湍起來。接着鑼鼓聲也停止了。

坐在太師椅上的易老板發了急，倒曳着旱煙管走到台上去。他走到台口，大聲的喊：

『沒事兒！沒事兒！各位！各位！』

①挑華車，武戲名。

②池子，台前的坐位，取其形如池，因名。

可是他的聲音太小了，祇有很少的入聽見，而那些人又不能不相信大多數人的行動而相信台上那個人的話。易老板心裏掠過一個過往底影子，于是他急忙向停了手的敲鑼鼓入喊了一聲：

『場面纏起來，先來個將軍令！』

這果然是有效的，鑼鼓聲留下一部看客，易老板招着手，讓他們坐下，一面連連呼着：

『沒有事，沒有事！』

這一個騷亂以後，連五睦坐都沒有了。易老板唉聲嘆氣回到太師椅上。『給前邊管事招呼一聲，叫不用查票了。』他閉上眼睛納悶，不知今天是誰拆了濫烏，開這麼大一個玩笑。

他想到近處的幾個地頭蛇，流氓，但是他又搔了頭：『他們不會！』沒有點燃的煙管含在口裏咬着，這時前台管事進來，偷偷地在他耳邊喊了一聲：『老板，』他眼也不張，祇把頭點了一點。

『日本人佔了瀋陽，咱們的關外全丟了，還有飛機，兵工廠！』

『少帥在奉天啦，』易老板的眼前浮出那個繁榮底碼頭，而且他深知張作霖的性情，他起初和日本人勢不兩立的。現在這位少帥，必定是一將門虎子，那會這樣？于是他說：

『豈有把江山斷送他人之理？』

『少帥在北京呀！昨晚上還在開明看小梅的宇宙錄，⊙』前台管事的話繼續說下去，他一定得使易老板相信他才好：『臨時才有人通知他。』

易老板張開眼睛，『怎麼辦呢！』

『滿街都是難民』是前台管事的回答。

『先別說，照碼子下去。』

麗英又回到台上，看麗良和麗菊唱坐宮。他們唱着的時候，她就輕輕給他們拿腳打着拍子。

她到這裏有三個月了，從來沒有看過今天這樣壞的上坐和不安。在她的眼目中，今天台下的戲比台上的還好看。

台下的人不安靜，台上的人也不大賣勁。台下沒有掌聲和喝采，台上的人也湊湊合合的。等到麗良說『來，帶馬北天門去者』的時候，池子裏祇剩些小孩子和角兒認爲不關重要的人了。

⊙戲名。小梅指梅蘭芳，開明戲院名。

自家一共有五個人，她們今天要一道回去，所以麗雄麗英就等着麗菊她們下裝。

『今兒是怎麼的？一個好也沒要着？』麗雄把麗良拉到一邊。

『誰知怎麼的！總是我運氣不好。』又指指小桃紅，『她不罵，全兒總不在我身上。』

他們離開後台時，天已經快黑下來了。那個無力的易老板仍躺在太師椅上。祇有頂上的電燈閃着淡淡的黃光來照着他浮腫的臉和胡桃般閉着底眼泡子。

才踏進小巷子，就有一種隆隆底聲音連續不斷地響起來，脚下的地面隱隱地在震動。

『這是甚麼呀？』小桃紅聽了一會，想不出就問。

大家又仔細聽了一會，最後麗良才說：『好像是火車，』

小桃紅並沒有說甚麼，孩子們知道她這就是默認了。不久他們就轉上了大街，麗良的話就證實了。大街上一個一個的大車拉着箱子和別的東西，趕車的人身上雖是穿着便衣但多少總看得出一點是軍人的地方。他們手上粗長的軟鞭子常常揮得與屋簷一般高，然後再在空中繞一個圈拍地一下，尖銳地在空氣中響着。但是很顯然地並沒有把牲口趕得快一點，那僅僅是他們長途奔波中的一種玩意兒，那正好像小孩放鞭砲一樣的，聽着那聲音好玩。

麗英也曾見到過大車，也常看見過鞭子在空中劃圈兒發響，但是像這樣一輛連一輛的

；連得這麼長，却還不會先見過。

前面路邊上圍着一羣人，有一個年青的學生站在中間，他比周圍的人高出許多，因此麗菊和麗英都看得見他的胸口；他的胸口一起一落的，他的拳頭在空中掄動，他的聲音激動顫抖的在禱：『去年以前的九月十八，同普通的日子一樣，今年的九月十八，我們丟了三省，丟了一百四十三縣……！這是一個沉痛的紀念日，我們叫昨天是「九一八」……！我們要收回失地！打回老家去……！我們要死裏求生……！記住！祇要不怕死，甚麼都作得到的！』

麗菊已經走遠了，但是那青年人最後的一句話却從後邊追來，像鉛鉄那麼沉重，灌進她的耳朵。她一邊走，那句話就一邊在她身子裏翻騰。那句話是沉重而有力量地注入了她身軀底深隱處，祇要一動甚麼念頭，『祇要不怕死，甚麼都作得到的』那句話就變成一個無形的網子把她裹得很緊。

白小福躺在牀上抽煙，這時他的癮已經快過足了，就盼望着他們回來陪他談話。

『你還躺着抽煙！』一進門小桃紅就這樣的喊着。

『今兒戲份①拿了多少？』他以爲小桃紅是在同他玩笑，就不理那個岔兒，拿別的話

① 戲份，即當天所得到的工錢。



問她。

『今兒上了五哩坐。』小桃紅在牀邊坐下。

『怎嗎？』他有些吃驚，『五哩坐？』

『關東三省都丟啦！』

『日本人拿去了！』他緊接着小桃紅的話問，這時他已經坐起來了。他手上抓起一塊濕布揩手指。

『自然是日本人啦。』她在牀的另一端靠下了。

『奉天，旅順口，哈爾濱，安東都是好碼頭，不曉得以後還許不許去唱戲？』他的頭低下了，『不能去唱戲，那可真糟。』他的頭直搖着，嘴裏不停的唸着『真糟』兩個字。過了一會，他又想起甚麼來似的：『捧角的爺們，就該想法圓圓臉子。』

『二三排就沒個人影。』小桃紅闔着眼養神。

『這可糟，北京城可就險了！他們都沒上館子來！』小福一想到這些天橋的名人們都慌亂得忘記了找樂子，時局可就就嚴重了。『魔良！魔良！』

隨着他的喊聲，魔良就掀起帘子進來。

于是小福就吩咐他到潘副官，朝牽崗，胡七爺這一幫人的宅門口去窺探窺探，是不是他們都搬走了。又對小桃紅說：『給他二十枚，坐電車要快些。』

『走不斷腿的，有多遠的道兒？』小桃紅淡淡的說了一句，龐良蕙走了。小福也不再說甚麼，依然在牀上靠下抽煙。

龐蕙在院子裏教龐英練功夫，這時候她已經把「劈腿」這些基本功夫練完了，就是小五套。小五套也練完了，現在正在學燈籠泡。這一天天氣陰涼，龐菊也在家，所以龐英就處處小心，不時的向她問：

『姐姐，是這樣的麼？』

龐菊有時沉默地點着頭，有一次就放下階來，接過她的竹竿：『老二，咱們兩人打一全套，男男槍給她瞧瞧。』

龐菊和龐蕙的竹竿很少接觸，可是又像時時都有碰到一起可能，龐菊的步子很輕，腿也擡曲得很好看，尤其是腰，看起來是擡來曲去而實際上又時時都是挺直的。龐菊喘着氣，臉色也紅紅的，龐蕙却是同先前一樣，一竿來，一竿去，毫不感到疲累。

○小五套是俗人習武功的初步，男男槍燈籠泡是其中的兩套。

『大姐，』應雄喊了一聲，把竹竿輕輕地劈過去，『這就完！』

應菊把竿向空一挑，說了聲『算啦』就把竿子一扔走回階上去了。應雄却把竿背在背上，跨了騎馬式，再把那根竹竿收起來。

應英站在應菊旁邊，問她唱法，因為今天她感到大姐是比較和藹可親一點的。

麗良推門進來，立刻就去給小福回信。『滿甯都是關外逃進來的難民。也有發財的人。』  
『我要你辦的事兒呢？』小福嚴厲的問。

『都沒搬走。』

白小福的光臉袋裏又轉出一個奇怪的念頭，北京城早些年是曾經被圍過的，所以每當內戰緊張起來時，有錢人就跑東交民巷、或是進教堂，但是有一大部份的本地財主却受不慣外國習慣底不自由的管束，因此在附畿一帶的民房就會成他們暫時避難之所，不到最緊張的時候不出來，時局略一鬆弛就又跑進城去過自己舒適悠閑的好日子。

但是民房的租金總是早就論月論年的先付了的。自己家裏既然剩着東屋和西屋破破陋陋的住不得人，就不如花幾個錢把它修理出來租人，好在這幾年應菊已給他們掙下了個千把塊錢，除了養家活口和他抽抽大煙而外還淨剩了七八百來塊錢，就拿出四股的一股下一注子。

，就不怕釣不上大的肥魚。想到這裏就對金裏的小桃紅說：『告訴你，現在有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你聽聽！』

小桃紅知道他最清楚，這樣大驚小怪的話他是聽慣了的，所以並不急着去理他，仍舊照舊睜着眼睛睜着，她知道，過不了一分鐘，小福就會原原本本的把話告訴她的。

小桃紅最初並不同意他的主見，但是小福却隨口舉出許許多多因此而發了財的人。『運氣來了，鐵門也擋不住！我自小福甚麼都幹過，就是沒發財。瞧，現在要時來運轉了！』

『或者要發財，』小桃紅笑嘻嘻地望了他一眼。

小福也知道這一眼是回心轉意的表示，就又不斷地說：『機會不可多得，一放手，人家就把財發走了。』

『可是沒有錢。』

『那』小福的話剛一起始就給她打斷了。

『靈英就去了好幾百，還剩個蛋！』

『我富富也得等。』小福堅決地說。

龐良看見龐菊今天也在灶邊上幫忙。就不好偷懶，也幫着拾掇東西，不久，簡單的麵飯就擺在中間桌上了。煤油燈照着這雜湊成一家人的人們和陸地坐到一起。外邊槐樹的枯枝和葉子沙沙地落到院裏來。

「九·一八」正像從關外刮來的風砂和冰雹，把一些人的心弄得更冷，但是也刺激起別的人們底戰鬥情緒。北軍軍把許許多多的失掉鄉土的男人和女人帶到北平東站，但是在這些失了鄉土的男男女女之中，有的是避難享樂來的，有的爲復土報仇來的，有的則是看看日本人在他們故鄉底態度是怎麼的，如果還可以把土地，業務還給他們，他們還是願意回去。北平市的人口增加了，可是過了三四天緊張的空氣便鬆弛下去；祇不過天氣比往年冷得早些。

白小福每天待在家裏，等人看了衙門上所貼的招租貼來租房子，一面又監督木匠瓦匠趕修西屋。西屋原不太壞，唯有東屋幾乎是要重修。自己看看沒有十分拿回本錢的把握，就放棄了原來的計劃。

小桃紅親自帶着孩子們上甯子。每天一走進後台第一句正式的話就是問：「今個上坐怎麼樣？」

回答總是：『四時；』『不好。』或是『今兒還比不上昨個哩！』

易老板也不像往日那樣安閑地躺在太師椅上，他倒拄着手煙管前台後台四處走。

『小老板！』易老板喊着小桃紅說：『上坐五點不到。』

『市面壞極了。』

『不跑跑碼頭去？』他的話祇露出一點點意思，別的沒說出來。

『孩子們的玩藝兒還不够，外江的朋友又少。』她謙虛恭敬的回答，把易老板的話就打了回去。

『今兒個我收到一封信，後面寫的是鉄血函，說是再要唱戲，他們就要送炸彈來了。』他低聲的說。

『說說就是，誰真敢？』她暗暗地笑着他沒有見識。

『回頭我別的館子打聽一下，看看他們怎麼辦。』他的旱煙管很很地在地上拄了幾下。

『這消息先別告訴孩子們，免得他們害怕。』

『這我知道。』小桃紅又安慰易老板說：『一兩天生意總會好的，那能長久這樣清淡下去。』

易老板沉默了一會，正打算走開，突然又想起了麗英，『你么女兒的功夫怎麼了？』

『承關心，還好。』

『頂聰明的，好好的教教她。』說完，他又走到別處去了。

這是易老板第一次當着她稱讚麗英，她知道易老板的一生就是東飄西蕩的，直到中年以後才回到北京組班子。他的架子因了年齡和聲望而大起來，比不得是前些年，現在說話就少，何況是稱讚一個人。她對麗英本來就覺得會有出息，所以才化比別人高的身價來買這塊「胚子」，將來從她身上拿回來的，比麗英何止多二三十倍。當她一想到麗英，她就咬牙切齒地：『這個不要臉的賤娼！』

小桃紅本來有兩個不同的法子對付麗英：第一；害死她，但是白小福不答應；趕她走，這損失太大！因此她總是處處監視着麗英，處處磨折着麗英。

麗英是第一個來到小福家裏的養女，當初的情形正同麗英一樣。小桃紅每天教她練功夫，白小福給她調教子。麗英才來的時候比麗英更活潑，她曾經有一次問過小福：

『爸爸，戲都是一樣的，比原板慢就是慢板，再慢就是反調，快，就是擡板，再快就是快板。是不是？』

『對極了，對極了！』小福連連的誇讚着。

小桃紅心裏酸酸地不得勁：『還有二六，流水，南梆子就不算，真是！』

『是呀，是呀，』小福一面習慣地應了兩聲，可是他的「是」不一定是真「是」的：『這些都是西皮調子，麴菊說的是西皮和二簧，兩種，她說的是兩種。是呀，是呀。』他的腦袋恍惚地直點，很有理，很得意。

小福有時搶着給她說戲，小紅也讓他去『這一句起板上；這裏起眼上』的。

麴菊來了半年以後就開始上台了，她開的戲很多，但是却並不細緻，她的戲從頭一齣漸漸到中軸子了，那時戲份也從十六個子兒落到一塊二毛。麴菊的身子也有些像一個婦人的原型。

小桃紅的腿上生了一個瘡，每天上午都要到醫院去看，就把上館子這件事交給小福。

『你媽真惡，我有時候真恨她！』

『有時候，也很好。』麴菊說。

『哼，好，全是假的！那兒見過有良心的這起女人。』他恨恨地說，一面他就瞟着麴菊，『過幾天我就另自接一個。』



『媽發脾氣。』

『我怕她！』她是狼，我有打狼的漢子，她是虎，我有擒虎的英雄！』他的話停了一下，『我白小福走到那兒也謀得了生活，北方南方都有點小小的聲名。』接着他又說，將來想帶着她出去跑碼頭，可以見許多的世面。

小桃紅的瘡得開刀，至少得到醫院裏去躲十天。她本來不想去的，但是那不能忍耐的疼痛逼着她。『好啦，我去啦。』

『你放心吧，幾天就回來了。』

『幾天就回來，好，由着你們吧。』她對小福說完，又給麗菊說：『戲份可短不得，仔細的脾氣！』

洋車是小福給她僱到門口的，這時麗菊把她扶到車上，等小福就被蓋給她墊上了。

小福在她離家之先，對她特別殷勤。那車子走了一段，他還喊着：『明天我們來看你。』小桃紅在車上，呻吟着答應了一聲，她想再囑咐幾句，可是疼痛使她的口張不開。

家裏的兩個人都沉默着，但是小福却一步也不肯離開麗菊。

那天下午她們從館子回來，正碰上了連綿的雨，于是小福就生了一個白爐，讓麗菊住到

自己這邊的裏間來。

麴菊已經睡了，小福仍很有精神地燒着煙。他心裏起伏着一個念頭，漸漸的那念頭就同戶外的風雨一樣狂暴了，他的全身像酒醉以後發熱發冷，最後他猛地站起來走到裏間去。

這件事是使麴菊的命運轉入更悲苦的境地裏的楔子。小桃紅最初發現這件事時並不是在才回家的時候，過了一些日子她才證明自己的懸想不虛。她從一個草藥店裏買來一小捆乾枯的草藥，在火上煮出汁來，哄麴菊說是潤嗓子的。那夜晚，麴菊的肚子痛得像刀絞一樣，第二天她的臉色蒼白得發光，（從那時起她的臉色一直沒有還原過。）不停地用雙手揉着小肚子。

將近十天麴菊沒有上館子，她瀉血，每瀉一次時，她的眼前就發暈發黑，要閉一會眼睛才勉強可以站起來。

小桃紅見着她這樣的痛苦，心裏就高興地說道：「瞧，咱們倆誰的法力大！」尤其是聽見小福唉聲嘆氣時，心裏酸酸地喜得直發顫，正像受到的損失找補了一部份似的高興。

小桃紅配藥的時候曾經問過土醫生，要多長的日子才可以還原，那人回答她說「多則五天，少則三天」可是現在却把日子拖長了，雖然園子裏請假是沒有問題，可是戲份兒却就免

了。『一天一塊二毛，十天就跑了十二塊大！』她這樣的盤算着：『草藥去了八毛，還多用好些格巴紙哦！』她越想越恨，幾乎忍不住要把胸膛炸裂開。她跑到麴菊牀邊，那時麴菊是正閉着眼睛的，她啪地就給了她一個耳光。『你別給我裝着玩，管你真病假病，明兒都給我上篩子去，話，我可先給你說清楚了！』

麴菊一點力量也沒有，她祇在牀上大大扭動了兩下，一回身向牆去了。虐打她是受慣了的，她知道不久小桃紅就會疲乏。

小福從前常常爲她罵麴菊太過火或是打得不公平時同小桃紅爭吵，這樣的爭吵有時是生效的，可是爲了這件事，他却不敢作聲。板。麴菊那樣理直氣壯了。

麴菊現在二十已經出頭，小桃紅

也正像一隻抽了氣的皮球，任

人怎樣的壓擠也不反抗一下，他實在無聊。就想找麴菊，但是又不願最初她還有意多結交幾個朋友，將來一旦脫離上看，他拍着本子說：『要是跑碼頭，我的新戲可有的人。

最初，她在淺氣喊：『老大，你們進來，等麴良麴英進來以後，他就坐起來可是他卻一個薛平貴的影子也時興老戲，外江人可喜歡五音雜彈，徵調，來我給你們說一段斬經堂試金龍那樣的男人。抽了一遍，麴良去吳漢，麴英去王蘭英。他把聲音變得低啞：『適才牽了，母

孩子們仍

太陽好幾

打把子。麗英忽

他的臉板着

練的甚麼？」

『隨便走走，』麗良說

『你爸爸在家？』

『在啦，您請！』麗良搶到前邊，打起簾子讓他進去。這時白小福忙忙地起來接待他。他一見小福就拱拱手，『停演是真的了。』

『停演？』小福驚訝的說，停了一下，『真會送炸彈，我就不信。』

『哈爾飛昨天就收到一個！』

白小福被易老板嚇出了舌頭。

『公會開會了，打今兒起暫時歇業。我特意來打個招呼，一俟復業，還要仰仗他們幾位哩。』他說完，又拱拱手，就告別出去了。小桃紅把這些話都聽見了，一待小福回來，就給

他提帶着孩子們出去跑碼頭。

『好碼頭不能去，本錢也大，近處祇有天津衛，濟南府——』

『天津衛我倒有熟人。』接着她就決定自己去一趟。後天就回來。

白小福知道她還有一件事不放心，就拍着胸脯說：『你放心，再出岔子，我天誅地滅！』從關外來的人仍是多得了不得，南下車則空得很，小桃紅下午就趁車到天津去了。

小桃紅剛走，小福就把麗英叫到房裏，給他兩張五元的票子：『你到南下窪子你婆婆家去一趟，你說這是我給的，往後別一趟老往這兒來。你媽說甚麼也不肯給的。』

麗英同麗良在院裏對坐，宮和武家坡的快板。麗菊好像多久沒有睡好似的，早躺下睡覺了。

白小福燒了一會煙、感覺得實在無聊。就想找麗菊，但是又不願意去。從香几上取一本賬簿抄的戲詞兒倒在牀上看，他拍着本子說：『要是跑碼頭，我的新戲可有不少。』想到這裏，他的心一動，就喊：『老大，你們進來，等麗良麗英進來以後，他就坐起來要給他們說新戲，『北京城時興老戲，外江人可喜歡五音聯彈，徵調，來我給你們說一段斬經堂試試。』他先把故事說了一遍，麗良去吳漢，麗英去王蘭英。他把聲音變得低啞：『適才奉了，母

親命，經堂刺殺王麗英……」

「這還是二爺，」剛回來的麗雄說，「錢交給她了。」

『不過是安徽的。』小福解釋說。『等你媽回來，你們又多開一兩錢，讓她瞧瞧我的。』

『斬經堂，追韓信，投軍別竈，不吹，真是同麒麟童○沒有差別。』

小福把斬經堂從頭到尾說了三次，連場面都說了。他以為這樣一來，晚上一定可以睡得好，可是事實上他仍然是一夜不眠。麗菊的身影老是來在眼前，那對他是一個最大的引誘。『走開，我一定不想你了！』但是那影子來得更切近，幾乎是要壓到他身上來。麗菊就在對面的屋裏，他可以去找她，但是麗良他們在那裏，現在不像從前那樣方便了，而且下午又血淋淋地發過誓來。『不能這樣，孩子們看着不像樣。』但是他又……『把孩子們打發走呀！』

麗菊昨下午就睡到晚上，早上吃過早飯又進去關了門睡了。小福幾次走過窗子，向裏邊張望，她都睡着沒有動。于是小福就在階沿上走來走去。

十二年前白小福還是個小白臉，那時他常常都穿着藍袍子，套着青背心，胸前橫着一條細細的金鍊鍊。他戴着可以摺合的黑瓜皮帽，裏面留着小小的淺平頭，嘴邊那顆大痣上的一根毛，總不會讓它長過。下面是綠色的紮腳褲，蘇緞薄底鞋，就是冬天穿上厚呢大衣時，腳下仍然單薄得和夏天似的。他原來是北京人，十二歲就隨着叔父到了上海。他叔父原是一個拉胡琴的，所以他自小就拉得成胡琴，又因為他從小就出入戲園，所見所聞都是那方面的，因此這方面的巧妙懂得不少。他年紀青，人又聰明，大家都願和他說說笑笑的。到了十五歲，胡琴已經有些花頭巧妙了。當時上海的那一幫票友，類多是他叔父的徒弟，因此同小福來往得更密，叔叔說戲的時候，他總在旁邊，同那些票友們的交情也弄得很深。他的打扮與那時的梨園行完全不同，因此內行人也很敬重他。票友們唱戲，有時也找白小福幫忙拉絃子，當他把一塊白綢手巾向膝上一鋪，白綢汗衣袖子略略翻轉些兒出來時，那風度是超出一場開面中人許多的。唯一使小福被人注意的還是他的面孔生得白淨細嫩，不到二十歲，他在上海的場面中，就佔了一個地位。那時他正給一個新成名的坤角青衣拉琴，而小桃紅也在那班子裏當班底的掃邊老生，她唱的開鑼戲。可是她唱完戲總不肯走，一定得等到白小福來時同他說上一句話兩句話的。白小福最初也沒注意，但是後來却明白了，但是他祇對小桃紅的

妄想加以冷笑，像白小福那樣的男人，那時正被女人們當寶貝似的追逐。他有的是人，有的是錢，但是他是一個久經世故的人，也沒有十分拒絕小桃紅。當她來找自己搭訕的時候，也那麼不即不離地同她對付幾句。這樣一來，就過了一年多。白小福在自己的小亭子間裏病倒了，一個早晨，他還沒有醒，小桃紅就跑進了他的房間。白小福聽了醫生的話要多多躺着，所以晚上就不關門，好讓二房東給他早上送茶送水。等到他醒過來時，就看見牀上坐着一個人。他剛一咳嗽，她就轉過身來第一句話就急迫得很似的：『好些了麼？』白小福也知道她的來歷，不敢像對別的女人一樣隨隨便便。小桃紅的老師是粉蘭草，前幾年上海有名的刀馬旦，現在因為人老了，不再登台，單仗着幾個養女賣藝養活他。除此而外，他一生就沒離開過上海，雖是南方人，會的戲可真不少，所以那時內行學戲的，總是拜他作開門師傅。從他門下出來的人，除了到底的北京城外，各處都有。小桃紅從來留心小福的一行一動，他在那個醫院看的病她都打聽明白了，于是她也不同小福多說甚麼，就跑到棧下的廚房去同房東打好商量，替他作了幾樣沒有鹽的菜上來。小福一邊吃，一邊問她怎麼知道這幾天自己忌鹽！她祇是笑着不說話，祇把白飯就着菜送下來。小福很奇怪，問她：『你怎麼也吃沒有鹽的菜？』說：『你病了就像我病了一樣，我那忍心單獨吃有鹽味的東西。』這一句話像有千萬斤



的力量一般，把白小福壓得伏伏貼貼的。他不自主的拉了她底手一把，但是小桃紅卻正色的說：『等你好了再說，你要養哩。』至此為止，他們兩人的事就算定了，可是粉麗草希望她能找到一個出得起千八百塊身價的闊人，再不然就多給他掙幾年錢，像這樣人財兩失的事情，他是絕不同意的。小福那時候大病剛好，正討厭那些女人的無情無義，對小桃紅愛得甚麼似的，可是對粉麗草却很害怕。但是小桃紅卻頗有胆量，她勸小福到北京去，憑他的名望，總可以混碗飯吃，何況皮黃這東西總以北京是正道兒，上海的總不是正宗。小福那時候還有點兒胆量，就照着小桃紅的話作了。但是一到北京以後，小桃紅的嗓子就沒有了。白小福雖然也幫了人家幾回，可是北京人却不吃他那少年風流的派頭，因此也沒紅起來。白小福在上海雖然沒掙下多少現錢，可是好東西却有幾件。典當當舖也就買了個麝菊作養女，希望從那兒撈回點錢來。但是小桃紅的性情却隨着麝菊的年齡而改變了！

東牆上爬過一個人來，一臉都是隱隱的鬚根子，但是年紀却還不大。他一下就向大門跑去，口裏輕輕喊了一聲：『白先生，別說！』很敏捷的就出去了。麝菊連忙關上了大門。

隔壁人聲嘈雜，小福他們全都覺得奇怪。這個人姓漆，據說他有很多書。隔壁馬老太婆貪圖他是一個人，又從不拖欠房租伙食，所以就不大追問他的來歷。但是她却愛向四隣的人

提說漆先生，『他天晚上都要看洋書，使洋筆寫字。』

一陣步子聲，好些人在那面牆根說話。接着就有警察探身過來。其中就有人問：『有人跳過來，瞧見沒有？』

『沒……有注意』是小福的回答。

有兩個警察已經跳過來了，他們不放心小福的回答，各處看了一遍，然後去敲麗菊的門，一面問，『你貴姓？』『職業？』

小福跟在他們身後一一回答了，又說：『小女住在裏面，她睡了。諸位先生要看，我喊開就是。』

麗菊腫着眼睛把門開了，剛才的情形她聽得很清楚，但是却故意裝成不知道的樣子。『有事嗎？』

警察也沒理睬她，自己跑進房去看了。一鏡。

這時大門外又有人敲着，麗良去開了，來的仍是警察，說是來清查戶口的。遇見裏邊的人告訴他們『這裏搜過了』就退出來。這兩個警察也道了一聲『對不赴』搜索別家去了。

胡同裏的住戶們，不約而同的都在事後來到各自的門口，大家紛紛談論着這是怎麼一回

事。

——這樣緊，怕又是逮共產黨罷？

——逮共產黨沒有這麼跑，一定是土匪。

——世道又不清淨了呀！

但是有一個老頭子，捧着水煙袋咕咕地吸着，他等衆人驚訝地說完了，才慢吞吞地說：『千真萬確的，剛才那個巡官姓崔，跟我們老三同過學，他說——』他嚴重地兩頭巷口望望才十分機密地說：『可別洩出去了，是挨門挨戶搜在反日份子哩。』

這個說法，再沒有人反對，大家諾諾連聲的點着頭，沒有別的說法再提出來，慢慢地大家就退回門內去了。

『挨門挨戶的搜，他媽的，』小福罵了一聲，『這真比查窩戶還來得更緊！』他剛剛退進屋內，隔壁的馬老太婆就罵起來了：

——發瘋啦！反日又不犯法，漆先生嚇跑了，他一不欠租，二不捨人，怕甚麼？他媽媽的，世道真變啦！讀書人胆子究竟小……

往後她的聲音就急促起來，反變得小多了，聽不大清楚。

麗菊也出了屋門，問小福甚麼事。

『日本人打中國人，中國人恨日本。』他的話很短，不大願提起這回事似的：『反正是這一股子糾纏不清的果報！』

麗菊的眼睛偶然在這時候向他掃了一掃，就打了一個戰。剛才他的那句話裏提到，果報一兩個字，這兩個字像一羣蜂子在他身邊嗡嗡地飛。他不願再同麗菊站在一起，進房裏躺下了，一種痛苦嚙着他的心。麗菊惡意的眼睛在他身邊掃過來，掃過去。他希望多有一個人在他身邊，『頂好是她快一點從天津衛回來。』

小桃紅應該回來的日子已經過了，他就走到東車站去打聽打聽。剛走過打磨廠的口子，街上就顯得不平常起來：警察都是雙崗，更加上背大刀的軍士，呢製服的憲兵，他們手上拿着手槍，二指頭扳在搬機上。他不敢向東拐進東站去，就一直向城內走去。心裏想，『這事怎麼回事？』但是眼睛却偷偷向車站那邊望。那短短的一段柏油路上，佈滿着兵隊，還有黑色三角架上的輕機關槍。一輛卡車從城內開來，那上邊全是沙袋。

『日本人要來了？』他打了個戰：『喲嗎日本打呀！雞蛋何必給石頭碰？』他連連地搖頭，『就打也別在北京打，把前門樓打倒了，怪可惜的！』沒想到他碰上一個兵士，他連

## 第二章

忙抱歉。

『你是學生？』

他從兵士口中「學生」兩個字上聽出來，問話有些嚴重，趕快陪着笑臉：『老總，我這  
個年歲兒，那像學生。』

『是不是教書的？』兵士的手槍舉起來。

『……』小福的臉色變白了，結結巴巴地：『我是梨園行……唱戲……戲的。』

他逃過了這一關，就抄着前門橫走了一圈，走西車站那邊繞上正陽大街急往南走。每經過崗位時，又特別把脚步放慢些，顯得自己不心慌。

店舖裏的人們都談論着東車站的事情，他們的言語很是亂雜，乍聽也找不出個頭尾來。

快到天橋的時候，他走進乾元去，那是他們買麵粉的往來鋪子。

『白老板來啦！』小夥計喊着，掌櫃的也迎出來。

『請坐，請坐，』掌櫃的讓客人坐下，一臉都是笑紋：『今兒要點甚麼？回頭叫他們送過去。』

『還有啦，一兩天再來。打這兒過，進來坐坐。』他望望街上，並沒有甚麼不安，才放

下心，『關東三省完啦！』

『完不完還不是一樣，不過換換旗子。』

『車站又是怎麼回事，是不是要反日？』

『哪的事，反日！』掌櫃的直擺頭，過了一會才說出原因：『大學生不答應丟了地方，要政府出兵。他們要坐火車到南京去請願。火車不開他們，他們就睡在鐵路上不起來。』

『開火車，不壓死他們？』他想到那黑色巨大的火車。

『就是呀，睡在鐵路上，火車就不敢開呀！』

『這個法子倒機伶！』

『聽說上頭叫開，是司機不肯幹。』

『打不打自有官府衙門管，學生算那顆葱？要他們管！真是他媽的多事兒！』他又希望地問：『到天津的車那天才通得了？』

『誰知道，那些學生都是帶着行李乾糧的。』

『其實唸書的，儘有官的兒女，哪見兒女反對老子的！』

『是呀，是呀。』小福滿意的告辭出來。

他剛走進自己的胡同時，就有一个人追到他身邊，喊了一聲『白先生。』

他站住一看，才是那天跳牆的姓漆的。他不等小福開口，就先說：『那天白先生受驚啦。』

『漆先生、漆先生，』他找不到話說，他害怕他，至少那是一個不安本分的人，不然他不會跳牆，也不會有警察追他。

姓漆的打過招呼，也看出他難堪的樣子，也就不再說甚麼，點一點頭走開了。

很奇怪的是下午馬老太婆提了一籃水菓走來，說是漆先生送給他們吃的。這一下小福對他的印象馬上好起來，『他是一個很懂人情的人。』就叫馬老太婆回去謝謝他，又說，『有空功夫，請漆先生過這邊坐坐，彼此都住在一起。』

晚上，姓漆的果然過來了，說話非常客氣，因此小福同他談得來。而且不久之後就談到關東三省的丟掉上去了。

『我就是東北人，』談到這裏，姓漆的眼裏就閃着淚光，『日本人早就想在東北下手了，不過還沒想到這樣容易——白先生，你想想也不相信，一顆槍彈都不費就佔據我們一百一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地方，一千六百多萬的人民。白先生，』他的淚流下來了，『多少家拆散

了，我，不過是千百萬個人中傷心的一個，還有些人哭，您沒有瞧見！」

『哎……』小福也慘然的嘆一聲，那愁容引起他底同情了。

『還不抵抗，接着關內的地方也保不住了！』

『是呀，是呀，我是東洋人，我也這麼幹，太容易，太便宜了。』白小福安慰他說：『善惡到頭終有報應的。所以盛極必衰，古往今來……』

漆先生並沒有聽他的這一套，『學生請願還說是干法犯紀！真是，太沒有人心了！』

昨天晚上，漆大個走得很晚，可是白小福仍是睡不着。最後他才決定，明天把孩子們打

發出去，自己痛痛快快和麗菊談一談。



## 第三章

麗菊和麗英同睡在炕上，一人捲了一個被窩筒，各睡一頭。朝陽從外邊照進來，兩個人的頭都照得很清楚。小福輕輕地推門進來，他一邊扣着衣服，一邊走到炕前站定，烏兒在槐蔭裏嘖嘖喳喳地吵，院子裏特別顯得靜，它們在樹枝上跳的聲音都卜卜地送進小福的耳朵，其中也雜着槐夾兒落地的響聲。他的衣服扣好以後，就回頭看麗良和麗雄，他們的雙手都放在被外。於是他又回頭細細的看麗菊。麗菊的眉眼同從前一樣，但是他總覺得與從前有甚麼不同，但是又找不出這不同的所在。他去看那頭睡的麗英，她的髮一直覆過眉毛，眼睛嚴嚴地閉着，臉上現着紅暈的顏色，鼻子裏均勻地出進着氣。他再看麗菊，這就看出麗菊失去的東西了，在麗英臉上所有的血色，她沒有，因此黑黑的眉毛更顯出她臉色是青白色的，她的唇，他第一次發現比麗英的薄，因此她的臉就顯得瘦削。她的呼吸很短促，有時帶一點別的聲音。脖子上的皮很薄，紫色的細絲子隱隱地在皮下透出來。他不願再看她，再看是會更難受的。他走到麗良牀前，輕輕地推醒他。

『爸爸嗎？』麗良半醒過來。

『輕些，』他搖搖手，自己就走出去。

麗良跟着出來，他就叫他去輕輕喊醒麗良和麗英，不要把麝菊吵醒了。

三個孩子不知道有甚麼事情，都忙忙的來到小福的屋裏。小福拿出一塊二毛錢，每個人給了四角，然後對麗雄說：『今兒沒有事，天氣又好，你們逛逛東安市場去。』

麗英不知道市場有甚麼東西，並不特別起勁，那兩個可就非常高興了。麗良說：『我們擱午就回來。』

『不忙，天黑回來也可以。可別鬧得太晚。錢有數餘的，坐電車都够。』小福又催他們快洗臉，吃早點。自己在階沿上坐下，翻看舊小報。又不時的往屋子裏望望睡得正熟的麝菊。

他的心並沒在小報上，就是他最歡喜看的章回小說，在他的眼前也祇現着一些黑色的點子。孩子們走的時候向他說話，他也沒有回答，他就那麼像失了知覺一般的兀坐着。

有時，他也被這寂靜的環境中所發的小聲音打岔過來，那時他就會站起來，向屋裏張一張，麝菊是不是醒過來了。這樣的動作在這一天他已經有過好多次。有幾次，他都發覺她變動了姿勢，顯然的她也許小醒過兩三回，但是不等到她真心的張開眼睛，他不敢相信她是睡醒了。

他木然地像廟上的菩薩一樣坐着。

麗菊醒過幾次，可是她的睡眠好像還不够似的，閉着眼甚麼不看，甚麼不想，在近幾年來她的確感到這是一種最大的快樂和安慰。十月的陽光使她推開半截被蓋，模糊地解開胸膛，讓暖熱撫摩那裏的皮膚。

太陽晒得她的胸膛太熱了，那地方的皮肉就發起癢來，而且喉頭就像有甚麼搔着癢癢的直想咳。

小福聽到她的咳嗽，就走到窗子前，輕輕喊了一聲：『醒了嗎？麗菊。』

麗菊的耳朵裏清清楚楚灌進了這個聲音，可是她發毛的喉嚨却不想說話，祇很很地咳了一聲，這樣一口不暢快的痰似乎就咽下去了，發毛的喉皮也被這震動清理了一下，牠又感到片時的舒適，張開眼睛看了看近處，就又閉上了。

小福看着她那瘦長的指頭，在胸部抓來抓去，那兒現出紫色的小點來。因了她的搔抓，那胸膛上的肉都變成紅的了。這時小福很明白的知道，她是醒着的，就走進去。

她知道是他進來了，就微微的呻吟一聲。

『麗菊，是我，』說着就在炕邊上坐下來。

『你還想幹甚麼？害得我——』她一下轉過身去，她的憤恨像火一樣在身子內燒着。

小福輕輕的，清楚地說，『是我的錯，那個人沒錯沒差呀？我給你說——』

麗菊恐怕不理他時，他會一個人哆嗦下去，就氣虎虎地打斷他的話：『別說！』猛然就拿被窩蒙上頭。

麗菊在被窩裏頭哭，她恨白小福，可是她又覺得他又比那一級捧角的人好些。他沒有像那些人一樣，玩過她就把她丟了，再見面時就是陌路人。白小福作了那麼一件事，可是白小福承認那是他作的，他更承認他作錯了。這些日子以來，他無時無刻不在向自己表示他的心疚底欠意。她覺得自己不應該拒絕得太長久了，她就伸出頭來。白小福仍是坐在炕邊，像先前一樣，兩隻手放在被窩上沒有變樣子。

『你還想甚麼？』麗菊從牀上坐起來。

『我還沒說甚麼？』小福心平氣和的，『先前的事，悔都悔不過來！』

『你以為這樣就算了，』她踏上鞋，把衣服披上就無力地走到後邊去了。小福也就走出外邊，在階沿上走來走去。

麗菊過了一會才出來，她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太陽光裏，頭仰在椅背上，閉着眼睛。『我

給你說，我活不了多久了。』

這句話像火一樣的灼着小福的心，『你爲甚麼說這樣的話？』

『她——』她的嘴嚀了一嚀，『還要我活下去麼？哼！』

『她那一回打你，罵你，我沒幫忙說上一句半句的，可是你總不說呀，我祇好不說。』

他的話停了一陣，才又繼續說：『我說話像火上加油一樣，祇有壞，沒有好。』

麗菊聽完了他的話，又回憶起小福在那樣場合下的所作所爲來，她心裏說，『這是真，可不是瞎話，』于是就把頭動了動。

小福等她應承了，就又說：『祇要你一講話，我就好開口呀！老讓着她，等我說話，那哪兒成！她不更疑心！』

『你還說沒有那回事！』她張開眼睛，直瞪瞪地望着他，她變了一個人似的。『說！你說！』

白小福害怕她的眼睛，就把頭低下，像犯人對待長官一樣，他的聲音低到聽不見。『我不是不擔承，我是沒親口向她承認。你想想，我能說？真是！』

『依你哪？』她仍然瞪着他，逼着他立刻回答。

『就是剛才說的法子。』他低着頭，聲音拋向地面去。

麗菊心裏重新燃起生命的火，立刻就煮熱身內的血液，四肢都溫暖起來。她的眼光在四面流動，凡是接觸到的東西都親切地在歡迎她。她的喉頭又在發毛，她很很地咳了一聲，算是把那口痰咽下去了；可是胸前又發癢了，她伸手去抓，她的希望又漸漸的消失了。『我快聽蠓蠓兒叫了。①』

『怎麼又說呀？』小福的聲音，今天第一次大起來。

『你看！』她把上衣全解開，把泛着斑點的皮膚給他看。

『你不治去？』他明白這是一種頑固的病。

『我哪有錢？』

『你就一個私方也沒有？』

『襪統子都要搜到，我把錢放到哪去？』她停了一會，『還不是有幾個就吃了，就買煙捲兒抽掉了。誰保得定活幾天？』

『一回大夫都沒找？』

① 蠓蠓即蟋蟀。土中常有它們的巢穴，此乃北方人說死了之意。

『找過，說要打針。』她坦白地承認說。

『要多少錢，我想法好了。』

『至少打五針，外邊才得乾淨。要治斷根呀——那才是富貴病！』她苦笑着，『斷根幹嗎？一不生男育女，二不阿彌陀佛替別人担心。誰玩我，媽媽的，我還不報達他這一點半點的瘡，斷根，憑甚麼花冤錢，祇要外邊乾淨不就結啦！不痛不癢就大吉大利了。』

小福不阻止她，讓她不停的抱怨下去，他想：『這樣下去，把氣出盡了許會好些。』就在這時候，午砲響了，他就說：『嚮午了，咱們一塊作飯吃罷。』

小桃紅冷着一個衣包，從外邊進來，她一到天津去，交通就中斷了。她像油鍋上的螞蟻一樣在天津住了幾天，車剛一通，她就坐第二班北來的車回來了。她從東車站換了洋車，很快的趕回來。她又高興，又不放心。一推門進來就看見院子裏祇小福和麗菊兩人，心裏就不高興。她第一句話就問：

『麗良他們呢？』

麗菊沒有理這岔兒，小福也不回答她所問的，祇是笑嘻嘻的迎上去：『你回來了。我惦記好多天啦。』

小桃紅瞪了他一眼，就走進屋裏去。小福看看麗菊，麗菊低着頭，沒向自己這邊看，就咳了一聲嗽，可是她動也沒有動，他不願久在院內勾留，怕引起小桃紅底疑心，就跟進去了。

『今天天氣頂好的，麗英又沒出去逛過。闲着也是沒事，就讓他們逛去了。』他胆怯，不自然地陪着小心。

小桃紅沒有理他，在牀邊上解着包袱。小福陪着笑臉在旁邊站了好久，可是她的眼睛都不向這邊望一下。直等到她把包袱裏的東西都放進櫃子，單剩下一張包單的時候，她才看了小福一眼，小福就趕忙問：

『園子弄好了沒有？』

『三人全去不成，人家單缺武生。』

『那就吹啦。』○

『要吹的事兒還多着啦！』她惡狠狠地看着他。『這幾天在家還暢快罷？』

小福不自然的申辯着：『你不信問孩子們，你不信我起誓。天津怎麼回事呀？』

○「吹」即完結之意。



『張鶴昇頂老生，且也有人。武生說是差一點。人家這樣說，我還說甚麼。往後再找機會罷。定要走天津，胡七爺倒幫得了忙，他是老鄉親啦。』

『過些時候再給七爺說，他纔肯幫忙的。』

她想着；『又把話題拉遠了，』就說：『我還餓着肚子嘍，你們在作點心，也給我吃點罷。』

『我們剛起火，還沒得，』他笑着，心裏知道要出事了。

『我不信，』她的火衝到口邊，『麗菊！麗菊！』

麗菊沒有出聲，拖着脚步慢慢走進來。照着一貫的樣子，懶洋洋地往那兒一站。

『作得的吃食，給我點兒，還沒吃早飯啦。』

『問他，』麗菊的頭向小福動動，『看甚麼得了，就吃甚麼吧。』

小桃紅冷笑，這冷笑是憤怒燒成的，她的聲音很低，可是一個字一個字都是由牙縫裏迸出的：『一日叫母，終身是娘，你這迷人的妖精，拿我當甚麼人！』她大聲的吼：『過來！』

麗菊並沒有像往天那樣順從地走過來，她聽見這個「命令」的，可是他無理，祇當沒有聽着似的，仍然像先前那樣站着分毫未動。好像在說：『看你今天作個甚麼樣子。』

小福照例是低下頭的，他想，如果兩個人爭吵或扭打起來，自己取甚麼態度，說甚麼話。可是就在這時小桃紅往前踏了兩步，拍的一掌打在麗菊臉上。他知道，麗菊要還手了，或是要還罵了，他的頭隨着那一聲響就抬起來。

麗菊並沒有出聲，祇用手輕輕撫摩着火辣辣發痛的左臉。接着右臉上也重重地被打了一下，立刻就覺得口裏有鹹鹹的東西，她口腔用力向內收縮一下，就吐一口氣把帶血的吐沫在地上，恨恨地仇視小桃紅一眼，回身就走了。

小桃紅的怒火發抒了一些，仍舊不絕地抱怨着小福：『都是你放任了的，你瞧瞧有過這樣的女兒沒有？別說是女兒，就是徒弟也早打死了。別人瞧着才笑話啦！』她放大了嗓子，罵給麗菊聽：『狗養的，晚上不搗你的皮！回頭算賬！騷婊子！』接着她又埋怨小福不會省錢；把孩子們放出去玩，『有一回就有兩回，心玩花了看怎麼收得回來！』這一罵，她就罵滑了口，又想到修理了屋子，屋子空着，仍沒租出去；錢可用出去了，就又滔滔地罵。她罵一聲，小福陪一次笑臉，她的聲音漸漸變低了，變小了，終於在牀上疲乏地躺下。

漆先生進到當院裏，就喊了聲：『麗英！』

小福就忙忙地迎出去，這真是他脫身的救星，因為小桃紅也不討厭這個人。『中間坐！』

中間坐！」

姓漆的問起麗英不在家，就把四本書交給小福：「這四本千字課是我送她的，每天她可以過那邊來，我教她。他們兩要學也一塊來好了，上午我總有功夫。」

「這幾天時局怎麼樣？」小福恐怕他要走，趕快就提起漆先生最愛談的問題。

『請願的學生進京去了，他們……』

小福點着頭，『是呀，是呀』的應着。他的心裏也不以那樣的措施爲然，『何必呢！』

……』

麗良三人從家裏出來的時候，天還早得很，麗雄說市場還沒意思，就由麗良出主意到前門樓上去看電影，他說：『火燒紅蓮寺，比飛劍，可真有意思哩。你們沒見過，人在天上飛，寶劍從鼻孔裏出來。去不去？』他越說越有勁，脚下也就加快了。

○本章中會由作者自己加以刪節，整段刪去的有五大段。對話中刪去者亦有七八處之多，文氣接不下去時便用虛點標出。凡此諸處，自己引爲抱歉，但是笨拙的筆實在不足以表達出那些動人的真情，所以還不如刪了的好，因特爲註明，免被疑誤。

別的兩個孩子高興的贊同了。

他又說，『一人給我一角錢，買票，回家不可許說！』

電影院裏坐滿了人，一大部份是配着校徽的中學生。從他們的斷斷續續的談話裏，麗英在還沒有看見「人在天上飛，寶劍從鼻孔出來」之先，就曉得電影裏要打架，比法術了。她就問麗良：『大哥，有樊梨花沒有？』

『哪有她呀，紅姑的本領比她大多了。』

『樊梨花會移山倒海，黎山老母的徒弟……』

『樊梨花沒有飛劍，』這時電燈滅了，麗良就閉上了嘴。一直到演畢，麗雄麗英問他甚麼，他全不答應。

麗英說：『要是加上西皮二簧，一定比戲還好些。』

『上海早有了：』麗良說：『台子上飛，吐飛劍！』

『台子上？』麗英伸伸小舌頭。

他們剛一走進東安市場的書市，就聽見那些賣書的人着起慌喊：『來了！來了！』一面就從放着五顏六色的書攤上取下一些書來，放到攤子底下去。

書攤上很好看，有些書面上畫着一把胡琴或是全付鑼鼓，有的畫着臉譜，有的是不穿衣服的女人。

入口處有一家書攤還沒有收完，就有一批人趕到了，從書堆裏挑出幾本書來。

『這是誰教你愛的？』

『人家寄售的。』掌櫃的提心吊膽地陪着小心。

『這是禁書。』

『以後不賣就是。』主人認錯地說着。

『帶走！他媽的，你吃甚麼長大的！賣書不懂規矩！』

麗英拖着麗雄趕快走，出了書市才問：『甚麼書呀？』

『又沒有楊七郎，又沒有柳迎春<sup>○</sup>，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麗良從後邊回答地說。

市場裏的電燈亮了，顯得更是熱鬧。各式各樣的人物在裏面走來走去的。麗英喜歡在有鏡子的地方停下脚，看看自己的影子。有時鏡中也現出麗雄來，他比她高一個頭。他們走在花攤前邊，麗英就問麗良和麗雄：『這叫甚麼？』『那叫甚麼？』『這個花兒好看……叫甚麼？』

<sup>○</sup>都是劇中人，常用來作戲考的封面。

麗英認得幾種，就告訴她，可是麗英幾乎每一種都要問，他煩了，就跑到前邊去。

來回走了好幾趟，東安市場對他們仍有最大的吸引力。在最初，在麗英的眼目中是新奇的，這時卻是親切的了。他們在五芳齋外邊的餛飩攤上吃了晚飯，就動身回家。

有一樣東西，這時在麗英的眼裏變得水晶晶地閃光。下午，她也注意到那樣東西，可是那街角的攤上沒有甚麼陽光，祇覺得那是黑沉沉地沒有甚麼出奇。這時候，水銀玻璃屏反射着電燈光，攤子上的黑漆盤子異常奪目，盤子裏擺着一小串一小串的，外邊凍着冰一樣白亮的，黃色的核桃仁，綠色的林檎，朱紫色的山楂，黑油油的荸薺。麗英的手揣在懷裏，她還有一毛多錢。那朱紫色的山楂對她是具有着最大底引誘力的。『山楂糖葫蘆。』

『兩毛錢七串。』老板走過來和善地回答。

『一毛錢呢？』她摸出那張小票來，遞給那人。

『三串，我找你一大枚。』說着就每人給了一串。

麗英捨不得地吃着，直到走到東車站才吃完最後一顆。

『今兒快活嗎？』麗英問。

『電影頂好——第二就是糖葫蘆。』她咬着棍上剩下的糖渣。

大街上的路燈全發着灰白的光，顯得夜是非常黑的。麗英感到越走越冷，就抬起頭看天上烏黑的雲層。風從後邊刮來；有一次突然把她有力地向前推送了幾步。

『陽歷才十月啦！』麗英回頭說，但是立刻就閉上了嘴，因為風砂吹進去了。

麗雄打了個寒戰：『好冷的風！』

黃塵像春天一般在飛捲着，路燈被紗幕所籠罩，有時也短暫的滅掉一盞兩盞，北去的車子，車夫都using着幾倍的氣力。他們就在這時候拐了方向，不久就跑進虛掩着的家門。

麗菊倚在廊上，麗英一進屏門就喊着：『姐姐，我回來了，』一面就拉住麗菊火熱的雙手。麗菊低下頭來，臉上似乎笑了一下。

『東安市場的糖葫蘆好吃極了，不像咱們天橋是用糖稀穿的。人家的又亮又甜，像冰鎮過的。』

麗菊鼻裏一酸，但是又不能不笑，『麗英，那是用冰糖穿的，叫冰糖葫蘆！』

一陣風，把一段枯槐枝打到當院來，那聲音使所有院子裏的人都吃了一驚。

麗良把那段枯木拾起來：『乾的哩，生火正好用。』

麗菊從抽屜裏找出一句烟捲來，那裏面還有七隻，就一隻接一隻的抽起來。

『哪來的烟？』小桃紅一下午都在找岔，這時又有了新的機會。

『我的。』麗菊把剩下的兩隻扔在方桌上。

『家裏坐吃山空的，你還抽烟？』她以教訓來開始毒罵。

『我哪買得起烟？』

小桃紅正望着小福轉進屋去，她以為這態度至少是不贊成自己的舉動，她突然話鋒就轉了：『是不是他給的錢？』

麗菊知道她說的「他」是指的小福，可是却淡淡地，讓聲音從叨着烟捲的，下垂底嘴唇中流出來：『他，他的錢自然給你，給我幹嗎？』

小桃紅一轉身從牆上摘下鞭子，一揮手，唰的一聲就打到麗菊的背上。

『你打？』她的嘴咧得很開，牙齒露出來。

小桃紅嫌那鞭子不夠結實的，往桌上抽了兩下，把茶壺茶杯都震得跳起來。

有一句話像流星一樣射過她的身邊，那就是曾經像鉛鐵那麼沉重地灌進她的耳朵的，曾經沉重而有力地注入她身軀底深隱處底年青學生的講演：『我們要死裏求生……記住！祇要不怕死，甚麼都作得到的！』



小桃紅的鞭子第二次有力地抽來時，她沒有像往常那樣躲避，却反一挺腰迎上去了。她一把從小桃紅的手上抓過鞭子來折成幾段。一手取掉煤油燈底罩子，接着黑色的煤油煙中就發着刺鼻的牛皮和木頭燒焦了底臭味。

孩子們同小桃紅一樣的覺得詫異，屋子裏沉寂得可怕，火簇沿着鞭子向上燒着，最後，牠把那條帶着火，蛇似的東西甩到小桃紅的腳下，嘴裏發着可怖的低啞底笑聲。她又着雙手，勝利地走進房裏去了。

小桃紅喘着氣，胸脯一上一下的。過了好一會她才連連喊着：『反了，世道變了！』  
麗菊掀起帘子出來，『老二，老三，今晚你們搬到中間屋睡，麗英一人陪我。』她的手一鬆，帘子就落下來，把她遮住了。

小桃紅的怒火直在身子內燃燒，但是她又顧忌到甚麼；發洩不出來。她不說甚麼，轉進自己房間裏去了。

小桃紅既然不說甚麼，麗良麗雄就把兩間小床搬到中間來。裏間屋就祇剩了麗菊和麗英，兩個人默默無言的對坐着。

三更從胡同西敲到東頭，又敲回西頭去。麗英的眼皮已經很重了，像塗有收縮性的膠液

要合攏來一樣。她全身的骨頭像被人抽去了，縮成一團的倒在炕上。

麗菊走過來，坐在炕沿上，『麗英！』她拉着麗英的手。

麗英眼睛張了一秒鐘，又被那沉重的睡意拉下來合上了。她的手軟軟的安臥在麗菊的手裏。麗菊用臉輕輕的摩娭着她的小手，從那裏她感到溫暖和同情。她有了這樣的感覺，就想得到更多的溫暖和同情，於是就用臉去撫摩麗英光滑紅潤底臉蛋子。麗英覺得麗菊是在親近她，撫慰她，她也知道大姐從來沒像今夜這樣對待自己過，她很想勉強說一兩句話，她的口剛一動，吐沫好像就要流出來，連忙向內一呼，她的疲乏又不諱她說話了。她身架裏一聲一聲的響着自己的名字，可是却並不能打起她的精神來，反之，她反被這種聲音呼喚到更模糊的境地裏去了。

麗菊的全身發着奇熱，她把捲簾推上去，望望簾下的黑沉沉的天。她想着：『這是一個奇怪的十月。』

捲窗外灌進冷風，把剛才得來的溫暖和同情都凍跑了。她感到比先前加倍的寒冷與失望。她起始在屋子裏徘徊，每一次經過麗英身邊時都細細的看視她，每一次都發現麗英所有的；自己沒有了，於是眼淚就不自主的流遍臉上。她不像過往那樣用手或是用手巾去揩拭它，

她覺得眼淚的熱是她自己所有的熱，歡喜它流出來溫暖自己。

她突然感覺得臉上冷冰冰的，她發現那就是淚。她痛苦地踉了一下腳，從抽屜裏的一本破書裏取出一個白紙包來。

她的手發着抖，可是這抖動並沒有阻止她去打開紙包來。那裏邊是一撮白色的小結晶粉，她用食指把它均勻的推開，又在粉上劃着。她又把旁邊的一杯水拿過來，那是臨睡前從缸裏取來的。她喝了一點點，**冷得透骨**。『好吧，吹啦！』她把紙送到嘴邊，可是她又放下了。她再看了一次廢英，她的短短的一生在這時都悲痛地來在眼前。她忙忙之中再也找不出第二條路，她重回到桌子前，再拿那包粉。她的舌頭觸着那粉，苦味使她繃了一下眉頭。但是當那戶外的旋風捲起來打在紙窗上的砂石發着沙沙底聲音時，她一橫心閉上了眼，一口咽進許多粉末。口腔裏發着奇苦，忙匆匆地喝了一口滾水，滾水把沾在口腔裏的粉沫送到腸子裏。世界沉靜得豫死了一樣。

她倒在廢英的身邊，她恨恨的說：『小桃紅，我不怕你了！』恨恨的說：『你再發養吧！再養吧！』她的牙齒磨得吱吱地響起來。她的胃裏起始有了一種抽搐的疼痛漸漸地延展開來。她痛得不能忍受，就拿肚子去抵在炕沿上。

她猛然想起，『這是死的痛！』接着她就聽見四更爨從遠處纏過來了。她咬着牙齒，眼淚浸濕了牀單，牀單貼在她的淚臉上。她後悔一生的種種，但是更後悔剛才的事情。她看見了麗英，她看見她是連衣睡在自己旁邊的。她怕這夜會凍着她，就伸手去拉被子，可是她的腳站不起來，她的手變成了紫色。眼前發黑，她想：『還不如閉上吧。』

.....

麗英被冷風吹醒過來，煤油燈發出昏暗的光，上半個燈罩子被煙燻黑了。屋子裏淡淡地有一種皮革燒焦了的氣味。麗英的上身倒在炕上，腳在地下。

『大姐姐，起來睡罷。』

麗英喊不醒她，去拉她，她的手是冷的，自己的力氣小也拉她不動，就拿一牀被子蓋在她身上。

她發現了那捲窗開着，就走過去捲。這時風把黑雲趕開，一鉤殘月慘淡地貼在蒼白的天上。有黑色的烏羣正掠天而過。

## 第四章

昏昏的天壓得很低，槐樹梢都插進雲裏去。空氣很沉悶，像快要冷得凝固一樣。路北晨靄裏轉進來沉重的軟蹄聲，幾隻高大的負煤駱駝一顛一顛走過來，有時項下的舊銅鈴就清澈地低低發出幾點沉叮噓，這聲音才把要結成凍子的空氣震開，天才不至落到煤袋上來。麗菊死了以後，小院子曾被可怖的寂寞短時的統治着。昨天才由白小福親自用鉄鏟從積雪上開出一條路來，那陰暗才減輕了些兒。

平常小福是最愛守在家裏的，對躺在牀上那股子舒服留戀得了不得。所以每當小桃紅向他噉咕出去跑碼頭時，他總說孩子們的玩藝兒不夠，一直到最近他才知道粉蘭草臨死時的情形，對他同小桃紅的事不願再追究。雖然那由南方傳來的消息『六十幾個內行徒弟都還認我做老師，我也撒得手了，唯有小桃紅多年沒有消息。她雖不算是有出息的，究竟是師徒一場』不全可靠，但是至少是曾經有過遺言，放他們夫妻一條生路。自從這消息一來，先就送了一份厚禮到上海去；另外一邊，跑碼頭的心思就動了，他同小桃紅把全部的積蓄都拿出來，給麗菊麗良和麗雄定製了行頭把子，麗英的衣服卻是次等的材料，因為她人小，將來還要長

。而又加緊地給孩子們說外江戲，自己又特地買了一把胡琴。

『先讓他們哥兒們在哈爾飛，吉祥園露一露，外邊人問起來，也不會說是天橋的。』他把一筆賬加到單子上，這幾個大不能省。』

可不是，咱們把大園子的戲單也帶着，給人瞧，挑的是軸子。』小桃紅說。

『郝壽臣不配戲，我還想找候喜瑞，李多奎來幫幫忙，一人二十的戲份兒總作得到，總不能比票友還要多。』

小福原來熱心得像一條上緊了的發條，但是恰巧在這時候死掉了麗菊，於是他的心灰下來；而且像發條折斷了一樣，一點勁也沒剩了。

他不豫平日那樣老戀着家和牀，每天睡够了吸够了就出去溜大街，回到家不是作這樣，就是作那樣。他項下新掛一串佛珠，整整的一百多顆，化了相當貴的價錢才從舊貨攤上買來

○哈爾飛，吉祥園俱北平的戲園，那時是城內第一流的園子。

○大，即錢。幾個大就是幾個錢的意思。

○北平名伶，專門給票友碼配戲，有時觀眾却是專誠來看他們的。白小福這樣下本錢，是在外碼頭好用來招搖。

。一閑下來就玩弄那東西，連話也少說了。

麗英在這裏住了好幾個月，天氣早見得熱了，看了這樣的天色，就對麗雄說：『今天又要下雪。』

『天慢慢亮起來，保不定下午還出太陽哩。』麗雄的話同她的正相反。

在園子裏，麗英的嘴是出名的利害，可是却從不同麗雄抬槓，祇要他說「是」；她是從來不說「不是」的。

別的人有時候騙着她玩：『南邊才怪哩，有時候天上有兩個月亮。』

『吓！』她重重向地下唾一口吐沫，一口就否決了；『放屁！』

『有，』那人舒服地笑一笑，『你家老二說的。』

她遲疑一會；『他不會說。』

『是他說的，你不信？』說話的人很鄭重。

她又遲疑一會，『他不會說。』小辮子兩面一拋就跑開了。

麗英學會十多齣鬧門戲，每天都挑着第二或是第三個戲碼。

第一次登台唱的是六月雪，那天小桃紅帶他們上園子特別早。麗雄在屋角的小神龕前點

上香蠟，麗英看清裏邊坐的是一個『老生』，它頭戴王帽，身穿紅袍，腰扣玉帶，足登粉底靴，外掛着髯口。心裏就說：『扮相還不錯哩，就是小了些，不會像麗良那樣學別的人吐痰。』

這時易老板規規矩矩地磕了三個頭，接着才是小桃紅和麗英。

『小福沒來麼？』

小桃紅連忙敷衍着易老板：『他躺着啦，昨天招了風寒。』

『好好的，太子①保佑你，』易老板摸着她的頭髮說，說完，就又回到太師椅上躺下抽旱煙去了。

『玩一會去，心裏不要慌。』小桃紅這次的態度大變，她和氣得很。她也知道麗英的六月雪連場而帶絃子都是記得『橫流倒背』的了。根據小福和自己的經驗，這時麗英一定得寬心，像平常一樣。『待一會我來給你上裝。』

麗英的心卜通通地跳，像要從口裏跳出來一樣。她這裏站站，那裏站站，老覺得別的人在對她笑。她一會又問；一會又問：『前邊開戲了？』

①梨園供奉的神，就是前面所寫的那個。有人說是唐明皇。內行人稱爲太子。



『早哩。』時間慢得很，幾次的回答都是這樣的。

鑼鼓敲起來，她側着耳朵去聽，連「四季頭」和「將軍令」都分不清了。『上第一齣了？』但是四面一望，才剛剛有人開始扮戲哩。她就希望地走回屋角的那張桌子去，她願意早一點上，早一點讓今天的事結束。『媽，扮罷。』

『麗雄，先弄盆水來給她洗臉。』小桃紅把梳裝盒打開，梳子，片子，藍翠都一樣一樣放在桌子上。這時水取來了，小桃紅就把麗英的臉按在水裏，幾下就給她洗淨；揩乾，再一層粉一層紅，一層黑往麗英臉上加，一面又說：『記住，這幾個地方要多小心，粉不易上去，』就把手指在鼻子附近點了點。又從臉盆裏擰了一長條黑紗來，給她網在額上，然後再把東西一件一件加上。這時麗良捧過鏡子，讓她看看。鏡子裏是一張又白又紅的臉，眼睛眉毛都朝上微微吊着。小桃紅又搬過她的頭細細看了一回，又用柳枝在油燈上燒黑了；給她眉毛勻了勻。『好啦，』伸了個懶腰，『你們給她穿上。』

麗良麗雄給她換上戲衣，她就一任他們拾奪，因為自己的頭被網得要裂開般的疼痛。『快些上罷！快些！』她低低的唸着。

○將軍令，四季頭都是鑼鼓的牌子。

『要喝水，小解都趁早，記着，這是規矩。』小桃紅細心地囑咐她：『慢慢的。』她點點頭，『上了罷？』

麗良說：『催場的還沒來哩。』

麗英的頭痛得不能張嘴。

『白老板，』催場的第一次稱呼麗英是老板，『這就上啦！』

小桃紅，麗良麗英雄擁着她來到木梯下。這時第一齣的人剛下來，大家都停了脚看新角。外邊先敲了一陣亂錘①，接着禁婆子②才上去了。麗英的眼前發黑，疼得她要暈過去：

『媽媽，受不了啦！』

胡琴在外邊響，小桃紅推了她一掌，『快，倒板，忽聽得！』

『忽聽得……喚寶娥……心驚……胆……怕……』

她這麼一唱，上邊的水紗就像鬆了許多，神智也清爽了一點，小桃紅說：『出去，不用怕！』

①亂錘，鑼鼓牌子。

②禁婆子，六月雪劇中人之一。

#### 第四章

台下飛回來幾聲掌聲。麗英往下邊一看，黑壓壓坐了一池子的人，她就低頭，再也不敢看了。祇敢在燈光明亮的台子上站着。

禁婆子輕輕告訴她的說白：『你待怎講？』

『吓，媽媽，你待怎講？』她學了一遍，就又聽禁婆子說：『暈過去！』她就倒在椅子上。這時禁婆子又說『倒板呀！』

好容易，禁婆子才說：『進去了，可慢慢的走。』

一進帘子她就跳了一下，伸手就去抓水紗。

『規矩點！』小桃紅正守在下場門口。

易老板也在那裏：『有點暈場。』

『我也是這麼說，先讓她練練胆子。』小桃紅嘴裏雖是這樣敷衍易老板，心裏却嘀咕着：『天橋的朋友有幾個懂戲的？還不都是衝着坤角來的。敢情過幾天，咱們瞧瞧，她不挑軸子，我給衆人磕頭！看是顧生意，還是顧玩意兒？』

麗英剛才一挑帘就得到的幾聲掌聲是從第二排正中飛出來的。那是個高大的個兒，頭戴繩皮帽子，略略向上仰着，身上一件古銅色緞子的老羊皮袍。年紀約莫四十剛過，脖子伸得

頂直，顯得頗有力氣。他每天都在第二排上坐，但是既不是專心捧角，又不是一心聽戲的。平常他到園子都晚一點，今天却是專候一個人來談一件事，所以早來了。他進來的時候，園子裏還沒有多少人，因此他仔細看望這園子：是粗白木支起來的大瓦房，頂很高，上面開了六個蝦蟆式天窗，光線就從那兒射進來。前邊是月形的台子，後邊是進出口，中間池子裏分三行擺了四五百張木椅，下面全是釘死了的。池子中有十來根小柱子，上面用紅紙寫着：「休談國事，」「小心扒手，」「銀錢自照，」……等等的句子。台角放着一把椅子，椅背從裏，上邊放着戲牌。檢場的走過來翻轉它，「六月雪」三個字就送入看客們的眼睛。

『討厭的戲！』他低喊了一聲，『繃着眉毛的苦戲！』他回頭看看有人來找他沒有，剛一再回頭向台子，麗英就慌慌張張地跑進他的眼睛。他不自主的喝了一聲采，接着就鼓起掌來。他不知這個髻兒⊖叫甚麼名字，就扭回頭去想問胡七，但是他們都還沒有來，祇同一个小鬍子打了個照面。小鬍子的眼光敵對的望了他一下，他就不得不向那人點一下頭，那人也點頭還禮。

那個人叫朝奉岡，從前是怎樣的人沒有人去留心，他的兒子是大學畢業生，辦了個專門

⊖坤角最初出現的時候，人稱之爲「髻兒。」

#### 第 四 章

刊戴黃色新聞底小報。他很喜歡看麗菊，所以就降低身份到這裏來。同前邊那個戴獃皮帽子的，也在朋友處見過幾面，但是總看不起他，所以這時候心裏低低的罵了一聲：『潘一貴，你甚麼玩意兒！』

潘一貴是本地人，因為土生土長的關係，在正陽門外很吃得開。年青的時候在軍隊上混過一水，沒有人知道他是甚麼前程，可是外南一帶，甚麼人都稱他潘副官。

這時恰巧有一個案目提着開水來沖，他向台上一咧嘴就問：『誰？』

『她叫白麗英。』

『還是小福的？』

『潘副官要見見？』

『……』他鼻子裏哼哼地，微微地搖搖頭。

他細細的琢磨了一下，於是又問：『十六七了罷？』

『才十四哩。』

這回答使他心裏暗暗驚訝，十四歲的女孩子有這麼大個？他這些年來，背着比他大三歲的女人在外邊也找過好多女人，但是全是窩子裏的姑娘或者是不太正經的婦人，真正一

稱他們所謂的「蕙花園女」，他沒有也沒有想過。前幾天他翻閱一本畫報，上面有一個裸體少女，當時他就想：『可不是怪有意思的？這才新鮮啦！』他一個人去看過八大胡同的茶室和下處①，家家都點過名來，但是據說那樣的清倌人②要清吟小班裏才有，到清吟小班去，他吃不大開，要化好幾塊錢才能坐一會，不像二等三等地方，一去就可以打砲，他白已說過：『我化錢，可就喜歡暢快！』他今天來得早一點，原因是同一個姓曹的有了約，——他同人約會商量甚麼，大半都是在這個地方——因此才來得早。『今兒個沒白來，找着個小寶貝兒！』

『潘副官，今兒早！』胡七的聲音從後一排飄過來。

他回過頭去，拿小聲對看胡七的耳朵說：『這隻貓③，怎麼樣？』

胡七暫時沒回答，看了一下才說：『玩藝兒沒甚麼，扮像還順眼。』

潘一貴翹起姆指，喝采似的低喊一聲：『七爺內行！』

① 八大胡同，北平妓女居住區，分成「清吟小班」「茶室」和「下處」三等。

② 清倌人即尚未破瓜的妓女，身價要高些。

③ 貓與鬚諧音。

胡七笑着磕瓜子，聲音嚇嚇地從牙縫裏不明不白地滾出來：『您又開玩笑啦！』

潘一貴把胡七招到二排來，十分祕密地咬着他的耳根子說：『有個朋友打關外來，回頭給見見。』他又看了週圍一眼，『有一樁好買賣。』

『潘大哥說一聲，小弟無不遵命的。』拉拉扯扯地又談着麗英身體的各部份長得不差，接着二三排的熟人都到齊了，他就半認真，半玩笑的說：『潘副官看中白麗英，明天起，咱們給捧捧。』

『別聽他的，』一貴露齒一笑，心裏暗暗得意。

『潘副官的事，就是咱們弟兄大夥兒的事，打明兒起，來早點就是了。』坐在第二排中行末坐的少年人，這樣的說。

『還是張奉能辦事，潘副官準提拔提拔你！』胡七笑着。張奉眼睛發着得意的光，含笑幾面看看。

戲都快完了，那個姓曹的由外邊擠進來。他鬚皮帽，鬚皮領狐皮大衣，裏面又是火狐腿的緞袍子，可是那黃黑面皮，瘦小軀幹好像支持不住全身重量似的。他的門牙上包着金，手上的表帶也是金光閃閃。他走到二排上，拱拱手向一貴說：『潘爺，來晚了一步。』才一落

坐就掏出一個金烟盒來，讓一貴抽。又在盒上的打火機上啓燃了火，給他點着了，這才自己用了一隻。

一貴替他介紹了胡七，又把衆人隨意指了指，才說：『這是曹大爺，新從關外來的。』姓曹的吐了一口白煙，把頭向週圍略略地動動：『早就聞名，今兒才來拜見。』

胡七連忙插話：『自己弟兄，不必客氣。』

『今天忙一點，上戲園來是想先拜望拜望七爺。回頭煩潘大哥陪着您，咱們聚一聚，』又對一貴說，『還煩還一兩位朋友一起來，我的東。』他就拱手告別，又在一貴身邊輕輕吐了三個字：『便宜坊。』

張奎輕輕地罵了一聲，『好大架子！』

『不是架子，』一貴瞪了他一眼：『人家忙？』

散戲的時候，一貴留下胡七，又叫張奎等一下。等人走得快完了，就向他右臉上狠狠地打了一拳。『當說的說，不當說的少說！』

張奎的嘴角流出一絲血，自己用手背去拭下來，覺得牙齦有些不對，就用舌頭去掩撲一下，把鹹腥的東西咽下，把對這一拳的憤恨也咽下，低了頭看自己的腳，臉上是火似地



發燒。

『跟我上老便宜坊吃烤填鴨去！』一貫說着就同胡七前邊走了，張奉跟在後邊。

他心裏一點火氣也沒有了，『我的地位比他們高些，是潘一貴的親信哩。』想着，嘴裏又鹹鹹地起來，就又吐了一口帶血的吐沫。

兩個人一邊走，一邊談着姓曹的懂規矩，闊綽，够格兒交朋友。張奉撫摸着腫臉着慢慢的跟着，聽着。心裏想：他真是個好頭兒，就是脾氣燥了點。』

一直往西走，不久就在昏昏的天色中到了煤市街，尋着路南的門面，就轉進去。兩邊的夥計就吆喝起來：

『瞧坐兒呀……』

上面二號的帘子一掀，接着裏頭的夥計就喊了一聲：『曹先生客人，二號打帘子！』

姓曹的坐在靠東的椅子上，叨着柳木牙簽玩，一見他們進來，就站起來打招呼，敬煙，敬茶。

『三隻大的，烤！』

『噠！』夥計應着下去了。

三個人談着，張奉一旁坐着。有時也拿熱茶去嗽嗽口，又恐怕姓曹的看出來，就說：『牙疼，怪討厭的。』

『北京城的大館子，就這裏清淨。所以敢請三位來談一談。』接着他又說，『各道城門的負責人都找過了，他們都肯幫忙；正陽門外的弟兄，今天也見了，他們的意思怎麼樣？』

『沒問題，沒問題，』張奉這時才說第二句話，『都有潘副官，七爺啦。』

潘胡二人對他笑一笑，可是姓曹的看都沒看他一眼，自己覺得沒有光彩，就拿銀絲花捲捲熬白菜去了。

『我們的建築公司在關外是第一家，資本是六千萬，現在生意好的很，錢沒地方化銷，攔着還是白饒。打算經營金鐵，關外的工人少，這次事變都嚇進關來了。可是怕個甚麼？我不是才打那邊來。人家待人可真不錯！這回進關來打算找幾千個工人回去，一年四百塊大洋。』說到這裏，他又邀三人喝了杯酒，『北京城兄弟頭回來，諸位幫忙。凡是願去的，來回路費歸公司管，金子出的旺另外還有獎勵。』

胡七的心裏直轉：『這麼好的事由，還用這麼鬼鬼祟祟的？』想到這裏就拿眼睛去瞧潘一貴，可是那個正夾起一塊焦紅的鴨皮往嘴裏送，一臉酒意，嘻嘻嘴，沒有留心到胡七這邊

來；反是姓曹的注意到這邊了，他眼睛一轉，就明白了，從身上掏出一大疊當十的鈔票來，小小清好了的。

『七爺，我還忘記說啦，介紹一個工人，由公司現付三元七毛。我這裏就給』——他繞了一下：『不夠的，以後補。認不得公司門東門西的，找姓曹的鼻子。』

大家沉默着。

他又說：『三位說說，大約可以介紹多少，我先付。』他的手在酒杯邊上輕輕敲着。大家互相望了一會，說不出數目來，於是他又說：『彼此都是有名有姓的。』在家靠爺娘，出外兄弟幫場，死得了，跑不了。每位先拿六百，這位小老弟先拿一百。人不够，兄弟相送三位；人多，照補。』他自己乾了一杯，表示痛快。接着就把十三疊鈔票分擺在三人面前。

一貴遲疑了一下，就伸手取錢，張奎一看主人手動，自己把錢收起來了。唯有胡七端着酒杯，慢慢舐着酒，斜着眼睛望着那一堆票子。一貴恐怕事情鬧僵，碰碰他的手，他沒有理。無法，就說：『七爺，收下吧。』

胡七收了錢，又談了一陣，三人才告別出來。一貴打發張奎先走，這才埋怨胡七說：『剛才您怎麼啦？』

『來路不明就不該拿架子。』

『您也同張奉兒一樣？』他玩笑着說。

『不擺擺架子，他就瞧不起人，』他正經地說：『這是吃硬不吃軟。』

『人家是老實生意人。』

『我不信。』

『要紅丸有紅丸，要海洛因有海洛因，嗎啡，金丹，軍火人家樣樣齊全，』他前後望望才低聲說：『那像咱們就祇有大煙。』

胡七嘆噓一笑，『怪不得一身都是金，這樣發財哩！』

兩人向南走了一段，路北現出一個大胡同口兒來，立刻就有許多女人的影子在胡七眼前輾動：『潘副官，我請客，韓家潭○遶遶小班去。』

一貴心裏一樂，清吟小班自己並沒有去過，于是就說：『這可不是升了兩等？咱們哥兒倆商談商談去，可別太晚，我家裏有一個醋罈子啦。』

街燈光正投到路角的一堆積雪上，反光照着胡潘二人赤紅的臉；他們往北一拐，進胡同

○韓家潭，八大胡同之一。

去了。

雪從昨天晚上到這天下午還沒有停，成綑成團像鵝毛般無聲無力地從天上洒下來。大金牙，焦得海，沈三的場子和別的雜耍場吃食攤一樣的被雪蓋上，祇剩籬巴上有時還有點黑影兒。白雪地上有時也隱隱地有點腳跡，有時走過兩三條夾尾巴的野狗。路西也還有幾縷炊烟表示出天橋裏還有些人家。玩藝兒照例是停了，唯有靠路口的兩家戲園子是鑼鼓喧天的。

這兩家園子遙遙相望，一家是鳴鳳，一家是易老板所主持的。鳴鳳門首雇來一批北洋軍閥式打扮的音樂隊，正在「大殺活人」那副廣告下奏着「特別快車」那首曲子。吹鼓手開始了大合唱：「奪乃咪法梭拉西。盛會綺筵開，賓客齊來；紅男綠女，好不開懷。……」他們大聲唱着，脚下踏着拍子，這樣一來寒氣就減了許多。

易老板這邊的屋簷下貼着風吹水漬的大紅紙，上面寫着的金字還勉強可以看得出來：「重金禮聘，國色無雙，南北馳名，青衣花彩；白麗菊。」「文武老生，馬門本派，舊戲明星，唱做泰斗；白麗良。」以下那些字原來就寫得小，看不清了。

園子裏的人還沒有幾個，易老板就叫「馬後點」，又叫場面上多打一會通，又叫人常常

到門外去看那邊的生意怎麼樣。

門外一羣一羣湧進人來，不久就把一個園子坐滿了。易老板有些不放心，但是也祇得叫開戲了。

戲才一上，池子裏就喊起好來，但是二排上的張牽一揮手，那些聲音就減少了些。當檢場的把戲牌翻出女起解三個字時，張牽一欠身站起來，等到那解差①向裏一喊；『蘇三走動啦！』他就站起來了。裏面一聲『苦哇……』還沒有定，他就『好哇』！喊了一聲，接着就是一陣亂叫，亂喊，亂鼓掌。

『碰頭好，誰在捧？』易老板沒想到『大雪天，她走運啦！』但是那些喊好的分明又大半是外行；就走到帘子邊往外看看，一時找不出下功夫捧角的來。

麗英全身發熱，血往腦子上跑。台下是一會一個滿堂彩。絃子和鑼鼓再那麼一響動，他就簡直不知道哪兒該唱，哪兒該停了。

張牽又眉飛色舞地喝了一次，易老板就明白了：縱然張牽旁邊的位子空着，那下功夫的該就是沒有來的潘副官了。

①女起解中的角色。

小桃紅恐怕易老板批評麗英，就說：『今兒比昨天還慌。』

他沉默了好久，『乍給人捧就是這個樣子；到後來沒人捧也會這個樣子。』易老板看見麗英的汗在臉上流，脂粉也掩不住紅一塊，紫一塊，白一塊的。他怕麗英會「暈場」，就親自去給九龍口①的人招呼：『馬前！馬前！孩子受不住啦！』

門首屋簷下白麗菊的那張紙上換了一張新的紅帖，上面金書着「白麗英」三個大字和密密麻麻的不少小字。

小桃紅每望見這張紅紙時心裏就高興，常常給小福說：『別瞧，孩子掛頭牌了！戲份是一塊六啦！』

白小福祇淡淡的笑一下，習慣地把嘴一抖，手就去捻唸珠。

他並沒有因為麗英掛頭牌或是每天拿一塊六的戲份而特別高興，他現在遇見最高興的事，也祇淡淡的笑一下而已，對小桃紅和孩子們的事，不去關心。

有一次門口來了一個人，恰巧小桃紅她們上園子去了；他就不得不出去應門。

①九龍口，打小鼓人的坐位，他是指揮全部音樂的人。

『賤姓張，叫張牽。您是？』當小福說出姓名之後，他就自己踏進門來；『借一步說話。』他不自然的閑扯了好久，小福也恭順地唯唯地敷衍着。最後他的話才談到正題：『潘一貴潘副官，您知道？』

『知道，知道。』他忙忙地答應。

『彼此是熟人，更好說啦，』張牽覺得沒有甚麼困難，但是話却說不出來，又把將入正題的話挑開了，『他給關外介紹了一夥子工人，發了好幾千塊錢的財。』

『是呀，是呀。』小福習慣的應着，頭一點一點的。

『您小閨女，是他一手捧起來的。』

『是呀，是呀。』

『這回我來拜望，就是想找個現成的媒人作。』

『好的，好的。』

張牽看出小福裝瘋裝傻的，就一句話給劈開：『潘副官看中二小姐啦，叫我來作媒；請

您答應。』

『頂好您這裏辦，她還太小。』他想了很久，終於這樣說。



『不過潘副官頂會體貼人的。』張奉有些不高興，『體貼』兩個字特別說得重。

『這個年頭，我作不了主，這是一樁大事。』

『天大的事，都有我們潘副官。』他的話說到這裏就等小福的回答，但是小福却是玩着佛珠不說話；他急了，就氣沖沖地說：『一句話，答應不答應？』

『改天再談罷，』小福說；『我還給內人商量商量。』

張奉怒氣沖沖地站起來：『三天給我準信，答不答應原在恁啦！』

晚間就把這事給小桃紅說了。小桃紅說：『不答應，看他敢怎麼樣北京城是有王法地方！』

『這有一封信哩，』麗良從外面拿進一封信來，面上已經被腳跡踏髒了。小桃紅接過看了看，就遞給小福。

『好像是寫給我的，上面有個小，又有個紅。』

小福點頭說：『不錯，是寫給你的，』一面就拆開來。

『寫些甚麼？』

『就一句話，』他唸出來：『大爺捧你閨女出來，大爺教她砸下去！』

小桃紅的氣勢沒有剛才壯了，她也知道潘副官在前門外是個大蜘蛛，那綢子拉扯得很寬，祇要不動還好，一動是跑不了的。可是她也見過好些大場面，南邊的流氓，北邊的流氓都見過，流氓的本事雖然很大，遍地都是；可是正因遍地都是就牽連寬了。凡是遇見一件事都不能放胆的作去。『易老板不能讓他作的，易老板沒有幾手也不敢在北京混飯吃了！』她想了很久，結果仍是給拖下去。不到最後不找人出來調停，這樣的事情鬧到大不了也是調停得了的。因為她知道，大家所爭的就是一口氣。

小桃紅沒有把這件事告訴第三個人，自己提心吊膽的過了三天。  
第四天，第五天也平安的過去了。

白麗英不特在園子裏是掛頭牌的，就在天橋也是紅透了的紅人。她走到甚麼地方，後邊總有孩子們跟着她：『那是小麗英，唱大戲的。』就是大人的也愛注意她。在天橋世界上，她的名字是在那些捧跤大王，大片大王<sup>⊙</sup>，相聲大王之上的。麗英才十四歲，可是除了麗良麗雄之外，她的週圍全是些狡猾，世故的大人。

她穿着高跟皮鞋，篷篷的一頭髮。她這樣是進後台時，自己都觉得有些不自然了，可

⊙ 大片，即西洋景。

是班底子①們都照往日一樣喊着『白老板，辛苦，辛苦！』

她就在從前塵榻坐的桌子前坐下了，自己也覺得有點像魔術。

這時有一個人走過來對小桃紅說：『易老板請。』

易老板坐在前台的賬房裏，獨自一人來回的走着。一見小桃紅進去，就指着一把椅子教她坐下。『你怎麼不給我說，事情鬧到這樣了！』

『是這樣的——』

『不用說了，現在就有一個法子。』易老板止住她說。

『您聽聽我的，總不能單聽一面之詞——』

『人家都預備好了，我不能瞧着園子也坐下，先說成不成；給麗英拜個乾爸爸？』

『潘一貴？』

『不是他，是胡七爺。』

她立刻就答應了。于是易老板吐了口長氣，『包在我身上，天下太平了。』

①園子裏請主角唱戲，如配角都是班底上先找好的，名曰「班底子」。

## 第五章

『那一天咱們才進去瞅瞅呢？』每天早上從那茂盛的柏林外經過時，麗雄就會這樣想。那幽綠林子被紅色矮牆包圍着；林隙裏露出花花綠綠的屋頂，有時卜——卜——地飛起一羣亂鴉。有時，麗雄也對麗良和麗英說：『那天，咱們進去逛逛。』

早春的清晨，白石堆成三層九級底天壇上出現了麗良和麗雄。他們望着那些彫刻着龍鳳的欄杆，呼吸着冷空氣，心裏很高興。尤其是麗雄，他的希望由麗良給他實現了。從前祇是烏鴉飛得來的地方，現在他們也來了。天壇多年來沒加修葺，石墩與石墩交界的地方漸漸離開成深而窄的縫。歲月把塵土帶到裏面，飛鳥把種子投在裏面，早春的風雨給前年秋末枯死的野草底葉子又注入新的生命，部份的轉綠起來。

『我想借東風的壇台一定是這樣的。』麗良站在壇中間說。

『借東風祇要兩張桌子堆在一起就成了。』晨風拂着他們的臉，寒氣還很嚴冽。

麗雄聽了麗良羨慕又嫉妬的話，不以為然，就反駁說：『晚邊她甚麼時候才家來呀，又同姐姐從前一樣了。』

『天橋人不懂戲，』他吐一口痰，『哪見且角挑頭牌的。你瞧瞧馬運良，哪兒也沒讓且角在頭裏過。』

麗雄笑一下，沒說話。心裏却想起自己去過的廟子，廟子同這是皇帝住的地方差不多：沒有吃飯的方桌和睡覺的牀，也沒放零件雜碎的茶几椅子。他進到這裏來，同進到廟子裏不同；廟子裏有戲台上的那樣底泥人，一點也不可怕；這裏看不見人，襯着空曠和幽落底林子，空虛得怕人，令人感到比外邊更冷。

自從麗英穿起大人的衣服以後，早上就不和他們一塊出來吊嗓子了。家裏的三個人，都戀着牀不肯起來，麗菊死了以後，小桃紅也不大在功夫上追逼他們。所以早上他們就在附近遊；有時也化幾個子買點切糕甚麼吃。（不過這樣的事是很少的。）有時往東西頭一直走到左安門右安門，有時從北甯路在城牆上穿的洞走過去，再沿着城外打永安門進城。這一帶的窪子，枕木，哪兒多少塊石頭他們都是記熟了的。在麗雄心中更記熟了天壇的門。

『門票要五分錢。』他常常想：『五分錢是二吊四。』『二吊四是十二個大子兒。』

十二個大子兒可以吃十二回切糕！」

前一天，龐良忽然想出一個聰明的辦法來，就給龐雄說了。龐雄高興的點着頭：『要是天不掉雨點，咱們就這麼辦。』

龐良例外的先醒過來，天上浮着的月亮和星星正起始收斂光輝，在片片白雲絮裏變成淡金色。他同龐雄急急地向天壇去。

『你記得清，沒有大門麼？』

『沒有！』龐雄說；『祇有票柵子。』

『我怕太晚了。』

『狗都還沒起來哩。』

票柵子裏是空着的，他們看看旁邊的耳房，門窗還關得緊緊地。就放大胆子，一直往大路上跑進去了。

『你瞧，够有多少顏色！』龐良望着一個團圓的尖頂亭子說。

龐雄好奇地去數那些瓦上的，門窗上的，柱子上的顏色：『黃的，綠的，紅的，粉的，朱紅的，屋脊是藍的啦！』

『還有金的啦，你瞧，那像一根鞭！』他轉身對麗雄說：『上海可講究，水漫金山就有水，四郎探母就有宮殿。』

『真有這麼大的柱頭？』

『嗨，龍甲上還裝電燈啦！』他想：『上海來找我，那可就美啦！紗帽上都給安上電燈』。

麗雄看看天，東邊射來的日光把白石的壇映成粉紅的了，他心裏就撲撲地跳，『走罷，我的心跳哩！』

『那邊牆低些？』麗良望望週圍，『挑僻靜的地方啦。』

麗雄望望方向，就說：『沒錯兒，跟我來。』

麗雄先從一段城垣上跳出去，接着才是麗良；他脚才着地就喘着氣問：『心不跳啦？胆子這麼小！』

那邊正有一小隊兵，兩個人扶持着一個人，帶拖帶拉的向另一邊牆根走。麗良拉麗雄在一根大樹後邊躲下。

被兵押着的人都像學生似的，有男有女。有的已經嚇壞了，有的想喊，可是嘴巴裏的東

西把聲音堵死了。轉眼就聽見一陣槍響，然後就祇剩下那些兵士回頭走了。

他們不敢動，『直等到兵士們走到大路上；那兒有一輛大的黑色卡車等着他們的。他們爬上去，人就看不見了，車放出一陣響聲和煙子，就向城裏馳去了。』

『這也是驚人麼？』龐雄問。

『差不難總是吧。』龐良的話頓了頓，『不過人沒上綁，也沒插標子，這也不是驚人的時候。』

『怎嗎？』龐雄不懂，就急促地問。

『殺人都是午時三刻，放鐵砲<sup>⊖</sup>的時候。戲上不是有嗎？』

兩人走進胡同口，就聽見一個男人唱倒板的聲音，那聲音從自己的院子裏送出來。不是小桃紅的；也不是白小福的。龐雄問：『這是誰？』

漆先生坐在北廊下的一把小椅子上，龐英他們也在那兒。一個人正唱着，見他們進來祇略略點點頭。一直唱完了，才對龐英說：

『「一馬離了西涼界」是倒板，「未聞言不由人淚流滿面」也是倒板，但是同是西皮，

⊖同從前別的一些城市一樣，正午的時候放鐵砲，名之曰「午砲。」



唱的人情緒是不同的。你的毛病就犯在這兒，唱柳迎春得是柳迎春，唱王寶川得像王寶川，一戲有一戲的唱法，一段有一段的不同。」

等那個人的話告了一個段落，漆先生才指着新回來的兩個給那人介紹了。

白小福也給他們介紹：「這位是趙先生，頂講究這個玩藝兒的。大老板都常領教。還是你們的福氣。今兒漆先生才給請來了。」

趙先生的個子不大，上門牙的下端折斷了好幾處，每當他唱戲的時候，粉紅的舌頭像一團火似的在口裏一滾一滾的。一頭的亂長頭髮被一頂油膩得變成綠色的呢帽限制着，但是那些不受管束的頭髮仍在邊沿外掛着，正有些像個黑色的小花圈戴在頭上一樣。一嘴的淺粉腮鬍子，上面接着兩鬢的頭髮，特別顯得嚴肅。身上穿一件醬黃色的夾袍，浸漬了許多地方，屁股上那一部份，磨得白色現光，袖子上已經破了好些地方，現出白布的裏子來，腳下是一雙積了好多塵垢的黑布千層底鞋，襪子無力的在腳腕上倒爬着，一段腳腿上的黑毛露在外邊。對這些他毫不注意，說話時老好把袖子往上擡，他的手臂是很粗大的。

癡英每看見他擡袖子時就想笑，『再來回拉扯幾下，就變成沒膀子的衣服了。』

「我的名字叫趙菊吟，從前也喜歡這個調調兒。」他對兩個孩子說，他的臉上閃着血色的

光，在鬚髮襯映之下，特別顯得紅潤。「麗良，你是唱生的，是不是？」

麗良敬佩地點點頭。接着就照着他的吩咐唱了一段。

他又挑毛病，舉了好多例子，最後才對漆先生說，「這孩子太聰明，花腔可真是加得不少，」接着就格格地打起哈哈來。

麗英想：「像鴨子叫！」她一抬頭，眼睛就和趙先生的碰了一下，她的臉就變得飛紅：「他看出來啦！」她又偷偷地看一眼，他正向她微微的笑。「他真知道啦！」

他又打量了麗雄一眼，「你是武生，長靠怕趕不上短打，○是不是？」

麗雄，小福和小桃紅都把頭點着。

「這行我可不成，連起霸②都不會。」他毫不隱諱地說。「除了楊小樓，長靠就算尙和玉③，長靠就在態度上，年青人琢磨不了大將的「台風」④，所以找不出第三個來，短打，

①武生分長靠武生和短打武生兩種，前者皆交鋒打仗時的將軍。短打武生類皆流氓，俠客之輩。

②武生或武人出場時之起碼動作。

③名武生楊已物故。

④台風，即台上的態度。

全是些流氓，年青人正內行！」

厲英想：「這他該笑啦！」

小福心裏想；如果能找他給厲英說說戲的話，一定很有益處，同時常常來，也可以同自己談談。又想，這個人雖是窮得要命，可是無非是暫時落魄罷，態度不像小家門戶的人。漆先生就是個唸洋書的人，對姓趙的還那麼樣恭順，一定有點甚麼本事。

兩位來客不再談戲了，由小福的一句「這幾天有甚麼新聞沒有」就談到近日來的北平市。

「一混又是半年，那次我打這牆上跳過來的。」姓漆的仰着頭，向飄浮着藍色的雲而笑，他頸子上的肌肉顯得強韌而豐滿，迎着春光，閃着整齊的白牙齒。

「幸虧這道牆，不然——」

姓漆的不等趙菊吟說完，就打斷他的話，「其實也不要緊，後來房東給我說，把我的書看了看，問了幾句也就算了。」

「還是走了的好，」菊吟向小福說：「漆星賢的脾氣大着啦，三句話不對勁就翻，沒有幾支吾得過，有了呀，恐怕就麻煩了哩。」他把帽子向後一推，頭頂却是禿得光光的，祇

是潤圍生着頭髮，攔攔袖子：『全市大搜查，哼，有甚麼用？』

『可不是，』小桃紅盡責任似的搭一句腔，她好久沒說話了。但是她一肚子的意思又說不出來。結果是漆犀賢給她補充下去：

『反日份子比那時更多了，天天都在——』他把掉在地上的一張小型報紙檢起來，翻過那些戲廣告，指着一條新聞：『月壇豔屍，你們瞧，這全是他們自作自賞！殺了人不認賬，偏說人家！』他又說，這幾天北平的大學生失蹤的很多，但是地壇，月壇，日壇都發現過男女被槍殺的屍首，『現在，』他加重語氣說：『就剩下天壇了！大概天壇的遊人多些！』

龐雄望了龐良一眼，龐良的頭搖了一下。

漆犀賢把社論歡送鑛工出關看了一遍，他一邊笑，一邊搖頭。『這是誰辦的？白先生看它？』

『是朝奉崗的兒子辦的。』他同他們說話的機會來了，『我認得他們。』

小桃紅也搶着說：『沒花錢，是他們送的，一天有兩份。』

趙菊吟冷笑一下：『老漆，怎麼沒送你呀？』

『我們這兩份，給漆先生拿一份去就是。』

漆星賢淡淡地說：『瞧瞧也不錯。』又向小福說：『他們一定很發財。』

『敢情，』小福忙忙地答應，『朝奉崗說，下月他們家要買汽車了。』

漆星賢突然向小福說：『我給介紹一位先生罷，就是他，一星期來教他們一次，怎麼樣？白盡義務。』

『敢情，這是孩子們的造化。』小桃紅心裏高興極了，這句話一衝就出來。

他們走到街上時，漆星賢就說：『老趙，這一下不怕查了罷？有職業了！』

『當烏師，』他頓一頓，『總算一門差使，梨園行也不錯！』

兩個人走了以後，白家幾口人就沒有回屋去，除了小福坐在剛才漆星賢坐的那張小椅子上看『舊京新報』而外，小桃紅正對孩子們說：『趙先生真有幾下，祇怕叫天』以後就沒人談得出這些道理。好在他不下海，不然們都沒地方吃飯了。』

○烏師是給妓女拉胡琴的人。

○譚鑫培，從前的名伶，因為嗓子好，西太后很賞識他，故名「譚叫天」，直到現在據說在伶人裏還沒有聲望比他更大的。

○票友正式和伶人一樣唱戲，拿錢，便叫「下海」。

『他不會把子⊙——』麗雄想到趙菊吟剛才說的話，就這樣說。

『你知道！』小桃紅瞪了他一眼，『你聽他說武生的那一段，好，內行之極啦！』

『他唱得這麼好，』麗英問：『他又跟誰學的呢？』

『聽得多，見得多，人家是飽學之士。何必一定要找老師。』小桃紅說到這裏就想到別一件事，就對小福說：『胡七爺前兒給我說，每星期他管一晚上哈爾飛，東城想找潘副官，吉祥一個星期也來一回。』

『作得成也好，』小福正看報上的章回小說；肉林外史和相公外史，頭也不抬的應了一聲。

『甚麼也好不好，我說成啦，今晚聽回話。』她氣虎虎的。

『成啦好呀！』小福仍然沒抬頭。

這時麗良和麗雄麗英走到牆根下晒太陽，把早上見到的事講給麗英聽。

『別說，多害怕！』她雖然這樣說，但是仍然聽完了。『他們犯了甚麼罪？』

『不曉得。』麗良說。

⊙『把子』即武功。

「是土匪不是？」

「不曉得。」麗雄說。

「標子上寫着啦！」麗英說，「戲上你沒見過，名字上劃一道紅，一捧雪裏有呀！」

麗良說：「沒有標子。」

麗雄說：「也沒有罪狀。」

「怪！」麗英說，向地下吐了一口吐沫。

麗良說：「就是怪才給你說啦！」

孩子們從園子回家已經四點多鐘了，早春的黃昏仍像初冬的天氣，說話都噴着白霧。他們一蹣進門就聽見小桃紅生氣的喊着：

「我就不給這一百塊錢！」

「你憑甚麼不給？」小福怒冲冲地回答，在孩子們的耳朵裏，從來沒聽見過小福這麼有力氣的大聲說過話。

「憑甚麼？沒有！」

『沒有，拿行頭去當！今兒非給不行，就再死一個也得給！』  
接着就是擰鎖的聲音，小桃紅跑上去阻攔與互相扭着的聲音。小桃紅氣喘吁吁地說：『別擰，我給你就是啦！』

麗良心裏非常奇怪，『怎麼她今天的態度軟得這麼快呀？』正當這時候，小福就跨出房門來。他紅着臉，手上拿着一疊鈔票，抖着手正數哩。他一抬頭看見孩子們回來了，就說：『你們回來了，好，這麼辦，』他的眼睛轉了轉：『魔英待在家裏，你們跟我到南下窪子去一趟。』

小福他們走了以後，小桃紅就幫着麗英換衣服：『你穿得姐姐的衣服啦，這件襯絨袍子還是去年春天新作的啦。』

『到乾爹哪兒還早啦！』麗英望着西屋上的紅雲說。

『先到朝奉岡家去一趟。』

『就走嗎？不等他們回來？』麗英問：『誰看家呢？』

小桃紅把頭搖搖，自己把衣服刷乾淨了，才從櫃子上把鎖開下來。『把門鎖上，進不來活該，我信，連他也凍死！』



小麗英想着，「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爸爸今天不怕媽了！」南下窪子四個字在她腦中一閃，接着又是「人死了」三個字。她的聯想很快的就湊到一起了，於是就肯定的對自己說：「準是奶奶死了！」她先出門，接着小桃紅也出來了。她拿一根粗鉛絲把門上的雙鐵鍋子穿起，扭了幾扭，啞的一響鎖上了。

胡七有家，可是小桃紅她們從朝家出來所去的地方却不是他的家，那是西河沿的中華旅館底北上房。

房間裏有四把椅子，這時已經被潘一貴，張奉，胡七和請來的一個琴師坐滿了，小桃紅母女倆就在牀上坐下來。

麗英十五歲，可是環繞在四週的全是大人；世故很深的人。在這樣的場合之中，別人把她當成一個成年的女人，她自己也得勉強地使自己成爲一個成了人的女子。

潘一貴等她們坐了一會之後，就站起要走。胡七就攔住他說：「潘副官，麗英有事求您啦。」

麗英心裏一怔，就想說話，可是小桃紅在背上狠狠掙了她一把，一面就站起來：「潘副官，我們二姐兒有事求您啦。」

一貴心裏已明白了，可是仍然沒坐下來：『就快點說罷！』

張奉做了個鬼臉，自言自語的：『祇有咱們求人的，人還求咱們啦。』

『您先坐下，』胡七拉一貴說。一貴也趁着勢子坐下，祇是不作聲，直瞪瞪的望着小桃紅。

『咱們姐兒面淺，自個兒不好意思給潘副官說，』小桃紅格格寒寒的，好像自己也怕差似的，『還是我來說好了，老婆子總是死皮厚臉的。可是，哎，可是……』

『小桃紅，』胡七不耐煩，『潘副官是爽直人，你就說吧！你就待不了，還有我胡七啦！』

『是這麼一回子事，咱們姐兒想找幾個有福氣的老爺捧捧，打算這麼辦，每，每星期禮拜的在東城露一次；西城也露一次——』

一貴早知道她下面要說甚麼了，就說『張奉，叫我的車夫拉車！』

『得，老潘，』七爺攔住他，『不看乾女兒，看她乾老子的面子。我代她說罷，龐英雄每七天在哈爾飛，吉祥園各演一晚，哈爾飛的閉銷，我盡小義務，吉祥的還沒找到主兒。想來想去還沒有第二個有福氣的人，得，一貴，就是您來吧。』

一貫這時才把眼光注到麗英的身上：『是你的主意？』

『說呀！』小桃紅拐了她一下。

『是我的主意。』麗英假笑着說，就照着小桃紅從前給她說過的，給一貫奉了一杯茶，又給胡七和琴師也奉上了。小桃紅怕冷落了張季，連忙又斟了一杯，自己送過去。

一貫把茶慢慢地喝完，這時麗英是守在他身邊的，連忙又加上半碗。他想了一會才向胡七說：『你答應麗英啦？』

『父女之情，不得不如此。』

『還是你教訓有方，她比從前懂事多了。』

『糧食也多吃了幾天，』小桃紅緊補充着一貫的話。

張季找着一個報復的機會了：『有些人祇怕越老越轉去了哩！』

『我答是答應，可就是一句，冤錢可不化！』一貫的這句話說得特別的響，意思是要小桃紅明白。

『就這麼辦，麗英給咱們唱一段，然後咱們東興樓吃飯去。』胡七說。琴師就從藍布口袋裏把胡琴取出來，格格地試了幾下，『高低？』等麗英說了話，又定定絃，才問：『那

## 第五章

段？」

一貴把杯中的茶，一飲而乾，站起來：『我來一段烏龍院，麗英給配配。』琴師就拉起四平調，可是一貴搖搖頭：『搖板兩句，不要她配了。』他大聲地唱，聲音是高亢得意的：『任你逃出家外，難逃宋江掌握中！』

麗英照着小桃紅的意思，拍手，叫好。又送過一杯茶去：『潘副官潤潤嗓子。』

一貴好多天來的怨憤都是積聚在身子裏的，所以這幾天老愛生氣，這麼兩句一唱，像甚麼不舒適都跑不見了似的，而且先前被幾塊不化氣結成的癆固體所佔據的地位，現在全被一種新的東西所充滿了，新的，有力的血液在全身急快的流着。他感到自己有了最大的希望，也得要大的安慰。他每一件事情結束時，他就要犒勞自己一次。『到館子唱去！張奉去叫輛汽車來！』

『咱們有兩輛洋車，再顧幾輛，就成了，』胡七說。

『洋車多慢，一塊二毛錢不能省的！』他把張奉打發了，才又說：『東興樓不帶勁，咱們上市場，東來順涮羊肉去。要肉！要腥！要酒才痛快！』他特別閃光的眼睛在麗英身上滴溜地轉。

龐英害怕地被小桃紅推過去，拉着他的手，顫抖地喊了一聲：『潘副官……』

一貴喝了好些白酒，他的喉頭往上一動，一杯就下去了。羊腰羊肝他都沒有動，祇把羊肉燙着來吃。別人面前所有的空盤堆到一塊也沒有他面前的高。他的臉現在變得白閃閃的，祇是眼角帶着微紅。但是他的慾望還沒有滿足似的，一箸一箸的羊肉從鍋子裏撈起來往嘴裏送。

小桃紅知道龐英不能吃羊肉，但是潘一貴有時却會佈一兩塊來，她勉強地把肉片送到嘴裏，接着又吐出來；又看一貴那個樣子，知道是不能給他說甚麼了，要說就是順着他的意思說，不然就麻煩了。

飯吃完已經是十點多了，小桃紅趁這機會就說：『時間不早啦，咱們那邊的街僻——』

一貴的眼睛一睜，甚麼也沒說，小桃紅就退回來了。

龐英全身都發抖，心裏受不住那股腥味，連忙把小碟裏的檳榔抓了一塊放在口裏。立刻有許多淡而無味的唾沫湧到口裏，她吐了幾大口，接着就哇的一聲對着痰盂嘔了好些。

小桃紅掏出手帕來替她把口涎拭去，龐英就倒在她的懷裏。這時小桃紅又給她說：『說一聲對不起，多就待就待。』

麗英喘着氣，她的心同她的聲音要一起跑出來似的，嗚咻咻地照着小桃紅的話說了一遍。

一貴的高興和情慾正像一團火似的燃起來，同席的人也知道那是不能撲滅下去的，所以胡七不說甚麼，小桃紅不敢說甚麼。但是他的眼睛向那痿孟望一望，他的那一團不能抑制的火，像被機器水龍打滅一樣，一點火苗或是烟都沒有了。他的肚子立刻也飽了。

小桃紅說了些抱歉的話，才把那些人打發起走了。讓麗英休息一會，才斟一杯熱茶給她吃。她們走出東來順時，櫃上的鐘正敲了十一下。她們本來應該走南門，從王府井大街出來，小桃紅想不如從北門出來，雇車要近些，就扶着麗英向金魚胡同那邊去。他們還沒雇好車，就有一輛裝甲的汽車馳到了。上面下來好些兵，他們把口子堵住了。

『你們幹甚麼的？』一個兵來盤問她們。小桃紅一一照實回答了，那個兵才讓她們坐車走了。

寒風刮得麗英很冷，接連打了幾個狐嘔，頭腦比較清新許多了。原來她的頭是垂在胸前的，這時就坐直起來。車夫的脚步響亮的打在沉寂的路上，街燈把前邊一輛車的影子清楚地照在略微閃亮的柏油路上。夜正靜寂着。後面突然一陣汽車響，像旋風似的捲過幾輛黑卡車

來，除了司機台上的人望得見而外，好像似密不透風的一樣。汽車向東轉進一個釘着白招牌的大街門裏去了。

『警察局又抓人啦！』前邊的一個車夫說。

麗良麗雄給她說過的黑汽車又在她眼前幌，她想，『東南西北四個壇①都殺過了，明兒該在哪兒斃人去呢？』

車子出了正陽門。東車站的大鐘快指着十二點。

①天壇，地壇，日月壇分佈在城的四方。

## 第 六 章

渤海裏發生出暖熱底風，由東方給北平帶來了春天！市區裏的人被嚴寒凍凝固了，任是風雪再大也感不到刺激。在乾燥的地底下，埋藏了比盛夏還熱的生命，像埋在灰裏的火什兒。表面上的市區回到太平年月，平安寂靜得很。北平城內的古式不適用的建築物，從前那些建築物裏的主人與奴才與及他們的思想與受了那些思想底毒的人們被兩道堅固，幽黑的厚城垣緊緊包圍着。其間；曾經有過幾次風掣電馳的浪潮襲擊過這城池，可是時間總嫌太短暫了，沒有讓自己底使命完成。唯有由渤海來的東風，每年春末都帶着最大的力量向北攻擊這坐古城，雖然自私的人都不歡迎新的東西，但是知道那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以後，也就讚美起「春天」來。東風愛撫着萬物，樹枝被拂去凍裂底傷口。山丘邊的榆葉梅發狂一般的突然大的盛開。各大學的教授們，悠閑地坐在仿簪社吃點心或是五龍亭喝茶，談着他們最喜歡談的。年青的大學生們在水裏划着船。除掉新舊名士派的人們而外，每種年齡的人都穿着自己認為滿意的春裝，來給這千紅萬紫底北海再增加一點風韻。積翠堆雲橋上品字形走來三個人，中間的是個年青女子，襖絨袍子合適熨貼的裹在身上，胸部和臀部特別發達。她燙過的頭



髮上綑着一張淡色的薄紗。她的左右是兩個年青男孩子，約莫都是才成年的樣子，瘦的一個常常吐痰，臉色嫌白。他們穿的是剛換上的老藍布衫，下面是黑布鞋子，頭髮剃得光光的。他們自己覺得同女的走到一起有些不調合，所以從北池子拐灣去三座門時，兩個人就自動的落後了一點。可是女的卻時時停住步子等他們。

『麗雄，走快點呀！』麗英扶着橋欄看水。麗良走過去，唾了一口痰給魚吃。這時她又問：『漪瀾堂，是嗎？』

麗雄點點頭，『趙先生說在漪瀾堂等來着。』可是這兒他們祇來過一回，一時不能清清楚楚地回憶出來，道兒應該怎麼走。麗良出主意麗雄去問一間，然後才沿着湖邊的石欄杆找到了那地方。

趙先生還是穿的那一身，手上握着一大捲大大小小的報紙，面前空着三把椅子，桌上放了茶壺，瓜子和一杯尙未喝完的茶。他的座位正靠着石欄杆，外邊就是海。一棵榆葉梅正在他的椅背後面，那枝頭吐着火簇一般的花映得他身上的顏色更加分明，太陽光照着他的臉，薄薄地有一層油。麗英遠遠就望見他，在小拱門的眼前就叫了一聲『趙先生』！可是他却没有回應，一直等他們三個來到了跟前，才指他們坐下。『以後見着我，別老遠的就喊。』

麗英本來想問他一句話，這句話是一到他跟前就要出口的，沒想到趙菊吟的話反先她而出，而那句話又是那麼嚴肅的，于是她就默默地坐下來了。

從五龍亭那邊走來一小羣人，其中有兩個人身軀特別魁梧，兩個人都是花緞袍子，頭戴紅頂子緞瓜皮帽。高個罩着黑緞馬褂，另一個是背心，生着兩撇八字鬚，臉色紅潤。高個子是長方臉，另一個是圓的。這兩個人被衆人簇擁着，慢慢的直向漪瀾堂來。那一羣中有一個人他們是認識的，那就是潘一貴，他的胸襟上新掛了個證章，但是祇露出一點邊緣。他是看見麗英的，可是理也沒理的隨着那些人走進漪瀾堂裏去了。

『那不是潘副官，』麗英輕輕對麗雄說。

趙菊吟指着那兩個人給麗英說，『穿馬褂的是吳佩孚，穿背心的是江朝宗。』

『吳佩孚就是別人叫的吳大帥，』麗良說，『那個是幹甚麼的呢？』

『江朝宗在前清當過九門提督，這職位就相當於現在的衛戍司令。現在閑着，大事人家不給他，小事他不願作，現在仍是個名人。』菊吟輕輕給孩子們說，他的舌頭在口腔裏一掠一掠的。

『名人？』麗雄不懂得這個字，就問，『名人是那界的？』

『北平就有這一般人，閑着，可是講一句話很有力量，張口就是代表北平城四十八萬人民；其實並不是那麼回事。比方，咱們幾個人就不要他代表，青年不要他代表，工人不要他代表。知道江朝宗的人少，而這些人也不見得要他代表。拿我來說罷，我就知道他，可是也許我會反對他啦。』菊吟說到這裏，突然想起不應該說這些話，也不應該給孩子們說，就轉了語題：『星期四夜戲怎麼樣？』

『上坐有六娃，』麗良答，『戲碼是白鳳塚。』

『唔，』菊吟沉吟一下：『老生可不容易，正德皇不是烏龍院裏的宋江。』

『李鳳姐啦？』

『且沒有甚麼，前部活潑點，後部沉默點就成了。』他又問：『這星期四貼甚麼？』

『法門寺全部，』麗雄說，『前邊我和候老板的拜山。』

麗英急促地改正他的話說：『碼子改了啦，是玉堂春。』她正說到那裏，又走過來一個人，菊吟連忙指他們看：『這是李鶴老。』

孩子們知道這個名子，他是北平城裏的一個了不得的人。他說一句，不管誰都得聽他的。他生得又矮又小，臉像是黃臘彫成的一般。他穿着夾衫，可是又怕凍了鼻子似的拿一隻縮

着手的袖子籠着鼻子。等他走過了，他們才看見他的腦後的頭髮留得特別長，像拖着一方黑緞子似的。恰巧這時有一隻尖頭小艇到了岸，跳上來一個二十歲的少女，打扮得很是時髦。同船上的男子說：『我得回去了。』男的是一個高個子的西裝少年，他說：『密司李等等，我送你回去。』女的說，『不必，我的爸爸在前邊啦，再見。』說完就追上李鶴老一起走。他像一顆枯了的梅花樹，她像一朵盛開的榆葉梅。一個臉上浮着雪天黃昏似底灰色，一個像北海解凍後浴在春陽下的水面上底漣漪。

菊吟心裏不快意，就低低罵一聲：『老不死的怪物！』

從麗英口邊吞回去了的那句話，這時才重新吐出來：『趙先生，漆先生回關外去了怎麼老不回來？』

『誰告訴你他回關外去了？』菊吟神思不定地反問，他心裏這時非常難過。

『哦！』麗英奇怪的喊了一聲，接着就不解地問：『不是你給咱們說的嗎？』

『啊，』他想起來了，就繃繃眉頭笑一笑，『他回家去了，也許過幾天回來，也許就不回來了。』

『捎信去，讓漆先生快來吧。』

『甯談這個，』菊吟不願孩子們老談這個不快意的事，就說：『我給你們說，李老頭子的事兒。』

孩子們被太陽晒得熱熱地了，蝴蝶繞着他們飛。他們靜靜地聽完菊吟所講的一大段話，這才知道李鶴老是怎麼一個人：他已經八十二歲了，可是他的思想仍是他十七八歲時所有的，而他十七八歲時的思想又是他九十七歲底會祖父直接影響了他的。據一般人說，他們家是五世同堂，而正因為這一美德，他在城裏面當了一個名人中的名人。他信仰孔子，也信仰佛教和道教。他絕不主張自由戀愛，可是願意多妻。在他八十一歲的時候死了太太，幾次示意給長孫還要娶一個女人。可是長孫卻裝着不懂，因為祖父已經有七個姨太太了。被他看中的女人是他家的丫頭，他想，可是又怕作了以後不足以服衆，所以一定要示意長孫來作這件事。他常常給他長孫說：『家裏沒人呀，媳婦們不當家，姨太太們我又不放心。』『晚上我的腳冷呀！』可是孫兒答應說：『腳冷用暖壺好啦。』當有一次他給孫子又說腳冷；孫子又用那句話回答他時，他一身骨頭都氣得發抖，他打着哆嗦說，『我沒說不給你說媳婦兒，祇給你買一個暖壺！』

菊吟最後一句話是學着李鶴老的聲音的，那老邁不明的聲音結結巴巴地從他口裏吐出來

，惹得孩子們都笑了。魔英以爲他一定會格格地笑，可是他卻沒有。

他們又坐了一陣，才叫茶房來收錢，可是茶房說：『潘副官已經給白老板給過了。』

菊吟同他們走出大門，送他們過了圍城，在金鰲玉棘橋的西頭給他們雇了三輛車子，說：『今兒我沒請你們，請你們坐車回去罷。』

『回頭上闖子聽戲嗎？』魔英問他：他笑着搖頭，跳上別一輛車，趕到他們前邊去了。

小桃紅比他們晚到後台，但是剛一來就給孩子們說：『胡七爺給掛了號啦，晚邊帶魔英拜活佛去。活佛靈極啦！』

後台紛紛議論着兩件事情：一件是紳士名流們從幾千里外接來的活佛怎樣靈驗。一件是今天池子第四排上有了女客。

小桃紅隔着帘子向外一張，第四排坐着兩個華貴輕佻的女客。她想起來了，每當魔英在哈爾飛或是吉祥唱戲的晚上，下場門第二廂裏總有她們的影子。她知道那準是那家的姨太太，閑得無聊就尋找戲看。可是今天却尋到天橋來了，且看她明天，後天還來不來，如果來，一定是爲着龐良或是龐雄。

戲快完的時候，胡七就繞到後台來，站着同小桃紅說話。後台早有人知道他要帶魔英去

見活佛，就圍着他問活佛的靈驗。

『和尚可就不少，佛就沒見幾個，何況活佛？你們想想，法力不大怎麼可以回天？！大人物好幾十封電報才請得來，像李鶴老，江宇老這些人，可向誰低過頭的？他們都給他當弟子啦。』胡七一身都是新的，爲的是要去見活佛。現在麗英又還沒下來，反正沒有事，就繼續說：『論說，我可沒這個臉面接近他，可是天下就有這麼巧事，他住在我的舅舅家裏，西直門大街唐宅。我乾女兒可真有造化！』

小桃紅幫着麗英下裝，又問胡七說：『怎麼這幾天潘副官沒來？』

『他呀——他得意的一笑，『他作官啦。』』

『哪兒的官？』她又問。

『誰知道。』他說祕的一笑，『天不早，咱們該去啦。』』

『怪不得衣襟上多了一塊證章，又請客。』麗英把上午見到的事告訴他們，又問胡七認不認得李鶴老？

『我知道他，就住在我斜對面。氣派可真不小，進進出出都有人喊：『大人回府！』』大人出門啦！』真像戲台上的人一樣。』

麗英在鋪着紅呢地毯的屋子裏，磕了九個頭，才偷偷地看了活佛一眼，原來是同普通人一樣的。活佛給了她一個小紙包，拿紅線穿着掛在脖子上。

那是一個小羅漢，看不出是什麼作成的，外面貼着一層金。小桃紅照着活佛所吩咐的，用紅線從羅漢的耳朵裏穿過來，給麗英掛在脖子上，羅漢放在汗衣的外面。

戶外的天色黑下來了，高空上的星星像發亮的眼睛般一隻一隻的睜開來，大大小小佈滿黑空，閃着冷冷的光芒。麗良早就去睡了，祇剩下麗雄和麗英在院子裏流連着。

『北海景緻好不好？』麗雄想起上午的事來就問。

『趙先生頂好的，窮得有志氣，』麗英來回的走，『北海的水是死的，不像鳳凰園的水。像這個天在家門口走着，野艾正發香味哩。』

『怎麼我就不念家呢？』麗雄抬起頭，像在問麗英，像在問自己，也像在問天。『我不想家，大概是家裏沒人了罷！』

麗英細細的望着在小椅子上坐着望天的麗雄，黑黑的一大堆，比椅子大多了。現在他是那麼沉默，比起他在台上的那一股火辣辣的活潑勁來，完全相反。她不想去打擾他的思路，就自己去懷念自己的家。她埋怨月亮不出來，不然月亮自己映進去，然後月亮在雲裏擠



陽波浪往前。走到鳳凰嶼天頂上去。家裏的人就可從月亮裏看見她了。明天夜晚，月亮再回到這裏來，她就可以看見那條清可見底的急流，與在河邊的家屋。野艾的香氣襲着鼻子，她拾起一塊石頭向河中打去，嘍咚一聲，麗雄照舊的坐在那裏，不過這時却是抬着頭望自己的。

『想甚麼啦？』他微微地笑着，聲音是異常的低，僅僅她可以聽到。

她不好意思的回答：『琢磨琢磨明晚的唱詞。』眼前突然掠過北海裏浮着的船和船上的人，她不自主地說：『咱們像兄妹嗎？——你姓張，我姓金。』

這是許多的嚴寒冬夜後的一個難忘的夜晚，舒適的微風撫摩着她發熱底臉面。她感到這裏比有野艾香味的地方更有情趣。

『咱們像兄妹嗎？——你姓張，我姓金。』麗英的那一句清楚底低語當時在麗雄的耳中並沒有響亮，可是過了一兩個鐘頭之後，那句話却變得有很大的力量了，在麗雄的身邊常常的重響，那聲音正像深夜剗破黑空底火車汽笛一樣。從那時候起，他對麗英更加關心了些。

當麗英突然有了那閃電般快的一個意念之後，像飛鳥掠過水面一樣的就說出來了。在她不會想到這個「分別」以前，她的看法是不同的，現在對麗雄有些不同了。在麗雄的面前有

些口吃，有些害羞，常常地有些顧忌。

因此，她膝蓋上生了小瘡也不會對麗雄講過，但是在玉堂春要上的那天早上，實在痛得有些難受了，她不敢自己看看那瘡成了甚麼樣子，就找着麗雄給她看一看。「快破了罷？」

「中間白頂了，今天不穿，明兒準穿。」

她的小腿抽搐了兩下。

麗雄立刻縮回手：「疼嗎？」

她沒有回答這個問話，却：「破了就好啦！」

麗雄想起了甚麼，跑到房裏從窗沿上拿了個積滿灰厚的小紙盒回來：「去年我生癬，大夫給的藥。」他打開盒子，聞那油膏的氣味還猛着哩，就用一二指頭挖出一些來，給麗英塗上。

麗英的膝上發着高熱，辣痛得湧出兩大滴眼淚。她緊緊地抱着小腿。

「怎麼？」

「涼水！疼！」麗雄聽了她的話，立刻給她用水洗了。

小桃紅發現她走路一踉一踉的，就追問她原因。她告訴了，最後才說：「恐怕上不

了——』

小桃紅的眼睛裏閃着久不會有的凶光，使麗英的肌肉戰慄了，她說：『不上！』麗英不說甚麼了，在堂屋中間的一把椅子上坐下。

小桃紅拿出一長條布，替她包起來，『先就這麼包着，回頭到園子裏再取。』

麗良麗蕪預備着行頭。小福在胡琴上燒松香。小桃紅這裏忙一趟，那邊忙一趟的，嘴裏呢咕着一些雜亂的言語。

小福把胡琴調理好，就去抽煙。在牀上踰着給孩子們說：『趙先生今晚要去，你們的汽車已經定了，待一會同他一起來。他給你們說的那些腔都記着用上，十個內行也頂不上他啦。』

麗良並不以小福的話爲然，他心裏說，『咱們台上比較比較去，他連動轉不了啦。』可是他仍然應着說：『記着啦！』

黃昏緊張地到城市，麗英打扮得像貴婦人一樣。小桃紅穿起新縫的衣服腦後梳着一個粗黑的辮子。她覺得自己已經老了，所以就打扮成中年婦人的樣子。

麗雄麗良由小福率領，六點鐘就到戲院去了，他們走了以後，母女倆才開始化妝，直到煤油燈在新來的夜裏閃出明亮的光。這時門外汽車的喇叭響了，接着就有人敲門。她們知道這是租來的汽車來送她們到舊刑部衙劇院去的。於是麗英就走到院子裏叫：『馬老太，趙先生走啦！』

答話的是趙菊吟自己，說着話就走過來。他們一塊到哈爾飛去。

潘一貴在後台同小福談話，一見他們到了，就奔過來向小桃紅說：『你猜怎麼着，今晚上可真不易呀！』

『潘副官您費心多捧啦！』麗英現在習慣多了，不一定要等着小桃紅給她說。

『你多賣幾着，江宇老他們全家都來啦！宇老很少聽戲，今兒全家都來，包了兩廂。』

『又是您辛苦請來的，我這兒謝謝您啦。』她點了個頭，腿上腫痛得很利害。

『多賣點力，說正經的！祇要宇老說一聲，明兒你就有堂會戲①的份兒。』他的手指觸

①在北平達官貴宅常在生辰喜慶之日召集名伶在園外唱演拿手戲。名之曰「堂會」。

二等角色是得不到那種榮幸的。主人不欲博捧坤角的嫌疑，所以女角總少有參加的機曾。

着胸襟裏的證章，那現在外邊的一點發亮的邊緣可以使麗英判斷那是個圓形證章。『坤角出堂會的就祇孟小冬一個哩！』一貴一臉的油，越說越發紅，過了一會他想起甚麼來了，『我就就上甬灘子去，一會陪着字老一塊來。』

西二廂裏又坐着到過天橋看戲的兩個女人，一個穿黑，一個穿紫，襯着她們頭上粉白色的珠花，在全戲院裏是最引人注意的了。當麗雄的連環套上來的時候，她們輕輕拍着手。當麗雄從她們下邊進場時，一朵珍珠穿成的小蝴蝶就輕輕地扔在他的帽子上。

潘一貴請來的客是專爲看麗英來的，他們恰好一坐好，玉堂春就上了。

麗英勉強支持着唱下去，她的腿從上裝時起就是抖着的。

菊吟坐在池子最後一排上。下午天他都很忙，所以這才是第二回看麗英的戲。他並不覺到她唱得好，祇覺得她很聰明，有時候也看得出她接受了一些自己給她說過的東西。

三堂會審時，麗英再也不能忍受了，全身痛得發熱，唱到『首開懷是那王公子』時，那聲音悲慘得散開了，像豔陽天的蝴蝶，成羣結伴的亂飛入花叢。她的眼淚一顆直洒下來。她想：『快死了罷！』

菊吟凄然地呆住了，他猜想，北平人是不吃這一套的，恐怕馬上就會得到『倒好』，于

是就喊了一聲：『好……』，立刻低下了頭。

他的這一聲好，在園子裏領導起聽衆了，大家都叫起好來。

麗英是跪着的，她的瘡正抵着台上的硬木地板，一直都是像刀在剝着，她的淚就一直沒有停住過。

菊吟轉進後台，他不懂地問小福和小桃紅，這是怎麼一回事。

小桃紅高興地說：『她這個瘡可生得太好了！我看見江宇老他們直點頭哩。』

菊吟走到下場門去看，一直站到麗英進來。他一把拉住她：『瘡好些了？』

麗英抽咽着：『不——要緊。』

菊吟安慰她說：『忍着點，今天你成了！』

麗英等了好久，才找着麗英身邊沒有別人，他就趕快走過去，把一樣東西塞在她手裏：

『這個送給你。』

她把手伸開，睡在瀟灑底手掌上，的是一朵粉白色小珍珠聚成的蝴蝶。

『好玩罷？』他坐在她旁邊，兩個人靠在一起。

她的淚臉上掠過一個笑，『好玩極了。』她感到從來沒有的大安慰，剛才發熱發疼的身

子，這時候循環着舒適暖和的血液。她閉上眼睛，暫時溶身在恬靜和平的氣氛裏。

『老二！』

小桃紅的聲音驚開他們了，她走過來，手上拿着張小紙條，先向癡英說：『你該上啦。』

『然後再把紙片揣進衣服裏才幫癡英重新加加紅粉，加上褶子。』你去等着上罷，』她把癡英送走了，『老二，』

癡雄楞住了，因為小桃紅從來沒有像這次有話說不出來。

『有兩個太太，想找你去說說戲——』她又遲了一會，把條子取出來，『她們在鐵路飯店五十一號等你，你就去一趟。』

他遲疑着應了聲『是，』脚下卻沒有動。

『我還得給你說，』她在癡英的那個坐位上坐下，把癡雄招到旁邊坐下，低聲的同他說話：問了他許多話：又囑咐他許多話。

『我還沒吃飯啦。』

小桃紅說：『她們會請你吃飯的。』

『鐵路飯店，五十一號，對罷？』小桃紅點了頭以後，他又問：『鐵路飯店在那條

街？」

『西車站，就是前門外西邊的車站。』她把麗雄送到舊刑部街口，給他雇了車，把錢也付了，才回轉後台來。

小福正提着胡琴口袋從前台回來，戲的最後一場沒有「唱」，所以他就進來了。他用手巾拭着額上的汗，低着頭往邊上麗英的更衣室裏走，猛抬起頭就瞧見小桃紅興沖沖地從外邊進來。

『麗英今晚的「二六」可亂得很，真累了我的手。』

『管它呢，祇要叫好的多就成。』她把小福拉到一邊，『咱們要進財了，老二有人跟哩。』接着就把前前後後跟他說了。

她得意地笑着。小福默默地走到桌前坐下了。

麗英把最後一場對付完進來，小桃紅就幫她下裝，她膝上的瘡已經破了，褲子上沾着血和濃，皮膚腫痛得像火灼一樣。身邊響着好些不同「辛苦」，「辛苦」，她低低地回應着他們，她的腿疼得利害，眼淚沉重地落了幾滴到地板上。

『潘副官在同你說話呀！』



小桃紅的聲音使她抬起頭來，模糊的淚眼前站着潘一貴，『您多捧啦。』

潘一貴赤褐色的老臉上漾起笑紋，他拍拍麗英的臉蛋子：『小乖子才辛苦了哩。』

麗英找不到魔雄，氣沖沖地收拾着東西，『人都哪兒去啦！』

小桃紅瞪了他一眼，『老二有事去啦！嚷個甚麼？』

『今兒我見到胡七，他說天津方面有辦法，十點鐘聽回信。』一貴抽上一隻雪茄，『他忙一點，回頭他從律師那兒出來，就到旅館去。甯明一塊聽回信去。』

『您陞官啦！在那兒恭喜？』小桃紅笑嘻嘻地問。

『瞎混罷，』他得意地笑着，雪茄的灰在嘴邊閃着紅星星，並沒說出在那裏作事來。『一會同去罷，我也得問問消息去。』

『七爺找律師？不和人打官司，找律師幹嗎？』小福不說話不好，就敷衍上這一句。

『還不是有人造我們的謠言，說那些出關的人是我們給弄去的。他媽的！我有那麼大本領可好，還在北平借債過日子！』他一點也不在乎，好似自己是法律管不着的，『找律師，也不過是爲了名譽。名譽者，第二生命也。』他背了一句共和國修身教科書上的文章。

麗雄晚上回來得總是很晚，衣服也綳綳起來。小桃紅不許麗良他們問他的來源，也幾次告戒過麗雄，不準說出來。有一天，他找到麗英獨自一人在房間裏的機會，就輕輕走進來。

麗英心裏喜歡的寒戰着，以爲那天晚上的「安慰」又將重臨，可是麗雄却拉着她的手低泣起來。

『你爲甚麼哭？』她把他的手握得很緊，他的手很熱。

『……』他喉頭響着微微的聲音，悲哀到極點了。

『我還沒有看見人爲我哭過——怎麼，』她的眼淚不能抑止的滾出來：『怎麼，我也哭啦！』

『那朵蝴蝶呢？』

麗英從口袋裏取出來。他一把扯過去，就想扯壞它，可是那些結實的小彈簧却祇很很地震動了一下，又給麗英搶回去了，『麗雄，你瘋啦！』

麗雄沒有說甚麼，轉身走到中間屋子裏去。

小桃紅正送一個客人出門：『好罷，明天午車我們就動身。』

他們同天津的約已經訂好了，所以家裏面立刻就緊張起來。自從小福因母親死了，小桃

紅拒絕給一百塊錢兩個人爭吵以後，他們中間就很少說話，現在却又好轉了。

『絨子還得帶啦，』小桃紅提醒他說。

『早預備好啦，你祇點點行頭帶齊沒有，初出門可不能鬧笑話。』

趙菊吟聽說他們要走，也過來了，他對這件事很覺突然。

『趙先生，咱們要走啦，』麗英告訴他。

『出去走走也好。有機會還再多認幾個字罷。』他有點淒涼。

麗英看出他的難過來，就說：『不久我們就回來的。』

他坐了一會，看看他們的行頭，就對他們說了幾句客氣話，想告辭。

麗英從後邊喊住他說：『漆先生那天回來呢？』

菊吟站住了，沉吟了一會才說：『很難說，也許人家不要他回來了。』他的聲音有點沙

，但是他挺一挺腰就走，一句話飄到身後來：『明天，有功夫我就到車站送行——不過下午

天我總忙一點。一路平安！』

麗雅比那個都高興，他脫去長衫，用力工作，汗珠貼在他的臉上。麗英也走到他旁邊去，幫他的忙。不久以後就覺得身上有些溼潤了。

『我們明天走啦！』麗雄蓋上衣箱說，他擲去額上的汗，眼睛一擠一擠的。

她想到那副破深夜寂寞的火車汽笛，想到那像大黑蛇一樣的火車，明天將帶着他們——也有麗雄在內——到一個新的地方去。在這小而殘破的院落裏，她從來不會像今天這樣高興過；這高興却正是因為要離開這院落。她的心被未來的希望急決的逼打着在跳躍，每一次跳躍都是那麼隱隱地快活。她的腳向前後一分，嘶的一聲就坐在地上了。

『麗雄，拉我起來，』她舒適地喘着氣，『我們明天走啦！』

## 第七章

從戲園出來已是十點半鐘，西大街上人都快沒有了。麗英空着手一人打頭，她穿着從中原公司買來的黑呢大衣，兩手插在袋裏，高聳着肩頭，被夜寒凍得噓噓地吐着一團團的白氣，皮鞋急促地打着街路發着清澈底響聲。麗良麗雄跟在她身後，提着行頭。小桃紅帶着氣跟在後邊，手上拄着一隻白色的銀槍。

『有合適的跟包，還是叫你爸爸帶一個來罷？』小桃紅像是給孩子們說話，但是那聲音確是祇有自己聽見的；『這點錢不能省。』

西大街他們日夜要走好多次，每一塊石頭都踏熟了。麗英急急地轉進電燈通明的保陽旅館去。

『白老板房間開門！』櫃上的人一見麗英回來就喊着。

她們回到樓上的房裏，茶房就送來一封信。小桃紅接過來就給麗英，『不是我的名字，誰的？』

信上正寫着她的名字，『是我的啦。』

『是爸爸來的不是？』小桃紅又着腰，急迫地等待着。

『麗字兒可不少啦，一，二，一共有三個。』麗英在信尾上又看出「小福」兩個字，就說：『是他來的，中間我可認不下來。』

他們正吃晚飯，園子裏的後台管事就來了。他同麗雄說：『後天來一齣搭子溝，真刀真槍準上滿坐。』

麗雄正送一箸麵條進嘴，一聽他的話就楞住了。還沒等他答話，小桃紅就替他回答了。

『好罷。』她又從桌上拿起小福的信來，『咱們當家的信，勞您駕給唸唸。』

信果然是小福給麗英他們三個的，從保定寫去的信已經收到了，這邊的絃子暫時仍用班子上的，他還得過幾天才能來，因為身體不大得勁，房子也找不到接手的人。

小桃紅聽完了就請他幫忙寫一封信，又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他：房子雖是租的，可是自己下了不少本錢，白白送給房東不算。必要時也可以賠一點，但是要越少越好。還有在保定唱完了就到石家莊去，那邊大華紗廠有熟人可以幫忙，然後沿着平漢路到漢口。等他寫完以後又請他補了一句：『再寫上：那邊的鴉片煙便利得很！』

他寫完以後，又高聲朗誦一遍，才得意地接過茶房送進來的一碗麵條。

『媽，』麗良放下碗，抹抹嘴說：『上回不是說要找個跟勾的嗎？不叫寫上。』

小桃紅想了很久，然後才說：『暫時還是不忙吧。』

『保定府這地方實在太小，才五六天就不濟了。你瞧瞧北京，天津，十點鐘才正上好戲。』又向麗良說：『二老板，後晚我保險滿坐。這碼頭的人就吃海派東西，所以大老板的花腔總是滿堂彩。』

『還有件事哩，』小桃紅說，『驗過票，有聽贈戲<sup>①</sup>的就放進來。麗英麗良都有個脾氣，人不滿就不上勁。』

『這地方又同別處不同，聽戲的都是那幾個人。你把他們放進來，好，明晚人不來啦。』前台管事有經驗地說着，好像這地方他是沒有一個角落，一件祕密不知道似的，『保定府我登了二十好幾年，明白得很，明白得很。』

麗良聽到這裏，心裏不高興，就吐了一口痰：『這地方真撇扭，也沒懂玩意兒的主兒。』這句話把那人像水一樣流出來的話頓時止住了，挑起對方的不快意底情緒使麗良很得

① 贈戲，即不給錢的戲。

② 北方稱「主兒」含有「主人」或「主顧」的意思。

意，就望望小桃紅，小桃紅並沒有阻止他的表示，就呷了一口茶到嘴裏，仰起脖子咕咕地漱口，然後吐在痰盂裏了。『比方我的腔，不是學余就是學馬，論好聽，當然！可是他們就亂喊好，這就外行啦。』他停一停，望着前台管事，報復剛才他的那句話：『我可是一點不含糊的正宗京派。』

『大老板說的是呱呱叫的對！』前台管事的臉最初紅了一下，但是多年的經驗又使那紅色變成了滿面春風，他逆來順受地含着笑：『地境兒小，他們就祇懂大打出手。如果能來一下機關佈景的濟公活佛，我賭腦瓜子，非擠破大門不可！』他感覺得自己的場面圓下來了，就搭訕着：『戲碼就是這麼定，後天二老板的搭子溝，你們二位來個全部一捧雪。明早上就出牌。』等得一結果之後，掀起白布帘子走出去。

小桃紅送到房間門口，敷衍地說：『不遠送啦，明兒見。』

麗雄等小桃紅回來，就說：『真傢伙我幹不了啦。』

『幹嗎幹不了？』小桃紅反問他說。

麗良替他搶着說：『沒學過。』

『傻瓜！』小桃紅開玩笑似的罵着，『就是那幾套把子，用真傢伙就得啦。』接着她就



給他們說，真傢伙是並不可怕的，祇是矛子一樣才有尖，別的都是沒刃的，同平常打把子一樣。

麗雄勉強的應承了，可是仍是不放心。『掛了彩啦？』

『吓！』小桃紅一口吐沫噴在他臉上，『出門不說吉利話，你想倒霉，自個兒倒好啦，連着我還拉下去！』她越想越氣，真想打他一頓，可是在旅館裏又怎好任性，就壓下性子來，滔滔不停的罵了一陣。

他們在這裏住了兩個房間，大房間是麗英和小桃紅住，另一間是緊隔壁的小房間，那裏就僅僅是一張牀和一張桌子和別的幾件少不了的傢俱。那間房平常是沒有人進去的，祇是晚上麗良和麗雄過去睡覺。

麗英這邊就比較大了，行頭把子也都放在牀後邊。客人來了也是在這裏招待。麗良麗雄走了以後，小桃紅就把行軍牀在門邊支起，任性地欠伸着。麗英就脫了衣服在大牀上睡下。小桃紅就過來，把她脫下的衣服都拿到自己的牀頭底椅子上去。

麗雄望着走廊上射進來的光，怎麼也睡不着。真刀真槍在眼前幌。他就低低地問那一頭

①掛彩即帶傷。

的：『麗良，北京城誰也不講究這個，甚麼真刀真槍』

『也有，不過不時新就是了，』麗良嫻嫻繃繃地

『海派！』麗雄輕輕罵一聲，就坐起來。

『說良心話，』他的精神突然有了，也坐起來，就和麗雄頭對頭的輕輕說，『咱們哥倆

私下講，海派真有他的玩意兒。』

『真刀真槍，』仍然是那四個字來回地在腦子裏動轉，『我真有些兒打鼓哩！』

『我聽說玩這個的都有「石棉花」，比甚麼還好的刀口藥。』

『真不易，』他無可奈何地嘆一口氣。

『靠着吃飯的玩藝兒，那有容易的。』麗良緊接着他的話回答他。

鑼鼓一停，人們就爭先搶前地奔出園子去，池子裏祇冷清清剩下機械地站着成行的長椅來。椅背上的欄板上流着茶漬，放着煙蒂煙灰，地上殘留着果皮，紙片以及欄板上所有的東西。屋頂上的幾個大天窗外現着狹小的天，隱約地有一股氣從那裏昇騰出去。這兒正像一個剛停了開火的戰場，煙火與人的氣息正發散着，可是人與聲音都沒有了。

台上的桌椅都拉到靠牆的地方，小桃紅靠着它們站着。麗英穿着普通衣服，手裏拿了一隻鋼矛，麗良也是如此。麗雄穿着汗衣，把腰束緊了，走到台中，先把腰肢活動幾下。

『來吧！』他伏在地下，用力掃了半圈腿。

麗良麗英拿着槍向他脖子札去，他高低左右的躲閃着。他的兩腳分開，身子站得很穩，就那個頭有力而敏捷地轉動着。汗珠從他凸起許多包塊的上身上冒出來，把汗衣緊緊貼在身上的。

『就是這個樣，扎！扎！扎！』小桃紅得意地喊着。

麗良從決定上搭子溝的第二天起，就央着麗良他們幫着他練，這是第五次了。雖然小桃紅認為他已經可以了，但是他自己仍然不放心。

距晚上開戲不遠前，他才同班子上的「下手」①真正走了一趟。當他進到後台時，麗英就遞給他一張白布，一句話不說，祇是微微的笑着。

『可不易呀，』他的眉毛打成個結子，一面就解開衣服，把汗抹乾淨，才把布放下。

『敢請，』麗英這樣的回答着，又發現他耳根後還沒有揩乾淨，就拿起那張弄繃了的白

①即園子裏所雇的武行配角。

布來，輕輕替他拭乾了。

龐雄的汗衣是解開的，肥厚的胸膛像個小動物似的蠕動着。他的胸膛曾在花蝴蝶那齣武戲裏給了她很深的印象，那堅實的胸在紅衣裳裏露出一小部份來，配着那奪目的顏色，顯得那胸脯特別地有生命。現在，那地方更有力量的打擊着他的心，那是比她所見的男人的胸脯都好看的一個胸脯。她聞着一股味，在她可以說是一種淡淡的香味。這樣的香是天然的，在體子稍差一點的人身上絕對尋不到。他的皮膚剛剛揩去了汗水，這時正是濕潤潤的。

龐雄的肘平擱在桌上，兩手的食指節拍地敲打着桌面。他的頭仰着，因此龐英更看清他那憂愁的臉。

『你想着甚麼呀？』她覺着近一兩天來他很奇怪，自從那一天決定離開北平時起，他就從來沒有再像這樣過，於是她就問。

『你摸摸，』他把龐英的手引來貼在自己的胸上。他的心沉重地敲打着胸腔，隔着那麼厚的肌肉，都讓龐英覺得要滾出來似的。

『不用怕，』龐英找不出話來安慰他，她的話很多，但是找不到一個頭，也找不出一句有完整意思的，祇得最簡單的這樣說，自己知道這不是自己要說的話。

『傢伙都是真的，沒生眼睛的哪！』他的眉毛鬆解了一會，但是說完以後，又更緊地結上了。

沉默中，後台黑下來。他們默默地互相望着，忘記了別的。

麗英想起來一件東西，她馬上就說：『這個給你！』

麗雄沒有動，祇望着她，她解開衣領，從裏面掏出一段絲縲來。絲縲的尾端是一個小小的布袋。她從頭上小心的取下來，給麗雄掛上。

『這是活佛給的，你戴上，菩薩保佑你。』麗英說完，心裏感到辛酸，就抓起那張布來擠眼睛。

麗雄低着頭，玩弄着那小布袋。在麗英的眼中；麗雄模糊地正像一個最年青的成年姑娘。

前台已經起始打通了，他們兩人才一塊走出後台，後台已經有人來了。

街上不暢快的下着雨，路上像塗過一層油，商店的燈火長短不齊的金釘釘在地面。麗雄他們就走到街上，細雨滴打到頭臉上來異常清新。他們望着西關那邊走，那邊的人要少些。

走到城門，才又無言的折回來。麗雄突然的問：

『我送給你的蝴蝶呢？』

她連忙用手從頭上抓下小蝴蝶來，因為太忙，把頭髮也扯斷兩三根。她把它放在袋裏，才問：『你問它幹嗎？又要扯壞它！』

他笑一笑，心平氣和的說：『隨便問問吧。』

麗英本來是最後一齣戲，可是她卻早早就上了裝。麗雄一上場，她就站在下場門裏，拉着帘子遮着自己往外瞧。每當麗雄下場時，她就給他打起帘子，讓他斜着身子有勁的跑進來。就在這時候，他們得到安慰的相視一笑。

她的心有時像被甚麼抓得很緊，正像麗雄的手捏住她的心一樣。麗雄咬着牙關出汗的時候，她頭上的絨球就直閃動，自己都聽見珠琴和彈簧的戰抖相碰聲。但是當那緊要的地方過去了，麗雄臉上的表情變了的時候，她的兩個拳頭也就鬆開來，起始覺得手心裏濕潤潤地。

『菩薩保佑！』她鬆鬆地吐了一口氣，『阿彌陀佛！』

台子下的人多得很，黑沉沉的就像一鍋煮沸了的清油，泡沫上下的動着。在那麼多人的中間，有一個引她注意的女人。那模樣好像熟得很。『我們在那兒見過呢？』

『今晚滿了，』前台管事拱着手給小桃紅說。

『辛苦，辛苦！』小桃紅一面給麗英下裝，一面笑着說，『晚邊過那邊消夜去呀。』

照每天晚上一樣，他們帶着東西走出後台。路上已經快乾了，天氣沒有前幾夜那麼冷。可是卻不像往日一樣由麗英領頭，麗良一搖一擺的走在最前面。他心中想着一件事；在這個小城中，得多擺點架子，可是因了種種關係仍作不到。沒有跟包的！唱戲的沒有跟包，這個唱戲的老板一定是窮的。沒有錢，簡直的撒扭！人家請吃一隻烟，自己就不能回一下，這還不過是小的例子。他恨恨地說：『我不是沒有錢，我掙的錢人家用了！』

麗雄麗英走在一起，小桃紅離他們很遠，因為鞋底下像抹了油似的滑。

使真傢伙的戲已經過去了，可是麗雄仍是緊鎖着眉毛，不大說話。麗英幾次追問他，他都支吾着說沒有甚麼。

麗雄走進旅館，樓下特一號房間的門帘裏有一個女人向他一笑。這正像冷水澆到他頭上，眼前陡然の明亮起來。他一股勁跑上樓去了。

麗良肚子很餓，就喊茶房來要消夜，正在這時候，小桃紅笑着挑帘進來。『叫消夜了嗎？』又向麗雄說：『我算定了，今晚有人請你。』

麗雄心裏一震，低頭坐在牀上，

茶房進來在小桃紅身邊說了幾句話，她直着眼睛聽着。最後才把頭點點。等茶房去了，她才紅着臉說：「這才是「千里姻緣一線牽」哩，人家打北京趕來啦！」

麗英似乎明白了，這模模糊糊的話正同那險熟的女人有關。她恨那個女人，也恨小桃紅。她也明白了麗雄爲甚麼愁得那個樣子。

麗良看看小桃紅，看看麗雄，又看看麗英。他知道這是一件好事。麗雄可以吃好的，穿好的，手頭也可以鬆動了。他很奇怪，麗英不說話，麗雄也不說話，小桃紅沒處說話。他自己祇好退到棹前去喝茶。

「人家好心好意來找，就去吧！」小桃紅催促着他。

「不要答應！」麗英心裏連串的說着：「不去！不去！」

麗雄終于不敢同小桃紅違抗，勉強的走下樓去了。麗英心裏突然空起來。

衣櫃的玻璃和梳裝台上的玻璃彈映着中間吊着的燈，房間裏顯得特別的亮。麗雄一踏進房來就站住了。他不知道要怎麼樣動，怎麼樣說話。

這是常常到戲園看他們底戲的兩個女人中的一個，在鐵路飯店裏他們見過多少次的面



了。她的年紀已經三十出了頭，可是生得有一個最完美的身體。她的黑絨袍子解去了兩個扣子，白胸脯上掛着一條粗大的金鍊。她懶洋洋地坐在沙發上，臉上紅紅的。她本以為龐雄會講甚麼，可是他呆呆地站在那裏。她又氣他，又恨他，讓他站了一小會。

『還是讓我找到了！』

龐雄站着，沒有動。

『你這沒良心的，到天津去也不給我打招呼。坐過來！』她一等龐雄坐下，就滔滔不絕地數說，她怎麼愛他，怎麼樣冒着危險來看他。她並沒有現錢，可是總設法給他用。又說他怎麼樣無情無義的瞞着她。最後她點他着胸膛說：『你自己說說，我那一點對不起你？』龐雄沒有說話，也沒有想別的。

她掏出那根金鍊子來，尾端上打着一個小小的結。『你說沒有錢，我取過三次給你了，這個結是誰給打上的？』

那三次事情他都還記得，最初她那金鍊子是拖到臍上的，現在祇繞着頸項剩不多了。她每一回都是用小刀子給弄下一段來。

『我沒有現錢，拿去換換看。』

這句話她說過三次，每一次都使龐雄感到被慚愧燒得發熱，可是她總是高興的，笑着把那一段發黃光的東西放在他手上。

龐雄想到這裏就自己恨自己，他就憤憤的對女人說：『我沒用你的！』

女人苦笑着，發着嘶嘶的聲音。

『我起誓，都是我媽拿去了！』

女人爲他那句話真正的一笑，就叫茶房送晚飯進來。一面就向他說自己的過往與希望，讓龐雄知道她是怎麼一個人。

她的家庭原來是富有的，後來經過幾代的析產叔伯們所得到的就很少了，而他們王家的門楣又不能不照在祖父時代的那樣維持着。祖父曾經說過一段話：『民國你們以爲長得了嗎？我卜過卦，就是幾年的命。咱們還是要拖籬子見皇上。咱們的家一切都得照規矩，誰不守規矩就不是咱們家的人！』下一代仍舊守着那些固有的規矩，他們像祖父活着時一樣的害怕他。第二代的人有一個最痛苦的地方，那就是失去了和政治上的關聯。祖父的最後幾年，已經深切地感到失去了特權，但是他仍舊來往于民國的北方官場中，因爲那時在京都作官的，一大部份還是舊人，不管怎麼樣也拉得起淵源來。十來年雖然是個短短的時間，可是十來年

中的人事變動却是不小，第二代的人連那些關聯都找不到了。所以她常聽到上輩的人說：「甚麼官，貪官！甚麼民，刁民！」佃戶們敢欠他們的租，他們降低身份去同莊稼漢爭吵，上輩人常常嘆着氣說：「如今的世道變了，反了，反了！目無法紀！」第二代中的男女底遭逢就各不一樣；有的死了。死的不祇一個，死法也各有不同，其中還有一兩個死生不明的，但是她確是不會再見過他們了。至于活着的，那更是五花八門，第三代，連她也不完全認得。但是這些老少男男女女都住在一個門裏。那是一坐剝落了朱漆的大門。小時候她會同年齡不同的人去剝過門神爺的五彩雲頭靴。她唸了幾年書，可是那對她並沒有興趣。後來小學就畢了業。小同學們約她一塊進中學，可是父親却罵了她一頓，她就在那最重要的一句話訴了癡雄：「進學堂，專門學自由戀愛！」雖然在那個朱門的大宅子裏把戀愛像洪水猛獸一樣的提防而實際上偏有大膽的男女爲了這個而離去了。關於那些離去的人，她們從不公開的談論，但是姊妹們私下見面時總是感到最大的興趣的來談論着。其實這些在古老的大家庭裏還不算最奇怪的，最祕密的，還有別的男女間的私事是祇有一部份人知道的。她的堂哥哥曾經給她姑姑養了一個孩子，在一個陰森底雨夜裏她親自聽見另一個姑姑讓叔叔給她想辦法，借八塊錢去買鷄納霜。最不幸的是她的父親在她十四歲的時候死了，她就在那後兩年被族人

作主嫁給人作姨太太。那個人同她的年紀一般，又瘦又黃，在她替他們養下一個兒子之後，就不要他到她的房裏。同時，她明白爲甚麼姑姑要堂哥給她養孩子，另一個姑姑央人買鷄納霜。她偷了一筆錢出來，自己生活了一段時間，在過後不久，她的錢快完了以後就同一個老太婆認識，因此她就後悔地生活了好些年。她後悔，但是又必得那樣，「太苦了，太苦了！——她告訴麗雄說，她已經哭了，可是她的話仍像她的眼淚一樣繼續的流。一邊後悔，一邊想到未來的老，她想找一個付託「老」的人。那時她已經二十八了。有一次認識了一個賦閉的人，可是相當有錢。過去也不知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當過一任團長，人們就一直到現在以「團長」來稱呼他。可是她並不喜歡這個人，他不喜歡女人的這樣，不喜歡女人的那樣，甚至於連女人的生理現象也不喜歡，因此他說他需要三個以上的女人。他替她租了一所屋子，一晌一晌的住在那裏，可是也一晌一晌的不來。除了他的需要而外，他幾乎是不說甚麼的。她要甚麼，他就給甚麼，祇要那是他辦得到的。他的性情影響了她，她的性情也有一點這樣了。她既然在北京域有了那麼長久的居住時間，所認識的人又是那麼的多，當然在女人之中也找到同她一樣放浪不羈祇求性的滿足的女人。但是每天的時間實在太長，就不得不用賭博，用吃喝，用電影或是戲來消磨時間，但是在她都以爲是次要的。她以爲人的一ance就是這

樣的。祇要舒適的過到最後一天也就完了，世界不會因為她的逝去而有一絲毫的改變。自然在過往，在他理想之中也曾有過一個最年青，最強健的人。但是她多活一天，就更不敢再多往那方面想。這的確是偶然的，她同一個女伴在哈爾飛看戲時就發現了一個她認為世界上不會有的東西。因此就有了天橋之行和小蝴蝶的飛到下場門外邊。因了小桃紅的貪利，她曾經在鐵路飯店裏獲到他的身子。但是不久以後就沒有他的影子了。她對這件事沒有死心，世界上既然有了這麼一個人，她絕對不放棄的。在痛苦之中，有人告訴了她，他在天津的消息。最初她不肯信，後來報告消息的人就拿天津的報紙上的廣告給她看。同她同居的團長又來到她那裏，一勾留又是五天。「你知道我那五天是怎麼過的!」五天以後她趕到天津，而麗雄他們又到保定來了。她回到北平，從東車站又趕到西車站。這下午平漢車就把她送到保定。洋車把她拉到最大的一家旅館。她向茶房打聽明白，麗雄他們在園子裏，一天有兩場戲，下午一定要回來休息的。但是這天又是一個例外，下午並沒有回來，她又不敢離開，怕錯過了。晚上，她到園子時，前邊的位子已經沒有了，所以就在後邊坐下來。地把自己一生毫無隱諱的告訴了麗雄以後，她就揩乾淚痕，拿出粉盒子來，對鏡勻臉，腫了的眼睛從鏡中看着麗雄。

麗雄呆呆地，一句話沒有說，但是他心中是有些難過的。過了好久，他才結結巴巴低聲的說：「你要幹嗎呢？」但是剛一說出之後就失悔了。

她靜靜地過了一會，把衣服整理好了才溫柔地說：『我要和你過一輩子。』

麗雄先也會料到，她會留他在這裏住下，像從前幾次一樣。可是這一次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尤其是「一輩子」這幾個字，一團火似的燒灼着他。他回答不出話來。

『我不是個壞女人！』她拉他坐到沙發上，『我嫁過幾回，但是那些人都靠不住。我爲你把第一次結婚的金鍊子賣了一多半，爲你又賣冬天的衣服和首飾。我現在有三千塊錢，我們可以開個小店去，比你唱戲還好些。你不是說過你媽的事嗎？』她把未來計劃得很週密，她不憚煩瑣的把未來說得很燦爛。「我很結實，我抵得過一個老媽子，一個丫頭，再弄一個廚子。我改邪歸正給你作一個好女人。」

麗雄有些心動，可是又害怕，正像大海裏的一隻失了舵的船。

她像一個母親，他像一個兒子，他們戀愛着。她懂了家裏的人爲甚麼會因了戀愛而離開家，原來是有一個最光明的未來在前邊等待着他們。雖然她現在還不能預料將來他們是在那裏生活，可是一個美滿的小地方正空着在等待着主人，絕不是她所熟悉的三個家庭，過的也

不是她所過過的生活。麗雄被她說伏了，最大的原因仍是關於鐵路飯店的幾次回憶。他需要，他可以取得。

麗雄疲乏得很，這兩天的勞累把他裹得很緊，他總想讓眼睛閉下來。

『你累了嗎？』女人幾次這樣的問，不讓他休息，老述說着「未來。」

『唔，』他應着。

『就照我的辦罷，好人！』

他點點頭。

長夜就這樣的過去了。

第二天，麗雄十分歉意的對麗英不自然的笑，麗英老故意的避開他。他總跟在她的身邊，但是又找不出話來。他的日戲剛下就對小桃紅說：

『我頭不大得勁，想先去輸一下。』

小桃紅忙着照料麗良和麗英的大軸子，也沒說甚麼就讓他先去了。臨走的時候他又走到上場門拉着帘子看看台上的麗英。他心裏很難受，不忍再看她和麗良，這時他想起一句舊話來：「世間沒有不散的筵席。」

小桃紅看見他眼裏有淚，就催她快回去睡一會，別誤了晚上的碼子。她心裏想麗雄準是昨下午澆了雨，夜來又負了涼。想到這裏就伸手去摸那一段，今早上麗雄交給她的那一截鍊子，那鍊子貼着肉變得溫溫的了。

夜戲已經唱了兩齣了，台前掛了一塊黑牌。上面寫着如下的字：「本園武生白藝員麗雄因病回平治療，一俟痊愈，即行返保，照常獻藝。諸希原諒。」

前台的觀眾並沒有起甚麼了不得的驚動，後台卻直到那塊牌掛出來以前，是經過一番大大的不寧靜的。

下午三點鐘，小桃紅才發現麗雄不見了。立刻就找麗良和麗英叫來問，但是他們都不知道。她吩咐他們；這件事必須嚴守秘密，立刻就到特一號去。特一號的門已經鎖上了。她問茶房，茶房說她一早出去就沒有回來。

『行李呢？』她帶着最後的希望問。

『她是一個人來的，就帶着一個手皮包。』

『沒說上那兒去麼？』



『她說逛逛蓮池公園去。』

小桃紅沒有吃午飯，她焦急得坐不住也站不住，她帶着一頭熱汗滿房間走。她突然聰明了似的，跑出旅館。

她從車站不得要領的跑回來，祇知道北去車已經開過兩次了，別的是一點影子也沒有。開戲的時候她不能不對後台管事說了，她說龐雄因為喉痛得利害，趕回北平去了。

『那不成！』後台管事說：『您也是走碼頭的內行人，咱們怎麼能開這麼大玩笑！這簡直叫我坐臘！』

『您多耽待點，人病了有甚麼法兒？』小桃紅的手掌死命的搓着。旁邊的麗良麗英是默無言的。

『我得幹得了呀，上面有經理，經理上有股東，股東上還有本錢管着啦。』他說到這裏，後台的人都圍上來了，紛紛的探問是怎麼回事。

小桃紅不願同他爭執，自己在合同上打過指模來，這還吵甚麼，就說：『先出個牌告假罷，別的回頭說。』

『這行，』後台管事說，『上頭問，反正有合同是不是？』

晚上散戲以後，前台後台管事和經理都來到小桃紅那裏，商量善後。小桃紅破例的漂亮起來，叫了四塊錢的合菜，半斤白酒，又從天華市場後邊買了半隻瀟鷄招待他們，棹子上還有一盒大砲台香煙。

經過一場爭論以後，小桃紅的腦子突然清醒了。她就硬起來：『照合同就照合同，可是我白小福去，我們婦道人家要負責也負不起。』

這樣一來院方又抓不着頭緒了，結果就由前台管事轉灣。先由班底上的武生充數。然後再由白家從北平找個武生來代麗雄。

一個星期以後，他們白天唱了戲回到旅館，剛剛坐下就來了四個警察。他們拿出一封「公事」來。

「我們唱戲的不認得字，」小桃紅說。

『不用往遠處說，收拾行李走路罷！』

他們全楞住了，警察們留下話來：

『今晚就走，省得明兒大家臉上不好看！』

小桃紅知道這是要「驅逐出境」了，可是原因在那裏，簡直摸不着。自己又不願出門打

聽，她覺得大家都很注意她似的。麗良和麗英就躲到小房間裏去了，他們低低的互問着：「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不久，園子裏有人來請小桃紅，小桃紅沒有法，就跟着去了。

過了很久，她才回來。一進屋就叫收拾行李；叫算賬。麗良麗英看見她怒氣沖沖地，也不敢問，祇是無精打彩地把行李收拾好了。

小桃紅一面看這個箱子，問那件衣服；一面又惡毒的咒罵麗雄：『不學好的死東西……不上進的……學拆白呀……亂吊膀子……連帶全家……』

這樣罵了很久，房間裏的電燈也慘淡的燃着了。她嘴角上沾着白沫：『那晚上我就說過要出事，要出事。平平安安的偏要說掛彩，掛彩！』

麗英似乎明白了，就望望麗良。麗良也懂了這件事似的，望着麗英，他的嘴唇抖動了兩下，像是在說：『麗雄。』

## 第八章

黃河經過萬里底長程，帶着疲勞和風塵的灰土像一條碩大無朋的死蚯蚓蜿蜒地躺在廣大無垠爲黃土所覆蓋底「中原大平原」上。這時正是春末夏初，天氣剛乍熱底時候；綠色植物在缺水的沙壤上像北方男子漢一樣艱苦而結實的生長着。河裏的水比平時澄清，流累了似的，懶洋洋的在淺汗的河牀上慢慢地讓南風送着走。帶穗底小麥，經不起上部的重量，桿子在暖風裏彎曲着，像一個初次懷朵底成熟少女在人前羞低了頭。這裏是中國比較過活得艱苦底省份，平坦的地勢和水利底不修使河水不特無利反而有害。人民也並不永遠歡喜太陽，這一片土地又嬌弱得很，經不起太高的熱度和長時期的炙晒。如果太陽是太捨不得讓去這大地方時，土地也會像冬天一樣如黃河裏冰裂開又多又深的口。水災和旱災交互着磨折這裏的居民。在從前，這裏的交通是很便利的，因此在黃土上建立起來的幽黑底大城也有幾個。其中有一個在歷史上放射過光芒和帶着最隆重底封建色彩的，她位居在三條鐵路的交點上。這個城池堅固地聳立在平原上，仍像昔日一樣保護着城內所有的享受特權底人們。新的人物與思想雖然也由四處向這裏投來，可是卻不會起大的影響，像黃河發怒的時候一樣，僅可在別處咆

眩，泛濫，可是很少越過市外的高堤而進到城內的。就是一些新的人物來到這裏之後也就會漸漸底變成舊人物或是和舊人物妥協了的人物。郊外八稜十三級的古塔無論是在黃昏裏或是在清晨的朝霞中，總是一樣的向城市俯視着，向週圍的，隱伏着的，它所認為「反叛」的東西顯示着可使天雲變色自做得意底笑。

大街兩旁都是商店，街沿上又有擺地攤和抗架子的負販，賣着別的城市裏少見的東西：刀和裹腿。街上交易的人，當他們付錢或收錢牽動他們底長衣時，褲腰下就現出一條有色的綢或是布，使人很快的想到那是手槍或至少是刀子。就是在夏天，他們也不願褪去裹腿，這好像是和他們分離不開的。

小桃紅和燕二爺陪着癩英從靠近城門的一個深門道出來，一輛白銅的包車就拉過來。燕二爺吩咐車夫再雇兩部到東街去。

「現在我們再去看看張縣長就完了。」燕二爺一面是興奮一面是皮乏的說，他的腿又跨上雇來的車了。

癩英她們是頭一天早上到的，燕二爺從車站把她們接到園子裏。園子很大，三樓的後部就作了她們的住處。

那下午她們就起初一拜客，拜客本來是打招呼同人客氣客氣的意思，所以小桃紅就給經理燕二爺說：『我交幾十張片子給您，您看看那些地方該去過過的，就交過去。』

燕二爺的兩隻眉毛像兩隻飛不動的燕子般動了兩動，接着嘴就裂開笑了：『您又玩笑了，一個碼頭有一個碼頭的規矩。這是四通八達的地方，南來北往，過路的，坐家的都有啦！』

小桃紅懂得甚麼是『南來北往』，甚麼是『過路的』和『坐家的』，就笑一笑敷衍的說：『隨二爺的意，該去的，就叫麗英走出去。』

燕二爺這才用瘦長的手指接過那一疊印着『白麗英』三個字和一朵小花的名片。『當然報館啦，票房啦，飛張片兒就得。交朋友得看過不過得着情面。』

小桃紅當初在上海的時候沒有名氣，就是有甚麼應酬也有師傅粉蘭草給她張羅；後來到了北平，那城市又是一個講禮的地方，從來沒有那些特別的麻煩。天津離北平近，雖然城市很大，可是却處處要學北平，保定，正定，石家莊又都是二三流碼頭，祇有自己拿架子的，這次來到這裏，差一點就要弄出亂子。於是就給麗英包了一輛白銅的洋車，自己雇輛車跟着燕二爺他們去拜客。

『白老板，』燕二說；『咱們今兒就專找過門不入的地方去，多丟幾張片兒。明兒再看要去坐坐的。』

『客聽主人便，咱們當然聽您燕二爺的啦。』麗英第二個上了車，又習慣的用手掠掠頭髮。

『今兒逛逛市面，晚間是我的東，介紹幾個本地的內外行朋友。』中間經過東魯飯莊的時候，他就這樣說，一面叫車停下來，進去給飯館打個招呼。

他的車一邊走，一邊回頭給麗英說這樣，講那樣。又說這個城裏的民風不好，『幼稚園的學生會罵，小學生講你哥我弟的，中學生成羣結隊的玩手槍，還有個專門學校，裏面甚麼都有，我就不放心，怕有甚麼黨不黨的。』接着他又說，這城裏的戲園常常被人打之，但是又拍拍胸；『我燕二的可就不同，誰來，誰買票。咱們的收票身上就有槍，認票不認人。』

『別處可沒這些，』麗英笑一笑。

『白老板，』他舐舐嘴唇，『我不早說過了，這碼頭和旁處不同嗎？可是您放心，這是張司令官開的，還有姓燕的，誰來，吃不了，帶着走。要槍有槍，要炮有炮，喊一聲拖出來，再不濟也有團把兩團人。』

街頭上貼廣告的方纔有『白麗英不日登台』的廣告，有些地方的更是特別的大，他總要指她看的。他又說：『明後天，全城的洋車上都有您的大名了。還沒印得，印得了馬上交到縣政府，縣政府就交給他們，車子上到處是您的名字！那才有勁呢！』他的眉毛和眼睛擠到一起，有無限得意似的。

昨天所見的人大約都是熟人或是不重要的人，第二天跑了整整一個上午。第一處是警察局長，在會客室裏等了好半天，才請進去了。

在最初，麗英以爲這個人一定是官架子很大的，可是他却是個矮小的老頭子，年紀有四五十歲。頭上壓着一頂黑呢帽，身穿軍服，下面是札脚黑單褲，拖着緞鞋，兩手抱着水烟袋。她簡直不會想到那就是燕二爺高聲介紹的：『這就是唐局長。』她鞠了一個躬。

局長兩個小珠子的眼睛靈活得很，祇是幾轉就把麗英看清楚了。然後他才說話：『你多大？』

『十五歲。』麗英回答說。

『請坐，請坐，都坐呀！』他一隻手拿着水烟袋，空出另一隻手來招待客人。等到衆人都坐下了，才咕咕地抽了一袋烟，『十五歲，是屬猴的，吃十六的飯了。』他突然板板臉



，威嚴地問了一聲：『是不是？』

一個弁兵的脚跟碰了一下，敬了一個禮：『報告局長，是的！吃十六的飯了！』

麗英的心突然跳起來，身體上微微的透出了汗。

『一來就是梨園行，還是當過信人呢？』他又吸了一袋烟。

小桃紅急忙岔上一句，『她是我的親女兒。』

『那麼，是梨園的了，你的意思是這樣，是不是？』

『就是這個意思，就是這個意思。』燕二搶着回答。

局長恐怕麗英誤會了他的疑心，就加了一句算是解釋：『現在堂子裏的姑娘玩票的可多啦，就是咱們這兒，也好幾個地方羣芳會唱。』他的話頓一頓，顯着內行似的說：『不過總不是味兒，外行總趕不上內行。是不是？』

『是！』那弁兵又立了一次正。

局長恐怕他們把自己當成外行，就舉出好多好多會唱戲的姑娘底名字。『玉仙還不錯，唱黑頭還有點樣子。不過玉仙這名字不像唱黑頭的，我給他改了個金玉峯。』

『好，改得好。』燕二輕輕地拍了一下掌，但是立刻覺得有些失儀，不好意思的撇撇

着。

『玉仙同玉峯就差一個字，可是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了。』

『是，是！』燕二爺想走，可是又不好意思，祇好連連的應是。

『還有，她原來姓金，你們說說。白老板這個姓就像唱小旦的，而這個金——』

『金秀山，金少山都是花臉。』麗英覺得唐局長和謁可親，就替他岔了一句。

『我也就是這麼說，這姓就是個黑頭的姓。』他滔滔不斷總有扯的，直到十一點鐘，他有別的客人來了，他才說：『那天唱，先給我說一聲。白小姐這樣子就是藝術，就是大明星。我還送個銀盾來哩。』

燕二爺出了大門，吐了一口長氣：『快走罷，不然見不到張縣長了。』

『咱們賣藝的那敢驚動他。』

『您不知道，司令官這樣吩咐了的，見不見都要走到。』

『司令官請吃晚飯。今晚五點半鐘。』

小桃紅一行拜完了客回去，走上三層樓梯，已經感覺得疲乏了，於是就躺下來。就在這

時候，一個弁兵推開薄薄的紙糊的門進來給他們說。

『我們一準來。』麗英抬起半個身子說。

弁兵聽見這回答是女人的，就細細的望望她，作了一個鬼臉才走了。

小桃紅看看手上的錶，『還有一個半鐘頭，咱們睡一忽兒罷。』她雖然這樣的說，可是却睡不着。她掛念着病在北平的小福。她又想到早上就出去的麗良，『別又像麗雄一樣的！』

她們住的是戲園三樓的後部，原來祇是一間樓，後來才用秫秸和紙夾成幾間的。對面住的也是唱戲的，他們是兩夫婦，有三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燕二爺還沒給她們介紹過，所以相互間也不打招呼。這時那邊正開着留聲機，那張梅蘭芳的鳳環巢片子發着嘶啞的聲音，三個女孩子正跟着它唱：『何況那朱千歲甚是不端哪……』一遍，兩遍，老唱着那一句，也老跟着那一句。孩子們的聲音也是低啞的，似乎祇有學那句唱詞的韻味，並不去學那婉轉底聲音。每當那一句唱完了時，就有一隻手把機頭提回前邊一點去。這樣一句共繼續了十多次。

『唱戲不要死板板的，你們瞧，小梅這兒就是個新腔。』一個蒼老底女人聲音，那聲音不是純粹的北方話：『耍花腔也好，可就不能夠超出範圍。』

『何況那朱千歲甚是不端哪。』一個女孩子唱着。但是那個蒼老的聲音又在糾正她。這  
樣又有好幾遍。最後那蒼老的聲音戰抖了，麗英正被那聲音驚得全醒過來。

『小濫物！』一根竹梢搭在桌子上，那竹管像是裂了許多縫的，因為一個聲音以後還響  
許多小而啞的聲音，『好好的！』

那句唱詞乾澀的傳進麗英的耳裏比剛才還不如了，她在那女人叫罵的聲音裏替那女孩子  
捏了一把汗。這時她就想起趙菊吟給她講過的，一般戲子不容易出名，因為她們都是被逼着  
來學這行玩藝兒，根本上沒感到興趣。假如五百年前就有賀后罵戲那齣戲的話，老生和青衣  
底唱法都和今天的賀后罵戲的唱法完全相同。那女人的叫罵停止了，祇聽見她像牛一樣咬着  
牙啞啞地叫，在每一個『啞』之前又是竹梢呼的一聲落在一件東西上的聲音。麗英自己已經  
驗過來，那一定是那女孩子挨打了。她翻了一個身，小桃紅正在整理東西。

『開水，倒一杯給我。』

麗英伸了個懶腰，站起來把身子扭了幾扭，才從水瓶裏給小桃紅倒了一杯水。

『麗良怎麼還不回來？』小桃紅自言自語的，『哪天我也要好好的給他一頓！』  
房屋的後牆上有一排木窗，因為省錢就沒安裝玻璃，有些地方用報紙糊過，有的地方是

原來糊過又扯破了的。外面臨街，所以又從屋簷下斜搭了一片蓆棚，一來是遮風避雨，二來是作範圍的意思。這時屋子外滴滴打打的下起小雨來，麻雀們特別高興似的，竟有幾隻跳到房子裏來了。麗英覺得脖子有點不舒服，就解開領子，站在窗前看那稀疏的雨點，一面微微搖動自己的頭。房間的有一邊是粉牆，上面寫了好些不整齊的字，其中有些她是認得的。一陣涼風吹來，她感覺得完全舒適了，就去開箱子。

『你找甚麼？』小桃紅正喝完開水。

『找漆先生送給我的千字課。』

小桃紅看看錶，就阻止她，又說這是該去司令官公館的時候了。於是麗英就提着水壺走下樓去，從老虎灶上買開水回來洗臉。小桃紅幫着她，不久就把麗英打扮成一個很好看的女人了。

燕二爺正監督着人在藥房外面的小天井寫牌。上面是『重金』，『南北』，『馳名』；那些字，另外有三個大的：白麗英。他一見小桃紅和麗英下來，就問：『兩位上那兒去？』

『司令官賞飯吃啦。』小桃紅迎上去。

『早着啦，早着啦。』他止住她們說，一面就把牌上的字唸給麗英聽，『國色無雙』，『南北馳名』，『亂不搗』，『……』。唸完了才說：『咱們吃點心去，七點鐘司令官還不定回來沒有哩。』

燕二爺穿着軟裏子的 暖夾衫，處處都顯得輕飄飄風流倜儻的樣子。他讓麗英同他並排的走。小桃紅也知道他有點揩油的意思，就知趣的跟在後頭。這時黃昏已經逼近了，街上的行人全顯得很匆忙，可是燕二爺却在馬路中間搖搖幌幌的走，一面給麗英讀着。『你看，這幾家不像香港的皇后道麼？』——『你瞧，這同上海四馬路的口子差不多。』——『這一段是仿照漢口交通路修的。』燕二爺的確是一個見實識廣的人，處處都顯得對麗英十分體貼，十分關心。他的食指常常舉起來，平指出去：『錦綸，這是第一家綢緞號，司令官開的。』——『興隆當，也是他的老板』——同泰，這是銀號，還是張記。』——『百業公司，這是去年才開的，百貨公司。』除此而外又指了唐局長有股子的生意，和『七俠五義』們底生意。

『甚麼是七俠五義？』那四個字特別提起麗英的興趣，她雖然才來到這個城市，可是在她們準備來的時候，還在正定和石家莊就聽見這四個響亮的字了。說話的人還告訴了她，那

個破，說得誇張一點，甚至是那一省。他們的話是人人都得聽的——上至省當局下至販夫走卒。那個時候，她沒有得到機會探詢詳情，於是這時就提出來問燕二爺。

他把手去摸摸光滑向後梳的頭髮，笑着咳了一聲，『咱們吃女招待去，是上海新聘來的』。

對於這個城市，他像夜遊神一樣的熟悉，他一面咬着可可，一面低聲的談話：『你看，這個三號①怎麼樣？司令官同她有一手哪。』說完他就得意地低聲笑起來，又說：『當初這裏也有過女招待，可是後來七俠五義說，這個敗壞風俗，叫警察局全給驅逐了！這一回，才來不久哩。』

『這回不轟了嗎？』

『一年半載，他們就挑一兩件事作就夠了，修文廟，辦法會呀，反對拆寬馬路呀，今年已經轟轟烈烈的請過一次喇嘛了，大約不會再挑眼，再說，這回後台老板又很硬！』他說完了，才笑，那份得意，好像他自己就是那很硬的後台老板一樣。

『他就不怕七俠五義？』她反問。

①女茶房衣胸上的號數，常用來指它的主人。

『祇要像跟小孩子來往一樣，給他們幾塊糖就行了。他們要的就是面子。再說——』他把杯子噙的一下放在盤裏：『他們又沒有槍！』

小桃紅把頭不住的點着，她祇像一個高等佣人一樣坐在他們一起，處處都感覺到自己是不應坐在這裏的。祇在燕二爺想起她時間：『還要吃一塊？』她才有說話的地方，說幾個字的句子。

『其實這七加五得十二，也快死完了。現在就剩下五個。』接着他就敘述這五個人底簡短歷史。

『七俠五義』是借用來指他們的人數，照事實上應該是五義七俠才對。因為年紀大而先出來的是曹才進他們五個，後來才有易龍強他們六個，後來又有人加上一個盛彼得。其實他是吃教的，一大部份人都對他的印象不好，就是七俠五義自己見面時，盛彼得也是說不起話的。就是吳稼之也公開的對人說：『他吃教的，就拿名字來說就不是信孔教的人的名字！』這四個人都是本地生長的，唯有一個石三泰却是外省人，一臉大麻子，可是人却能幹，才四十二歲才就當了七俠五義。雖然也有人說他歲數太小，可是人緣卻比盛彼得好，因為人們總以為他是信正教的，而盛彼得却是一個教堂裏看大門的老頭底兒子，有的又說是乾兒子。他



們最好管閑事，但是有時又不澈底。他們以『紳士』爲職業，有時還用紳士的名義寫一封信給別國的總統或是內閣總理。講到這裏燕二爺就付了兩塊錢的賬，又給了兩塊錢的小費。那『三號』女招待就尖聲的喊了一聲：

『謝啦！』

燕二爺很喜歡，聽完了這一聲才說：『除了盛彼得會簽名，別人的亂找人代筆呀！我的小兒子今年進初二，去年就代他們簽過名。』

壁頭上的鐘敲動了，小桃紅着急地望望燕二爺，燕二爺懂了她的意思，就說：『咱們去吧。』

司令官公館距大街不遠，他們就步行到那裏去。路上燕二爺又說這城裏的生意不好作，普通商人都是叫苦連天的。『如果沒大牌子壓着人，東西就運不到，司令官我們，就佔了這便宜。進口是這樣，出口也是這樣。』

麗英覺得自己很豪闊，已經同那些特殊的人物混在一起了。又想起過往的北海底春天，那時自己祇能默默地偷看江字老那樣的大人物，在保定還給警察侮辱了，現在自己來往的都是那樣底人物，警察局長對自己也很客氣。她低下頭看看時髦漂亮的衣服，也不是出入天橋

時的樣子。她心裏得意地說：『從前是冬天！現在我像北海的榆葉梅了！』她真那樣想，她的脚，她的手祇要一動的時候，就會想到那是一株生長着茂盛的花架底枝子在春風裏擺動。她看見過很多漂亮，講究的女人們，她自己也挑選過一些認爲滿意底好看動作，于是她就模仿過來，變成自己的了。

燕二爺走在她旁邊，不時的拿斜瞟過來的眼睛來看她。他喜歡這樣一個女人，尤其喜歡微往上吊的長眼睛。剛才他施展了他對別的女伶底手段，誇耀自己見聞的廣博性情底優良和交遊的廣泛。在平時，一個走江滸的女人，早就暗示的向他有所指點了，可是這夜裏他却在繼續的向對方示意。

小桃紅早就知道這是必然的，可是她一面又覺得塵英還可以找到更好的人。『你的錢還太少！』她低聲地自己說，也可以說是私下的這樣冷笑。

張司令官的住宅離城門不遠，是在內耀着燈光的商店行列中的一個黑漆門道。門道很深，很莊嚴。一塊黑漆金字匾，上面寫着四個大字：『武紹前勳』。燕二爺告訴她說，這一帶的住宅都是他經手給買的。

門上一個人也沒有，一面走到二門，那也是黑漆的，上面畫着一百個不同的金壽字。卜

面也橫着一塊匾，不過是金底黑字：『百忍家風，』上面有是突起來的龍和鳳。她們剛走到那裏，小門就開了，一個身背馬刀的衛兵就轉出來。他一見燕二就笑了：『您來啦！』燕二微微低一下頭，就向麗英說：『裏邊坐。』

穿過三個天井，兩重院子才向右邊一拐，迎面是一曲木橋，青苔在腳下閣閣地叫着，有時又叮啷地響一兩聲魚溜。路燈下照見遠遠的是一坐假山，山隙洞裏閃過明亮的燈光來，有時路邊同石山一樣的站着全武裝的衛士，麗英第一次發現那樣的一個人時，腳幾乎嚇得軟了一下，而上面的柳絲又輕輕撫摩着她善感的臉；一路上燕二是沉默的，這時麗英才喊出一聲『喲』來！小桃紅往前趕了幾步。腳踏在平舖在一條一條木板釘成的橋路上底燕二的影子上：『幹嗎？』

燕二不高興，就責備似的埋怨道：『別大驚小怪的！』

沉寂佔據夜的園子。麗英身上被莊嚴和沉寂弄得毛髮的尖端感的到濃濃的寒意了，立刻自己見全心底跳動聲。皮鞋聲更加重了不安地心情。

燈光明亮的地方是一個全部玻璃窗子造成底廳子。廳外面放着桌子，上面堆着碗盞等等，另外有十幾個穿白衣服的人在那裏閑談着。一聽見步履的聲音，就立刻停止了說話，垂手

侍立着。

燕二爺趕上前幾步，問：『司令官回來了麼？』

回答是『請客人坐一會，大約八點多才回來得了。』

等麗英和小桃紅走到門口時，另一個穿白衣的人就向小桃紅說：『您跟我來，那邊坐去。』

小桃紅還沒有回答得出話來，燕二已經把麗英讓進廳子裏了。她楞了一小會，祇好跟着那個人走到別處去，提心吊胆地等着麗英。

廳子裏很大，躺椅和沙發靠着窗子安放着很多，中間是一張臨時支起的大圓桌，上面鋪着粉紅的桌布和精緻的杯筷。燕二讓麗英在上面角落裏的一把躺椅上坐了，自己接着她坐下來。這時就有人用福建金漆盤子送上兩盞茶來。

這房子太大了，使燕二爺變得處處謹慎小心，聲音也低了些；使麗英感到空洞，剛才覺得自己已經可以進位于第一流人之中，這時又覺得自己見過的場面少了。

白色的天花板上，淡淡地繪了一幅中國全圖，各省的顏色雖然很淡，可是卻又界限很明白。就在正中下垂一根金色的鍊子，下端綴着一盞白磁底大燈。其它四角也各有一個白色的

燈。麗英的身後是一個湘繡的小屏風，上面繡着西湖十景，後面是一個巨大的壁爐。四面的大玻璃窗子都被紫色絲絨帷幕遮着，唯有正中進門那裏的開着的，八盆鐵樹堅實地遮住窗子。是甚麼樣的地板她沒有看見，因為脚下是一幅深綠色的厚地毯。門上面有一面白磁方鐘，鐘面上的金字正指出八點一刻。

麗英下意識地咳了一聲，那聲音立刻鬆散地在大廳裏延展擴弄開去，似乎變成若干細末投入各個角落中了。

燕二很快的恢復了原來的狀態，又誇說自己的能幹和功勞。『剛才我們穿過的屋子是舊的，修理出來的，這花園是後來我經手買的。先前人家不肯賣，後去就賄騙他，說不賣就給他劃進馬路範圍去。修花園還不到四年哩。』

玻璃門無聲地拉開，一個短小精壯的人走進來，身上穿的黑色短服，褲子上的線壓得很現，下面是一雙布鞋。他滿面含笑。

燕二站起來：『張祕書長這邊坐！』

張祕書長先沒有理睬燕二，一直就走近麗英：『是白老板麼？果然同廣告上說的一樣呢；國色天香！』說完就坐下了，又同麗英說：『司令官馬上就回來，他有一個應酬不得不』

走一趟。這一次白老板來，飽了本地人士的身福，像我們，連眼福也飽了。」他說到這裏，才發現燕二還是站着的，就指他坐下。

『我還有點事，想給祕書長告一會假。』

『司令官說，叫你在這邊張羅張羅，又沒有外客，回頭一起吃飯好了。』祕書長一面喝着茶，一面吩咐燕二，『你坐下。』

燕二變得很穩重，既不輕飄飄的又不風流個儻了。

『燕經理，』

『在！』他欠起身子，回答緊接着他的問話，像是在嗓子邊預備好了一般。

『白老板定那天登台？』他在同燕二說話，可是眼睛却望着天花板。

『這幾天正開封神榜，上坐頂好的。等這一本一演完，白老板就上。』他柔順地回答着。

『大約呢？』祕書長似乎很失望的問。

『再過一個禮拜。』他剛把這句話出了口，就失悔起來，於是又緊接着說：『要是趕快，後天就可以上。』

『我看還不急，回頭你給司令官請示一下。』他說完，又問麗英的年齡和過往。麗英半真半假的回答了。

這時又陸續續續來了幾個客，其中有兩個：一個是甚麼專門學校的校長，一個是七俠五義中的盛彼得。

校長很年青，外貌很豐滿，修整得也很整潔，同祕書長長得很有相似處，後來才知道他們是親兄弟，和司令官同鄉而又有很深的世誼。——論輩份比司令官還高一輩哩。

『張校長在北京住過好多年，是那邊住過大學的。』燕二一見張校長來了，心裏就高興許多，因為張校長同他很談得來，又不拿架子。所以一找到這個機會，就說起話來。『當初他在北京的時候一定還捧過白老板哩。這一混，又過了五六年啦！』

盛彼得年紀雖然是四十出頭的人，可是看起來卻祇三十多。他穿着藍嘩嘩的西裝，一根金鍊鍊橫在背上。他的頭髮，眼鏡和皮鞋都是光可鑑人的。他說話的聲音帶着很重的南京語尾。尤其愛說：『這是甚麼。』這四個字，這是常常會使麗英想笑出來的，而他每說『這是甚麼時，語調却是加重的了。』

『平民的教育，必須家家要提倡，』家家兩個字在他的口中發出的音却是甲甲兩個字，

接着他就問人家，也問自己地；『這是甚麼？唔——這就是普及教育。崇孔兄以爲如何？』

張校長連忙應覆是。

『祕書長，令弟學貫中西，乃本城的最高學府。他就很同意我的甲申提倡。』他得意的站起來，手插在褲袋裏。

『唔，』祕書長沉吟一下，才點點頭：『家家提倡。』

『對了，甲申提倡，事必成。這是甚麼？這是爲了本省的每一個男女諸姑兄弟父老。這是甚麼？這就是普及教育！』

崇孔並沒有去聽盛彼得和他老哥張崇孝的談話，卻和燕二麗英談戲劇去了。

外邊一個聲音報告說：『客人都到齊了！』

裏邊的聲音被斧子劈斷了一般，機械般的在原位上直立起來。這時玻璃門被兩個人開，遠遠的簇擁着一小羣人來。麗英的腦中掠過，『司令官來了！』

人們在玻璃門外站住了，進來的祇有一個。這個人很大個，穿着灰布軍衣，領扣解開着，上面是肥重的，有兩隻腫而有光的眼睛底頂，他的眉毛很粗，上面拖着好些條明顯的縐紋



。他沒有背刀帶，下面裹着布綁腿，（註）皮鞋。一進門，蒼黃的大臉上就笑起來，因此兩腮顯得更大，臉上的紋路更多。『坐，坐，大家都來了！』

客人們都沒坐。他自己坐下，又欠身的招呼一次：『坐下談！』大家才坐下了。他笑嘻嘻地看着麗英，有幾根鬚鬚的下巴盤成了幾層，嘴裏噓噓地發着聲音。他把軍服解開，裏面是一件白布襯衣，胸前掛着一串唸珠。他的手指拈數着它們。『這就是白老板罷？』

麗英站起來，低聲恭敬的回答了。

他揮手教她坐下，笑一笑說：『我姓張。』

燕二不安起來，心裏責備着自己，『怎麼忘了介紹呢？』這時就趕快插上一句：『這是司令官。』並沒有人理他，也沒有人看他，他說完又坐下來了。輕輕地叫侍者們張羅茶水。

司令官對麗英十分關心，『這裏沒有北平好，十多年前我到那邊去過。你到我們這邊來，住得慣？』他說到這句話時，眼睛就往燕二那邊瞟了一眼。『我給他們招呼過，要是住覺得不合適就搬到旅館去住。』

盛彼得一直就想同司令官講話，可是在一旁陪了很久的笑臉也沒等着他同麗英的話告一段落。直到這時，他才喊了一聲：『司令官。』

張司令官謙恭地回了一聲：『盛彼老。』

『易龍老，曹才老他們的意見，這一次的……還是從緩的好。』

『我已經說過了，不這樣辦財政簡直沒辦法，不過，龍老，才老你們諸位的，那當然是例外。張祕書長總會給想個好法子的。』

張祕書長同盛彼得同時點着頭，尤其是盛彼得，他所代表接洽的事已經得到圓滿解決了。

『這件事，我看還得紳士們表示擁護一下。』祕書長說，他有決斷地把煙蒂扔到痰盂裏，水面上噉地響了一聲。

『那當然，』盛彼得沈吟一下，似乎得到了個好辦法：『我們五個出來登高一呼，發個宣言。這是甚麼？這乃是擁護司令官的意思。孝孔兄以爲如何？這是甚麼！這就是表示我們七俠五義的精神所在。』他的臉與鬚得紅紅的，映着刺光的鬚根子，特別顯得精神。他這時才感覺得口角上濕潤潤地，立刻掏出白絲手巾來拭去分佈在上邊的吐沫泡子。

張崇孔同情地點着頭，其實他並不想在他身上多化功，可是又不得不敷衍他。

崇孔也有話給司令官說，但是才一開口，司令官就止住『你老人家有話以後說罷、

咱們現在請白老板替咱們唱一曲，怎麼樣？」他的眼光向四面一掃，似乎徵詢意見似的，一邊就站了起來。燕二就溜出去了。別的人也都站起來，大家在軟厚的地板上來回的踱着。麗英胆怯地一人孤零零地站在一張茶几前。崇孔就走過去同她繼續談剛才沒講完的三娘教子。

燕二帶進來三個男人，手上拿着鼓板和胡琴，在屋角上支起架子，又有侍者搬了椅子給他們坐下。燕二走過來，把麗英請過去。這時麗英才像見到熟人一樣，把心情鬆弛下來。她解開領扣低聲咳嗽一聲，琴師調好絃子，也低聲的問：『高低？』麗英回答說高半個字。琴師又捲了捲把手，把『千斤』往上撥動了一點，『成了？』麗英點點頭，就走過去喝了一口茶。燕二躬着背問司令官，『來一段甚麼？』

司令官笑眯了兩隻眼，問他們吧，我是外行。』

燕二領了祕書長的命令，走到屋角裏對麗英說，『來一段反調二簧。』

琴師聽見是二簧，就把絃往下落了點。一等麗英把戲名『起解』說出二來，就扭過頭去望打鼓板的。另一個拉二胡的也準備好了，于是就朗個朗個朗個朗地響起來。

聽衆們一見麗英走到別一邊去了，就開始品評她的頭足起來，司令官一味的笑着，手數着佛珠，一句話不講。讓那高亢圓潤的聲音灌進耳朵來。祕書長在每一句之前都輕輕地告訴

他下一句的唱詞，他懂得了般的微微點着頭。

張崇孝用脚打着拍子，張崇孔還低聲地限着麗英唱着，有時候又輕輕地拿右手的食指往左掌心中一點，每當那一點時必定是打鼓匠敲鼓的時候。有時他聽得滿意時，就拿眼睛去看崇孝或是燕二，等那眼光偶然相碰在一起時，就點點頭，或是會心的一笑。

十二點鐘他們才吃完了飯，盛彼得推說要早睡先走了，別的人被司令官留到書房裏去喝咖啡。但是張氏兄弟和燕二都知趣的走了。

小桃紅一個人在一間小客廳裏望着電燈，桌子上擺着吃剩了撥下來的豐盛晚餐。房間外面是黑的夜，陪着黑夜底寂寞的是一個背上插着馬刀，石頭一樣的衛兵。她在那裏待了好久，想找一個別的聲音都找不到。她心裏掛念着麗良是不是回到園子裏了？白小福是不是已經好了？快來了？尤其是麗英！她怎麼了？

那些人的面貌與身體全來在她的眼前，燕二爺是早就有揆油的心思的。他是不是假借司令官請客使自己同麗英分開了呢？他一定是買通了幾個衛兵這樣幹的，『一定！』她肯定地對着自己說。司令官那兒沒見過女人，何必費這麼多週轉來轉麗英的念頭。麗英，已經長成了

，是時候了，她一定會看中了燕二的。她沒見過世面，『呸！燕二是個拆白呀！』她想出去找她，但是那裏有那個背刀的人。他不說話，也不懂得人情。門雖然開着，夏夜的涼風從那裏透進來使她打抖，可是事實上比關上的鐵門還難。可是她好像跑出去了，但是外面是黑暗，寂寞和虛無的，於是她又明白過來，自己仍是對着那一盞燈，和那些紅木的傢俱。她埋怨自己的命不好，麗雄剛好可以給自己弄一點錢，就出了那麼一個岔子，自己落了個人財兩空北平的房子化了錢修理出來，又租不出去，連白小福也不來。寫信來說是病了，是不是真病了呢？自己又不在那裏，誰知道真假呢？麗英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像小孩子了，也許她……

想到這裏她打了個冷戰！不敢再往下邊想了。她祇希望這一回不會人財兩空。

外面起了腳步聲，進來的是輕飄飄的，風流倜儻的燕二爺，他一臉都是笑。他且先說話，從桌子上拿起一個蘋果來咬了一口。

『二爺，』她喊了一聲，『天不早了。』

『不用忙，咱們這就走。』

『麗英呢？』

『她今晚上不回去了。』

小桃紅明白了，嘴動了一動。

可是燕二爺更明白了，嘴也動了：『司令官不會虧負你們的。』

她高興地跟着燕二出去，那石像一樣的兵却向她砍了一馬刀，她帶着一身冷汗醒過來。

她效法燕二去抓一個桌上的蘋果來，她的手指抓着一個實體了，她雖然有了這樣的感覺，可是仍然不放心，就再用嘴咬了一口。『甜的，』她一邊嚼着，一邊笑了笑，『我活着哩。』

她希望夢裏的一部份是真的，『如果眞的司令官大方的話，我的後半世就有靠了。』

麗英重見到她時是第二天的正午，她仍穿着昨天的那一身衣服，可是臉上却没有施脂粉

。小桃紅高興地問：『怎麼了？』

她難受地說：『沒有甚麼。』按着就倒在椅子上哭了。她的眼淚像戶外的雨一樣狂傾出

來。

對面房間裏燕二爺正笑着。麻將牌嘩啦啦地倒在桌子上。

## 第九章

自小福隨着人流踏到月台上，認清了搬運快背心上的號數才喘了一口氣。他取下小帽，讓頭髮吸收一點濕潮的空氣，才覺得輕鬆了許多。他把多纏的灰布衫整理了一下，就跟着力快出了車站。讓他代找了兩部人力車，把三個箱子放在前邊的一輛車上，自己提着小包祇坐了後一輛。把前一個車的號碼也記下來了，前一個車的背脊上像貼過一張紙，現在還剩下字跡來，細細一看才是慶英登台的廣告。車子在泥濘的大路上走得很慢，連日的雨使這城市底外貌大變了。小福所經過底路的兩邊，牆上，揭示牌和電杆上無處不看見『白慶英三個觸目的字。在一處拐角的閱報牌上，封面廣告上刊着她的相片。就在這時迎頭來了長長的一列人，他們的打扮全是小買賣人的模樣，年齡有大有小。小福看出有純白的頭髮的，也有才十七八歲的年青夥子。前邊打着一面白布寫的減輕甚麼請願圖，中間有幾個字被捲起來，看不見了。他們的脚步沒有顧忌的，沒有訓練的踏進泥裏去又從泥裏拔出來，再帶着黑黃色的泥漿踏進前邊一個人所造成的腳跡裏。小福往前邊一看，人列長着哩，就問車夫好不好繞別條路走？車夫依了小福的話，回頭拉了一段，從一條熱鬧的街拉過去。迎面又來了一列人，前

面是穿紅軍服的音樂隊，打着大鼓，小鼓和鑼鈸，後邊的喇叭也咿咿嗚嗚地吹着。小孩子們爭先趕後的簇擁着它們。後面是許多叫化子，拉着二三十個紙紮成的劇中人，前邊各有叫化子抗一塊粉牌，上寫『白麗英之蘇三，』『白麗英虹霓關，』『白麗英之……』他不由的詫異，『氣派可真不小啦！』正在這時候就有一張紙塞進他的手中來。他知道那是麗英的廣告，等這一隊活廣告過去了，他才打開來看。除了一張平常戲廣告而外，後面還有一行附註似的東西。上面印着：『來賓注意。』再提一行才是：『輕視開鑼戲乃劇界之惡習，今夜白藝員開場即演拿手傑作，實為改良戲劇之第一聲。齋希垂鑒，并望早臨！』

車子在園子前打住，他看着行李搬下來了，就拿一張單票子給車夫找。自己就來看看這門首的景象。園門在人行道上，和兩旁的舖面平行，一道鐵門向兩邊拉開。鐵門外掛着粉牌，寫着今夜的劇碼。鐵門裏兩邊是票房。售票處的窗子還關着，而那水門汀的平地上，已經有幾個等着買票的人了。兩旁的壁頭上，紅紙金字的海報預告了不少戲目，其中有一部份小福知道得很清楚，那是麗英沒有學過的。正中一列掛了十二張戲裝相片，除了一頭一張麗英的甘露寺和定軍山而外，全是麗英的。車夫把錢找給他，他就叫人幫着把行李搬進去。

園子裏的人把他一直帶到三層樓上，小桃紅她們住的地方。那個人因為裏邊住得有女眷



，就在掩着的門外喊了一聲。裏面沒有回答。小福說：『不要緊，進去好啦。』

麗良躺在牀上，正睡着了。別的人不在家。小福就在屋中的桌前坐下來，那是一張舊八仙桌子，上面雜亂地放着化妝用品和水瓶，他就先倒了一杯水喝了，然後才去把麗良拍醒。

『您來啦！』他揉揉眼睛從牀上坐起來。

『好容易才把北京的房子結束了，』他把爬在衣上的一個紅色小甲虫彈去，才又繼續問；『這邊的情形怎麼樣？』

麗良把自己知道的向他約略地告訴了一遍。

『她們現在上那兒去了？』

『她們呀，忙着哩。夜晚完了事，還得出去消夜甚麼的。』

『晚上回來嗎？』他緊接着問。

『有時候麗英就不回來。』

小福沉吟了一會，就苦笑着說，『那是紅到家了！』

麗良拿起水瓶，問：『爸爸喝水。我去打去。』

小福望望他，想到門口的那兩張相片和街上的廣告，就想到麗良也是個掛二塊牌的角兒

，要親自去倒開水，就感愾地說：『跟包的還是不能省，跑碼頭的人多少還得綑着點。』<sup>①</sup>這一句話正觸着麗英好久以前就蓄下的心思，於是就說：『我也是這麼說。可是媽總想着那幾個錢上。』接着他就講起在這裏還好一點，是住在園子裏的。從前在別的城市裏，挑軸子的人在街上自己拿着行頭和把子，真有些過不去。

小福讓他先去弄點熱水回來洗臉，自己就拿起篋子來篋短而淺的頭髮，這樣就舒暢了許多，不像剛才那麼癢癢的難受了。一面就想到小桃紅，她把錢看得太重。要孩子們成名，有些錢是要放鬆一點的。一想到麗英，他就不放心，他自己問自己，也安慰自己地說：『要不像她姐姐才好。』

就着打回來的熱水，洗了一個臉，再喝了一杯熱茶，精神才出來了。今晚上開場就上，『甚麼新玩意？』他抓着頭問。

『今晚上有個堂會，怕誤了，所以就這麼調動一下。』

『是那家大宅門<sup>②</sup>的堂會，這麼準時間？』

① 綑着點就是要拿一點架子。

② 大宅門即大人家。

於是麗良就告訴他關於這個堂會的事情。張司令官駐防這個城池整整有十五年了，對於人民很關切，愛護，今天夜裏這裏的各機關各法團給他發起一個紀念大會，其中的遊藝節目就放到晚上來，成了個堂會的形式。這城池又找不出甚麼角兒來，把附近幾個城市的伶人調了幾個來也湊不上八個鐘頭的碼子，因此皮黃戲一共祇有八個，前邊墊上本地戲。他最後才說：『遊藝是打下午三點鐘起，這時都開頭一會了。』他又說，『正找不到好絃子，今晚爸爸露一露吧，大偉人都要來的。戲是雙齣，甘靈寺和梅龍鎮。我那段流水，換了幾個人都拉不好。我是學運良的。』

『好，回頭咱們先調調。』他知道孩子們還是第一次應堂會，而到場的又有本地的大人物，特別小心地這樣說。一面又把胡琴取出來，把絃安上去，把別的也全弄停妥。

『又下雨啦！』麗良愁苦地望着窗外，有力地落下來的雨絲。

『下雨又有甚麼奇怪！』小福試着絃子，『這麼大驚小怪！』

『這裏的人說，地面經不起雨的！三年兩頭有撒扭啦。』

這回答提起小福記憶中的傳聞，他立刻覺得麗良的話並不算大驚小怪的了。他們試了試今天晚上的戲，天就黑下來了。下面台子上就打起『鑼』來。

「人還沒回來，唱個甚麼鬧鐘戲？」小福有些着急起來。可是麗良說不要緊，燕二爺會想法的。他們正閑談的時候，催場的就來了，麗良說：

『白老板沒回來，我一人也唱不了御碑亭呀？』

過了一會，燕二輕輕地推進門來，他向麗良說：『她們還沒回來？——我已經把碼子往後邊拉了。』

『這位是燕二爺，這邊的經理。』麗良介紹小福說。

燕二遞過一張名片，上面印着燕仲平三個大字，上面又有兩行小字是司令部的副官和同泰銀號的會計。他又繼續解釋，『這邊找不到人幫忙，司令官因為我們又有點親戚，仍是推不掉，祇得兼一兼。』接着又說了好些仰慕小福的話。小福點頭，拱手，感謝他一番。麗良敬烟，敬茶，坐在一旁聽他們談話，不久，就轉到『水』的問題上了。

『是呀，』燕仲平一拍膝蓋，『這討厭得很！「黃河百害，利在一套」，可是咱們却在套上。這塊地方乾是乾，可是又經不起水。今年修放心，咱們請了好些工程師，出不了毛病。白老板，』他不平地說，『這麼壞的地方，可還有人要搶地盤啦。真是！』

給他這麼一說，小福和麗良的心都寬了，但是他的話又轉到別一個問題上。他的聲音很

低，幾乎是祇讓小福一個人聽見的。『這可不能說出去，這幾天有人暗中指使商人罷市，今天先有請願的出來了。』

小福祇『唔』的應了一聲，預備他說下去，可是他卻側着頭去聽。這時有腳步聲傳上來了。『今晚他們回來了。』說完他就站起來，走到後邊樓梯口向下一張，他笑了一笑就走了。『可不是，我一點也沒有猜錯。』

小桃紅一進門先就看見小福，但是却先喊了一聲：『燕二爺，』接着又對龐良說：『你還不去，龐良都扮戲去了。』等龐良走了以後，她才同小福說起今天晚上的堂會來。這時小福又向燕仲平拱手道謝一次。

『您多勞神了。』

燕仲平也還了禮，『連地主之誼都說不上，真是笑話，笑話。』

小桃紅忙地清理着行頭，把子，又對仲平說：『燕二爺，這次小福又沒把跟包的帶來，回頭還煩您派個人跟過去啦。』

『這還說啦，』他點點頭走出去，『您真不怕說話費力氣。』

小桃紅一見他出去了，立刻就說：『這也是隻懶蝦蟆，處處都想打主意呢。』她把包袱

打了結，又說，『房子怎麼了？』

『房子押了一千零八十塊錢，扣了五十二塊錢的手續，都帶來了。』他摸出一個手巾包，『這是整數。』

小桃紅接過來，覺得紙的份量很重，就拿來放在牀底下箱子里的一件衣服袋裏。『我可沒點，明兒少了就問你。』她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一面她就把小福的煙具取出來，自己拎着行頭把子放在靠門的牀上。『你過過癮吧，回頭麗良陪你去。』

小福和麗良的車子走到煤氣燈明亮的街口，就聽見一個人的聲音喊着，『繞道走！』

『就到前邊。』車夫回答着，騾在路上『拍達』的響了一下。

『那得下來，走過去！』小福這時看清阻止他們的是衛兵了。于是他同麗良下了車，把錢付給兩個車夫。

從這裏起天上搭了蘆棚，裏面又加了一層白竹布。從頂上吊下來萬國旗和架着祥雲的旱八仙，跨着海獸的水八仙。每隔一段距離又是一盞煤氣燈，把地下現鋪起來的煤渣照成灰紅色和灰白色。兩面搭着半人高的木欄，上面是各色的彩球。前邊有對面擺着的紅架，上插着

黃羅傘，掌扇，二十八宿，白旄，黃鉞，還有那些紅底金字的肅靜迴避牌之類。在那些紅色和金銀彩色之間，又分段地夾雜全武裝的軍士，手槍倒提在手中，食指攀在機板上，雖然恐怖黑色的槍口是指着地面，可是白小福行走在他們之間，總是提心吊膽的。兩邊那些店鋪雖然仍是關着門，可是生意是早就沒有了，一來是天下雨，二來是半截木欄把他們的門口遮住，第三是交通不便，第四警衛森嚴。因此那些夥計們都清閑地袖手旁觀。

走了一半就向左邊拐灣進大門了。大門很小，可是望進去却很深。門旁的小石獅子前，一邊伏了一挺輕便機關槍，又有兵，警察和便衣帶黃綢條子的人把住。小福和麗良剛走近他們，一個聲音像安着彈箬似的從人羣中迷出來：『條子！』

『有。』麗良連忙掏出兩張白綢小條子，給兵士們看。

『掛起！』

但是另外有一個便衣人認識麗良，就緊接着兵的話說：『白老板，請您掛上，才好以資識別。』

走了一段才是一個屏門，是綠底子洒金的。那電燈光下的兵士們少了一點，白小福的心才安下一些。就在一張桌上擺着的簿子上簽了白麗良三字。這時自有帶黃條子的人過來把他

們從一條簾子遮起來的走廊裏帶到一個廳子之中。那裏有現代人，也有上了裝的古代人。這地確係來清楚的鑼鼓聲，但是在小福和麗良的耳中那是極不合諧的。

『這是本地戲。』麗良咬着小福的耳邊說，『頂難聽的。』

『別說了，』小福止住他說，聲音也是低低的。

一個人進來了，他提起嗓子喊了一聲；『諸位藝員，沒有吃過飯的，外邊坐席啦！』

有的人就跟着去了，有的留在那裏。白小福自從過足了煙癮，就有些餓了，實在想吃東西。麗良也是這樣，可是又不好沒有招待陪着就去吃飯。等了一會沒有人來，想着散戲時又是很晚，父子兩人也就自己走出去了。

那間屋子裏擺了八桌酒席，有三席坐滿了，他們就在另一張桌上坐下。別的席上坐得滿的，就分過兩三個人來。聽差送上酒，是一壺白酒，一壺黃酒。從此以後就祇有送菜的人來了。

小福從別人手中借過一張今天的戲目來，一看就知道這麗英麗良的是倒第一和倒第三。於是就高興地說『咱們出去瞅瞅，碼子是大軸和中軸哩。如今前邊本地戲還沒有完。』

他們從新繞到綠色屏門前，從那裏轉進燈光純白的敞廳裏。高曠的屋頂下一律懸着紅綢



綠綢，下面是數不清的電燈和二三十盞的煤氣燈，照映得那些桌，椅與人比盛夏的正午還光亮些。密密地安着方桌，三方擺着太師木椅，前邊對台的一面是兩個小凳。桌子前遮着紅緞上繡「合和二神仙」的桌幃，上面又加白色的桌布，放着蓋碗茶，花生，瓜子，紙煙，點心碟子。椅子上全有紅呢或是繡着劉海戲金蟾的椅披和墊子。兩旁和後邊已經擠滿了各色各式的人物，他們的胸前都飄着綢條子。靠台和正中的一團却是空着的，一個人也還沒有。後邊的廊下新修一個大灶，上邊有不少的火眼，上邊放着開水壺。小福他們就是站在那兒的，一邊聽着本地戲，一邊聽着沸水響。

戲台正對着他們，台前搭了一塊綠綵，上面有些紅紙圓光，貼着金紙剪成的字：『張司令官主政十五年紀念大會遊藝會。』兩邊還襯着一付對聯，上面寫的是；

一身繫天下安危，大將威名震禹域。

萬姓沐春風雨露，武侯德澤被中原！

台上的戲，有一部份他們是聽得懂的，不過梆子響得厲害，像奉天戲的腔調一樣，祇是沒有絃子。

一個穿紅袍的女人正高聲唱着；

『奴的夫，娶九妻，男兒志氣，

這都是前生修來，大福大喜，

願生生世世，長枕大被，

願五世同堂，兒孫繞膝。』

觀眾們大聲的叫好起來，那劇情，這唱詞都是他們見到的，願意自身去經歷的，這叫作的狂呼是從他們心裏真誠地喊出來。

在小福他們身邊，正有一個年青人送老年人出去。那年青人不斷的恭維着：『大才，大才，舊戲裏真是前無古人了。』

鄰近的桌上人都注意這一老一少了，接着聲音就像煤氣燈一般噙噙地議論起來。

——這是易龍強，這本戲就是他打的。

——七俠五義的手筆到底不同。

麗良一聽見那人就是易龍強，趕忙拿眼睛追上去，可是祇看見他藍袍黑馬褂的背影，他正轉過屏門去。

本地戲演完了，茶房就忙着拆去桌上擺的點心和茶。換上水菓碟子，和冷盤，杯碟擺好

，讓人們先喝起酒來。

『外邊的席桌要好些，』慶良看了一眼用條盆搬出來的菜說，雖然小福立刻就阻止了他，但是他仍在細細的比較。

小福等台上的場面換過，短短的打個『通』以後，就碰碰慶良，叫他一同到後邊去，他知道，再過五個戲就是甘露寺了。

慶良和小桃紅還沒有來，燕仲平正忙着招呼園子裏調過來的『班底子』。他一見小福進來就說，『白老板的東西全來了，您辛苦！』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是對那個說的，說完又跑到別的人堆裏去，接着他的聲音又從那裏飛出來了。

小福看看衣包，把子，就給慶良說，『這個亂勁，大家小心點，別出岔子。』又問：『他們怎麼還不來呀？別又給誤了！』

『這可是誤不得的！』慶良在衣包旁邊坐下來。他心裏估計着沒有限包，怎樣拿架子，時時的就吐着痰。

一直等到京戲上了，燕仲平才揩着汗水跑過來，『哎呀，老板，咱們吃飯去，這可鬆動了。』

『咱們偏過了。』小福謙恭的站起來。

『別客氣，』他一把拉住小福的膀子，又對龐良說：『走，一塊去呀！』

『我們剛同大夥一塊吃過。』

『那是給土戲子吃的，走，再上外邊吃點翅去！』她拉着小福往外走，『不成敬意的給

您接接風。我也該喂喂腦袋了！』

『咱們還有東西，』龐良說。

『丟不了，交給我啦！』燕二看也不看的就往外去了。

台上的打鼓匠側着耳朵聽完一個傳令兵的話，就把鼓籤向上一揮再向兩旁一壓，鑼鼓突然就停止了。場上的生旦淨末丑也不知所措的停止了唱做，這時喇叭手就咿咿嗚嗚地吹起來。

綠色酒金的屏門開了，一羣人從那裏走進來，打頭的是張司令官，他仍穿着那套軍服，不過領扣上了。緊跟着他的是張崇孔和別的幾個人。全場的人都站起來，臉上含着笑。司令官向左右各點了點頭，就走到台前的席上坐定。這時武裝的軍警就分佈在全場，頗有如臨

大敵的樣子。

一待司令官坐定，戲才繼續的演下去。別的觀眾才低下頭去吃茶。

商會會長是一個精明的小鬍子，他走到司令官的椅子旁邊，『張司令官，上午的會您沒有到，請這時候致一回訓詞，怎麼樣？』

司令官站起來，謙恭地點頭應承了。等會長走開，才坐下。

台上的戲告了一個結束，會長就像一個唱戲的人一樣走到台口邊。高聲的喊：『肅靜！』『肅靜！』『肅靜！』等台下的聲音漸漸低下來，他才嘶啞地，大聲地報告着：『今天本城——各機關——各法團，爲張司令官——子謙——上任——十五年——舉行——遊藝大會——承——各界來賓——到場——兄弟——非常榮幸——。現在，司令官——已經——到場，兄弟——特別請——司令官——對我們——指示機宜——訓話——。現在——我們鼓掌——歡迎！』

他還在兩個字，三個字或是四個字一頓的高喊，可是鼓掌聲早把他嘶啞的聲音壓下去了。他就紅着臉退在台角，等鼓掌聲低下去了時，才又提起氣力；『現在——』用右手掌向上——擡：『請張司令官！』

又是一陣掌聲。

張司令官在人衆的歡呼聲中走上台去。他威嚴地用目光向下面一掃，沉默了一會才像機關槍一樣，無高低，無節奏地吐出他的話來；『我本來沒有話可訓，會長要我訓。我訓甚麼！我同諸位相處十五年，我平日的言行，就是我的訓話。你們要努力實行！』他換了一口氣，『地方收入都用在地方上，這是你們所共見的。偏偏今天有不良份子，出來請願！今天商界重要份子都在這裏，有意見就請講！』他的話停住了，等別人的意見或是質向似的。『既然沒有，我就認爲你們沒有意見。』又想一想：『我沒有說的，我是執行民意的，我是公僕！七俠五義代表百姓，我就接受七俠五義的意見！完了！』他點點頭，在掌聲中走下台來。戲又繼續了，這時兵警們向到會的人散發傳單，那是全省紳士擁護司令官的快郵代電。尾巴上印着，『易籠強，曹才敬，金山泰，吳稼之，盛彼得率紳士二百三十四人同叩馬』等字樣。

麗英同司令官同軍來的，他自己的家裏也有一個盛大的慶賀。麗英十二點鐘就到了他那裏，到天黑時才溜回了園子湊合了一齣御碑亭，又回到他那裏了。這時才同司令官一塊來到商會公所，是進門時才分開的。

麗英走進後台，並不向別的人打招呼，像一個真正的貴婦人一樣走到白小福的那兒，「爸爸，您來啦！」

小福近三個月沒有見到麗英了，她比從前長高了些，顯得更窈窕了，微微向上斜的眼睛，像兩條迎着月光在黑水裏閃光的小魚一樣。長方的臉上，微笑時就現出兩個深深的酒窩。衣服裏隱隱凸出的胸部也是從前所沒有的。小福一想到這裏，就暗誇着自己當初底眼力不錯。他這次來，還是第一眼見到麗英，但是這印象給他非常的滿意。

「爸爸，勞駕給咱們托一下吧。」她不加思索地說，順便就在長檯上坐下，腿輕便地一蹺，就放在另一隻腿上。

「言語和動作都不差，」他微笑着，心裏這樣的想。接着就說：「不差門，這就該上裝了。」

麗英和麗英由小桃紅和借來的跟包上了裝，小福在旁邊指點着，「今晚燈太亮，得把顏色加深點。」

前台的戲已經完了，可是麗英還沒化上裝。於是那商會會長就走上台去，同張校長開了

○托一下，有幫忙的意思。

個玩笑。『白老板的戲馬上就上，現在先請張校長崇孔清唱一段拿手傑作六月雪。』

張崇孔坐在正中的席上，正吃着一片烤甜鴨。一聽，倒怔住了。接着四面的掌聲就響了起來，再也不容他分說。商會主席就連把他推上了台。

起先他還不好意思，但是下不了台，也祇好兩手打着拍子，一扭脖子一扭脖子的唱了一段。才在掌聲裏下了台。

張司令的精神本來有些不濟了，但是麗英却刺激得使他興奮起來。他支起手肘，把下巴放在掌心上。——他看戲是照例不拍掌不叫好的，因為必須莊嚴一點才好。他旁邊的人總是知情識趣的替他鼓着掌。尤其是張崇孔，每個好都恰叫在那說時遲那時快的地方。

旁邊的人常給他的叫好輕輕喝采，『真內行！』

城市的夜似乎是這個堂會支持着的，現在那些蓆棚下祇剩白亮的燈照着寂寞了。小福小桃紅和麗良從那的走出來，祇是一些不說話的人忙着在收拾東西。這時是很靜的夜，雨聲清澈地打着蓆棚。有人取下紙架的水旱八仙，那些活的人在夜雨裏也正像紙人般失去了精力。

他們三人穿出那一段白亮蓆棚所遮起來的煤灰路，麗良第一個叫出一聲『哎呀！』小福也是從光亮中走入黑暗，一脚踏進泥坑裏了。小桃紅從後一把拉住了他。



『我也踩了一脚哩！』麗良說。

祇雇着一輛車，小桃紅坐上了。小福和麗良就在慘淡的路燈光下，在泥濘的路上慢慢地走回去。

鋪門外常常有過夜的叫化子，祇裹着一張破蓆。小福問麗良：『這是活的還是死的呀？』

『誰管他活的死的。』他打個呵欠。他唱了三齣戲，嗓子也是火辣辣的，用手來回的撫摩着喉頭。

天像裏翻，雷咆哮着滾過來；又滾過去。屋子的窗戶隱隱地震動。不久。天就像被雷踏破了，雨瘋狂地落下來。雨腳碰着地面，嘩啦嘩啦地亂響。

麗英沒有回來。

小桃紅被對面王甫臣拖去打牌。

小福抽了一陣煙就睡了。麗良那夜就佔了麗英的牀。

## 第十章

天是渾渾的，像剛剛加了糝的河水。祇有淡淡地幾塊白光透過雲層映在濛濛的路上。人們的臉上的陰雲先天上底雲而散開了，一個襤褸的小女孩跳進舖子去拉老祖父底手；

『爺爺，太陽出來了！』

老頭子不大相信，就隨着孫女兒走到門檻邊來，他一擠一擠的老眼睜不開似的。他用指尖沾點吐沫抹在眼角上，然後用手遮着眉毛，抬頭向天上望。微光刺激他的鼻子，他『啊——啊——啊嚏』他打了個噴嚏。他滿意地笑着拿手背來揉鼻子。

小女孩子高興地掙脫爺爺的手，跑到路邊去，一輛綠色小轎車突地轉過來，那車頭有力地掙扎了幾下，才一聲怪響地站住了。那小女孩子却呆呆地帶着一身泥漿嚇暈了。

汽車夫把邊窗玻璃絞下去，伸出頭來；『野種，××××××！祖宗！』

汽車裏坐着張崇孔，龐英，小桃紅。前邊是小福和麗良，再加上汽車夫。一車擠擠的。

汽車夫又絞好玻璃，才讓清潔棍瞭望在窗版上劃了個半圓圈，一路罵着，才又把閘攏開

了。

『這些死不了的東西』，張崇孔起始敘述，『前幾年才修馬路的時候，常常有給汽車比快慢的人，還有比力氣的，狗娘的，見天都得死個把兩個！』

麗英穿着柴紅絲絨袍子，外罩淺灰色的短夾大衣，這時她覺得擠得厲害了，衣服上起了許多大縐折，就想稍稍的鬆動一點。右邊是胖胖的小桃紅，像一個割下來的豬肚腹一樣；又大又鬆，肌肉在衣服外一抖一抖的。這邊，張崇孔已經擠歪了，他的手一隻放在沙發背上，另一隻放在窗沿上，麗英心裏好笑，如果沒有那層玻璃隔着，他的藍哩嘍學生服早就同那先前的小姑娘一樣了。她仔細地看她的衣服，不住的自己惋惜着。沒有閒情去聽崇孔敘說司令官和他令兄底政績。

『……雖然，七俠五義反對我老兄的主張，但是他們沒有槍。馬路是修起了，不然，我們今天也得在這路上走，這豈不殺風景？』

車馳上一條平坦的柏油路，他的話匣子又扳開了。『這是新修的，因為司令部在這邊，所以特別不同』。他的腰板擠得動不了，這時有些麻木了，就用勁扭了兩扭。『季保羅給我說，在外國，巴黎，倫敦城內的車都開每點鐘三十公里，這裏，唉，比洋車快不了許多。還算好，去年這裏居然有美國冰激林了』。他感慨繫之的說，想到甚麼就說甚麼。

『美國冰激林不化麼？』慶英問。

『哪能化，咱們現代的文明，這就是科學萬能。比方白小姐，你將來還得灌留聲機片啦。所以我教學生都是科學第一、科學化！』

汽車的喇叭運響了一陣，就在一座有刺樹圍着的小鐵門前站住了。

小桃紅頭一個下車，看了那像廟子一樣的小鐵門一眼，心裏抱歉的說，『可惜車開不進去。她把膀子用力運動了幾下。第二個是麗英，她的腿已經麻了。就在水門汀的小階沿上跳幾跳。』

『再不到，我可真受不了！』

崇孔等人都下來完了，才慢慢地曲着身子走下來，他運動着雙手和腰板，腳下來回輕輕地動着。

『汽車不用啦？』車夫問。

『先給祕書長開回去用了再來。』他伸手按門鈴，過了好一會才有一個用人來開了門。他非常不高興，『一點訓練也沒有，聽着喇叭響還不來開門，定得等按門鈴！』他笑着對英說，『我前邊領路，這個討厭的雨！』

刺樹圍着的是一個草坪，中間才是一所尖尖的小洋房。從小鐵門通房子是一條碎鷄石子砌的路，上面有黑石頭擺出的字：『億萬斯年，福壽無疆。』碎石子路外邊是一個用萬年青籠出來的小方園，種植着草本植物。中間高起一堆土，像個沒有草的墳一樣，上邊放着一個大木桶，裏邊是一棵鐵樹。圍着木桶的是紫色黃色和綠色的野草。一個竹子編成的小亭子也在那裏，裏面還有石桌石凳。崇孔領着她們走到屋子前，登上三步石階，先在簷下站住了。那兒擺着幾個棕編成的小墊子，他就脫了鞋站上去，請客人們也照辦。

小福和龐良都感覺撇扭，遲遲地不願脫。龐英在階沿上走來走去，觀看沾附在植物葉上晶亮的水珠，小桃紅脫了一隻鞋，看她們不脫又穿上了。

主人很快就發現了這個，馬上就說：『不打緊，我有軟鞋』。說着就兜進去了。一會就有個人送出五六雙布鞋來。

龐英換上布鞋，立刻就覺得自己變了。她一人老不肯進去，別的人雖然換了鞋也不進去。崇孔進去了很久才出來，跟在他身邊的還有幾個人。

『怎麼不進去呀？』他又走出來，不解地問。他怕龐英鶴上會變了主意，回轉園子去。

麗英沒有說話，祇坐在棕墊子上望着鞋子。

『她不願穿這鞋子。』麗英替她說。

『這有甚麼？白小姐例外就是了。』一個人說。

客人們進了屋子，那是一間純洋式的房間。房頂上垂下一盞紅緞小宮燈來。地板中間是一張大野獸皮，地板是紅色油漆，塗了一層蠟。人往那裏一站，腳下便現出一個倒影來。

後面還有一間，用玻璃珠穿成的帘子隔斷。前邊屋裏安放着一套沙發和別的矮凳子。靠壁，還有一個正燒着的壁爐。麗英就踏到那裏了。

別的客人同崇孔談着，其中有一個是他學校裏的訓育主任。他穿一套極新式的灰西裝，粉面梳着亮得刺人眼睛的頭髮，因此更顯得臉無血色。他正述說一件昨天夜裏學校發生的事

『此風不可長！』他先說出自己的意見，『不假外宿就犯校章！何況不知道住在那兒去，非記過不可。他還不，不，不的。真混蛋，他剛才說要找校長，回頭來，可罵他一頓！』

『開除了就完了。』校長心不在焉的說，他走近麗英，『暖和過來了，咱們談談。』他的態度比前幾次隨便多了，他今天很高興，因為往天都是當着張司令官的面，有時候就得裝

出非常正經的樣子。在這裏，全是自己的下屬，用不着拘束，他把麗英的外套脫了，然後才給他們介紹。

訓育主任叫倪天鵬，另外兩個人是總務主任龐玉昆和庶務劉紹唐。據崇孔說，他們都是麗英經常的觀眾。

倪天鵬老同崇孔一塊，陪着麗英。龐玉昆和劉紹唐知道麗英這邊是沒有份的，就同小福麗良談戲去了。

小福聽劉紹唐說起，他是唱老生的，就說南方人唱戲音不準，比方『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這一句，無論如何都唱不好。『東』字應該唱成『多翁』就好聽了。劉麗二人都不住的點頭。

『下大雨，麗英小姐就可歇一會了。』倪天鵬接着崇孔的『這幾天你到是得閑了』說。  
『雨大了怪悶人的。再下幾天，就要餓飯。』麗英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她的眼睛望着爐火。

『笑話！笑話，』崇孔笑起來。  
天鵬也笑起來，『笑話！笑話！看麗英小姐這相，哪會有那一天哪！』他還恐怕麗英沒

聽清楚，就又加了兩三聲『笑話』在後邊。

麗玉昆雖見天鵬有機會講很長的話，就撇下劉紹唐走過來。『就這一點不好，下幾天雨，就慘死了衆人的老祖宗似的，戲都不看了！我今年四十五歲，土生土長沒走出去過，也沒見淹死，也沒見餓死，所以我們校長，』他指指崇孔，又問：『校長，是不是，俵常說，這地方是牛角尖，人都沒有遠大的眼光。』他把壁爐裏飛來落在肩上的灰輕輕彈掉。

倪天鵬見崇孔沒有回答他，自己就接上岔，『是呀，見小得厲害。』接着兩個人就攀談起來。

『我的戲怎麼也唱不好，不上台還好，有板有眼的：一上去，好，天旋地轉。』

『各有各的本行，』麗英直率地說；『讓我當校長，我可也幹不了。』

『是呀！』他拍手贊同，『可不是。我前兩年沒作校長的時候，學生給我搗亂，說我把政治學的定義下錯了。我說：『政治者，政治科學也，是謂政治學！』他們笑呀，笑得一踏糊塗。其實我是跟我的老師易先生學的，他哪兒會錯！』接着他又敘述學生們反對他，去找校長，要求換他。『他哪兒敢！第二堂我去上課，就把學生教訓一頓。我說，你們畢了業，大不了當個科員，委任官。我不作官則已，一作就是科長，科長是薦任；你們剛在我下邊。』



再說，當代名公巨卿，大偉人全是熟人，我祇要化五分郵票，你們的紗帽就戴不穩了！」

倪天鵬一聽校長在發表長篇談話，就停止了同龐玉昆的談話靜靜聽着。後來看見他慢慢氣起來，就找機會，所以一等的『戴不穩了』一完，就緊接了個『是呀』！接着才：『學生的眼睛總看得很高的，完全糊塗蛋，不知天高地厚！何況當校長，就是訓育主任也就够麻煩了。』

龐玉昆和倪天鵬雖是新朋友，而互相間的照料却比親生兄弟還親切。他知道這是幫天鵬烘托的時候，就說了些天鵬怎樣處理困難的事件。這些都是崇孔所不知道而爲龐英所驚訝的。

劉紹堂同白小福談得很投機，在外貌上看他是個非常質樸的人，可是他所談的全是大商人的生意經。『前幾天我買到兩個熊胆，你猜猜便宜不便宜？』他的話一頓，『才五塊錢。這東西，治喉痛頂括括。』他的聲音低到不能再低了，『還有小姑娘鬧出身子了，祇要五錢。』他得意地一笑，『是大涼性！要是往藥店裏賣，三百塊錢好賺。』他又說熊胆的種類和捕熊的方法。

小福不住的把頭點着。

小桃紅和麗良坐在一邊，簡直苦了，甚麼也沒有說的。

那些人都愛和麗英說話，可是麗英聽得很多，說得很少。這時崇孔發現珠帘裏有兩個女人正在那裏偷看，就上去一掀，『大妹子，出來坐坐！』

麗良是早就看見那兩個女人的，她們隱在珠帘的門框裏，常拿眼睛從那裏看出來，看看外邊的人；特別留意麗英，有時她們又交頭接耳地說話，像是在批評甚麼似的。那一串一串向下垂的珠子，略略有點擺動，本來是遮住她們的；可是有一次有一個女人的手向裏一指，不當心的使一串珠子輕輕地碰到門框上。麗良本來坐着無聊，就在那時發現了她們，也不時的去看望她們，當作無聊中的消遣。這時，張崇孔一掀帘子，有一個抽身快的就跑掉了，祇不自然地走出來一個。她穿得很講究，抹着厚厚的粉底臉上配一副極近視的眼鏡。麗良先沒看見這個，那一張臉真叫人發笑，她的臉全是圓圓，臉是一個，眼鏡的銀邊是兩個，玻璃的外邊又是兩個，凸起來的地方又是兩個。再裏邊才是一腴一腴的黑眼珠，那也是圓圓的。更加上一頭的小圓兒電燙過的頭髮。麗良心裏想着，這件衣服給麗英穿就好看看了。

她不自然的走了幾步，就站住了，身體側曲着，不好意思的點點頭，算是招呼了大家。這時在坐的人都站起來了。龐劉兩人臉上含着笑，一等她的眼睛望到這邊來，就打算說話。

崇孔伸出光滑得沒有一根汗毛的手指着她，『這是我的大妹子，張崇珍。聖·馬可女學畢業的。』接着又介紹了麗英。麗英深深一鞠躬換來那女人脖子動了一下。麗英就把自己在爐邊的位置讓給她，自己坐了一個小凳子。崇珍也不說話，也不表示甚麼，就坐下了。她從銀烟盒裏取了一隻紅頭的細紙烟，點着了。想了一想，才吐了個圈。『外國女人抽這種烟，你看，比你們抽的要細些，長些。』

『一定很貴，』麗英仔細的看那長手指夾着的烟，配着同烟絲一樣金黃的手指顯得非常

的白。

『在上海託人買的，你們知道，普通的烟葉都是 Virginia 出的，或是 Virginia 的種子。這種 Cigarettes 是巴黎特製的，裏頭一點 Nicotine 都沒有，就是吃多了，也不會刺激。』

『白烟子從她腫紅的嘴唇裏像一條細繩子一般噴出來，遠一點才變成雲霧。』聽說你們唱戲的不抽烟，是嗎？』

『是的，我們不抽烟。』

『爲甚麼呢？』她眼睛這時才一睜一睜的望過來。『怕壞聲帶？』

『怕傷嗓子。』

『那是壞烟，你不信，這樣的烟準不出毛病。』她從烟和酒談起，又談化妝品和衣料，這些她十分內行而別人沒聽過的。

客廳裏爲了她的出來，先暫時沉默了一下，這時又談起來了。崇孔既然離開麗英，就在另外一個角落裏去了，他和龐劉倪三人談校務來。

『既是這樣他，』氣憤憤地說；『一家哭如何一路哭，我就這樣幹。對學校行政那的由他們管！中國就是太自由了！』

『不過，』倪天鵬的聲音遲鈍地發出來；『恐怕有背景。』

他更生氣了，『祇管辦！不對的話，他還敢到上頭去告我！頂多化點錢發幾張快郵代電

！』

劉紹唐笑逐顏開，『甚麼擇師運動，真是辭源上都查不到！』

『還有，』崇孔想起幾件應辦的事來；『科學研究會，文化保存研究會都加強幹部。我想再組織個票房，讓他們打打唱唱的，精神也就快暢些了。』

『名目還得取好點，票房兩個字不妥。』龐玉昆搖着頭。

『依你呢？』別的人都跟着崇孔的問句，望着他。

麗玉昆心裏暗暗的罵着；『你們望着我，就知道老子想不出個好名目來麼？一定要想個出奇的名目，比「票房」好十倍的。於是歌，詩，詞，賦，吟這些名詞都在腦中出現，他一個個的推敲着。賦社，歌社，詞集，吟隊，不好！還是用個社，甚麼劇社？不好！劇社太俗。詩詞歌賦都用過了』他正爲難的時候，鐵花窗戶外吹進微微的一股風，『有了！你們看好不好？』

衆人照舊的等着。

『叫大風曲社』。他得意地點着頭說：『取義于帝王之詩，「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這裏是校長桑梓之地，又曾留學北平。而且屋外的「億萬斯年，福壽無疆」和「大風曲社」有「異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

衆人點着頭，可是還沒有稱道。

他又想起理由來了，『風，這個字還有「科學化」在內，電話叫德律風，電影院裏的機器叫明朗風，無線電叫甚麼德律風根。』這真是中外皆備，融匯古今了』。

校長第一個贊成，『名字有了』。

○德律風根是一種收音機牌子，他講引了。

『名不正則言不順』他又說，『就把這幾句寫在綠起上。』

校長的眼光向麗英那邊看了一眼，她們談得正好哩。於是他就說，『這樣好了，』他就找小福說：『敝校這邊打算成立個大風曲社，找你們三位作教習，每月致送一點車馬費。』

小福給這句話弄得莫明其妙起來，過了一會才說：『這邊合同滿了，還上別處去啦。』

『那不要緊，臨時再說好了。』倪天鵬代替校長說。

劉紹唐就給麗英低聲說，『教書沒有甚麼困難，就是我去也湊合得了幾句。作教習有甚麼難？』

閃爍了一會的陽光又收斂了，天上又有隆重的雨意。

崇孔打着飽嗝把麗英她們送上車，『今天玩得暢快。』又看看那漸漸變黑的天，繃繃眉頭，把叨在口裏的牙籤吐去了。『在下個半月的雨，就可以到城牆上看漲水了。』她拉拉麗英的手：『你一定還沒有看過哩。』

麗英閉了一下眼睛，然後再睜開來，似乎到了另外一個有生氣的地方。

麗英滿意地說：『今天的廚子還不壞，鮑魚切得那麼薄。』

小桃紅聽也沒聽的應了一聲，她閉上了眼睛，祇覺得回來的車比去的時候舒服多了。

到了這個城市以後，麗英就置身在一些比她高貴，比她年紀大，比她世故的人中間。在起初，她非常的不慣，但是過了一些日子，她愛慕那些高貴，習慣了那些世故之後，她也並不覺得自己同他們有甚麼不同了。如果有一天，她沒有應酬在樓上吃飯的時候，就長吁短嘆的。她埋怨米太粗，菜不好吃。甚至茶也是苦的。

小桃紅並不喜歡她這樣的作法，但是也沒有正式的罵過她。當生氣得了不得時，就走到窗子前去看深鉛色的天，和那些在泥濘路上奔波的人。這樣，她深深吐幾口氣就算了。

有時候她十一點鐘還不起來，她也祇隨便扣上幾個扣子，下邊拖上一隻鞋。頭髮披在頭上。

『麗良，遞一杯水給我。』她一點力量沒有地躺在牀上。

麗良瞪她一眼，『自個動吧。』

她這才無精力地去水瓶裏倒一杯水，很費力地才喝下去。立刻就有了力量，報復地恨麗良一眼，『定要你麼？媽的。』

『梳梳頭吧？小姐。』小福看不慣她那樣的懶散，不願地說。

『梳頭幹嗎？又不見客人。』她的精神又消蝕了，躺下或是坐下來，『下午再說。』

小福從枕頭底下翻出一個大紅金邊封套來，那是用毛筆正楷寫着『易龍強拜訂』的請客帖子。

『今天三點鐘』

三點鐘這個時間，在這城市裏正是一般人吃午飯的時候，麗英一聽，就想到有人請了，就問：『有飯局！』

『易老先生請客。』

她興奮地問，是不是易龍強，等小福應了『是的』以後，她更滿意得了不得。前一次專請司令官的堂會他都祇到了到就走了，這一次居然備了大紅帖子來請她。『甚麼時候了？』

『饜午了』，小桃紅拾了一壺開水進來，就順口答應她。

麗英自己使了一會勁，把精神提起來，這才正式式的站起來打了個呵欠。她的眼睛轉動了一下，就在麗良身上停下來。

麗良知道準有甚麼麻煩了，果然，麗英的聲音灌進耳朵來：『勞駕，給我弄桶來。』

『對付着洗洗吧。』

麗英央着他，一定給她用洋油桶弄一桶水上來。她自己知道，不全身揩拭一番，精神是



不會有的。她把全身揩過，再大大的洗一次臉，這樣就覺得暢快了，好像變了一個人一樣。小桃紅把開水裝在漱口筒裏，替他把衣服駁平。

麗良自從那一次在張孫孔家裏作客以後，所有的應酬都不去了——好在大部份原是他份兒的，其它這也是敷面子才拉上他和小福，所以小桃紅也不勉強他。

到了這裏以後，最初小福是沒有來的，小桃紅同着麗英出去了，往往是把他一個人孤零零地扔在樓上。有時他也就把門鎖了，自己到外邊踏踏去。

最初去的祇是圈子裏的人常去喝茶談天的街口上底茶園，到後來多認識幾個本地年青人以後，他行蹤所至的範圍就大多了。

『媽，』他把衣服整理一下，袖口翻出來，『出去走走』。他知道小桃紅是不會阻止他的，所以向他說明，也不過是『照例』而已。

麗英在鏡中打扮起來，總有幾次的修改才會自己對着自己滿意的一笑。

麗良一走到街上，就處處都使白己現出大人的樣子。他一擺一擺的走，有意無意地吐着痰。小心地怕青緞鞋子沾上太多的泥。他一邊走，一邊用毛巾揩着鼻尖——這是他近來才染上的習慣，他覺得這樣一來特別可以使自己身價增高些。他走過那段熱鬧的大街，就到

了三面臨街的大茶館。他通過那坐滿了茶客的兩間廳子，拾級登到樓上。

樓上有許多間小房間，房門上掛着個白布門帘。他選了一個裏邊一點的走進去，女茶房就跟進來，隨手放下帘子。他先前來過幾次，都是同着熟人，這一次他單獨的來，是懷有念頭的。

『白老板等朋友，』那胸前綴着個亞拉伯七字的女人問。

『今兒閑得慌，』他胆怯的笑着。

『沒人陪你，』女人笑着在他旁邊坐下來。

他望着那被紙糊上一半的玻璃窗，如果外邊有人經過是望不到裏邊的。『你陪我。』

『好，我侍候您。』

他第一次欣賞了一個女人，他覺得男人離不開女人是有道理的，女人和男人根本不同。

『白老板，我的鞋破了，』女人熟悉地說。

『我明天給你買。』

『後天是我的生，我滿十八歲了。』女人熟悉的動作着。這使麗良感到最大的滿足。他毫不思索地應承了。

細雨在大雨的泛濫後又起始摧殘這裏的土地。

隱英，小福和小桃紅四點鐘才在細雨中到了易家。

易家是在一條小街上的，在那些小住家人戶裏顯得那宅門特別的不同。門道是黑漆的，兩邊是高高的灰色磚牆，上面還嵌了幾塊石頭的拴馬石。沿牆是五棵營養不足的的柳樹。他們一下車。門首坐着的看門人就站起來。

『是白老爺？』

小福惶恐地點點頭，正想掏車錢，那人就呀的一聲把中門推開了；『白老爺到！』『白老爺請！』並且告訴小福有人會來給車錢，請先進去。

男聽差把小福帶到客廳，女用人把小桃紅和隱英請到上房。

易龍強頭髮銀白，滿臉紅潤。他一見小福就把手一拱：『賞光！賞光！』

小福平生沒見過這樣講禮貌的人，不自然地也作了個揖。他見主人藍袍黑褂，全身的新緞子禮服，不由的就怪自己穿着太隨便了。

主人讓他在炕牀上坐，自己在旁邊椅子上陪。接着聽差就用朱漆盤子送上兩盞蓋碗茶來。易龍強多繡紋的紅手，攙抖地接過來，躬身給放在矮几上，又揭開蓋子看了一回茶，這才

拱手坐下。

小福站着，連聲說『不敢當，不敢當！謝謝！』

易龍強聲音很大，如果沒有那銀白的頭髮和多綉的皮膚，小福不會相信他是七俠五義中的『長者。』他說；今天除了盛彼得外，沒有外人，因為其他三老都以爲『戲無益，』豈知戲的有關世道？』他拿起旱煙管。聽差就給他點上了。『我自己打過一本戲叫九美圖，回頭我送一本給你，請你得便看一看，以後找個人改成京戲，對世道人心都有好處。』

「是——是——是——」小福連串的應着。

易龍強也感覺這裏坐着沒有大意思就說：『好在沒有外人，我們裏邊坐坐。』又吩咐個人，如果盛彼得來了，就請進裏邊。

易老太太知大少娘，二少娘都穿着長裙子，配着金耳環，正正經經的坐着，長孫媳婦穿着長袍，不過耳朵上仍有S形環子，她陪着厲英，都是白白的坐着，沒有甚麼說的。她們一見易龍強進來，就鴉雀出巢一般，卜地一聲站起來了。

『這是白先生，你們可以不迴避。』他單單介紹了小福，就揮手讓人們坐下。

他們坐的地方是堂屋，中間供着易氏歷代宗神位，神龕上擺着巨大的銅爐和燭台，而且

香蠟都點着的。正中兩張並放着的方桌，都鋪着紅呢繡花桌幃，兩邊八把椅子也護着椅披。她們祇聽着龍強和小福講話，麗英就打量着這些，有幾次她也偷偷看看身後門帘裏的陳設。

小福談着京戲此起彼落時，盛彼得到了，他也是袍褂整齊，不過腳下穿的是皮鞋。

『來遲了一步，甲裏來了個客人。龍翁久等了』說完又招呼了小福。

易龍強的年紀大，小福看起來有些畏怯，盛彼得一進來就是笑嘻嘻地，他說話就不必像先前那麼多顧忌了。他就向盛彼得，狸貓換太子看了沒有？

『妙極了，龍老，狸貓換太子不可不觀光一下！這就是我們那本書裏來的。還要請教，七俠五義那部書，有人說是俞曲園編的，龍老以為如何？』

『曲園一代文宗，那會幹這樣小說家流的事，無非是後人附會其說罷了！』

『不過，』盛彼得玩笑地說：『龍老一代大儒也有九美圖行世。』

三個人都笑了。盛彼得恐怕女眷們不懂得龍強和他的談話，就用南京官話翻譯出來：『七轍五益這部小說，有人說是俞曲園作的，龍老說，俞曲園是古文大甲，那裏會著小說子，不過是別的人亂說的而已。不過這個話，也不全對，他老人甲也是現代中國的權威，要是說他打了一本九美圖，人甲信，還是不信呢？』

他這麼一說，連麗英都懂了，女眷們也都啞然地笑了。

個人來報告說酒席齊了，易龍強就站起來，向盛彼得作了個揖，『代我陪着一下，我安席了。』

易龍強和易老太太進到廂房以後不久，就有一個男傭人高亢的聲音喊：

——請，盛老太爺！

盛彼得站起拱拱手，『對不起，佔先了。』說完他就走進廂房。

又過了一會，那聲音又喊了：

——請，白老太爺！

小福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也就走進廂房去。

廂房裏安着圓桌，擺着席。圍着的椅子都護着椅披。盛彼得已經在上席正中坐了，見小福進去，就站起拱拱手。小福也還了禮。

這時站在進門處的一個傭人手上托了一個盤子，裏邊一雙牙筷和一個酒杯。他看見小福進來了，就低聲的向龍強說：『客到！』

易龍強同小福對施一禮，才過去從盤子裏取出筷子。

『主人舉箸！』

易龍強像拱手一樣，把筷子向客人一拱。小福也明白那是禮貌也就還了一拱。易龍強把筷子放在次席，又取杯子，也一拱，才放下。接着他又去整理一下椅披，這才向客人深深一揖，『請！』小福就靠着盛彼得坐下了，兩人一邊吃瓜子，一邊談古禮。

『古禮不講，國必將亡！』易龍強抱怨着，坐下來。

女主人又進來，把兩個女客也請進來，然後才是長孫媳婦。

『我這是頭一回開通，』龍強舉杯讓大家喝了一點酒，『舍下這還是頭回男女合坐哩！』

『男女合坐也看在甚麼地方，比方看戲所以，』彼得說，『看電燈影我就不贊成！』

快吃完飯的時候，龍強才說出請客的理由來了；他向長孫媳婦說，『你們鬧着聽戲聽戲，我說我把白小姐請來。今天就讓她唱幾段給你們聽。』他回頭吩咐用人，『把書房裏我的九美圖取來，放在硯台蓋子上，題了款子，打過圖章的。』

盛彼得想舊一件事來，就對小福說：『龍老有一本戲叫九美圖，忠孝節義件件俱全。這本子要是改成京戲——』

龍強打斷他的話說：『我剛跟他提過了，不久他們就要唱出來哩。』

『好極了，好極了！我們刮目以待！』在盛彼得對九美圖的讚頌之中，他們散了席。

接着龍強就要麗英唱。

『胡琴呢？』小福問。

麗英疲乏得很，這是使她第一次感到不暢快的應酬。小桃紅望望她，就說：『對付唱羅。沒有胡琴托，唱不好，諸位包涵就得了。』

小福拿着那本木板印的書，同盛彼得一起出來，走到門口，盛彼得說：『真麻煩，你那天到我家看看，就不像這樣兒。』他又想起一件事：『張祕書長給我說，七蝦五益是俞曲園著的。』

每一次赴宴會回來，麗英總要談論半天的，唯有這一次他疲乏地躺在牀上了。她說：『沾了天老爺的光，要是有戲，我真上不了啦！』

自小福呼呼地抽大煙，他想起一個人的事，這是他還不曾告訴麗英的。『作人總要規矩點，麗雄連消息都沒有了。』

『怎麼？』她祇聽見麗雄兩個字，這兩個字使她回憶起好多事情，這兩個字使她精神集中了。



『那個女人，好，聽說給那團長把兩個奶子割下來了。』

『鬼雄呢？』他恐怖地問。

『大概也活不了！』小福圍上了薄薄的眼皮。

『年紀青青的就不學好，當拆白黨！』小桃紅失悔地罵着。

麗良正把一張佈景片拖到窗前擋雨，他心裏想着，麗雄的福氣多好，有人倒貼給他，自己明天就沒法給那女人買一雙鞋做生日。

房間裏的人都沒有話說，各人轉着各人的念頭。外邊的雨敲得寂寥得很，房子有一處漏了，麗良放了個臉盆在那裏，咚，咚地接着滴下來的水。

屋子裏很黑，電燈又還沒亮，祇是小桃紅牀上點着的那盞煙燈，淒淒慘慘地發着一點紅黃的光。

對面的留聲機又開了，那仍是一張唱了多年的片子，譚鑫培像沒有抽足鴉片煙一樣，嘶嘶啞啞地唱着：

——點點珠淚往下拋，當年桃園結義好，勝似……

一個女孩子唱着男人的聲音，跟着那張片子『點點珠淚往下拋，當年桃園結義好，勝似

第十 章

……  
片子沙沙地轉着，英閉上眼睛。鳳凰園的流水。鳳凰園的野艾香把她引誘到夢中，夢中她見到魏雄，那個有大胸脯，帶着活佛送的小佛底孩子。

## 第十一章

麗英穿起樸素的布衣服，衣襟上撒了一隻鋼筆。覺得腳底下輕鬆得很，就問麗良：『不像個女學生？』

小福批評着對小桃紅說，『這樣也別有風緻哩。』

麗良看了一會，就說：『紅太擦多了，不然，真像一個女學生。』

麗英今天起得很早，好多日子她沒有一天明就起來過了。近半個月來這城市有些改變，青青的學生底情緒一天比一天熱烈起來。在她眼睛裏，正有些像麗菊還沒有死以前的北平。隨處都有人講演，昨天夜裏，她正要上戲的時候，一隊拿着白旗子的年青人來到後台。他們一直就去找着小福。

『白先生，你是本地學校的教習，對我們的運動一定贊成的。』

『是——是——』他應着，這是他多少年來養成的習慣。

『我們想趁這時候對觀眾講十分鐘的話』。

『我作不了主呀，咱們是搭班唱戲的。』他推脫着。

『誰作得了主呢？』一個問。

麗英就說：『得找經理。』

那個年青的學生就用藍布衫的袖子揩着汗，臉上被迫切的期望與勞累弄得紅白交輝的。麗英告訴他：經理的姓名和在那裏，如果他不在就找另外一個人。

學生們分成兩起，一部份去找燕仲平，一部份就在後台等着，準備戲一進來，就出去講演。並且向小福說明這個意思。

『不成，我作不了主呀！』他唯恐那事情牽扯到自己身上，就從那一人中溜走了。

找燕經理的人還沒有回來，戲就下了，拿白旗的學生就走到台邊去，別的人也跟出去，他們向正詫異着的觀眾行了一個禮。其中就有一個開始說話。

麗英和別的戲子一起，擁在門帘前向外看。

學生的話很長，他激動的言語使自己底眼淚也流出來。起初台下的人還像蜜蜂似的嗡嗡地發着聲音，到這時也平靜下來了。麗英團圍的人起初也是那樣；他們低低地好笑得很似的交談着，這時看見學生並不是說着玩的，也就靜下來。學生的話結束了，台下的人報以真切底掌聲。

麗英還記得，學生的話說到了上海的抗日戰和古北口的抗日戰，她對那兩次戰爭都很興奮，同時又有最大的遺憾似的。他的話就結束在那上面；『我們希望不再有了那種遺憾發生，我們爲了自己得發動這次的運動！明天我們有一個會，希絕大家參加！』

燕二爺到後台時，那講演已經開始了。晚上他埋怨小福，小福一味的笑着把干系推得一點也沒有。

仲平咬牙切齒地，聲音像被咬斷了一樣；『明天——開會——吃不了，還帶家去哩！』就是因爲這個原因，麗英起來得很早。昨晚上她就記下開會的時間和地址來。

小桃紅收拾着房子，她是不願意麗英去的，可是也不願太說多了，免得又弄得大家不高興起來。她知道在這裏她得讓着點，不然鬧開了祇有自己吃虧的。

『燕二爺說恐怕要出事哩。』小桃紅誇張了燕仲平昨夜憤憤中所說的話。

『哪兒？』麗英不信任地說，『就出事，我們會說名字的，還不是平平安安的回來。』

『兩個去，兩個一塊回來！少一個，就不用見！』小桃紅氣憤憤地說。

會場是在校場。那是偏處城西的一個大曠場，兩面臨着大水塘，一面是高厚的城垣。麗英曾經來過，他知道平時如果天氣好的話，草地和城牆上都晒着剛上漿的土布。

麗英好多日子沒有同麗良一起了，她遠遠前望城牆時，就說：『又是城牆，又是早上。』麗良被她的話提了回憶，從前他們三個人——還有麗雄幾乎是每天早上一同呼吸着城根前底空氣的。現在早上他們總戀着那溫暖的被子，快服不了疲乏似的起不來。昨天晚上爲了那一段動人的演說，麗良的心曾經一動，就約麗英說：

『明天咱們一塊去看熱鬧去。』

麗英早就記下那人所說的時間和地址，不過來看熱鬧的決心却是因了麗良的話才下了的。雨停了三天，可是這三天並沒有太陽。天雖然沒有現出明媚底臉來，可是人們却不去注意它。

學生們到處都是，他們總是五六個人拉着手在路上走，就是講演的時候也是這樣的。

麗英曾經問過燕二爺，『怎麼這裏講演是五六個人拉着手的？北京却是一個人一個人的。』

『鬼兒子，誰知這又是甚麼新花樣？』燕二爺天生的對學生厭恨，一開口就是罵。

可是有一天麗良卻問她：『你知道不知道，爲甚麼學生們講演要手拉着手？』

麗英催着他立刻解釋。

『警察要逮捕他們。』

『他們又不犯法！』麗英不信。

『真的。』他肯定地說，『五六個人拉着手，警察就拉不動了！』

麗英仍是半信半疑的。心裏問着：『爲甚麼呢？』

他們從校場的大門進去。（大門和這一方的牆修得很整齊，因爲這城市裏的最大底聚會總是在這裏的。張司令官有時候也在這裏閱兵。）麗良就指她看城牆，『今天祇剩木架子和繩子了，平常繩子上總是布。』

麗英一點也不感到疲乏，反還覺得精神煥發。整個的校場都清新的展開在她的眼前。

水塘對面遠遠的才是岸。城牆的裏面是斜斜底土坡，下面是一道深深的壕，據麗英說那是兵士們打靶時用的。曠場中間是一個紀念碑，上面有張司令官的名字，別的字還很多，可是她不全認識。就在碑的旁邊有三張棹子，那上邊已經站着幾個人了。桌子週圍也有些圍前掛布條子的人，他們忙着這裏跑跑那裏走走的，但是總不能長久離開中心點。從他們進來的大門，陸陸續續的來了許多隊的人列，大部份都是學生，每隊前邊都有旗子，每人手裏

有小旗。除了學生而外也有商人和工人模樣的人。每一隊進來，桌子上的人就用揚聲筒對他們喊；

——請站到裏邊一點！因為後邊還有人來！

每一隊都是非常肯接受指揮的。他們站定了，就把旗子插在綠茸茸潮濕的地面上，人就解散了。

麗英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大會，那些泥腳底人在校場裏興奮的走着。男的，女的，大部份年紀都很年青。靠着桌子站着十幾隊，那却都沒有解散，那些人看起來全是小學生，他們在教員領導之下坐在地上——下面墊着手上的小旗。

每一個人都那麼和氣，他們都願意和麗英，麗良誠懇的說話似的。因此，麗英和麗良臉上也永遠的浮着同他們一樣的笑。

麗英爲着想更看得清楚，就同麗良走上城頭上去。他們選了兩塊被人搬動過來的城磚，看看還比較乾燥，就坐下來。

他們旁邊有三四個女學生，年紀都不過十五六歲，她們正圍着一個豆漿煎子吃油條和燒

餅。



——再給我來三套。

——你幹嗎吃那麼多呀？

——我沒吃早飯啦！

——你真熱心！

——我呀，我昨夜就希望今天天下大雨。

——你才怪，這是爲甚麼呢？

——要是下雨呀，哼！咱們才顯得更有精神！

那幾個女學生高興地談着，她們說今天的情形很好，要是全國都這樣，一定可以同日本鬼子打！關於她們所談的，麗英似乎都懂得，可是又却是糊糊塗塗的。有些她懂得的，那全是漆岸賢和趙菊吟給她講過的，有些別的，那大約是她們離開北平以後才發生的新事情，後來，那兩個人不在她旁邊了。『他們多好，』她心裏說着，但是立刻又補了一句；『但是太窮了。』她不在北海吃過趙菊吟一回茶，那時候自己還沒有見過場面，就覺得了不得，現在想起來，那真是窮得好笑的事。她望了望那四個正吃早點的女學生，她們的樸素健康和熱烈又給她的思想一個嚴肅底糾正，她接受了這個糾正，她的臉上發着熱。

『喝一碗漿吧，』麗良吐了一口痰。

『還要一套燒餅。』

曠場上插滿各色的大旗，人們執着小旗子在四處動。那樣子正像螞蟻在搬家。

童子軍，警察，兵士在各處往來，維持場內的秩序。

有兩個童子軍從他們身旁經過。

——這回不熱鬧。

——人比往回多哩，祇是門口沒有梨牌坊。

麗英心裏產生了一種新的情緒，這情緒是從前沒有過的。她沒有人提醒的想到，這是一

個人們來自動參加的會。

從她身邊經過的人很多，其中也有崇孔那個專門學校的學生，她認識一兩個，那是大風

曲社的社員，跟他們學戲的。

『白小姐來啦？』他們感到詫異地招呼她們。

『學校都來啦？』麗良搶着問。

『校長不讓來，自動來參加的。』

『不讓來？爲什麼？』麗英奇怪了，爲甚麼有些明明白白的人不贊成這樣的事情？如燕二爺，如張校長，如其他所見到的許多人。她連着問了兩句。

『他說要出事，管他出不出事！我們都是中國人！』

中國人三個字在她身邊噓喻地響，這三個字有最大的力量，抓住了她。顯然地在她心目中有了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的分別。她挺挺胸脯，帶着熱愛去看那些爲熱情所激動着的少年男女和孩子。校場壩，綠草，城牆，天空，這些都應該屬於他們，而且他們能使這些東西改過他們原有的模樣。她的心在喊；『新起來！新起來！』

有一天晚上，戲正唱得上勁的時候，從池子上的天窗裏飛進許多傳單來。觀眾們頓時鬧亂了，紛紛伸出手去接那慢慢飄轉下來的傳單。

坐在後面的軍警，吹起尖銳的哨子，一部份跑到外面去找散放傳單的人，另外一大部份的人就從人們手上強制的收回傳單去。麗英那時正在台上，看見檢場的收起了一張沒有交出去。

『麗良，你去問老張要來看看。』

檢場的老張並沒有把傳單給他帶回來，祇告訴他上邊印着幾句話，其中最重要的一句就

是：不分黨派一致抗日！

她心裏納悶着，趙先生講過，日本人欺侮中國，中國人應該抵抗，爲甚麼這樣的事情會變得鬼鬼祟祟的呢？

近些日子來，她聽見的和她想見的，更把這個問題弄得解不開了！她就拿自己所想的告

訴麗英，『要是趙先生在這裏就好了！』

大門口開進來一列一列的兵。

全場的人都注視着他們。桌子上的人在揚聲筒裏說話：

——歡迎士兵同志參加！

全場的掌聲像開着機關槍一樣響。

兵士們在大門的牆下站好了，他們沒有解散。

麗英和麗英的心都歡喜的跳，他們見到從來沒有見的和聽過的。

這些和她們所過的生活完全不同。她自己問着：『爲甚麼呢？爲甚麼？』問這樣，問那樣，怎麼自己的過往竟是那樣的。

太陽從雲縫裏透出淡淡的光來，洒在一些旗幟和人的身上，麗英的旁邊也有一點點鋪在

軟潤底草地上的光，她就偏偏身子，讓臉上沾閃上陽光。她這時聽見了新的  
兒在枝上跳着，叫着，這些聲音都是剛才不會聽見過的。

她聽見鳥

『白小姐！』一個穿藍布長衫的少年人正爬上城牆來，他手上也拿着一面白紙旗，上面  
四個字麗英是認得的：『收復失地！』

紅白交輝的臉，上面有兩隻發着黑光的眼睛，頭髮鬢手向後梳的，這時她身子浸濕，  
向肩梢邊下垂下一紐來。這個學生笑嘻嘻地在招呼她，她見過他的，就點頭招呼。一着  
那是那裏見過的？

『昨晚上講演隊裏的，他給你說話來着。』麗良認出這個人來，就告訴麗英  
他們是三個人一塊，就在麗英前邊停了脚。

『白小姐也參加大會來了？』他關心地說，感到一種勝利似的說着。

『說不上參加，我是瞧熱鬧來了。』麗英回答說，這時她已坐得够了，就站起來。  
五個人走到城邊，望着城下翻滾着黃水的護城河。河那邊是田土和疏疏底土屋子。

『你們爲甚麼這麼熱心呀？昨天跑，今天又跑？』麗英終于坦白的問了。

『這不是爲了國家。』簡單明瞭的一句話就回答了麗英，他眼睛裏閃着令麗英感覺得慚

愧的光芒。

——請各單位，各單位歸隊！

桌子上發過來的聲音把四處的人，匆亂地攪動起來了。向着桌子走着無數的人。

經過一個短短的時間，人都集中在桌子所在的場中央。四面的人變少了。

在城牆上的看守着空担子的小販和看熱鬧的人。麗英和麗英又坐回剛才的地方。麗英覺到這是一種力量。

——現在開會了！

人聲靜寂下來。場子上的人都噤了。

——肅立！

人羣略動了一下，就像石頭的人一般，不動了。麗英和麗英也站起來。這時她向後看看，那些小販也先後地站好了。

千萬個聲音匯合成一個聲音，雄壯宏亮地震動着天雲，麗英覺得頭上的天漸漸高起来了。

開會如儀以後，就有一个人講話，他沒有用傳聲筒，所以聲音聽不見，祇看見他的手動。

都在動。

——嘩啾——

一聲拖着長尾巴的清脆底聲音，像流星一般掠過高空又沉落到地下。

灰色的人動起來了，學生的隊伍中也在騷動。接着就是人的倒下，人的奔跑，男女驚呼與狂喊的聲音。繼續的嘩啾聲……

麗英和麗良隨着小販和着熱鬧的人往下面走，可是下面的人像被大風捲過來的浪頭一樣向上邊打來。他們發着恐怖的叫喊聲，爭先搶後向上邊來。麗英摔了一跤，等她擠着爬起來時，麗良已經在她前面很遠了。她喊着：

——麗良！麗良……

別的聲音，高大的，悲慘的掩過了她的，正像大浪遮蓋了小浪一樣。她被人推擠着，她甚麼也沒有想，祇是下意識地被人簇擁着在向上走，她的脚一步一步的往前，往上踏，她簡直不知道脚下所踏是空的，是實在的，是軟軟的，或是白的或是紅的。她也在喊叫，恐怖逼着她不自主地喊叫，同別的逃生者一樣的喊叫。

嘩啾拍拍在城上響，人流驚恐地向後退，有的從上面滾下來打倒了後來的。

麗良逃到城牆上，城垛子上拴着晒衣服用的繩子，有人爭着往那裏跳下去。

槍聲得得地在他旁邊響，人在他身邊慘酷的叫喊。他就在那些聲音中飄浮起來，他爬到城子上了。城垛子很大，他的手合圍不住它，就在那一鬆手之際，他手指上感到剎那間的火熱，他掉到城下了。

他從泥土上站起來，城上面的聲音催逼着他，他跳下渾渾的黃水裏，不知怎樣地就走到對面的岸上去。

他一身水洩，在地上爬了一會才站起來。城裏的槍聲，喊聲繼續的響着，那一根繩子上像著蠅蠅蟹一樣的吊下人來。城下有躺着的人。也有同他一樣呻吟着跑過水來的人。

那條繩子斷了……！！

他這時才知道自己的心在猛力地跳着，才害怕起來。

槍聲在上面得得地響，呼喊的聲音像餓急了的野獸一般在城上響着。

他的手又火辣辣地發痛，抬起來看才是右手的指縫在繩子上擦破了皮。

他正想走，但是附近起了一響槍聲。他就在地下躺着，閉上眼睛，祇覺得胸脯在卜卜地敲打着地面。他張開嘴，讓空氣跑進口裏去，這樣才比較的好過一點。



麗英在人浪裏失去了力量，她幾乎是被人像水推着的花瓣兒一樣的在流轉。她沒有力量喊了，同時嘶喊的人也少了。祇有得得得地響着的聲音。

一個大黑虫從她身邊啣的一聲飛過……。

呻吟伴着沉寂。曠場鬆弛了緊張。深灰色底天覆蓋着死者和傷者。被踐踏的綠草已經變了顏色。水塘前的樹幹都已拆斷，綠水渾得全是黃土塵。白色的小旗和大旗像殘骨一般同破鼓破喇叭一樣無精力地臥在地上。讓微風來拂拭它們。

麗英感到沉重的壓迫，她的胸上緊貼着一個軟而巨大的東西。她伸出手去推，但是那太重了，她的手沒有那麼大的力。她慢慢地張開眼睛，甚麼也看不見。她用勁推身上的東西，一面從那裏抽身出來。

她坐在草地上，喘息了很久，才去看她是坐在一個甚麼地方！壓住她的一是件甚麼東西。她想起剛才的經過，她想起她失去知覺這一段時間之中這裏發生過些怎樣可怕底事情。

她搖頭，想把覆在臉上的頭髮擺到後邊去。但是那些頭髮沒有向後去，她伸手去摸，濕濕的是一手血。『我受傷了！』她慢慢地在地上摸，並不很痛，用手把頭髮梳向後邊去才站起來。她簡直沒力量支持住自己，搖搖地幾次再跌倒下去。這時候她不願地看見了一些屍首，有

一箇女尸裸露着下體，一把刀插在中間。她又害怕，又憤恨。她知道這是男人們認爲佔有一個女人底勝利的表示，但是當一個女人死了時，還要這樣加以侮辱，她的眼淚流出來了。

——哎呀……

旁邊的一個男孩子悽慘地，恐怖地喊了一聲。

麗英的心要跳出腔來。

『是個人呀!』男孩子問。

『是人。』她安心地回答，於是她得見到親人一般爬到那孩子的身邊。他的傷口在胸膛上，殷殷的血還在向衣服外繼續浸延開去。『小弟弟，痛嗎?』

剛才，那孩子曾經緊張地明白了一會，但是當麗英坐到他身邊時，他又軟弱下去了。

『……我家……住……獅子巷……二十八……姓穆……』他的手痛苦地在地上抓，他的聲音和他的身體一樣很快的更軟弱無力下去了。

麗英哽咽地撫着他的臉，帶着戰抖的聲音，帶着酸澀地滴到孩子身上的淚也帶着一點怨和悲切說：

『弟弟，你這麼小，跑來幹嗎呀?』

她暖熱發抖的手停止了擦摩，孩子失去力量，失去聲音，失去血和生命。他再沒有再多一分鐘的時間來給陌生的麗英解答。『去幹嗎呀』這個問題了。

天底面容變得愁慘，她掙扎着鼓了一下子勁。她從那天折了底綠草上，殘壞了的旗幟上，避開屍首與血跡向大門走去。她看見大門，但是那一段平坦的路竟費了她很大的力氣。

街上像死了一樣，店鋪都關了門。她記起那個無力微弱的聲音；她被責任心驅使着，尋着獅子巷底路。

二十八號是一個大院子，裏面有好幾個小院。每一家都關着腰門。①

『那一家是他家呢？』她想着。她拍着第一家門：『請問。這裏姓穆嗎？』她喘着氣，肺要裂開似的。

沒有人來開門，祇是一個聲音透出來，指引他向對面第二個門去。

門框上有一塊舊紅漆牌，上面有穆萬兩個字。『紅色裏頭一個穆！』別一幅匾潦潦地如的眼前。

①腰門，即是半截門，沒有富戶的屋子關着腰門，上半截就當成窗子了。晚間還得關上另一層門。

『開門！』『開門！』她運運地捶打着腰門，那腰門自己就開開了。她踏進去。裏邊沒有人。她喊：『有人麼！』『有人麼！』

出來一個拄着拐杖的老頭子。

『姓穆麼！』

老頭子聽不見，把手放在身邊。

她大聲地再說了一遍，他才點着頭。她的話被牙齒碰回去了。她不知道怎着樣說才好。

她怕老人會……。

老頭子看出她的樣子底不對來，他的手起始發抖，他的身體是支持在那根拐杖上的。

她的手比着小孩的高矮，她說不出話來，她想哭，但是竭力忍住了，因此她的喉就用力

閉住，臉上的肌肉痛苦地收縮着，她又指了指胸膛。

『他！』他的聲音很急促。

她點點頭。

『在那裏呀？』老眼潮潤的轉着，哭不出淚來。鼻子一動一動的。

『校場……』她猛然抽轉身子，帶着一臉的淚痕跑出獅子巷。

## 第十二章

麗良翻過身，他頭暈暈地想喝水。他就半爬起身子喊麗英。麗英張開眼睛，聽完他的話就披上一件袍子，光扣了脅下的扣子，踏了雙布鞋下樓去給他取開水。

她正走完二層樓時，一個打扮入時的少女從下邊上來。她喊了聲『白姐姐。』

那是王甫臣的第三個姪女，今天例外地穿得講究了。麗英同她打過招呼，提起洋鐵壺下樓去了。

茶爐子還沒來，她不敢決定那水罐裏的水是不是開過了，她就又走上樓去，拿着銅板再下樓來。她從後門走出去，她知道街口上有一個茶館，那裏可以買開水的。

『白小姐』，一個熟悉的聲音使她抬起頭來，他是臉上紅白交輝的那個年青人。他的手上裹着厚厚的綳帶，從脖子上吊下來一條布帶子，手橫着擱在上面。他的黑頭髮仍是梳得光光的。麗英突然想起自己這樣的打扮，臉上就紅紅的起來。手中的空壺一搖一擺的。

『你的手傷了嗎？』

『你沒有受傷？』年青人反問她。

『沒有，』她願意同他說話，但是却說不自然。『你很早。』

『我要到醫院搶着掛號所以早起來了。』

『你不去嗎？』對這樣年青的人說您字，在她真感覺得不慣。

『我去掛過了，是二百多號，怕十一二點鐘才輪得到哩。』他回答，『所以我就在這裏

走來走去。』

他陪着麗英在茶館打了開水，又陪她走到後門邊。他說：『白小姐，再見了。』

麗英現在才想起，應該問人家的姓名，他已經把自己的記得很熟了。就走回頭來。那時那青年人已經走了短短的一段了。她想，『怎麼樣喊他呢？』——『嗨！』

他回過頭來。

『您回來！』她把開壺放在門邊，斜倚着門等他走近了：『您貴姓呀？我還沒問哩。』

『姓何。』

『尊章！』她揉着腫眼泡問。

『從那天起我改了名字，現在我叫更生。』

『不是瞋病還早嗎？』她想了一會，才想起這句話來。

『至少要十一點鐘。』

『進來坐坐好嗎？』她遲疑了一會才說。

他點點頭。

『請他那裏坐呢？』她提起水壺，一面尋思着地方。她想了一會，就把他領到池座裏，那時台子上正有孩子們在練功夫。她讓他等一會，自己把開水給麗良提上去了。

給麗良喝過水，她匆匆地洗洗過，就把原來披在身上的袍子整理一下，跑下樓去了。她抱歉地對更生說：『條等久了。』

一個歪戴着灰呢帽的人拿着一根竹椅在監督着十幾個孩子練功夫，讓他們豎蜻蜓、翻倒提，丟一字。

麗英坐在更生的後一排，她的頭擱在前邊的椅背上，她對着他的耳朵，說出功夫的名目和它們的用處。

『那個人太兇了。』更生回過頭來，對那個人的過份苛刻批評着說，『殘忍！』

『黃荆棍出好人，』麗英說，『這是起頭，還不是同你們讀書一樣，是不是？』

『你也練過來的？』

『當然』。她毫不遮掩地說，『吃了好多生活！』

『生活？』他不懂。

她一笑，指着台子上一個被打哭了的的孩子說：『這就是吃生活。』

『你那天怎麼跑出來的？一點傷也沒受？』更生把話頭轉了。

『我呀』，她腥紅的舌尖伸出來舐舐乾燥的嘴唇，接着就追述那天底情形。最後她的手撫着急跳的心，『現在還怕哩，要是那一槍！真是命不該死。』她憂愁的臉上現出一絲笑意，慶幸着自己。『你的手怎麼傷的？』

他就說，那天同磨英分別以後就走到桌子前去，準備開會，後來亂子起來，他因為離大門近，就向那裏跑，可是被人拿棍子打回來，後來又被人踩到地下。他的手脫了節，外面又有傷，醫院的醫生就給他上藥，給他吊起來了。『家的錢沒有到，錢到了我就掛特別號，省得等！』

『你的家不在城裏？』她知道更生是不會用『您』字的，自己也懶得用那個字了。

『不是』，他回答說。他是長江上遊一個小域的人，父親開着一家旅館。『我出來一半是爲讀書，一半……』他紅着臉停止了的話。



爾英坦白地請求，『我很想讀書，你教我好不好？』

『要是我不走，我就教你。』他立刻就回答。

『你要走嗎！』

『不會很快就走，還等錢呢。』他想了下，『上午我要看病，下午教你好不好？』

『下午和晚上都不行，晚上有戲，下午得出去應酬』。他就解釋那些被佔有的時間是怎麼樣被分配了。

『唱戲就唱戲，爲甚麼給他們應酬？』

她不給他解釋，那都是沒有辦法的事。接着她們就約定明天還是原有的時間在這裏見面，並且決定仍用千字課作教本。

爾英病了五天，前三天，還勉強登台，直到第四天，他上裝的時候。那時燕仲平正到酬英他們化裝的地方來。

他談着談着就突然問大家：『玉芙蓉怎樣？』

大夥兒都呆了一小會，小福在這一小會之中就明白了，於是笑着說：『你覺得怎樣？』

覺得人才怎樣……』

『麗英，麗良提拔提拔，好不好？』

小桃紅這時才明白，『好呀！好呀！明晚來個大登殿，後晚來個御碑亭，探母的太后，

四夫人○……………』

燕二笑着沒說話，小福說：『就這麼辦。我看明晚一個登殿不够，再加個罵殿罷。』

跟包的正給麗良上水紗，突然，他受不了的暈過去了。

他休息了兩天，小桃紅罵了兩天。除了不到對面去打牌，她總是：『我沒有兒命呀，跑了一個！病了一個！睡覺不老實，手放在被窩裏頭！……………』

麗良確是犯了這種毛病，有一次麗英一人回來拿東西，就看見他一人在房子裏喘咻咻的。她並沒有去琢磨那種勞累的形狀，可是自從她同張司令官和張祕書長一塊過過晚上以來，她知道那是一種甚麼聲音了。

在麗良，他最初是想方設計的替七號買一雙鞋，但是那筆款子始終沒有法子得到。於是他就沒有臉去找那個胸前有紅『7』的女人。

可是那個女人並沒有放鬆他，祇要他一閑下來就來到眼前。

○這裏所引的戲名和劇中人，都是那劇中有第二女主角或是第二女主角的名字。

有一天，小福還沒有回來，麗良把麗英叫到身邊；他十分爲難地才說出要麗英給他找二十塊錢。

『你知道的，我那有呀？』

『你比我有法子想。』

『幹甚麼用？』

『幫助朋友。』

『真得要急』？她問，等麗良說話以後，她就從箱子裏取一把牙骨小扇子出來，『這是張崇孔送的，拿去賣。這還有個戒指，』她把兩件東西交給他，『總值得了二十。』

麗良的眼中流下感激的淚。

『去吧，』她像一個貴婦人週濟一個窮小子一樣，毫不吝嗇地說。她心裏想：『這不是我的東西，根本得不到。』

麗英記得很清楚，麗良高興過好幾天，但是隨即又像當地的太陽一樣，紅潤的顏色消失了，換來一臉底愁雲。

快一個月了、園子門口沒有這麼熱鬧過、鐵柵欄拉得祇剩一條小縫，剛容一個預先買好了票底客人擠進來。鐵門裏的左右各立着一塊大黑牌，一面寫明：『各座已滿，』那面是：『明夜仍演狸貓換太子二十四本。』

有些沒有買到票的觀衆們，不捨地望着貼在外面的大廣告。『真山真水，』『裸體跳舞』，『X光現美女 體，』『瓊環九變』，『五音聯彈』，『各色電光！』……這些字句引誘着那些人。

一列一列的長椅子上坐滿了人，雖是深秋的天氣，可是人們還冒着汗。他們望着台子上的那些半歷史，半真實的人物。

戲演到瓊環九變那個最緊張的地方時，電燈短暫的滅過八回。每一回短暫的燈光變黑時，台上的佈景就換了一次。觀衆們熱烈地拍着手。也就在這八次之中，八個部份的觀衆先後得到同樣的小標語：『收復失地！抵抗暴日！』

兵士和警察，又忙亂起來了。

齊英非常奇怪，她親自聽見張祕書長給她說過，『學生子不會再鬧了，這一次是「扑作教刑」的意思。』當時她不懂得那四個字怎麼講，他又說，『那不過是打他們幾個手心而已。』

。』接着就是到今天還在她身邊響着的笑聲，像鴨子羣發着的笑聲一樣。

『怎麼沒有把他們嚇住呢？』又是一個新的問題，『解不開！』她暗暗的說着。解不的事情太多了，一個問題同別的問題都好像是有關聯的，可是又找不出那分不開的所在。

那晚上她很疲乏，但是却睡不着。她想着小福，想着小桃紅，想着魏良，他們清晰地來到她的眼前，她不特把他們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替他們估計着明天以後的事情。他們將是毫不準備着明天的過着活。她彷彿看見他們老了，病了，同這世界告了別一樣。她的背上發冷，她打了個寒噤。麗菊穿着黑衣服，越顯得蒼白無力地來到。她想閉上眼睛，但是閉上眼睛還更看得清切些，她知道，自己避不掉她了。

麗菊在哀怨地訴說，她的嘴唇戰抖着，但是發不出聲音，可是她知道啦述說的是甚麼。大姐姐正像她在前門樓上看過的電影：火燒紅蓮寺裏的人，單祇看見嘴動，聽不見聲音。

大姐姐的言語引起她無數可怕底回憶，她變得小了，她回到北平前門外的小院落裏，那裏有過往的一切。

潘一貫——胡七爺——張奉——……以及許許多多別的人。

她把這些人看得同小桃紅他們一樣的清清楚楚，因此她更害怕這些人。

她住過的地方也湧到眼前，一個個的城池，在本身上有大小的分別，可是城市裏的人物都是一樣的。

那個被割掉乳房的女人——麗菊——玉芙蓉——還有王甫臣別的三個養女——她們的面容，她們所受的待遇，她們的血淚和傷痕……。

『自己呢？』

她看到麗雄，她回到鳳凰園。她看見那一條淺得見底的急流，她聞到野艾從原野上所發的香味。

『我爲甚麼要姓白？』

『我沒有姓白的道理！』接着她又想起自己憑本領掙錢，爲甚麼却讓人家舒服？他們不是她的爸爸和媽媽，他們祇是她的仇人！爲甚麼把一些不相干的人當作丈夫？爲甚麼麗雄跑掉了？爲甚麼人家又弄死了他？她解不開，同着那些新發生的問題一起都解不開？但是她知道如果再同她們一起的話，她的從前是玉芙蓉，她的往後就是麗菊。小桃紅不會比王甫臣的女人好些，麗良不是病着了，她一點也不管麼？她又想到那些不怕死的人，他們所做的事情，似乎都是爲了這些的。

麗英的車子在園子前停下來，那時太陽正從房子後面閃放出金紅的光。昨天晚上她睡得很晚，但是他同張崇孔說過：

『住在這裏，好吧。不過明早上天亮就要走。』

天亮就起來，成了最近的習慣。她忙忙地走了一段路，才雇着車子。她在車上想着一個人，那就是玉芙蓉。

她穿着燕二給她縫的衣服，眼泡是腫腫的。想到這麼一個人，就從夾子裏取出小鏡子來照自己。

脂粉殘褪了，黃色的肌膚一塊一塊混在殘脂剩粉一起，眉毛的黑黛也弄花了。她的喉頭發癢，就把扣子解開，她想，這樣子也同玉芙蓉差不多。

她又想到麗英，她的心突然跳起來。她要那樣的活下去，像過往，像玉芙蓉那樣的生活下去？一個枯瘦的麗英出現在她眼前。『不，不！』

她下了車，不停腳地跑上三層樓。房間裏的人都沒醒，她帶着氣換了布衣服，然後用冷水澆洗了自己，她對着鏡子梳頭，梳子把起圈的頭髮帶下了幾根來。她一下把梳子放下了。晨風從空着的窗格子裏吹進來，但是她仍然感到逼迫似的。她就拿了千字課和更生送她

的抄本，走到池子裏去。

她同那些孩子們一起做著功課——她是在台下最後一排上的。她靜靜地默唸着書上的字句，孩子們的聲音從身邊消了。

『白老板這麼早？』

招呼她的是茶爐子，她就叫他給自己弄一碗水來。可是那個人的回答使她大大驚奇了。

『今天沒有水哩。』

『怎麼沒有水？』她合上書。

『水管子斷了。』

『替我買一大枚的去。』

『茶館不賣，他說發貴了，賣茶都是蝕本。』接着他就告訴麗英，這是存心搗亂。昨天晚上門口的電燈全被打了，通城的廣告不剩一張。『有人給我們過不去，找燕經理去了。』

麗英到茶灶上去看，水管龍頭裏一滴水也沒有，靠牆根水管子一點一滴的漏着水，把地下面浸溼一大片。甕子裏乾乾的鐵鍋上剩着水的白跡印。



更生的手已經不再吊着了。麗英一見就急促地問：『手好了？』

他把手由着地動了兩下，『你看。』

『今天沒有水招待老師哩。』她把昨夜發生的事重述了一遍。

更生請她到附近的點心店裏吃甜酒煮雞蛋。這麼小的館子她好幾年沒進過了。可是對於這種餛子熟悉的，行家的動作還沒有忘記。她從瓦罐子裏取出兩隻筷子，拉起小衣襟來揩拭淨它，才分了兩隻給更生。

『我多內行。』

『實際你是外行，吃甜酒要甚麼筷子。』他微微的笑。『過四天我就要走了。』

『回家去嗎？』

他點點頭。

『一人去嗎？』

『自然一人去。』

『我在這裏也過厭了，』她喝了一勺甜酒，自怨自艾地嘆息。過了一會，她又問：『怎麼回去作甚麼呢？』

他就告訴她，他父親過去是個軍官，在省內混的時候很長久，現在在家裏經理着自己的田產和開設旅館。他的兄弟很小，這一次回去總好找個事件的。『唸書太危險了，那天我就賭過咒，不進新學校去！』

麗英望着他，看着他的嘴和喉一動一動的。她吃不下東西去，心裏感到酸溜溜的縹渺。桌子，碗盞，這些東西在先前她都不會細看的，這時都把花紋，破裂的小縫以及別的細小的東西送進她的眼睛。

何更生在牠的眼前變得更加可愛。梳光的頭髮，紅白交雜的臉，穿着乾乾淨淨的藍洋布衫，有她所見過任何一界人所沒有的顏色和外貌。

『我回去就結婚，我爸爸歡喜有孫孫兒。』

『那麼容易——找一個太太？』她笑着，她的聲音低啞得快聽不見。

『家裏訂下的，我不喜歡她。』

她吐了一口氣，她把調羹在甜酒裏攪着，甚麼話也說不出。眼前的東西起始模糊起來。

『今天不讀了罷！』她站起來。

『這幾天我恐怕也不會來了，我看看同學們，還買點東西回去送人。』他臉上晴朗底笑

着，整個的臉正像一朵將要裂開紅茶花。

『走之前，不要忘記來看我。』她背轉身子，拿着書先走，剛到進門的地方就遇見燕仲平，他的臉是鐵青的。那樣子她從來沒有見過。她笑着招呼他，他微微點頭，臉上極彎地笑着：

『我砸了！我給人家磕頭去！』

她剛進門就看見茶爐子提水壺出來買開水。

『有開水賣了？』

『燕二爺，』他低下聲音，『得罪了金十三爺，這都是他老人家幹的。』

『唔，』她認識這個人，是一個極有勢力的老頭子。一來的時候她們就拜過他去。

『燕二陪禮去了，水當然買得來啦。』他歡喜他說着，

她又回進沉默裏，一步一步走上二樓去，可是更生的聲音從後邊把她追回來。她的血急

急地在全身奔流，她不知道立刻要發生甚麼事情。她把自己的激情忍耐住，『甚麼事？』

他的頭仍是一朵將開的紅茶花，遞給麗英一件東西，『你忘記了的。』

那是一本抄本。



第  
二  
部

## 第十三章

輪船的尖頭分開沸騰着的灰白色急奔而來底江濤上行。灰黑色的雲天緊緊地壓迫着那些撐天而立的黑山頭。天雲刻繪成各種可震怖的風浪形象，正像從看不見的高空裏傾倒下來的乳白色底暗漿，在離山頭不遠處半凝固了落不下來。山頭像平原邊際的森林，一部份被黑雲壓折了頭，一部份又頑強地從雲上露出頭角；在腰上纏了一條遮羞底縐帶。麗英舒適地倚着白漆欄杆，呼吸着恬靜而略帶潮潤底自由空氣。這濃郁地帶着草木清香撲面而來的清風絕不是中部或是北方所有那種帶着土腥氣的風。她從這親切而略涼底風上又想到那在底下失了蹤跡的鳳凰園。一是呀，鳳凰園也有水，也有風。「她想着，於是就在腦中儘量地刻劃那地方。微風夾着野艾或是稻香送進人的鼻子，有時飛絮和花瓣也脫離本體而投向空中，親切地親吻行人的頭髮。麗英記得起那些五色斑斕的石頭和那些深綠色隨水勢漂蕩欲去的水草。影像短箭似的在玻璃一般底水面下射向下流去了。她的家就在水邊，她清晰地記得起那白牆的瓦房，竹籬笆和那沿着水的晒谷場。每當明月圓夜晚，那房子黑沉沉地睡了似的而那水却像一面鏡子更明顯的照映出它來。在從前她常常想起這可愛而不可重見的地方，尤其是在悲

苦之中，這景象就常來入夢。可是，今天她却不太爲這追思所苦惱，她靜靜地望着舷外的流水，水也流得很急，可是又不同於風颯颯的。她的頭望出來，前邊不遠就是水底巖頭，阻住輪船去路的高山，山後是一層一層計不清數目而顏色漸淡下去的峯巒。她不解長江是怎樣會流到眼前來的。她還不會解釋出這原理時，船身略略側動了，另一層大山又阻在眼前，而剛才阻路的山却封閉了來時路。它的後邊是一層一層聳起綠色的，黑色的，漸淡的與淡淡的像水壘所勾出以及與雲天化爲一體的巖巖底重山。她感覺到輪船並沒有動，只隨着水浪在那一泓死水中略略地搖動。兩邊的山都很高，要仰起頭來才看得見頂，它們是深黑色或是幽綠色出的。有些地方像是被歲月或是剝去了肉；裸露着紅黃色的土或是灰白色的石頭。不知名的樹木像膠上去的，茂盛地生長着正被茸茸地生長着的野獸底毛。龐英害怕山石和林木，覺得那全是不祥的東西或鬼怪；她相信那裏面隱藏着精靈和禍端。她把身子向後倚靠一點，讓自己的害怕得發冷的背揆着更生的胸膛。她立刻感到氣壯至少她不像從前一樣是一個孤零零底女人。她委身於這個男人才是七天的事，她從不覺得她跟這個男人未免太快，她後悔自己爲甚麼不早一點同他一塊跑出來。她高興地慶幸自己，這一個漂零的身子有了安身之所，正像一粒種子被吹到一個土縫裏，那兒沒有太冷的風，沒有冰雹，也沒有外界的摧殘。她可

以萌芽，可以成長，可以開花，可以結實，過去的七天像鳳凰園的水底魚過得太快了，不過那些日子不應該是黑色的影子而應該是閃着金光的。

山上突然有一種鳥的聲音，她就仔細的在山岩上尋找。

『麗英：你看什麼？』

『你給我找找，有甚麼鳥兒在叫。』

更生編着頭看了一會，只聽見那像老太婆咳嗽的聲音，可是却找不到那鳥兒在甚麼地方。『你怎麼知道這是鳥叫呢？你又沒有看見叫的東西，也許是獸呢？也說不定。』

『我想這是鳥的聲音，因為多少有點像母雞的聲音似的。』她找到一塊在岩上凸出的石頭，那有些像趙菊吟的鼻子，立刻在那過往給了許多益處的人就出現在她旁邊。她看見那活生生的，熟悉的面容，缺了的門牙，絡腮鬍子……：曾經從那鮮紅的嘴唇吐出的話，又重新響起來，而且那句話麗英認為是被事實完全證明完全正確的了。『人的一生活要拚命的，萬事排頭難。』她想起這句話時，就想到那火焰般的尖舌頭。

麗英睡在那門板支成的床上，她翻過來又輕輕地翻過去。她在那門板上過了許多個夜晚，可是這才是第一晚上發現門板在翻身時會略發點聲音的。她感覺那聲音格格地響得很利



響。她的心卜卜地跳着，慶英把雙手緊壓在奶子上，這樣去制止心跳和心跳的聲音。

那三樓上的兩家人因了白天和晚上的兩場戲都拖得精疲力竭的，每到晚上總睡得非常好，就是慶英和小桃紅夜深迷離回來，隔壁王甫臣家裏也不會停止了鼾聲的。小桃紅不管甚麼時候睡覺，總是一上床就着的，慶英知道這些十分清楚。

但是這晚上却是一個例外，她聽着那些勻均的呼吸和小桃紅的鼾聲如雷一般的響着。全屋子的人都睡着了，可是她不敢相信，她害怕那好刁的小桃紅早看破了她的心思，說不定自己早上在二樓樓梯邊向更生說話時，她正躲在後邊，說不定別的人聽見她和更生的說話。因討好於小福或小桃紅就轉告了他們，因此他們就故意地裝着睡熟了，等自己起來，等自己走出去，等自己走到更生的旁邊，就在任何一個時候捉住她，那就是真贓實犯，再也分辯不了的。

『不是真的呀！』她想着，『她的鼾聲不是這樣的。這分明是故意的把痰涎在喉嚨管裝出來的。』她害怕，她拿被蓋蒙着頭，這樣似乎就安心些了。

她對這個幾年來就以母親自居的人從來是害怕的，雖然她的鞭子還不會常常降臨到自己身上來，可是要是她的脾氣發了，那會像狂風暴雨一樣的。她從前磨折過大姐蕭菊，她清清

楚楚記憶得起那個可憐的女人的樣子，她蓬鬆的一頭亂髮，細長的眉毛，小眼睛，下垂的乳房，她不愛笑，不愛說話，可是那個夜裏，她的話特別多起來，她在麗英面前苦笑，她親近麗英，她把麗英第一次當作妹妹看待，麗英正以爲她的大姐姐變了，從此以後將不再像從前一樣冷冷淡淡的對待她。對待麗良和麗雄，可是從那一夜起，從麗英不能支持疲乏得像山一樣重壓下來的眼皮困上以後，她就用硫粉結束了她的生命，那殘月好像還掛在她的眼前，那一陣冷風似乎還在耳邊響，麗英害怕起來，她忘記了心跳，她不敢再把頭放在被子裏，她就探出頭來。

洋油燈的火焰太長，把玻璃罩動黑了一大半，房間裏暗得很，唯有燈旁邊那個大溫水瓶顯得特別明顯。

關於這個溫水瓶，麗英有一段永不能忘記的痛心事。那時她們才來這個大城唱戲，燕仲平曾經暗地裏給過麗英四十塊錢。麗英起先把錢放在皮包裏，可是想想却不安當，又把來放在貼身的衣服裏，但是這也不保險的，最後她卻想起一個辦法，把那四張綠色的鈔票放在襪子裏用橡筋帶把它們壓住，她以爲這很穩當，心裏很得意，她保存下四十塊錢來了。她想：『要是麗良再問我借錢，我不會像上次那樣拿不出現錢了。』然而事實却不如意，過了幾天

，不知是怎麼大意了一下，小桃紅忽然聞她『襪子裏是甚麼呀！』一而眼睛就死盯着那小腿，上鼓起的小方塊。還沒等到麗英想出一個巧妙的回答來時，她就命令麗英『取出來！』那保存下來的四十塊錢就進了小桃紅的手裏，其中的一小部份就買了這個水瓶。

『她買東西都是我的錢，』她想着：『她吃飯穿衣也是我掙的錢呀！』她向小桃紅那邊望了一眼，可是馬上把眼光收回來，她唯恐這一下就把小桃紅看醒了。她的心像「蹦蹦兒」一樣跳着，隨着小桃紅的聲聲不得安寧，她又想自己，給小桃紅掙了這麼多年的錢，比麗雄給她掙的不知多出多少倍，可是這名義上的母親還不曾滿意。她又想起麗雄離開她們以後，小桃紅曾經惡毒底咒罵過，分明是小桃紅教唆他同別的女人來往，可是她那時反罵麗雄是折白黨，罵麗雄生性下流。麗英知道小桃紅一方面恨麗菊，可是又逼麗菊給自己賺錢……：……她知道這中年的胖女人是一個貪得無厭的人，自己再給她掙得多，找得多也沒有用，因為到那時她更希望掙得多，找得多。

麗雄和那被割掉奶子的女人，麗菊蒼白的臉和那蒼白的天上貼着的一鈎殘月都像影子一樣同自己分不開，她記起那一羣不知名的掠天而來過的黑鳥，那許是飛向暖和的地方去底燕

○「蹦蹦兒」，薄玻璃製成的玩具，吹起來底層就「蹦蹦」地發響。

子吧。『我也該學燕子飛跑才好！』自然她也有了去處，她要飛到那年青的學生底身邊。

她一夜沒睡，可是並不感到疲乏，反之，身上的肌肉像睡得多而酸痛起來。洋油燈已經滅了，窗子上淡淡地刷上微微的白光，夜已經在苟延殘喘了。

全屋子的人都沒有醒，祇有遠遠的傳來一兩聲屠豬時底慘叫。囑英爲希望和衝動所驅使，他全身發抖地坐起來，她光着腳穿了鞋，披上了衣服，祇扣了脅下的一個扣子就戰戰兢兢地水瓶拿起來。她低聲試探地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總有開水了吧。』

她下了一層樓梯，才回頭望望有人跟來沒有，把樓梯下完了，又仔細的聽聽上邊有人的腳步聲沒有。她放了心，走出園子，踏上寂靜得像死了一般底街，黎明像蒼皇暮色的一般罩住她，可是黎明比黃昏冷過十倍，她索索地發抖。

她見到更生就在黎明的時候，那時他早就起來了，他在洋臘的光亮下收拾行李，把一大堆書籍扔放在角落裏。

『你真來了！』他出於意料的問。

『噫！』她又冷，又高興又帶着幾分羞憤。

更生沒有給她說第二句話，他心裏開始害怕起來，他立刻給譚才同囑英一道進來的公寓

主人說：『叫兩部車子上車站，我馬上要走了。』

她不安地逃上了車，現在是安安穩穩地站在回家的輪船上了。

『唔——』她舒適自由地吐了一口長氣。

更生的手本來放在袖背上的，這時感到那肌肉的蠕動，就問：『你魂氣嗎？——』  
『是不是爲了找不到那隻鳥在哪裏叫？』

層英的眼前一動，她發現了那像母雞一般叫着的鳥了，它的頭是藏在岩縫裏的，而它的顏色同石色差不多，所以直到這時才看見。一經她看見以後，陸陸續續就看見了好多。『我早看見了。』她詳細地說明那種鳥的顏色和所在的地方，不久更生也看見了。她等更生看見以後就提起剛才他問她的話問：『你爲什麼說我在嘆氣呢？』

『我聽見了。』

『我才不呢？』她帶笑地望着他！我才滿意哩：「你知道爲甚麼？」

『不知道』他的手樓着她的腰，搖着頭。

她的臉上飛紅，輕輕地對更生說：而且祇讓那聲音低得使他一人能够聽見！『我有了家』。

她眼裏不得再親匿更生一些，但是她不能這樣作，她幸福地望了更生一會，害怕別人發現她過份放肆就帶着微笑轉身看峽裏的風景去了。

水流過的地方岩石都是鱗胸的，有些地方簡直就凹進去，青綠的水在那裏迴旋激蕩着，水珠從那裏濺起來打到九尺或是一丈多高，就在那些水珠打得到的地方，挖着一條沒有欄杆的棧道。下臨急流，上面掛着石塊或是乳鐘石，上擊下重正像要擇人而擊似的，麗英一分鐘也不想休息地看着這西部中國特有的風景，一面又爲正在棧道裏的二三十個牽夫就心。

同輪船取着同一方向的牽着水邊有三隻像建造在水面上的木樓一樣大的木船。它們動也不動，像生了根一般。高高翹起像方棺一樣的船頭上激打着水花，江水從岩石上跳回來，餘怒未息轟轟地吼着。船頭上工作着強有力的男人，陽光從雲縫裏偷出一絲來洒在黃色平光的船板上，顯得那些人更強勁更快樂。水踏在他們腳下跳，正像晴天雨一般。船夫倒拿着長篙倉忙地在岩石上找有可以用倒鬚鉤着的地方，隨時留心着那患了極度懷鄉病的木船退向下流。船是繫在岸上的，而那竹絲搓絞成的繩，正操在那二三十個棧道裏傾斜着身子的男人底背上。

麗英替他就心，也替他的用力。每當那繩落下水面時，她的拳頭就捏緊了，直到那

繩跳出水面，水淋漓地打着寒戰時，她的出汗的手才會鬆開。

『出了個缺，我們就到家了。』更生熟悉地說。他的臉更顯得紅得可愛。

「家！」這個字使厲英的心怦然一震，暖熱的血液在全身急流。「家」對她有無可比擬的引誘力量。

她是光着足從小桃紅的家裏逃出來的，可是那一天她就不會想到自己不會穿襪子，也沒有感到腿部的寒冷。那天晚上他們是在火車上坐着過夜的，午夜和黎明寒襲襲着她，可是她沒有說出來，祇更緊地擠去靠着更生。她到小桃紅家裏以前曾經坐過火車，後來她會經痛恨過火車，火車使她離開了鳳凰園，使鳳凰園在天底下失去了蹤跡，除了在回憶裏，他永遠找不到它，可是她知道火車是走得很快的，當它隆隆地如隱隱地雷聲響着時，那就是火車在向前急馳，她這一次的感覺不同，她知道越走越遠就越幸福。她搖搖頭，鬚笑過往的癡呆：『火車多好啊。』

『火車本來好啊。』更生從微睡中醒過來，正聽見她在說，就這樣的接上了話。

『你聽見了？』

『唔，』更生聽出她的聲音有些抖，『你冷？』

『……………』她不清明的答應了他。她冷，可是不願意說。過了溫存的一會，她把更生的手引到她的小腿上。

『你沒有穿襪子？』

『低聲些』她咬着更生的耳根子說，『今早上我走得忙……………』

更生非常關心麗英，從火車站出去就給她買了襪子。

『麗英。』他望着她整理着皮箱，心裏有一句話想講，可是思攷了很久都不曾說出來。現在他們已經買好了向西方去的船票，晚上就要上船了更生心裏的話再也不能等待了，於是就喊了她一聲。

麗英把箱子裏的衣服重新整理了一次，凡是更生那晚上匆忙放進箱子的衣服，幾乎全是不行的，現在經過她一次整理，箱子裏空出小半的地位，她自己心裏笑了笑『所以小桃紅到天津去了，咱們家還那癩亂。男人離不開女人的。』她把一張被單疊得同箱子一樣大，平鋪在上面，然後把更生的兩個枕頭也放了進去。就在這時候，她聽見更生親切的聲音，於是她就站直身子，因了長久的瀉腰，她的軀幹有些發酸。她又羞雙手，用笑掩蓋了臉上底疲勞，她微微有些喘氣『叫————叫我嗎？』



『嗯』她站到箱子邊，對麗英的一番整理感到滿意。『我要給你講一句話。』

更生從來不曾這樣誠實地對她說話，她心裏起了同平常完全不同的感覺，她望着更生，收斂去臉上玩皮底笑『我們那地方很封建』他遲緩地說，嚶霄是非常不自然的『我的家也是個老家。』

除了『嗯』一聲外，嚶英不知道用甚麼話來回答，她也不知道他說這個話的意思在那裏。她呆呆地望着那個心愛的年青人。雖然她不懂得他的意思在那裏，可是她想知道他的意思在那裏。

『嚶英，』他又遲緩的喊了一聲。

嚶英覺得他要說的話一定是很不平常的。縱然是咒罵自己的，她也願意從更生可愛的嘴裏吐出來。她不懂得歷史，也不熟悉世故，可是橫流倒背的記得她許多戲，那些戲裏的情節與人物都變成了她的一部份，她覺得一個在女人的應該侍候她的丈夫，那是一「婦道」那也是一「本分」。她看得很清楚更生很礙難的說不出要說底話來。她溫情地望着更生『你說吧，有甚麼說不出來的。』

更生鼓起最大的勇氣：『你千萬別對人說——』

麗英等待他的話。

『你感許亦是個初中畢業生——』

『記着了。』她立刻就回答他。

『別說你是個唱戲的！』

『記着了。』她明白了；『我不說，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我只把它當作夢裏的南柯。』正在這時候，隔壁房間裏有一個人大聲吵起來，『你們作茶房的就下賤！就根本拆爛烏！根本就混賬！』

『你哪，別生氣，小費把不把在你。罵人總是您家不對。』

『您家，您家，簡直的九頭烏。』那人又罵。

『他說甚麼？』麗英問：『我聽不大懂。』

『罵茶房，沒有甚麼。』更生說着就開門走到外邊去，不一會，麗英就聽見更生在那邊房裏說話。他把兩個人勸解開，然後就同那客人攀談起來。麗英聽出那人也是向西去的，也是買的明天開早排的船票。

更生的聲音從板壁那邊飛過來，『麗英，我們一塊出去吃飯。』

『嗯。』她先應了一聲，才問：『這就走嗎？』

『十二點了，這就走呀！』

麗英扣上衣領，就走出來。習慣的招呼茶房把門鎖上。那邊的更生和那一個人也走到過道裏。更生就介紹了麗英，又指着那人說：『這位毛公遠先生，同我是小同鄉。』

麗英同他們一道走，一面勉強去分辯毛公遠的聲音，一面就打量這個人，這個人全身都穿着綢緞，夾袍子上套一件背心。頭上蓄着小平頭，眼睛近視不戴眼鏡，看人時一睜一眯，牙齒很奇怪，是綠顏色包着金邊的玉。每當他說話就裝出一臉的笑，得意地幌着頭，『兄弟的意思是這樣的。』要是聽更生說話時，也是點着頭，『對呀，對呀，工穩極了！工穩極了！』

麗英對這些人毫無好感，飯後買了些東西就回到旅館來。她問：『你爲甚麼要跑到人家房間去呢？』

『因爲他是我的同鄉人。』更生解釋着。

『這個人有些討厭。』麗英坦白的說。

『不許說，他遠遠的同我們還有點親哩。』

麗英紅了臉，她不再說甚麼了。而且對剛才的話有些失悔，自己說話太冒失了。她倒了一杯茶遞給更生。『我簡直沒想到。……』

更生勉強地說：『他沒有看見，不要緊的。』

他們的行李預備好時，黃昏已經籠罩這背山臨水的碼頭了。更生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就問：『麗英，你換洗衣服都沒有呀？』

『沒有。』

『你爲甚麼不說呢？』

『我恐怕要化錢……』麗英是早想到這個的，不過她不會講出來。

『那怎麼行呢？天氣冷起來了，而且，』他的聲音低下來，『你是嫁給我的太太，怎麼會連衣服也沒有呢？』

『……』

『時間來不及，連買都來不及了，你看怎麼辦？』

『……』麗英想不出主意，也找不到回答。

更生屋子裏走來走去，搓着手，掄着手，指想不出辦法。過了一會，他才粗暴地說：『

就這樣說，說你的箱子全丟了！」

這樣決定了之後，他們就在那晚上十點鐘帶着行李上了西上的輪船。

「家」具有無可比擬的神祕力量，它讓厲英成天成夜的不能忘掉它，從她跑到了更生身邊以後，她是一分鐘比一分鐘利害的同更生分不開來了。她覺得自己是更生的一部份，是他的手或是他的腳，她也曾經想過，就是變作是更生的襪子或是一隻鞋也是可以的。她知道人們常常說：「王八，戲子，吹鼓手」，又拿娼妓和戲子相比，可是一個出自舊家的子弟居然肯收留她，這在自己是應該怎樣的報答他呀。她又知道，普通男人討女人，總要女人比男人小，這常常聽人說：「男可大十，女不大一」。然而更生不在這上邊苛求，他那麼痛快地就立刻答應了她的請求。他對自己這麼好，自己對他呢？是的，就是不能作爲一隻腳就是作爲一隻鞋或是襪子也是應該的。更生幾天來同她談得很多因此她斷斷續續的知道了他的家和家裏的人。她聰明地把這些所知的連成一起，於是她就常常的想到那個立即要見到的家。她要同更生一起作爲那個家裏的人和那一家一齊地生活下去了。

更生的家原是中等家庭，城市裏有地產，鄉下有田地，每年的收入足供一家人的用度而有餘。因此他們生活非常優裕。他的祖上把房屋和田地遺留給後代而更生的父親在分得了所

有一份產業之後更是一帆風順的一切得手。他的舅子跟隨着那一省的軍人弄得飛黃騰達因此更生的父親在那割據的內戰時期也佔了不少便宜。他的田土一天比一天大起來，城市裏也隨時還找好機會購買房屋，因此何家在當地不特是一個富有的人家也是一個極有勢力的人物。雖然近一兩年這一省的政治上有很大的變動，那割據的局勢仍舊使更生的舅父保持了一個政治上極高的職位。更生的父親多年前就在戰爭裏失去了一條腿。從那時候他就不再任軍職而守在家裏了。原先他是一個瘦削精明的將官，失去了腿以後反因在家裏照管田地產而吃得肥胖了。更生的母親相反地是個瘦小的人，在年青的時候，夫婦倆外貌上是極相襯的，現在相反的，在外貌上不相同而性情却變得差不多了。他們希望兒孫好，田地多，壽緣長。因此，在更生出省以前，就想給他訂下女人，但是更生却不肯答應。

『你爲甚麼不肯呢？』粵英曾經問過他。

『我看都沒有看過，』更生說：『誰知道她漂亮不漂亮呢？』

更生下面還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小弟弟，這弟弟的年齡差他十八歲。在這些兒女之中，更生爲父母所最鍾愛。更生突然出省，對家庭是一個大的威脅，但是既經成了事實，家裏面也祇有兌錢接濟，託人照料，至於預備訂的親事也沒有下文。

家裏面沒有想到更生在一年多以後就會回來，所以得到他受傷就要回家的電報以後，又驚喜，日夜盼望他的傷勢復元，早早回家。

麗英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眺着山看得有些疲乏了。更生在船頭上走來走去，有時他背着手，像在想甚麼心思似的。

更生確實有心事的，他正有一件事情決定不下來。他只告訴了家裏要回來，可是對於麗英，提都沒有提過——事實上他在事先也不會想到。雖然家人對他很好，可是連結婚都不徵求同意甚至連通知也沒有，無論怎麼也說不過去。『就這樣把麗英帶回去嗎？』

『好呀！這才是教人痛快！』毛公遠從床上跳下來直嚷着『好呀！』『痛快！』的向更生這邊來，他把手上的書指給他看：『這才是好書，這才是好書，真給林黛玉揚眉吐氣了，薛寶釵肚子裏又鑽出一個寶玉來！』

船頭的人都走近了他，好像看甚麼新聞似的。毛公遠眼睛一映一映的，他沒有想到有那麼多的人會被他聚集到船頭來，他感到困窘得很，一肚子要給更生講的話都說不出來了。

麗英知道長江是從那裏流出來的了，山後邊已不再有疊疊的峯巒，水從峽口流出來；清澈透明的水立刻變了幽綠。峽的門是平靜屹立的右壁，頂上像夜叉的手掌似的伸出幾株像梅

在老幹底矮樹叢，此外連草也沒有一莖，甲虫也爬不上去。

一過峽口，山色立刻變更了，兩旁都是綠色的山頂，青幽幽地生長着肥美的農作物。

江上的黃昏把甲板上的深秋底顏色。人們談論着這兒地方的肥美，人們的富有，那蟬翼一樣薄的暮靄一層一層落到江上，江面上也浮起隱約地一團一團的白煙，人們的言語爲秋寒所阻擋，客廳裏的麻將聲把他們吸引進去，火輪裏的機器響着。江上濛濛地一片靜。

『更生，冷嗎？』寒意撫摩着她的皮膚，因此就走過去問更生。更生依舊來回地走着，腳底用力踏着甲板。於是麻英又問：『要加一件衣服嗎？』

『不！』

『這回答是事先不會想到的，使麻英自尊心受到損傷，那有着紅白交蹀的臉龐底更生在以前還沒這樣的對待過她，她全身火熱，眼淚晶瑩地在眶子裏轉，可是她忍住了。她偷偷地望更生，更生並沒有注意她，祇是背着着雙手低着头來回的走，和剛才沒有兩樣。他的臉色變了，不像玫瑰的紅色而像脫了色的乾樹葉。她急慌了的時候，就用自己唱得爛熟了的兩句戲詞來安慰自己，『自古萬事要原諒，況何丈夫與妻房？』

『不要想！』她默默地命令着自己，『不要想到戲！也不要說到戲！』



輪船上開了燈，茶房們忙着替客人打鋪蓋，收小錢，——輪船靠岸，小東小西各自小心留神呀！

毛公遠放大了嗓子喊茶房捆行李，可是沒有人理他。他在甲板上跳來跳去，結果抓了一個茶房過來。

『你先要茶錢，不做事！』

『我是房爺的，又不管統爺。』

『不管！不管！你給我弄好！』毛公遠強迫着他。『你不弄好，我找船主！』

『船主不在，您家。』

那戲耍的話更使他生氣『我找二賈辦！』

『二賈辦又不是條家養的。』茶房笑着。

『這都要到了，你還不動！』

『又不給小賬，又忙……』茶房說到了本題。

『你真冤枉人，我沒把酒錢？酒錢是不是小賬。祇認得錢的混賬東西！』

茶房是久跑江湖的機伶人他知道像毛公遠這樣的人是譏諷不出錢來的，可是又不肯放鬆

人，要是急了，說不定真會去找船主或是二舅辦，因此逗他到某一僻地，也就給他把行李捲打起來，不過嘴裏總是磯磯咕咕地沒有停止話說。

他把毛公遠的被蓋捲打好，就恭恭敬敬的問羅英：『何太太，打起來嗎？』

更生止住他說：『不忙，我們補票，這裏先不下了。』

這使羅英莫明其妙了，『爲甚麼呢？不下了？』

『不下了，我們先不能回家。』更生站住，他堅決地對羅英說。

嗚——嗚——汽笛單調的鞭打夜空，山色更朦朧了。輪船的速度減下來。左邊山腰上閃着疏疏地不明的燈火。更深的黑色在那兒描畫出一個山城來。

## 第十四章

麗英從旅館門口走上樓來，她聳着肩頭抗禦那像針一般刺人的春風。她是跑着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失望地把身子投入沙發中。

更生昨天說過，『九點鐘我一定來。』

現在已經十二點了，更生還不會來。她已經跑了七次大門，可是只見許多在濛濛的雨霧裏行走的人，在那些灰黃的人羣之中並不見更生的影子。

房間裏刷着粉紅的牆壁，熱水汀使麗英暖和過來了。她心裏空虛得很，眼前的東西對她若有若無的。

更生的行為使她不解而眩惑，每當她問起行止時，他總好意而神祕的微笑。

『爲甚麼不回家呢？』

『先到上邊看舅舅去。』

『這不大好吧？』

『我們那地方不清靜，土匪正鬧哩。』

可是一直到今天？更生祇把她放在旅館裏。

『更生，我們該看舅舅去了。』

『我知道。』更生安慰着她，他心裏的主意早拿定了，可是他先說給她聽。

『你晚上住在那裏？爲甚麼不回來？』

『我以後告訴你，我不會住在壞地方的。』他說得很誠懇。

房門被推開了，茶房帶着一個人走進來。麗英原是半睡着的，連忙睜開了眼睛。那人把一個包袱放在小圓桌上，『金小姐，這是作好的三件衣服。』

麗英立刻想起這面熟的人是個裁縫，她們剛在旅館裏住下來就去找他幫忙縫衣服的。

『我們趕夜工作給金小姐作，先弄好了三件。』

『你先坐坐，』她請裁縫坐下來，讓茶房給他倒了一杯茶，才去仔細看那三件衣服。『該多少錢呢？』

『何先生說過，以後再算。』裁縫站起來，恭敬地回答着。『金小姐先試試，要改不要改？』

『那也好』，她穿上裁縫趕作的衣服，穿上了才走到穿衣鏡前。兩個漂亮的時貌的白麗

麗英含着微笑對面站着。

裁縫仔細的望着她，等待着有什麼批評沒有。

『麗英！』

那熟悉的聲音使麗英回過頭去，她立刻就說，『新作的衣服得了，你看怎麼樣。』

『好呀！』更生走過來「你等久了罷？」一面說，一面他就把幾個小紙包放在洗臉檯上

。『今天該看舅舅去了。』

『看舅舅去？』高興使她的話不清楚地吐出來。

『看舅舅去？』更生學着她的聲音，這使麗英紅了臉。

裁縫走了以後，更生就催促她趕快打扮好。縫來的新衣和更生剛買回來的紅粉把她裝扮

成今天城市裏最漂亮的女人。

更生的臉紅得像一朵玫瑰花，得意地發着光彩。他伸手挽着麗英的膀子。

『學學旁人哪！要就咱們倆靠着走，要就規規矩矩的走，小心別人說話！』

『咱們是明正言順的夫妻——』

麗英打斷他的話，『在房間裏隨便你怎麼都成，出去要好好的。』

『那有甚麼關係——』

『這裏又不是北平，天津這些大地方，你不是說過，這裏很守舊嗎？』

更生心裏湧起一陣不快，但是立刻就平靜，因為他想起從前羅英不是這樣的。他們曾經在月裏散過一次步，別人的影子都清清楚楚地照在地上，而他們的影子却是混成了一團。

更生告訴她，對別人只說他們是未婚夫妻，最近還要在這裏舉行結婚的儀式。

羅英高興極了，眼睛閃着溶冰一樣的光亮。

『如果舅母問你爲什麼前幾天不來，你就說生了病。』

『記得了。』她輕輕地說，一儘扯謊玩可不好。』

『不扯謊玩可不好辦呀？這都是爲了你。』

『好！』她心裏很高興，可是表面上却玩皮地埋怨着：「爲了我！」

『舅父不贊成我們回去。』

『他這麼說？』

『他說這裏大家都有辦法，回家去，懶在牛角尖。』

『在這裏，咱們往那兒去呢？咱們沒有多的錢了。』

『自然會有呀。』他安慰她說，「舅父留我在這裏作事哩。」

這圍城是石頭築成的，舅父的家也是石頭築成的。灰白色的高院牆從平地聳起來，鷹英仰起頭才看得口頂。牆裏有時又伸出點竹梢來，這樣的大石牆在北方和中部從來沒有，所以她很新奇地打量它。尤其奇怪的是這石牆很長，然而乾淨得一張小廣告或是從病人身上扯下來的膏藥也沒有貼。他快走完這條街了，牆背面經過好幾十家大大小小的門戶，那些門戶是各式各樣而它們對面的牆却是完全一樣的乾淨威嚴。

門口站着兩個背着手槍的兵，他們穿着呢制服，一見更生和鷹英走來，就立正敬禮。更生帶着鷹英穿過那空花的鐵門，沿着一石板造成的車路裏去。路的兩邊是綠油油的草地，每離一丈遠又放着一個盆景。草場的一邊是網球場，另一面是一個樹皮頂的涼棚，裏面是空空的。沿着這路，不久就到了一所很大的洋房前面；這時三條狼狗吠着跑出來，鷹英叫了一聲，躲在更生背後，而那三條狗搖着尾巴直往鷹英身上擠。

『Argo不許咬！』更生喊。

從正門裏走出三個女孩子來，她們呼嘯一聲，那三隻狗就奔回石級上去了。

『歡迎金小姐！』『歡迎金小姐！』她們歡喜地喊着，一面慢慢地步下了石級，每人身

後跟着一隻伸着紅舌頭的狼狗。

更生低聲地對麗英說：『拉手呀！』

『Miss king how do you do?』比較小的一個大約只有十五歲，走到麗英面前，先伸出右手來。這時麗英正被那三隻狗嚇得有些慌亂，直等那隻手又伸出了短暫的一會才想起把自己的手伸出去。

女孩子的話她聽不懂，可是她明白那是友誼的聲音，於是就在臉上放出笑容來。

小女孩的名字叫鄒玉珊，和那豐滿的玉珊都是初中學生，最大的一個已經十九歲了，長得瘦長得像竹子一樣。

『這是大表妹玉珊，』更生指着她說，麗英這一次才從容地伸出手同人握手。玉珊拉着她的手沒有放開，一直踏上那九級石階走進玻璃門去。

『這是我們的客廳和飯廳。』玉珊搶着指兩邊的大房間給麗英看。

麗英還不會仔細看那寬敞華麗的房間時，玉珊已經把她拉上樓梯了。一面她又責備玉珊說：

『金小姐是外省人，人家甚麼大排場沒有見過，要你討好賣乖的顯威風！』



『上回你還指張先生看的。』玉瑚緋紅了小臉，她反詰說：『張先生不是外省人！』

這句話刺傷玉瑚的臉，她向麗英抱歉地笑了笑，才冷冷地對玉瑚說：『小鬼！真不害臊！那個指這些給人看！』

玉瑚眼睛立刻閃着淚光，脖子上爬起紫色的青筋。玉瑚知道她要發脾氣了！就扯扯她的衣服，低聲地說：

『不怕金小姐笑話你？』

玉瑚聽了二姐的話，低下頭躲到她們前面去了。

她們走完樓梯，玉瑚已經從左邊房門進去了，可是她的尖聲音正在屋裏響：

『媽，金小姐來看你來了！』

『請進來坐吧！』這是一個蒼老而略帶嘶啞的尖聲音。

從玉瑚挑起的門帘下，她們走進那間屋子裏。屋子裏放着紅木傢具，窗子關着而又拉上了帷子，因此光線暗得很，只是那一排四個屏櫃的玻璃門發着亮。這屋子裏空着內後間裏正打着牌。

『金小姐來了嗎？』那蒼老而略帶嘶啞的聲音在裏面問。

『舅母，麗英來給你磕頭來了。』更生高聲的 answering。

『不敢當，不敢當！』那聲音一頓『三筒，你拿去合！』一張牌打出去，『你們陪着表哥呀！北風還有兩牌了。』

用人送上茶，又用果盤盛上點心。玉珊盈盈地站起來，端起盤子看了看『不行，金小姐一定不喜歡吃這種中西合璧的洋點心的。』她走到門邊按着電鈴，一會女用人就進來了，她命令她說：

『夫把 Kiss Jing 點心取出來吃。Miss King 不吃這些土行頭的。』

『要包錫紙煙 Chocolate。』玉珊追出去給老媽子說，又恐怕她不懂，就又說；『就是餅乾聽子裏的洋點心和洋糖。』

『中國人真笨』玉珊說，『你看外國的門房都會說英文。』

玉珊正喝一口茶，喉嚨一下就噴出來了。

玉珊心裏怪不高興，就質問她：『又笑，又笑，簡直是瘋婆子。』

『你自己說錯了，還怪人笑呢？』玉珊說，『外國人不說英文說甚麼？』  
麗英這時也明白了，可是忍着了笑。

『完了！完了！』——舅母把牌推開，從裏間走出來，更生和厲英趕忙站起迎接那個瘦弱身高的女人。

『這是舅母。』他看了她一眼；『磕頭！』

厲英從柔軟的地毯上磕完頭站起來，玉珊就拉她坐下，舅母在她對面坐下來，一面抽着水煙袋，一面從眼鏡下仔細看望厲英，厲英同時也偷眼去看坐在對面的像一根枯樹幹似的舅母，她雖是四十多歲的人，可是還抹了一臉的紅粉，特別是那兩道畫出的黑眉毛，濃而細地像兩條黑蠶，爬在粉白的前額上，她的眼睛雖然細小，可是銳利得很，她看厲英非常仔細好像一直可以看到她的心底一般。厲英起先是被她看窘了，後來竟是害怕。

更生也感覺到了，『這簡直是一個考試呀！』他心裏害怕地說着。

舅母對玉珊說：『打個電話找祕書長回來一吓。』

玉珊馬上就跑出去。可是舅母又把她喊住：

『喊廚子預備一吓，有客人吃午飯，祕書長也要回來。』

玉珊出去以後，她又使動起玉珊來；『去把手飾盒盒裏的那個紅封封拿來。』

那是一個紅紙包，舅母接過來遞給厲英：『太微薄了，不過表示一吓意思，好在都是內

親，大家都不在乎這些虛文。」

麗英接過那重沉沉的小包來：『謝謝你啦。』

更生也道謝說：『你老人家太客氣了。』

舅母又把紙包拿過來，把紅紙扯開，取出兩隻粗大的黃澄澄的金鑲子，『這個樣子不曉得你們年青人喜歡不喜歡，我是個封建人，老古董，過了時代了。』

接着舅母又問了麗英許許多多的話。主要的是她的家世和學歷。這兩件都使麗英相當作難，可是都勉強地由她自己和更生簡短地對答過去了。

房間裏的人漸漸多起來，剛才陪鄰太太打牌的三個女太太也出來了，玉珊三姐妹就纏着那三個人低低地說話，常常又嘻嘻地笑。

『麗英今年滿了二十了沒有？』舅母望着她。

更生回答：『剛二十。』

『你們還是快一點舉行個儀式罷。』

『怕還要過一會。』更生說。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還等啥子？』舅母關心地，教訓地說。

『我還想回家去一禮！——』

『哎呀……回家做子？那地方的匪好多啊！像你們那種家庭，封神榜上早就有名了，你不怕人家捉你的肥豬⊙？』

麗英現在比較自然些了，因為舅母注意力已不再集中在她一人身上了。她想着舅母的話語雖然有幾分可笑可是却是一個關切小輩子的老親戚。她又看了那三位太太，她們正在批評自己似的，因為她們望望又說幾句，而聲音是低的，臉上的笑總是在望她一眼以後才起的。

那老媽子又進來了『祿書長回來了，說請何大少爺對面坐。』

玉瑚走最後，她囑咐女用人把點心搬過對面去。

書房的木器是新式的，房間裏是一色的淡黃，玻璃窗一塵不染，淡灰的天空飛着微雨。

麗英給站在水汀前的舅父磕了三個頭。

那高大的人有着一個光得沒有一根頭髮的光頭，頸子短短的，他正像銀幣上鑄着的袁世凱，他穿的是緞質的藍袍馬褂，雙手抄在胸前。

『聽說你來了好幾天了？』

⊙捉肥豬即擄票。

「是的。」麗英回說。

「住在旅館裏？」

「是的。」

「你們都搬過來好了，旅館裏不是你們年青女子住的地方。」

「謝謝舅舅。」更生說：

「玉珊，」他對大女兒說；「叫人去把東西給麗英搬過來，賬也結了。」

更生想自己去去一饅，可是舅父說不必。接着就和舅母說起結婚的事，在衆人面前麗英低下羞紅了的頭。

舅父是一個有決斷的人，不到吃午飯的時候，就把婚期，地點這些都決定了，他最後對更生說：「你們就住在我這裏也有個照料。」他又對麗英說：「年青人不能老守着家，我想逢春還是作作事才好。」

麗英抬起頭，「我也這樣想。」

「我給他想法好了。」舅父說，一個又看了看碗子上的錶。「快開飯罷，三點半我還得開會去！」

飯後，舅父並沒有馬上走，他把更生單獨邀進書房。

『我有話跟你說。』

『嘻。』

『你的表弟克文，』他燃上一隻雪茄，『他性情偏激，喜歡唱高調，我勸過他，他總是不聽，你才從省外回來，你回頭給他談談。』

『好的，我來勸他。』更生替舅父披上黑外氈，又把帽子和手杖送到他手上。

舅父叨着雪茄沒有吸，兩眼凝望着書室，沉重地吐着每一個字：『我自己有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很好強，我不能要別人說話，我的兒子不能反對我。逢春，』他的聲音，他的面容，他的眼光都非常誠懇，『你好好同他講講，就是真有那天，那也是五十年以後的事了。』

他慢慢的講，慢慢的走，更生跟在他的旁邊。他們下了樓，走到門口時，舅父一揚眉毛頓時把面色改換了。他威嚴地走到車邊，那保鏢的大個子就旋開了車門。他對更生一揮手說：『這兒不是外處，不許客氣』他剛一坐定，那沉重的車門就關上了。

更生走回樓上，舅母就忙着吩咐女用人給他們收拾房間。

『要是你個人害怕，就叫張嫂晚上來陪你。』

舅母對麗英說。

『唔，』她點點頭

麗英是一個受歡迎的客人，也是鄰家三姊妹最喜歡得到的朋友。

玉珊問：『金小姐，我給你學北平話好不好？』

玉珊問：『你也教給我，好不好？』

玉珊問：『你看過真正的京戲沒有？』

麗英把她們的話一一回答了。對玉珊的話她有些想笑。可是她忍住了。

她們立刻就談得很投機，談得天都黑下來仍然沒有倦意。玉珊把燈捻開，她們的興緻更好起來。

『拿點心來吃罷吧，肚子餓了。』玉珊說，

『珊瑚，你先去把 Cocoa 拿來，我們煮起來吃 Afternoon tea。』

『用牛奶煮，大姐？』玉珊問。

『自然用 Milk 呀。』

『自己煮？還是拿到廚房裏去煮？』玉珊問。



「珊瑚，你去把電壺拿來，」玉珊把留聲機開了，唱着一張賀后罵殿。她就跟着那聲音「有賀后在金殿一聲高罵」起來。

玉珊輕輕地對麗英說：「她要票了，唱賀后罵殿。」她要麗英聽着唱，唱得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她比剛才還想笑，可是她又忍住了，她想：「賀后死了丈夫，正要哭哩，可是這個賀后却要人哭。」

更生陪着舅母走到表妹們的屋子裏來。她笑着問麗英，「你是北京人，你看唱得怎麼樣。」

「唱得很好呀。」麗英站起來，恭恭敬敬的回答着。

「唱得好，你們結婚那一天，她也來唱一齣好了。」她微笑着說：「麗英，你們的好日子定好了是初九。」

麗英羞紅了臉，玉珊姐妹的聲音在滿屋子裏飛。

——道喜呀！表嫂呀！

——初九，快了呀！

——道喜！道喜！

正是大家圍着飛紅了臉的麗英取笑時，推門走進房裏來了一個青年人。

這個人祇有十七八歲，臉色比不上更生紅潤，顏色也特別黃黑，可是五短身材和那粗大的拳頭都顯得他是個極結實的人。眼部肌肉肥厚，因此就顯得眼睛比較的小。雙額和眉頭骨幣更小，一見就給人很深的印象，說明他是一個具有堅強性格的人，他穿着棕色法蘭絨上裝，襯衣不會打領帶，下面是把線條條都穿得沒有的黃卡縐褲子。他短短的淺頭髮上凝結着透明的雨珠。他剛剛在門裏含笑站定時，玉珊就眯着眼睛笑着喊：

『大猴兒回來了！』

更生像得着援助一般，圍住他的人散開了。他一望見來人，就從他的臉上底額骨和肩膀上看出這是舅父的兒子了。於是他親切地伸出手去喊了一聲；『克文！』

克文拉住他的手搖着『是老表？』又友誼地望着麗英！『這是——』他的話說不下去，感到有點撇扭似的頭，『這是我未來的表嫂？』他伸出手來，可是軟軟的毫無力量，他以爲這樣好一點，萬一對方不伸手時，他就把手收回去。

可是麗英並沒有拒絕，輕輕的同他拉過了。

接着三姊妹就把初九的喜期告訴了克文，大家都感到非常高興。

克文對時事很感興趣，同更生坐在一塊問東問西的。他問了許多問題，更生不能全部回答，但是他都敷衍過去了。舅父讓他給克文談談的事，他却找不到啓齒的機會，而蒼茫的景色已因雨霧而早爬上窗檻了。

『多討厭的天氣，要就下一場大雨，要就別像這樣要死不活的。』玉珊擺擺腰身，欠伸一次，她懶懶地把電燈打開，「亮些了！」

克文諷諷似的拿眼睛望望玉珊『皇后鳥殿唱會了沒有？』

玉珊知道克文的意思在那裏，就報復地說：「你以為這不前進嗎？唱戲也是藝術啦！不信你問 Miss King。」

克文望望麗英，接着說下去！『不能這麼說！——』

玉珊心裏酸溜溜地一股怒苗升起，立刻打斷對方的話：『放了學也不回家，就在外面亂跑！』

麗英望望玉珊，她的臉龐已經通紅，那一雙眼睛水滴滴地直轉，她是身歷過這樣的事情的，知道她立刻要大怒了。她又看看克文，那個厚眼肉與凸出雙頰的少年人，一張臉也像外邊天色一般沉悶。房間裏的人都都靜下來，等待這一場風暴用怎樣的一聲巨雷來起始咆哮，

麗英原來也是靜待這事件進展的一個人，可是她心中突地掠過一個想法，於是她就伸手去拉住玉珊的膀子，『玉珊表妹，這邊坐吧。』

更生也被麗英點醒了，就把克文叫到一邊！『我們來談談吧！』

克文氣鼓鼓的同更生一塊走出去，玉珊這時就起始不絕地怒罵着克文。

從玉珊口裏，麗英知道克文是一個高中三年級上期的學生，他對功課并不太注意。他每天的時間差不多全化費在一個學生組合上去了。而這一組合在他自己認為是對民族國家不利的，在家庭方面與他的所見恰巧相反，因此，在家裏他從來不大同人談起。可是事實上他的行為却常常為校長或是別的關係方面傳到他父親的耳朵裏。

『克文，』更生低着頭，眼睛望着的漆有上油的皮鞋。『我不是說我們不談政治，我覺得將來的日子還長。』

『謝謝你，不過我們都還很年青，有年青的血呀！』他小而亮的眼睛閃着真理的光。『是爸爸給你說過罷，是不是？』

『他老人家很愛你。』

『我也愛他，』他的話一頓！『我也愛國家，愛自由。』

「克文，我實在說：去年我也是這樣的一個人，可是我差點送了命，差點死了。現在我不談這個……」

「你永遠不談這個？」

「也許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年紀大一點，那時腦子也老大了。」克文嘆了一口氣，他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上爬着的一個小飛蛾，他想到那小小的動物是怎樣從繭子裏蛻變出來，怎樣的在屋角裏撒下自己的種子。然後死去，因了氣候的暖熱再變成小蛆和小蛹，然後才正式成了一個小飛蛾，照例，他應該那樣循環地作繭下去。但是那飛蛾在天花板上撲，他不去到屋角，他害怕再去作繭，他以為作繭是會死去的。他不再為後代打算，不肯為同類打算。可是這自私的飛蛾的生命也是短暫不堪的了。他感慨地說：

「表哥，從前我以為學校的功課對我完全無用，可是現在我不這樣看法了。比方動物學就很有道理。」

更生以為自己的話生了效，就笑一笑說：「每一樣學科都很有它的道理。」

「身體膚髮受之父母，」他被一陣痛苦的激情所震盪，「因此古人說：『君子不立於危

牆之下，「大約就是這個道理吧。」

第十五章

「表嫂：你真漂亮！」

玉珊喊着，一面就替麗英扣好了粉紅底乳罩。

麗英穿着銀色的高跟皮鞋，肉色的長統絲襪，站在屋中間一任玉珊玉珊替她打扮着，她雖然同更生有了關係，可是這關係祇有自己和更生曉得，衆人所知道的，他們倆只還是未婚夫婦，而且更生同自己說過，這省份是封建的，這些戚族世誼是守舊的，萬一讓他們知道了「同居」關係，那一定會喧嚷得人人皆知。初九這個「宜婚嫁」的日子，舅父和舅母所選定，麗英用非常高興的心情來迎接這日子。初九天她正式姓何起始的一天，她將同更生攜手在大庭廣衆之間走。她不再害怕人家指着他們低低地惡意地說：「那就是金釐英」。「那就是何更生」。在這些句子的後邊總連接着一個別的聲音，那聲音雖然每次不同而其爲譏刺則一。「初九了，」她想到今天，她的心裏就喜悅地跳，這時候她一任她的心像一隻小鴿子似的跳着，卜卜地飛出胸膛她也不怕，再不用手去壓着奶子，像那私奔去更生的身邊底黎明時的鴛心。玉珊把白色軟緞的禮服抖開，玉珊連忙提着那長尾巴，玉珊把新燙過的鬢髮一搖，就把

體服肩上的扣子解開：

『表嫂，請來呵！』

麗英愛嬌地，默不作聲穿上那銀色柔軟無縫的長禮服，靜靜地站着讓玉珊替她扣好肩紐，玉瑯給她扣好袖子。

玉瑯興沖沖地從梳粧台上取來一朵粉紅的菊花，『撒上！』

『別忙呀！還沒有戴花冠哩！』

接着玉珊的話，玉瑯就教訓似的說：『珊瑚，你知又不知道，你忙啥子？』

『我才不忙呢？』玉瑯毒惡的譏笑：『我又不想結婚，我又沒有嫁過人！』

玉瑯今天很大量，沒有同珊瑚計較。『表嫂，你自己看看吧。』

玉珊承認妹妹的話很有道理就把麗英攙到大鏡子前邊。麗英望着自己旁邊站着的玉珊，她打扮得同自己一樣，胸前加撒着一個朱紅寶石的胸花，玉瑯拿巾把用粉紅緞帶拴起來的花束遞給她們，玉瑯就接過來斜抱在胸前。

『表嫂，這樣。』

她們的臉像經過了雕琢，紅粉把她們白嫩的青年臉裝飾得更加好看，玉珊對着她的影像



嫣然一笑，鼻子裏哼出悠長的滿意的聲音，麗英也有同樣的感覺，自己的臉面禮服一樣發着柔和的光彩。

『時間快到了，表嫂！』玉珊看着壁上的掛鐘說。

『已經好了，把紗給我，』玉珊作過很多次的儂相，她把這一切作得非常純熟，她自己已經打扮好了，現在該把紗和花冠給新娘子披戴上。

一切停妥之後，她們才配上了胸前的粉紅大菊花，花下面是一張朱紅緞帶，上面分寫着「新娘」和「儂相」。

玉珊在房間裏徘徊，她時而把手套戴上時而又取下來。他輕盈地走，把腳尖着地，把步子「開，她在一本書報上見過，一個著名的電影女明星這樣的走過路，她認為那是很好看的。『這樣走實在好看。』那白緞子衣服的裙邊像水浪一般的鋪向前去，她再第二次的甩出另一隻腳，那鞋尖就在水浪之間現出來。她很得意這種美妙的姿態。覺得自己像仙女在水浪面上行走一樣。

她們起來得很早，把這上午的時間都化費在理髮裏，麗英遵照玉珊的意見把前邊的頭髮都燙得很高，花冠就靠着那高起的髮壓在頭上。

麗英在一張椅子上坐着，靜待着時間的來臨。

禮堂的牆上被各色的錦緞喜幛掛滿了，大大小小的金字在閃着光。長案子前邊排花籃，人們把緞帶端正，以便上下款清楚地現了出來，桌案上鋪着雪白的桌布，散放着各色的菊花和粉紅底山茶花。粉紅緞面的婚書已經填好了，靜靜地放在案子上。

禮堂內外的人，心境都很浮動，聲音也很嘈雜。那些人各歸其類地談着，他們自己有興趣的事，其中也有人正津津地談論着華中的抗戰。

在國旗一邊徘徊着一個穿深藍呢襪中山服的小個子，他的臉色憔悴，身軀彎曲，可是頭髮却向後梳得一根不亂，他是特地爲這婚禮而整理過頭髮，他的胸前撒了一朵紙花，下邊是一條緞帶，上面寫着「司儀」兩個字，他雙手常常背負在身後，不像別的客人去覓找朋友談天，祇這麼孤傲不羣地走着，他時時地拿眼睛瞟門外，等待着人似的。

何更生由一個同他一樣穿着燕尾服的僮相陪伴進來，大家爭着給他道喜。他臉上做出一付笑容，心裏却含著着一股冷冷的畏懼。

司儀走過來，尖削的黃臉上綻開了深色的笑紋，彎着腰，『一切都準備好了，單等祕書長來就行禮，』說完話，才伸出手來同新郎拉。

『今天多承幫忙，改天再到張科長府上拜望。』更生也笑了，可是他的聲音很低。

『逢春兄，』那人把新郎和儂相的緞條給他們兩人掛上。恰巧這時禮堂外走進鄒光甫來，他穿着藍袍馬褂大紅的主婚人條子更襯出他顏色的紅潤來他已禿的白頭和眼睛都顯得硬大而有光他從容地走進來，呢帽拿在胸前他微微地向招呼他的人還禮，他的嘴和眼睛都笑胖了。

『逢春兄：去請金小姐吧，祕書長來了。』張科長說着就迎上去接過鄒光甫手上的帽子，跟在身後約半步的光景。

『就等祕書長了。』

『來遲了一點，因為開會。』

『武渾怎麼樣。』

『這裏人太多』他已經不願再說下去，『張科長，快一點好吧，下午還要同×××交換意見哩。』

司儀聽了，立刻提高聲音：『行結婚禮！』

更生擦着麗英全身發着抖在音樂聲中走進禮堂來。麗英感覺得到，更生抖得很厲害，微汗從他的身上滲出來。

『他怎麼了？』麗英不解地自思着。『穿少了嗎？』『身體不舒服嗎？』

儀式進行着。更生模模糊糊的。

『戒指。』男僕相推着更生。

『嗯』，他明白起來，把戒指從指頭上取下，可是一不小心，那小金圈兒就掉到地上。

麗英心裏掠過一個黑影，眼角角有些辣辣的。她難受她從手上取下金指環來交給僕相，

就在這時候，她的腿似乎擡動了一下。

婚禮結束了，更生用手綫拭乾頸子和手上的汗，他重歸於平靜，他想起剛才的不自在來。

麗英同更生由一個茶房領着，在那些圍着客人的席前站下來。

『新郎新婦敬酒呀！』

麗英羞紅了頸子，她從茶房托着的小盤裏端起酒杯來，陪着客人們用唇碰碰杯邊，然後就放下了。更生也是這樣的，不過他是略略喝了一點酒的。

男客席對他並不為難，女客席上的話就多了，麗英應酬完那二十多席的客人以後，她感

覺到腰酸了。

「表嫂，現在你真正是我們的表嫂了。」克文興沖沖地跑到後邊房間來，那時女用人正替麗英換好了便裝，她舒適地躺在一把長沙發上。她聽見克文的聲音，馬上就半坐起來。

「克文，」她脫口而出叫了這個名字，她看看克文的臉上並沒有不願意的顏色，才繼續說：「吃過飯了？」

「吃是吃過了，可是沒有吃飽。」他在小沙發上坐下來，「李嫂，去給我叫一點東西來。」

麗英這時也想起自己一天還沒有吃過東西，肚子早就咕咕地發響了，「我也陪你吃一點吧。」

更生的興緻突然的好轉，他對人們的敬酒豪情地接受了。因此不久他就由一茶房扶着走進房間來。

麗英起初是驚訝，但是聽見茶房說「何先生醉了」以後心裏就流通一陣幽想，她支持住疲乏的身子幫助茶房把他扶助到床上躺下。

「表哥，」克文問他，「你喝一點濃茶好不好？」

「克文，不要……」他心裏很明白，他知道麗英和克文是站在他前邊的，他想對他

們說自己多喝了幾杯，可是他的舌頭却不大靈活，因此他就閉上了眼睛。

他仍然得不到安靜，眼前紅一陣黑一陣的。他心裏的酒翻湧着，心臟翻湧着，就像被煮沸了一般。

「表嫂，你該勸勸他，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別過分。」

「我一定給他說。」

「酒醉了是很難看的，」

「是的，」她無可奈何的答應。

房間裏很靜，只有窗子外偶然有幾聲麻雀底噠噠。麗英找不出話說，只有當克文問他一句時，她才回答一句。

更生也感覺得到這一股子寂靜，克文和麗英的聲音清澈地在身邊響。他想，自己以後絕對不吃酒了。身子裏的酒像遭到旋風，越更洶湧起來。他還不會喊出一聲「麗英」，嘴裏就湧出了一股酸臭的酒。

麗英連忙托起他的頭，李嫂也忙來拂拭。克文在旁邊，心裏被一種特有的情緒所佔據。酸臭的酒味散佈在房間裏，克文受不住，一個人悄悄地跑走了。這味道麗英也是不喜歡

的，可是她沒有走，她在床頭站住。

『更生，好一點了嗎？』

沒有回答，均勻底鼾聲一聲比一聲響了。

她知道更生吐了之後心裏一定舒服一點，所以現在就安靜地睡熟。黃昏在房子外面了。屋裏更加暗淡她疲乏地在更生的腳頭倒下來，聽着她可愛的男人的沉重底呼吸；她自己按納住呼吸，讓她呼吸與更生的呼吸合着同一節拍。

在她的年月裏，這還是第一次踏進這麼美好一個夢境。在那深灰的暮色中，各種東西若明若現的陳放在眼前，而那些東西對她是若有若無，正如此時此地的各種東西一樣因為那不是她所要的。

她的幼年很是不幸，接着來的就是漂泊，當她漂泊的年華裏

她就從小姑娘而變成懂得人事的小孩子了。那一個比她年紀大，比她結實，對他誠懇的哥哥白鷹雄，不，他姓張，白只是他的假姓，和她自己的姓白一樣，那祇是不幸的遭遇而已，那個男孩子遭到最大的不幸以後，她才懂得過去她同鷹雄的關係是可以稱為戀愛的。可是那神聖純潔底初戀已隨着鳳凰園的流水而逝；再也不肯回頭了。她想尋找一個男人的時間到來時

，正是那些她不喜歡的人要尋找她的時候。在已往的幾年中她就那麼不喜歡而不得那樣地過  
了。

她相信命運，她記住『因禍得福』四個字，若不是較場的那一次屠殺，她還不會認識有  
着紅白交輝的臉底更生的。

她們的戀愛正像雷電一樣快，她們婚後的生活也時是像風雨之後的晴天一樣明朗，麗英  
被一種輕微的聲音從幻夢中喚回來，這時天已經黑盡了。從門楣上透進來走道上的燈光使屋  
內還不致完全黑暗。窗外吹進來的風使酒味漸漸散去。她經過這一陣休息，精神算是快復原  
了。

門上又響了幾聲敲叩，她這才聽明白了，就問：『誰呀？』

『是我。』這聲音不大自然，麗英分不出這是誰的。於是她走向門邊去。

門外有勉強按納住的吃吃底笑聲，麗英先喊了一聲『二表妹，』才把門開了讓玉瑯進  
來。

『這麼黑，幹嗎呀……』玉瑯窺破了祕密似的說。

麗英開了燈，房間裏頓時明亮起來。更生被燈先一刺激，就伸欠了一下雙手。他醒過來



。他閉着眼喊了一聲『英。』

『更生，二表妹來了！』她把這句話說得很響，一面就倒兩杯茶，先奉一杯給玉瑯，第二杯親送給更生喝。

更生揉着眼睛從床上爬起來，一面喝茶一面搓着雙手，『噯，噯，你們冷嗎？』

玉瑯嬌羞地說：『大白天就睡，好意思嗎？』

『醉了呀！』更生搔着他油光底頭髮，一面把腳踏到地上來。他明白玉瑯的語意是甚麼，可是他并不在乎這樣的說話，他心裏說：『這是名正言順的夫妻呀。』

『表嫂，』玉瑯不好意思吃吃地笑着，她想說，可是那啞啞地忍耐不住的笑聲又像一個浪潮般打過來了。她彎着腰，那蓬鬆的頭髮就像水草一般被沖激向險上來。她移動着步子，在粧台前停住了，她扭開那盞淡黃的紗燈，對着鏡子梳理頭髮。

『好好的頭髮爲甚麼又要梳呢？』

『你不懂得。』她簡短地啞斷了更生的問話。她主要的目的是要挑釁英說話，可是麗英和麗嬌慚而不自在的在房間裏走來去。她替客人倒茶，請客人吸煙替客人劃着火柴，有時也講一句兩句短得不堪的句子。她處處在作主人，而且她想作得很好。玉瑯的眼睛常常盯住她

，想從她身上看出一點作新娘子與常人不同的異樣，她感覺到麗英有些異樣究竟在那裏。她梳好頭髮，又勻起唇紅來。她對着鏡子使自己的口部作出許多動作，那鏡子裏的某一動作使她自己嘆嚇一聲笑起來了。

更生抓住了機會：『笑甚麼？』

『笑要鬧你的房哩。』她聰明快捷地回答了更生。

『我又不怕，』更生在水盆裏放滿了水起始洗臉。

『你爲甚麼要洗臉呢？』

『洗乾淨些好呀。』

『用點好肥皂罷，不然將來沒有了。』

『怎麼會沒有呢？』

『仗打得不好。』

更生頂怕聽『打仗』這兩個字，因此每一次這兩個字都會使他沉默下來，不暢快好久。

更生這一次也沒有例外。他把頭髮梳好就在沙發上無精神地坐下來，用手掌托住下巴。

房間裏沉默了一陣。

麗英感覺到這對客人是不大舒適的，她想使房間裏不再這樣寂寞，她想找話來講，但是她又羞慚得說不出話，她考慮了好些句子，但是她都決意不用。最後她走到床前把人家送給他們的留聲機打開，隨意放上一張片子。可是那聲音不像是人的，她低聲地說：『這不好，』就把機子關上了。

『舅父舅母回去好嗎？』她找到了一句話。

『謝謝你，他們都好。』

接着麗英就把今天收到的禮物一件一件的給玉瑯看。

『照這裏的規矩，』玉瑯說：『今天要鬧你們的房。』

『我害怕，』麗英拉住玉瑯的手，『頂好不要這樣。』

『那怎麼呢？』玉瑯自問着，『表哥，這是舊規矩呀。』

更生抬起頭來，冷冷地：『可是我們是新式結婚！』

『表嫂，一塊到我們家去罷，主人不在家，客人自然就不來了。』

麗英同更生從鄰家出來已是十一點鐘，那時街上靜得很，祇有路燈比平常更加明亮。他

們靜靜地在春寒很濃的街上走，互相靠得緊緊地。

她很久不會在靜夜裏走路了，這使她回憶起從前自己唱完戲從園子裏出來的情形。那時候自己是一點自由也沒有的，甚麼人都可以侮辱她，欺凌她，可是現在她却同別的大城市的女人一樣，自由自在的靠緊了更生。她的疲乏完全恢復過來，她的身子裏在舅母送給她的一件厚海虎絨大衣裏，那大衣暖和她包緊了她，她身子被滿足的幸福與歡樂底熱所陶浴，骨髓與肌肉都軟酥酥地。有時竟不能克制地微微地震抖要來。

歡喜比春寒更討厭，她的話從口裏不能順利的吐出來。

「我們，……好久不住在一塊，……」

更生在那白色的夜裏疲乏地扭過頭來對她一笑。就在這剎那間，他看見麗英的精緻地被獨刻出來的薄嘴唇，那嘴唇發着紅白分明的，不刺眼的柔光。

麗英的心酸酸地冷癢，她看見更生明亮清黑無底的眼珠。『冷嗎？』

『還好，』他的回答很短，聲音發顫。

『走快一點吧，你，……冷。』

更生一直不會暖和過，那些酒使他發着冷。他失悔自己爲甚麼要喝那麼多的酒。

『英，他們那麼多人跟我喝酒。……』』

照英含情地凝視着他，聽着他的述說。

『以後，我一定不喝酒了。』

『春，那好極了。』她激動地說，『我見過好多人，都是喝酒把身子弄壞了，把嗓子也弄壞了。』

『嗓子，……』

照英聽出他的聲音是不大高聳的，她立刻找出他不高興的原因來了。她十分自愧地解釋着：『北方人都說嗓子，我不是說內行<sup>①</sup>喝酒會倒嗓<sup>②</sup>——』

『頂好不要說，』更生打了一個酸噏。『我聽了都會誤會，人家更會誤會。』

照英不說話，她默默地靠着他的身子走向了旅館。

茶房遞給了更生一個大信封，上邊印着很大的藍色底字和紅印。更生走進自己的房間就拆開來，那裏面是一張委任狀：

① 內行即伶人。

② 倒嗓即聲音變低。

『茲季任何更生爲A省督學。』

『甚麼？』麗英關心地問，殷切地等待他的回答。

更生臉上，綻開春花般底笑，簡短地說：『英，我作官了。』

麗英快樂得打抖，『這才是雙喜臨門呢！』他抓住更生的手搖了幾種。她覺得房間暖和起來，電燈也更明亮了。

## 第十六章

謠言像大風夜的火一般掃捲着城池。恐怖的聲音四處震響着。人們失掉了信心，身子空飄飄地起來。

——那天晚上，我清清楚楚聽見打五更！

有人這樣肯定的說。接着這一句話就有計不清數目的肯定『那天晚上，我清清楚楚聽見打五更！』

這城市是從來有打更人，在夜裏『報更』的，可是從來更夫們不打初更和五更。不打初更的理由何在？早就沒有人提說了。至於不打五更，却有傳說中的一段神話：這城市當初是很小的，若干年前有一個縣官到這裏來，他嫌這城池小了，想法把城疆拓展得大一點。可是這城池三面臨水，拓展開來是作不到的。有一天夜裏他得到天神的指示，第二天就照計而行。他帶着差役坐着小船，遠遠地沿城而行，前面就不斷的在江裏洒下石灰。奇異就出現了。新的陸地就從石灰圈子裏湧現出來，夜裏，夢中來到了憤怒的海龍王。他同縣官談話毫無結果，在臨去前，他說：『我要新造成的陸地重新沒入水中！』縣官百般哀求，海龍王答應在

五更以前仍今一個碩大無朋的烏龜背負着城市。祇要五更一響，那神龜就得無條件的回向水晶宮去了。縣官從夢中驚醒過來，立刻下了一道緊急命令，從那夜晚起，不准打五更。

——完了！道人的話應驗了！城要沉了，人要死絕了！

這樣的浩嘆從種種不同的人嘴裏吐出來，把天雲都染上了恐怖底顏色。

七天前，有一個陌生的遊方道士，他口口聲聲的喊着：『買黃歷！買黃歷！一百塊錢一本！』

更生和麗英都看見過那個瘋顛的道士。他手上拿着多節的木杖和銅鈴，那木杖因了多年的汗膩顯得非常髒，而那銅鈴却正相反：因了日日的摩撫播弄，發着黃金般底閃光。道士的髒正如他的鐵頭柱杖，他手上拿着一個已經快變成黑色的黃布包袱。他的步子邁得很急快，一邊走着，一邊跑，就像想人追上去買一樣。

那道士三兩天就失了蹤跡，可是却有人說那本黃歷已經賣掉了。

『熱天賣黃歷這才是瘋子，』克文微笑着說，這個年青人他是從不相信這些迷信的。

『就是黃歷也賣不了一百塊錢一本呀！』麗英說：『在北平的黃歷只賣幾個子兒。』

『別瞎說，』舅母鄭重地止住他們，『你們的歲數小，世界上的怪事多得很，要是中學



生甚麼都懂得了，我們還辦昧子大學，不何必像李老表那樣到外國去留學。」

經常陪舅母打牌的熊太太也插嘴解釋說：「硬是真的呀；那善人打開包袱，裏邊真有一本黃歷，那一百塊錢也在書裏夾着。」

「這本日歷有什麼稀奇呢？」克文撇了一肚子氣，這時才找到發洩的機會，就氣鼓鼓的大聲問。

「硬是怪呀！」熊太太眯着眼睛，「少爺，這本黃歷就是今年的，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都有！」她撇着指頭數，「打六月起呀！就甚麼都沒有了！」她嘆了一口氣，又唸了一聲佛！「去年鬧匪，前年鬧荒，這一劫只怕逃難了！」她的聲音和她的身子都恐怖得發抖了。舅母戴上眼鏡，從櫃子裏取出一張木刻板印的東西來，「克文，你的字寫得好點，你拿去抄十份出來。」

克文接過手，看了看，「這是劉伯溫救劫碑，抄來做甚麼？」

「你看，這裏寫着『今年六月現瘟症，世上蒼生死九程。』後邊印得明明白白的，『抄一份送人者一人得救，寫十張送人者全家免災。』你趕快抄出十張來，拿到街上去貼。」

「我不信這個；」克文一下就在沙發上坐下來。

舅母無可如何的嘆了一口氣說：『熊大嫂，你看這個活冤孽怎麼得了啊！』這時她看見玉瑯和玉珊，『你們兩個來抄一下。』

『大小姐，二小姐，你們聽話，菩薩保佑你們。』熊太太的小眼睛濕潤了，『你看我們不會寫字的多苦啊，想行善都沒得法子。』

小玉瑚堵起了小嘴巴：『熊伯母，菩薩保佑你會寫字呀。』

『哎呀，這是修來生呀！』熊太太的話還沒有說完，舅母就生起氣來：

『小鬼女片子，你才這麼大就想短命，學得像大獼兒一樣！』她的眼淚斷續地掉下來，一面又催着玉珊玉瑯快寫。

鵬英從那堅實的年青底臉上得到一種力量。她心裏淒涼地酸酸起來。她想着：『這才是一個男子漢！』

玉瑯心裏起始有些害怕，她被母親和熊太太兩下裏一說就不像剛才那樣口硬了。她回到房間裏取來一枝筆和一疊紙，就在那間房子裏沒有打開的窗子下的一張寫字台上慢慢地抄起那陝西出土的劉伯溫救劫碑來。

玉珊心裏一亮，她就說：『玉瑯，用複寫紙寫不快些麼？你寫一張，我寫一張，不就

十份了嗎？」玉珊最初也認爲這樣的舉動是迷信的，可是這幾天來城市震動不堪，他的想法也不是先前的了。（她平常不信神鬼，但是肚子痛起來時，她也會暗暗唸着觀音菩薩的名家，這樣，她的肚子就會停止疼痛。）

克文看見玉珊和玉瑯都動手抄起那碑文時，就咳了一聲嗽，『迷信』！

玉珊立刻反駁過來，『這是信仰自由！』

『娃娃！』舅母全身都在發抖，她喜歡自己的兒子，她又害怕菩薩，她把克文推出門去，『你不信，你就走吧。出去！出去！不要連累一家人！』

克文出去以後，房間裏立刻寂靜了。熊太太把台燈拚開，把頂燈也拚開，房間裏大放光明，玉瑯玉瑯唸一句，抄一句，熊太太眯着眼睛，勉強唸着那抄寫出來有韻的文句。她的嘴唇微微地動着，完全同意的時時點着頭。

『我的 Fate 都丟了，還寫味子？』玉瑯氣鼓鼓的說。

『到爸爸的書房裏去寫——』

『爸爸的筆是戴月軒<sup>⊖</sup>的，又不許我們用。』

⊖ 北平製筆名家。

『有筆就 吧！六月就要攏了！人活得出來活不出來還不曉得，管『本子筆啊！』舅母起初的聲音是很大的，後來却是充滿失望的空虛，低低地埋怨着了。

『表嫂！』克文輕輕拉了舅英一把，幾乎是附着她的耳朵說；『這是漢奸作的。』

舅英不表示意見，祇期待地望着他那褐色堅實的臉。

『你想，劉伯溫是浙江青田人，這傳單上又是用的本省土話。有的地方還像在唱舊戲：聽根芽，聽端的，聽根苗的。』

他的聲音又被舅母聽見，她就走過來，祈求着克文說：『你不信就你不信好了，不要去給表嫂打屁胡說。娃娃：你要留點口德。』

舅英無聊地在房間裏待着，她有時也走到棹子邊去看看她們。有時也唸唸那些像戲詞一樣的文句。當她無聊在床邊坐下來時，她就想到那道人和道人的預言。想到這些時，她也害怕起來，不自主的把心思移到劉伯溫身上去了。

『何少奶奶，聽電話。』一個男人走進來通報。

『誰呢？』她自問着，走出去。她剛走下樓梯就看見克文站在那兒。

『表嫂，』克文頰皮地笑着，『沒有電話，是我找你。』

麗英找不到話說，祇笑了笑。

『有事嗎？』

『沒有甚麼，』

『幫我作一點有意義的事罷。』克文說完就向後邊走，麗英跟他一直走到他的房門外。

『裏邊來吧！』

一部油印機已經打開在棹子上了。克文一面鋪好紙。一面就對麗英說：『這機器差好幾樣東西，要四隻手才印得好哩？』

她讓麗英把臘紙平鋪在紙上，自己就拿一本捲起來的雜誌弄勻了油墨往上一刷，然後翻開紙取出第一張清好的東西來。

『這是一篇反迷信的文章，我想連同她們抄出的傳單一起寄出去。』

『克文，你不怕？』麗英坦白地問。

『怕甚麼？怕菩薩麼？』他含着笑望着麗英。

麗英誠實地把頭點點。

『如果菩薩找來，我負責任好了。』他玩笑地說，聲音却很勇壯。

麗英對這從來不曾體驗過的工作感到很大的興趣，她仔細地，均勻地一張一張的印着。當那白紙上清楚、字跡像細鐵絲編成底花紋出現在她眼前時，她心裏就暗自高興。她偷偷去望克文和善的臉色，從那裏她感覺到自己並沒有辜負人家的心意。她雖然有幾分相信救母碑，可是他也相信克文作的是一件正經事，一件他所謂的「有意義的工作。」

克文結束了工作，麗英就問他：「你爲甚麼要反對她們？」

「糊塗人太多了，我們不能不給她們點明白呀！」他停了一停，「我們總比她們明白呀。我們知道而不不知道的告訴人家，我們就是自私。自私是最不好的。」

麗英心裏說：「這麼年青一個人！」接着她就想到趙菊吟和漆星賢，可是那兩個人都比他的年紀大，於是她又把那句話重複的念了一次，「這麼青年一個人！」

「不惜弄壞了眼睛麼？」

更生從外邊走進來，他把皮包放在桌子上就走到他們身邊。

「剛來嗎？」麗英的眼睛在更生身上仔細轉了一轉，然後把一根掉在白唾嚔中山服肩上的頭髮，替他彈掉了。

「下班，同張科長一塊坐了一陣咖啡。」他把印好的油印搗起一張來，「光線太壞了，

## 章六十第

克文，你們得小心眼睛。」

克文這時才想起還不曾開燈，房間裏睡臥着昏暗的溟濛，『我真還沒有想到，天都黑了哩，』他一笑就把燈扭開了，於是房間裏頓時大亮起來。『表哥，請你看看吧，剛作好的一篇文章。』

『送我一份吧？』更生早就疲乏了，到這裏來是爲了看看麗英的。克文給了他這麼大一篇文章，他本意是不想看的，但是又不好不看，就這樣的說，一面就把那張紙疊起來放進皮包裏。他又想到不敷衍克文幾句又不好，就想出一句話來問：『有甚麼消息？』

『打仗的？』

『不要說打仗的，我說人造的謠言……』

『越說越利害。』

『討厭，把人的心也說亂了！』

『表哥：你怕？』

『這是迷信，』更生望望麗英閃着疑惑的眼睛；『不過，難說得很。』

『我不信！』克文毫不考慮地說，『如果有神有鬼的話，我的文章闖出禍來全由我一個

人承當，絕不連累表嫂，我只犧牲自己。」

她故意慢慢地洗手，等待更生的話，可是他帶笑地靜默着。

她不願再在這屋子裏，就說：『我先看看舅母去。』她掀開門帘，走出去了。

更生懶洋洋地站起來，打了一個呵欠。『克文，你不走吧？』

『回頭才出去』

『你給麗英說我先走了。』

『好吧。』

『晚上她自己回去好了。』他揀起那皮包，想了一會，『不必等我，我回去得晚一點？』

克文望着他走出去。他沉默了好久，他覺得這個人有些變了，但是他找不出不同在甚麼地方來。『更生是紅光滿面的，同從前一樣呀？』

他覺不出更生變了的地方來，這沒有結果的追尋，他低聲嘆了一口氣，這樣，他的胸臆就放開些了似的。

麗英回到樓上，抹上西天墜的紅雲早褪却顏色，蒼白的圓月清朗地篩下冷光。她在欄杆



邊站着，院子裏的亭子，路與花木都在柔和的清和的清光下現出來。她略略站了一下就走進房裏去。

玉耶咬着筆桿。『表嫂，我的手都寫酸了。』她俯在桌子上的頭搖擺着。

『好吧，還說甚麼呢？』舅母忿忿而不高興地說，她的聲音是嘶啞的，『喊他們快出去，買麵粉吧！』可是那女人還不會走出房門，她又大聲地喊，『多買點，買得到好多就買好多。』

麗英有些納悶。爲甚麼要買麵粉呢？而且有好多就買好多。她心裏暗忖，莫非舅母要作麵粉生意；她曾經被舅母問過：

『你吃飯吃得飽嗎？北方人都吃麵的。』

『可以，我吃那種全一樣。』她回答。

『我們這邊的麵沒有北邊的好，吃多了要出毛病。』

『……………』

她看出麗英的疑惑來，就解釋着說：『這邊的麥子比不得北方的，北方的麥子午時開花，這邊是子時開花。』

玉珊岔進嘴來，『子時是三更天，三更天沒有太陽，當然沒有見陽光的東西那兒會有維他命呢？』

『所以不養人，吃多了要生病的。』

舅母的確確這樣地對她說過，可是現在偏又喊人出去收買麵粉，而這時熊太太，已經把麻將牌從盒子裏倒出在裏間的紅木桌上，麗英心裏就感到一陣輕鬆，那城市似乎得到相當的保證，不會重歸於水底了。

熊太太他們又告訴了麗英下邊的事：

這城市不會墮沉下去了，可是却要在黑暗裏過七天七夜。這七天七夜時間裏不能點燈，要是那一家點了燈，那一家所居住的房屋就要墮沉，就是不在房子裏的人也要死盡死絕。龍王不打算用神龜來背負這大城市，繼它之後的是龍，這龍將是十年一換。七天七夜不能點燈，自然更不能燒火作飯了，所以每個人都要預備够七天七夜吃的乾糧。

這就是舅母吩咐買麵粉的原因。

麗英的心空空地飄蕩着，七天七夜漫漫的時間，沒有一點火光，這是怎樣的恐怖情境？自己被漆黑所籠罩，所包裹，所纏繞得緊緊的，她不知道自己要怎麼樣了。

『表嫂，表哥已經走了。』克文準備出去，他想起更生託付給他的事，特別又找上樓來，把這話告訴給她。

『他還說甚麼？』她的聲音不太自然，低得很。

『他說，你一人回去，不必等他了。』克文在麗英臉上看出一種特有的顏色來，他知道她有些害怕，就說：

『表嫂，你要走吧？』

『可是——』

克文不等他說完，『我送你回去吧。』

路燈燃得很亮，可是城市憂愁得很。大街上的店舖都閉着，而那光亮的店子都像死魚張着的嘴一動也不動。行路也亂了步伐，他們失魂的慢走着或是匆忙地邁着大步向前走。克文伴着沉默的麗英也投入這人流之中來。

麗英的眼睛比平常更清明，街上的情形全映入她的視野，可是那些事物也祇是清晰地匆匆一現，接着就消逝無蹤，克文一面當心麗英，一面仔細去看那些人。

肩負着白布麵袋的特別多，正像螞蟻咬着土蜂的雀似的列成不整齊的行列。

城市無聲的騷動着。

自從更生的胸脯上撤了那新證章手上提着新皮包以後，他回家就比較晚了。

他第一天到督學室辦公確確實實是八點鐘去的。

督學室是一間很大的屋子，位居於這宏大的軍部底西牆下。屋子是中國式的平房，上面的竹簾作的天花板已吊下了一隻角了，不時有蝙蝠或是麻雀在裏面飛，有時連壁角上的蛛網也弄破了。地下的潮濕使壁上的裱紙變了色，有的地方簡直就露出竹簾的原樣。土地上放着四張櫟子。（另有一把被拖到一隻牆角裏作爲公差的坐位了。）

更生是由另一位姓烏的書記官陪着進來的。烏書記官是一個小小的中年人，他一進門就拿他的小而明亮的眼睛在房間裏轉了一轉。

『喂，公差！』

勤務兵抬起伏在膝上的頭來，他遲鈍地呆了一剎那就敏捷的站起來了。

『這是何督學，你好好侍候。』

『是。』

烏書記官又問，「那一張桌子空？」

『都空。』他垂着雙手。

烏書記官向更生世故地笑着：「督學隨意挑一張吧。」

踏進屋子，他就聞着一股生生的泥腥味，因此就指着近門靠窗的一張：「這一張吧！」

烏書記還不等他說完，就吩咐勤務兵說：「把筆墨準備好。」

『是！』勤務兵拿起硯台來，吹了它一口氣，表面上的一層灰就飛去了。

更生望望那蒙塵的桌子，「太髒了。」

『抹了！』

『唔！』勤務兵習慣地應了一聲，並沒有動。

『抹了！』烏書記官帶怒的喊着。

『庶務處還沒有發抹布……』

『你狗彘的！』烏書記官威嚴地拿小眼睛瞪了他一眼。接着他的臉上就雲開天朗地微笑起來：「這樣還是先在大辦公室坐坐吧。」

更生在軍部裏認得的第一個同事就是烏書記官。

大辦公室裏也沒有別的人按時而來，只讓他們兩人寒喧着。

烏書記在軍部裏已七年多的時間了，雖是有一肚子的人情世故可是却不會選諛過。因此他有時就向人囉囉嗦嗦地抱怨，這一次更生發表督學，他認為機會來了。他就看出更生只是個小孩子，很容易對付的，就上下不離地把他跟上。常常問他些問題：

『外邊的馬路比這裏寬哪？』

『鴉片煙賣多少錢一兩呀？』

更生不久以前還是一個中學生，一直到現在他常常露出中學生的本色來，他知道的就回答他，不知道的就說不曉得。不特對烏書記是這樣，就是對別的職員也是這樣，因此大辦公室的小職員都樂得同他打交道。

他們一見更生走進來，就全體站起，每當這樣的時候，更生的臉上就熱辣辣地，於是他就口吃的說：『坐，坐——大家坐……』

『督學吃烟，』有人遞過烟捲來。

『謝謝：我不會。』他搖着手。

『客氣』那隻手伸着不回去。

『真不會，』他的眼裏閃着抱歉的光，再度地說。

第十六章

『督學不肯賞臉，』另一個人說。

更生怕傷了那人的臉，就紅着臉接過那隻烟來。那立刻劃着火的火柴就到了他的臉前。於是，他不能拒絕的點着了。

那帶辣味的白色烟子刺激着他的口腔，他立刻吐出來，他讓那烟自己燃着不再吸第二口。

『督學平常肯打牌？』

『不會。』

『督學將來定要發財，』烏書記取笑說：『打牌無非是娛樂，無非是消遣。』旁邊的人自然是附和着的；說打牌是高尙的娛樂，同下棋是差不多的。

『督學又不抽烟，又不打牌，真是天下唯一完人！』

緊接着這句話，烏書記官就說：『晚上我請老兄——』他的原意本來想在人衆之前表示出他同更生底交情并非爾爾，可是「老兄」兩個字脫口而出時就感到失言了。於是他就把「兄」字拉得比較長，就在那一瞬之間斜着眼瞟瞟更生。他看那紅白交輝底臉上開綻着和氣的笑容，就又把話說下去了：『我請老兄出去耍耍。』一個卑下而神祕的笑隨着「耍耍」兩個

霧 夜

字掠過他那被多年世故所弄起縐紋的小而發光底黃臉。

更生心裏一亮，他的臉和子都發着熱，他知道烏書記官要帶他去幹甚麼。一個新的有趣的，從沒有經見過的生活將要見到了。他的心卜卜地跳，喜悅，也有微微的害怕的情緒混合在一起。

他等待着天色黑下來。



第十七章

眼前的房間是被人的熱氣和紙烟的白霧所濃濃地充滿了的。房子的是西式的客廳，并不算小，可是原來的窗子上都加配了白木的窗板。每一個洞上都橫着槓子一端插入鐵環，另一端套着生了黃鏽的小洋鎖或是生鐵鎖。白色的天花板上吊下來一盞白磁大燈罩，發着足夠的光，就是人們吐出來的煙，也能一絲一絲的看得清晰。那懸吊大燈的三股金色的巨鍊上却繞着積塵的灰厚地蛛網。屋子有紅漆的地板，可是那上邊丟棄滿了柑子皮，瓜子和烟蒂。

烏書記官一行人把更生帶到這樣一個地方。

房間裏原來是充滿了年青女人們的笑鬧聲的，可是一見他們走進來，聲音就像被快利的刀切斷了一般。

一個低啞底聲音。冷笑着：『是老烏呀！』

房間裏的悶熱，煙霧似乎使那些人們像在夢寐飄蕩着一樣。她們剛才被客人撞入暫短的一驚，等到『是老烏呀！』這聲音把她們提醒，她們都看清楚進來的人是誰了。

於是一些惡毒的、性慾的言語與聲音就在房間裏響着。

『莫吵！莫吵！』老鳥滿足地搖着細小焦黃的雙手『我有客哩！』

那些女人的聲音果然停了一下，可是她們看了那比老鳥略高，身材豐滿的年青人以後，就有一個細聲響起來！

『是個娃娃！』

接着：『回去吃兩年乾飯來吧！』

更生的心早就跳得很利害，他全身發冷而頭部却是火辣辣地，他緊緊跟在老鳥的身後，一句話也沒有說的。

老鳥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立刻一邊就加入了兩個女人。老鳥推開一個說：『走開！我不要你！』

就在這時候，女人們低低地笑語着，商量着，一面偷偷地看那個孤立的鸞鷺。

更生站在她們中間，他不知道要怎麼樣才好，他的眼睛閃動着，他的身子也正像一隻腳站在水田裏的鸞鷺一樣。

老鳥想起了他，就向他這邊望過來。他心裏暗暗地笑，就指着床，『坐呀！』

更生拉動沉重的足步走到床邊，就把身子倚在欄杆上。這時他應該鎮定一點，可是在

臉上做出自然的笑容來。他慢慢坐在那像一個窩的床上，他油亮的頭髮邊滲出冷的汗水來。同事們都各人找好一個或是兩個對象來盡情享受這片刻的溫馨，就是那兩個沒有人理會的女人也不甘寂寞地搗裏混混，那邊混混。

更生寂寞地坐在床邊，他的身邊坐着一個十六歲少女。她穿着藍布的短袍，胸前還有個三角小徽章。這個孩子是被一個人推給更生的。

『你年青，老弟！這個漂亮的給你！』

這個小女孩踉踉跄跄地就倒在他的身上。她就那麼倒着，懶懶地不動了。

她還不到發育的年歲，可是胸膛已經過份的成熟了。她疲乏底臉上嵌了兩顆烏黑光亮的大眼珠。他仰望着更生，臉上佈着神祕的笑。她等着更生同她說話。

她等了一會，心裏就開朗了。不到年齡就學到了的經驗使她站起來，她替更生剝瓜子，把那白色細小的瓜仁送進他嘴裏去。

『你吃瓜子嗎？』她打着呵欠問。

『謝謝你。』

隨着更生的回答她笑了一聲，可是立刻就忍住了。

這一聲笑正像一枝冷箭射在更生的身上，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侮辱。於是他惡狠狠地，不自然地命令着她：『柑子！』

那女孩望望他，立刻把手上的瓜子還到桌子上，另外起始給他分開一個這西部的名產，紅得刺激人的柑子。

更生得到了勝利，他使那女孩子伏降了。

『你看！』她把一個柑子分給更生吃完了才指着對面的床上的鴉片煙燈說：『你吃？』

『不。』

她又打了一個長長的呵欠，眼睛裏有些潤濕。她站起來，用勁伸伸懶腰。

老烏同一個女人佔據了鴉片床，她走到那兒。她望着那健壯的女人把一口煙吸完了。於是她放肆的喊：

『我吃一口！』

床上的女人睜眼睛看起了她一眼，又安適的閉上了。然後濃煙從她的鼻孔裏像兩條白蛇似的蜿蜒而出。然後。她舒動她的大腿。『老烏！唔，安逸！』

一種慾望逼着年輕的女孩子喊叫，『讓我來吃！』

『狗食的女娃子，你吃啥子？』她雙關地笑着問。

『疼！』她笑着罵了一聲，雙手揉着那決閉下來的眼睛。

『老子吃不吃，你龜兒子管不着！』她的雙手從眼睛上伸上去，劃了半個圓圈垂下去了。  
『姐姐：讓我過一口癮吧。』

那女人喜歡看這樣的殘忍，她故意慢慢地用杆子從明角小盒裏挑起黑色的煙膏。她安詳地，熟悉地搖動着，那小米粒就漸漸肥胖起來，顏色也成了金黃的！『你要？』

『嗯！——』她的鼻子裏發着聲音。

『你呀！——』她譏諷地喊了一聲。

『么姨媽的轎子等一吓。』那小葡萄乾貼在烟斗子上了，接着就在燈上呼呼地響着。

像許多隻有毛的瓜子抓着她的全身，四處的皮膚下都在發癢，可是又說不出到底是那裏在癢。她用力吸別人吐出來的餘香。……

那女人滿意地向側邊一讓，讓出一個地方來。『你，你，來吧，你挨着老娘睡。』

年青女人往床上一倒，煙盤子就跳兩跳。先前的那女人就轉過身來，左手翻起她的衣服，右手在她大腿上就是一掌。那段肉上立刻就泛起白色的手印，不久就變成烏的了。

年青女人的眼角凝着淚，水淋淋的眼珠急轉着。

『狗畜的，你黑了良心。』

『把鍋竈燒了看咱個辦？莫得地方賣，就沒得飯吃。』

她沒有心腸去給她鬥嘴，沉着臉一心一意的燒着煙膏，她的兩眼釘住那黑色的小東西，在火上一上一下的。她並沒有癮，可是她疲乏得太很的時候就要這樣東西。從前也聽人說過鴉片是有毒的，可是她把這個毒看得很輕，她知道還有一種更大的毒，而那更大的毒對她也是安之若素，聽天由命的。她只吸了一小口，精神就在全身充沛起來，她對面的老烏說：

『我道謝你了！』

『黑了，我攬你一回就是了，謝不謝沒有關係！』

年青女人站起來，她要回到更生那邊去，可是她想到剛才的事就回過身來，惡毒地，報仇地咒罵，『你兇，你兇！下輩子你賤×還要賣！』她一把拉起更生，活潑地說：『出去吃麵好不好？』

『那邊有床，你去吧！鴉片煙給你娃娃添了精神！』

『老子要作這個就不怕人笑，你看，我就去，我就去！』她一面說一面就把更生拉出門

外的堂屋裏了。

『你在這裏歇好不好？』她擁抱着更生，那還不會關好的門縫中透過的燈光正照着她烏黑的雙眼。她用堅實的胸迎着更生的身子。

『我還有事。』

『不够交情。』她的火被撲滅了，她的聲音冰冷。

『逢春兄，』老烏把這些情形都看在眼裏，就走到他們身前來；『今朝有酒今朝醉。你就賞她一個臉吧。何況外婆在落雨。』

『怎麼說？烏先生都這樣講。』她懇求着。

『你們對面談吧。』老烏的小眼睛眯了眯，他自以為那是極機密的動作，一面就推開對門房間的門。

年青的女人拉着更生的手敏捷地跑進房間去。她一面去搬電燈的開關，一面問，『貴姓？』

『何。』

『府上？』

『本地。』他隨便應着。這間屋子裏祇有他和年青女人，空氣冷而新鮮，他的全身都輕  
鬆了。他想，自己也該講講話才好，就問：

『你姓甚麼？』

『姓賴。』

『名字呢？』

『我行八，大家喊我賴八。』

『你認得字。』

『我進過學校。』

『爲甚麼幹這個？』

『不要問這些！——』她的聲音震慄着，她低下頭：『誰願幹這個，都是說不得了。』  
過了好一會，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外邊的雨聲哭泣着。

『你不找一個人嫁給他？』

她猛然的抬起頭，不羞恥，不顧忌的：『誰會永遠要我？』

他沉默着。她沉默着。



外面下着雨。那雨滴輕輕地，密綿地打在屋頂上的僅有底兩片玻璃瓦上，聲音比賴八這時鼻裏吐出來的幽怨底氣息還響亮得多。

## 第十八章

怒吼着的雨瘋狂地射擊六月最後底夜，快天亮的時候身子才起始疲乏了些。

城市的居民在謠言開始時會感覺到最大的恐怖。但過了幾天，那緊張的像上緊了發條一般的心又被時間所鬆了。到了六月杪，人們又被提起已經忘去的記憶，慌亂地準備起來。這一次爭着購買麵粉的是苦力和窮人，在事先，他們沒有多餘的錢來買七天的食糧，但是世界的末日已經降臨了，他們還想活下去，因此他們就甚麼也不顧忌地來購買足夠度過這一地老天荒」的七晝夜。過往的三天。大家爭買麵粉正如搶回自己的性命一樣地努力，忙碌。

末日的前夜到來，雷電在天上咆哮。電像許多大小不同的，金光燦爛的蛇在亂跳，亂動，雷震懼地吼着，在剎那間雷閃中，世界變成青白色的，城市像僵死了一般，天壁被震動得像要倒坍。

更生和麗英站在屋子中間，他們不知道怎樣處理自己，他們的心是空的。他們甚麼也不想，麻木了，空虛了，他們的臉色像這時城市的顏色，他們的身子是冷的，像這時的城市一般地僵硬了。

他們聽着打破天似的哭泣，雨聲有力地在外邊響，在嘩嘩地雨聲中狂吼着的雷。雷聲有時只沉悶地滾過，有時則像金屬的，偉大的建築物從雲端裏崩塌下來，把一團一團金色的火打在地下亂翻亂滾。

齊英看見窗上的玻璃外面流着水，而那細細的水流又被雷電震得彎彎曲曲的。自從第一次的電花從她腳前滾過時，她的知覺就重新有了，她的胸膈像窗子一般的閃跳，她想到狐狸精和文曲星的傳說，她又想到更生給她講過天上並沒有神，天上只是空的。她起始不相信更生的話了。

『天上沒有菩薩？』

沒有回答，他的臉上早失去原有的紅潤。

『天上是空的？』她在他臉上仔細看，他的油亮的頭髮也無力地掛到額上了。她用手替他理了一下，再把他拉到床邊。聲音從她嘴裏喃喃地擠出來，『到床上來……莫燭電……』

更生被她拉過來，沉重地倒在床上。這時他重新有了知覺。『好大的雷呀！』

『來，坐着我……』她挨着他坐下『……要死，咱們死在一塊！……』

「嗚英……」

「害怕？」她的聲音像一根絲似的細。

「嗯……」

嗚英握着更生冰冷的雙手，她想城市將會在立刻要來的一聲巨雷中從烏龜背上翻沉下去，像一塊小糕點在沸油的大鍋中幾翻幾滾，接着就永失蹤跡了。

她越想越害怕，她一整一緊地捏着更生的手。

「這是劫難呀，嗚英……」

「是……是劫難呀，春。」她突然看見更生的手觸着腰間的皮帶底銅環。「春，」她用手掩開他的手。

更生吃了一驚。

她對他解釋：「金銀銅鐵都會過電的。」

更生猛然想到身上一些金屬品的東西，於是就把皮帶取了，把自來水筆也取來放在棹子上。

「還有錢啦。」

更生又從手上取下錶。

『你呢？』

『我沒有。』她回答了以後才想起頭上的髮夾，就一個一個的取下來放在枕頭上。

『放遠一點，這會過電的。』

麗英毫不考慮地把髮夾全拿來扔在地上。『好，我們不怕了。』

一夜狂暴的雨把天的面容洗淨，七月的第一天已毫無疑義的來了。

麗英離開更生從床上站起，她理一理絨線上衣，就走到窗前去。灰白隱現的天空仍是充滿濃濃的雨霧像雨似的下着，可是比先前小了許多。更生也感到甦生一般地走來窗前，他倚着麗英肩頭看晨光中和平地流掛下來的水把小院裏積起的水打起水花來。積年的苔蘚正接近水的地方發着碧綠色的光。在屋簷與一株羅漢松中間懸掛了一蛛網，水珠銀亮地沾在上邊。正像被它捕捉住的昆蟲，小院的中間是一個古舊的，破殘的花壇，開過許久的牡丹像縮小幾十倍的叢林擠在上面，一些葉被打掉憔悴地落在水面上無力地飄浮着。剩下的那些枝上的多毛的大葉子像荷葉一樣的盛着發亮的，透明的圓圓的水珠，它們微微地動着，有時也有一兩顆跌落下來……。海棠沖洗得很乾淨，也有被暴雨打翻過來像爲誰哭紅了眼圈的，牆外幾

順長的柏樹，帶雨的葉子像被雨阻止在瀑布上的綠苔橫掛在樹枝上。雨並沒有停，雨點清脆地敲打着積水。

更生和麗英起始有些疲乏了。

『緊張呀！』更生用手壓着自己的頭髮：『我的頭像要裂開來了。』

『你睡覺好嗎？我們熬熬兩天沒有睡了。』

『我要先到舅母那邊去。』

『下去不好嗎？』

『怕他們惦記着。』

『不會的，要陸沉，城就會全沉下去，不會他們那兒沉了，咱們這兒不沉的。』

麗英微笑着點點頭，一面就把窗帘在拉過來。這時房間裏所充滿的是溫暖與愛情了。麗英走近床，緋紅了臉，替他脫了鞋襪。

更生看出他想說甚麼來，就輕輕地拉住麗英發熱的手。『英。』

『嗯！……』她無力嬌羞地坐在床邊。她把被子拉開，輕輕地給更生蓋上。她把桌子上的錶和筆盒放回更生脫下的衣袋裏，然後才在床上躺下來。

更生細細望着她發熱的臉上泛着緋紅的顏色，她不好意思地回過頭去。

『你說吧！你不是要說甚麼嗎？』

她把更生的手引到腹部上，低着頭羞澀地說：『我的月經這回沒有來。』

更生並不懂得這個。

『我去找過醫生』她進一步地解釋：『我有身孕了。』

『……』更生又驚又喜的張大了眼睛。

『我替你養一個孩子，你真與嗎？』

更生閉上眼睛，他臉上恢復了紅潤，笑起來。『我們打一個電報回家去。』

『可是，』她的臉紅着抖：『我怕呀！』

更生輕輕地吻着她，『不要怕，這是每一個女人都要經過的。』他把麗英攬得更近一些。

烏書記官接過報紙來，兩隻小眼睛就在娛樂欄裏轉。那些用粗體字排的京戲，地方戲，翎子戲，清唱，跳舞和電影廣告就爭奇鬥豔地在他眼前出現。

『老羅，』他輕輕喊了旁邊的辦事員一聲：『你過。我們商量一下今天的節目。』

羅辦事員放下他手上「一折八扣」的筆記小說笑眯眯地走過來。

烏書記把隔壁空着的椅子拉到近處，「坐！」他把報紙捲成一個小捲。「小何要走了，

我們湊個熱鬧好不好？」

「當得，當得，唯你老哥馬首是瞻。」

「他是個年青人，脾氣愛玩耍——」

「原是要他喜愛的。」

「老羅，我給你說實話——」他的聲音是抑小了，像洩露一件機密似的：「化幾個錢才不是請他哩，」他的眉毛向上一揚，詭媚地笑了笑：「這還不是爲了他的舅舅生好了。」

「老哥說咱個請法？」羅辦事員等不得了。

「我的意思，」他的話慢慢地流出來：「這祇是我兄弟個人的意見，老哥斟酌一下。」

羅斯文地拿自己的頭左右地幌，「唔，唔。」他已經習慣了水滸應承人家的話，所以烏書記官不會說出主意來，他就預先的贊同了似的。

「小何既是出去查學，這是因公呀。我看還是大家給他饒個行。先吃飯，再耍一下子。」



『穩得很，於公於私都說得過去。』羅不住的點着頭，其實心裏却不同意烏書記官的主張，因為顯然的是他要向何更生討好，偏需要拉上好幾個人來出錢，來陪法場。

『你說咱個要，』烏立刻就把手抓回來，『你說，還找那些人？』

『這個，』他思維着，『科長祕書當然不找啊，股長這些也不找——』

『對！有了他們就輪不到我們說話了。』他同意對方的說法，『我看也請他們發起一下。』他的手在週圍指了指。

『對，找上他們。』他站起來，『你約約他們參加，我先過小何那邊去了。』

烏書記官轉督學室門口，更生就看見他了，於是立刻放下手中的筆，笑逐顏開的迎接他

『無聊得很，進來吹吹。』

『你在整理帶出去的公事？』他倒在一把木椅上，頭仰在靠背上。

『屁，樣子都沒得。』對於本省的上語，更生在省外已忘去了許多，自從到軍部來了以後，因為同鄉人很多，他繼續地恢復了用上語，他覺得，這樣對人像要親切些。

『你在寫啥子？』他望着破爛的天花簾子，動也不動的說。

『你，』更生把自己寫的一張十行紙遞給他，接着就從桌子上拿起「555」的烟來給

他：『你燒一根。』

這却使烏雷記感到驚異了，於是瞟了他一眼：『你也上癮了？』

『不，』他紅了一下臉，『燒着玩的——在這裏不吃烟好像怪不好的——大家都吃，就祇好大家都吃了。』說完，他又習慣地，世故地笑起來。

『今天打算給你餞行，烏一面看更生剛才給他的那張紙，那上面寫了許多唱戲的坤角的名字，又還有些自己不知是甚麼樣人而一望而知是女人的名字的，於是他心裏明白了一下，臉上凹凸起許多紋路。』小何，你的門路不少了哩。今天你說，你喜歡唱個耍？今天的戲耍你來點。』

『客聽主安排，』更生滑頭地笑着。

『這一堂人還見外？』

『我看不必客氣了。』

『電影，戲，』他心裏早就安排好了的一句話到最後才說出來：『看大腿去好不好？』他並不等更生回答，也不望他，他高聲地喊了一聲：『公差！到辦公室去把羅辦事員請來！』他把態度放得很鄭重：『晚上是公宴，湊分子，午飯是我單獨的東，而且我上午還有好

節目哩。」他的話還不曾說完，羅辦事員已經走進來了。

烏書記知道論職位自己同羅是差不多的，可是論同更生的關係，自己却比他親近得多。他曾經想過，那一天更生高了興，自己可以請更生領自己進一廳祕書長的公館的。因此他略略伸手示意讓來人坐下：『都弄好了？』

『全妥貼了。』

更生遞了一枝煙給羅辦事員，羅辦事員躬身站起來接過去，自有旁邊的公差兵給他燃上了火，然後他惶恐地端端正正地坐好了。

『節目是這樣決定的，何督學的意思是去看看歌舞團。』

『唔。』

烏書記心理認為對方的聰明遠不如自己，就說：『你找財務科的公差去走一趟。包你可以買到堂廂正座第一排。』

『是。』他心裏不願，可是口裏却習慣了這樣斬釘切鐵的答應法。

『五點吃飯，地點你說那的好？』

『這個，……』羅的話哽住了，他的眼睛望着更生。更生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督學的意思呢？』

『隨便吧：總不要費事。』更生回答烏書記的話說。

『那就在紅杏酒家，那裏離戲園子不遠。』烏望着羅說，他的話略帶幾分肯定的意思，『就請老兄通知他們諸位一下。時間是四點半，五點鐘準開動。』

羅辦事員一肚子的不高興，於是叨着才燃了三分之一的紙煙告辭走了。

『老羅！』他又把他喊回來：『時者金也，時間一定要準呀！』

烏書記官心裏很高興，他今天對老羅講話正像科長或是祕書對自己講話一樣，他彷彿陞了官，彷彿有了部下。但是他想起旁邊還有一個在政治前程上有必然成功性的人，也許他對自己剛才的舉動不太同意，於是便立刻說：『督學，看跳舞非第一排不過癮，所以要找他找關係去買票子。』他扔去煙頭，『開戲園的人專怕財務人員和警察。』

『這一回要跑好幾個地方啦。大約要久好才可以回來？』更生坦白地問。

『至多一個月』。他毫不考慮地說：『你的行李多不多？』

『一個手提箱，一個鋪蓋捲。』

『回來可就多了。』

「……」更生不懂得。

「不怕官，只怕管，何況那些知事校長，正在你這個「大員」之下呀！你回來的時候，行李一定不會少的。」他把這話玩笑地說着，因此更生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雖然更生沒有說甚麼話，可是臉上多少現出點不像之色。烏書記在宦海裏混了十多二十年，雖說在事業上永沒有得意，可是人情世故是懂得很多的，因此他就在腦子裏搜尋一句打破僵局的句子。

「我們吃飯去，賴八娃子見一回問一回，她想你呢！」

更生忸怩着。

「我替你把煙帶上，吃過飯去得早，還趕得到熱被窩哩。」

「更生想拒絕，但是又不願真的使人難堪，尤其怕他那略帶譏諷的口氣，他知道烏是個甚麼糊塗，甚麼看得穿的人，因此他懶洋洋地站起來了。

烏書記眼見自己勝利了，於是就又加上了一句引誘的話：「她還是學生啦，你不看她還掛着三角牌牌兒。」

「隨便那裏也找得到牌牌兒，……」

『你簡直打黑人家的招牌，你不信，等一下你出四則題給她算，包跟你算得出來吧。』果然更生跟在他身後走出了軍部，於是他就絮絮不休地敘說那女孩子怎樣的好，怎樣的溫柔和多情。這樣他們就簡單地用了中飯。

『真的，』他起誓說，『她照你，她捨不得你。』「你那個朋友呢？他咱個不來要呢？」「那個長得漂亮的小鬍子，那個像學生的人。」真的，她見我一回問一回呀。』他感慨系之地：『出污泥而不染，這才是一朵蓮花。』他若斷若續地說着，不覺就到了那個地方。

黑漆門虛掩着，更生跟着老鳥走進去。這正是前幾天他拉低了帽子，害怕地走來的門樓下。可是這是白天，電燈只淡黃地發着光，門洞子裏也沒有人，他的心也平靜地藏在身上，並不感到有緊張的情形。反之，他對那天晚上自己的舉動倒有點好笑了。上一次來是在夜裏，所以不會看得明白。院子裏靜得很，有兩三株枯了的，辨不出名目來的樹站在潮溼的土地上，那幾株樹既不點綴風景又不蔽陽遮陰，在更生看來唯一的用處祇是橫擱那兩三根竹杆，以便酬濟女人們的內衣等件的東西。地上還有不會流完的肥皂泡沫，零亂地放着幾隻高筒痰盂。他們從中間用鴉子石砌成的路走過去就進了前幾個夜間賴八同更生講私語的堂屋。

鳥書記四下一望，就放大嗓子：『薛太太。……』

他的第三聲『薛大婆』還不會喊完，一個四十多歲的穿着淡藍縲布上衣，黑洋布褲子的老太婆就從樓上下來了。她多肉的紅臉因為笑着。兩腮更鼓出了。

『我說是那個，才是書記官哩。』

『八妹子起來沒有？』

『坐一下，我去看看。』她先把兩個客人安頓在樓下那夜晚他們坐過的客廳裏然後才上樓去了。

房間裏很黑，那些鎖着的窗子仍不會打開，祇有那靠院子的一扇窗打開，透進一股飛騰着灰塵的陽光帶。靠裏邊的大牀上零亂地堆着一牀錦緞夾被，印着藍白牀單被揉弄成條子，因此棕繩子就露出一小半在外面。在那些綢和布帛中間還有一個赤頸着四肢的女人，像一堆未全溶化的積雪堆在那裏。

老烏發現了這人，就笑着走這牀邊：『這是那個？』他像在問別人，也像是問自己；他伸出手把那女人的身子翻到外邊來。

除了那一條陽光帶所照着的一小塊地方而外，房間裏還很黑。那昨夜被人踐踏過的女人疲乏地被人把身子拉到外邊，也不會醒過來，她半明白他喃喃罵着：『媽的，你狗肉』

的；』

老烏的臉迎着陽光興奮地發紅，他好像遇到了不得的喜事一般。他並不以為這是在罵一個人，他心理以為挨女人的罵正是女人注意他的示意。於是他伏在牀上，用手去格支她，這樣他可以更加滿足，又可以在更生面前顯示出自己多麼老於此道，多麼風流倜儻。於是那女人用力擺動幾下，半醒過來。

『你做啥子？』

『看看脅下面。』

她舉起手臂，『你看吧，沒有開過眼界的東西，』

老烏向更生擠擠眼，好像在對他說：『你看，怎麼樣？』

那女人說完話，又閉上沉重的眼皮了。恰巧這時薛太婆走進來。她一見烏書記官站在牀前，她就放肆好地喊了一聲：『七娃子，起來：』

祇一聲，那女人就連伸欠也沒有一下地站起身來了。她微紅的眼睛不服氣地瞪了老烏一眼。就用腳觸到牀前的木板鞋，噼噼啪啪地怒沖沖地走出去了。

『脾氣壞得很，怎麼教都教不好。』薛太婆恐怕客人生氣，就抱歉地說着，『八娃子就



下來，他的客才走哩。」

『沒有客好辦，』老烏拖着更生向樓上去。薛太婆放心地跟在後面。老烏喊了一聲『姑老爺來了』就要去推右邊的一扇門，可是薛太婆的聲音從後面趕來：

『昨夜喚她住在對面哩！』

『又搬了家？』更生說。

『搬家算甚麼？』老太婆低低地笑，『人還要換哩。』

蒼白色的八妹子正從擦臺上站起來，她祇穿着背心和短褲。她望了望更生就說：『來了』她淡淡地；『隨便坐。』

『特別來接你的呀：』

老烏的話剛完，賴八的臉上就綻開笑容。『今天？』

『四點半鐘，你到紅香酒家來。』

『吃那個？』

『當然是我姓烏的請客呀：』他想起同來的人，於是又補了一句：『給何督學錢行，』  
『你們那一位把老三叫去吧，她好幾天沒有客，怕太婆發氣哩。』她披上長衣服。

章八十第

『怕太婆，好，』老烏恐嚇着她說：『你總也怕個人吧，剛才那個×樣子，我那天總讓太婆周治你一頓，……』

『我不怕她。』她的聲音像從鼻子裏出來。

『一日叫娘，終生是母，她就管你！』

『不扯淡，你先去給太婆說好了來。』

『當然囉，保得將軍去，保得將軍回，我姓烏的負責。』說完，他就跑出去了。

『你們這裏的規矩才大哩。』

『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

『怪不得老烏說。——』

『說甚麼？』她知道這不會是一句好話，就催促着他說。

『……』他忍不住嘻嘻的笑。

『說，狗咬的，你不說！』她笑罵着。

更生羞上前去想抱吻她，可是他想起她還沒有浣洗，就退開了。搭訕着說，『你們的臉是當了的，當票是掉了的。』

『這有甚麼奇怪，說的人多着哩。』她打趣地笑說着。

這時候老烏帶着老三進來了，那天夜晚更生原是見過她的。可是那房間裏的人太多，他不曾仔細看過。老三身體修長，是一個發育完全的少婦，不像老八那樣一望而知是細小女孩。可是她不大愛說話，見着人也胸臆的厲害。更生雖然覺得她長得不錯，可是心裏想：『像是木頭刻的呀！』

在路上賴八對更生談起老三的身世來。她到這兒來才是去年的事，那時她早結過婚了，而且有過一個生下來就死了的孩子。至於他的丈夫是誰，來到這裏的原由，却不會提起過。就是有人問起來，她也用別的話或是眼淚來岔斷了。

『她真傻，幹都幹了，還怕甚麼？』她斷艾地說：『自己找氣受。』她故作達觀地批評着說。

更生打量她的臉，臉上很平靜，很自然。至於老三却不像她這樣不施脂粉，不像她這樣穿藍布衫子。那修長的身上穿着高價的衣服。是城市女人的打扮，臉上抹着紅粉。更生仔細的看她，她紅粉下的臉已經起始在褪色了。『所以賴八不要打扮，』他想，『而她非塗打粉不可。』

這樣的饒行是非常任性的，他們各人擁有各人臨時挑來的玩物。那玩物在當時的情形之下是沒有被當成人看待的。更生亦復如此，不過他同賴八言語之間要少一些下流的字句而已。

在那任性與淫慾的囂嚷之中，爆發了一聲剛勁的命令？『過來。』

更生和別的人都暫時的呆住了。有一個主人端起他的杯子，大聲地對老三喊了這麼一聲。老三從烏書記身邊顛斜地站起來，像一隻被風雨淋濕了的鷄似的走到那人身後去。那人用力地把酒潑在她的臉上。

『你甚麼玩意，敢同我開玩笑？』

老三像一塊在火裏燒軟了的鉄，她倒在旁邊的一張椅子上，甚麼聲音都沒有，只不住用手背去揉爲酒所蝕的眼珠子。

這一間被人氣，酒氣，煙氣與女人脂粉氣蒸騰的屋子原是充滿任性與快樂底聲音的，可是這時突然的靜下來。在殘菜之中，一隻剛送上來，發散着油味的燒乳豬躺在銀盆裏。這原是主人們特備的一道豐盛的菜餚，可是大家都沒有食慾，動也沒有人去動。

老三勉強地睜開紅眼睛，眼淚不止地湧流出來，胸前的衣服濕了一大片。她感到羞悔，

她深切底聲音震蕩着屋子內沉重，不新鮮的空氣：

『烏書記官，……我，……我先回去了，……』她在眾人沉默之中像一朵被風吹離枝頭的花朵。搖搖蕩蕩地走出去了。

約莫她才走到樓梯邊的時候，賴八被一種淒酸的感情所襲擊，她突然站起來，低聲地胆怯地向地板說話：『對不起，』她的聲音幾乎哽住，可是勉強地使她的聲音一個字也不含糊地吐完：『少——陪——了』她看也不看眾人，放開穩健的步子，勇敢地走出去。立刻屋子裏的人都聽見她清澈宏亮的聲音。

『三姐：等我一路走！』

那帶酒的主人滔滔地罵着：『不識抬舉的……我送你到局子裏去，……打你的手心，……發你到濟良所去做苦工，……局長所長都是我的好朋友，……』

更生的心被賴八的聲音刺痛了，他從來沒有聽見過那女人口中吐出過這麼有力量使人心痛的，這麼純真的一句話。

## 第十九章

羅英養了一個孩子，可是這卻與他們的願望有些出入；因為不是一個男孩子。

更生喜歡她的鼻子和頸子，她的頸子肥短，鼻子較一般的孩子為高，尤其是皮膚白嫩和他自己一樣。

『你看她多像我？』他抱着她說。

『嗯，真像。』她興奮地說。『春，孩子還沒有名字啦？』

『得取一個呀？』他在孩子身上尋找甚麼似的，終於他看出孩子臉上的紅潤。他歡喜地說：『有名字了！』

『快說！』

『你看她臉上的紅色，紅色就是緋色呀！她叫何緋，你說好不好？』

『是一個單名？』她滿意地望着更生發亮的眼睛。

『我們也可以喊她緋緋。』

『又是單名又是雙名，好得很！』她興奮地尖聲說着，一面她就坐起來。

麗英自從生產以後，食量和身體都比以前好，除了醫生不讓她出門而外，她覺得一切都比從前好。

麗英的母親沒有來，因為路上常有土匪出沒，僅從銀號裏給他們匯了一筆錢來。另外又派人送了些小孩的衣服和喜果之類來。

麗英還是初產，一切都不明白，不熟悉，產前產後都是舅母照料，她不在的時候，就由一個侍候她多年的女用人代理。

在那一段時間內玉珊她們也常來看她。可是中間有好幾天玉珊和玉瑯都不會來。麗英正有些奇怪，她自己尋思是不是甚麼地方得罪了她們。

有一天玉瑯獨自一人來看她，一進門連大衣都沒有脫就問：「姐姐還沒有來？」

「她說過要上這兒來？」

「她要問你好些事情呢？」她是走來的，臉上本來就是紅紅的了，更加房裏的火一烘，她就將大衣解開。

「這麼熱，你脫脫外衣不好麼？」

「我就要走啦。」

「你幹嗎這麼忙？你不說還等姐姐麼？」麗英等待甚麼地問。

「是呀，就等她來我就要走。」

「忙甚麼呀？」

「姐姐要票戲哩。」她望着麗英紅靨微哂臉說：「她要請教你。」

麗英心裏一驚，想着：「她們怎麼知道我會呀？」可是她表面上仍是鎮靜着。『找我幹嗎？我又不會這玩意兒。』

「反正她來了你就明白了。」

麗英吩咐州人搬出東西請她吃，又把睡在身邊的緋緋抱起來給她看。『你說，她像我呢，還是像她爸爸？』

毛娃娃都是一樣，小手小腳的怎麼看得出來呢？』

麗英不大喜歡回答是這樣的，可是竭力忍住那一箇不願意，『我看她還是像逢春，短脖子，』她用食指尖輕輕在緋緋小鼻子尖上一碰，『你瞧，這多像她爸爸。』

玉瑯調皮地一笑，『哎呀，表嫂……』

「你笑甚麼？」她的頑熱熱地起來。



『你多够戲味，剛才你那麼往鼻子上一指，就像「狄青招親」裏的八寶公主一樣。』她笑起來，不自覺地說：『那是個海派戲。』

『表嫂，』她先喊了一聲，『你真內行呀，幹嗎不肯給我說？』

『兩個人正閑話，玉珊也匆匆地走進來了：『表嫂，她們說你罵我了，是不是？』

『又是謠言。』麗英招呼她坐在牀邊，『玉珊，你又瞎編排些瘋話。』

『我猜你一定罵我了，』她脫下大衣，『因為我又這麼久不來看你。』

『你忙着票戲啦。』

『你怎麼知道？又是二丫頭說的。』她嬌嗔着。

『好，我不說，你偏要我給你說，說了呢，你又要假正經。』

『表嫂，外邊名角出來是不是要開大電燈？』

『大軸子的名角才開大電燈。』

『大軸子，甚麼是大軸子？』玉珊問。

『……』麗英的眼光胆怯地在玉珊身上一掃，沒有話說。

『大軸子就是最後一個戲。』玉珊得意地解釋着，她的衣服縫得特別小，因此她顯得更

瘦長了。

『厲英不時的去打量她，心裏想，『這份打扮可真像個坤角兒呢。』她又問：『你那天上？』』

『表嫂，你那天滿月？』她反問。

『還有七八天啦。』

『反正你看得成就是了。』玉瑯說。

『你同表哥都得來捧我才行。』

『我們送綵來。』

『不要，這兒時興花籃。』

『好，我們送一對大花籃來，』她一頓，笑着，『你先說，你給我擺在那兒？』

『當然是台中間，正向着池子。』

更生偶然在路上遇見毛公遠，他的樣子比從前有精神了許多。原來毛公遠最近在商業上頗有所獲，他就同更生談起一些生意經。更生正有一筆款子，那是母親給厲英匯來的，他就給毛公遠商量好了，把錢交給他，請他幫忙作生意。他興沖沖地回到家裏，恰巧玉瑯和玉瑯

在屋裏吵得熱鬧。

『我以爲你兩個不來了呢。』

『不來，爲啥不來呀？』玉瑯板着面孔。

『我有個把月沒看見你，你更發福了！』

玉瑯最怕人說她胖，就『吓』了一聲，『死鬼，你有沒有正經話說？』

玉珊拉着更生的手，『你給表嫂說，喊她給我說說戲好不好？』

『我不會……』

更生遲疑着，可是他終於說：『她略略懂一點，可是唱得不好。』

麗英把頭轉向裏望着緋緋，她的臉紅得同緋緋一樣。她聽見玉瑯笑起來，玉珊的尖笑聲也夾在裏面。

大的說：『好，你明明懂戲，硬裝不懂！』

小的說：『表嫂不收沒有磕頭的徒弟。』

她心裏旋轉着，『更生幹嗎這麼說呢？他不要我對任何人說起戲來，幹嗎他又對玉珊他們說呢？』她正想到這裏，更生的聲音又響起來了。

「學戲在外邊早就時興了，省內倒是這兩年才鬧起來的。『英學過幾齣呢？』

『穆柯寨你會不會？』玉珊衝口而出地問。

『槍挑穆天王的全本。』更生的話剛完，玉珊就向玉瑯作了個怪臉。

『哎，刀馬旦的戲呀！』立刻她倒在麗英身上：『你得教我！你得教我！』

『別聽他瞎說。』麗英低頭說，她的聲音很小。她很胆怯，因為自己在說謊話。

麗英滿月後不久，毛公遠的生意賺了個對本利，同時麗英會許多戲的名聲也張揚開去。更生不大高興，他從許多人的態度上看出來，他們對麗英私下裏批評着甚麼。他很後悔，不該讓她幫玉珊的忙，而且舅父似乎也知道這回事，不過他不好當着更生說甚麼而已。

在偶然一個機會裏，他對烏書記官說，他想讓麗英到小學裏教書去。他心裏想，「這樣她就得到資格了。」

.....○

○有節略。

## 第二十章

更生把桌燈按燃了，燈光從綠色的大紗罩中透出來。這時是夜開九點鐘，這一個小環境已經安靜下來。房間裏的大燈早就滅了，祇是這一盞燈照亮書桌的面上。麗英坐在更生的對面，兩眼靜靜地望着他。

『春，我心裏直打鼓，我真怕。』她的手指翻動着一本書的角，經過短暫的一會，那牛皮紙的封面已經捲起來了。『我還是不去。』

『怕甚麼？』更生沉思了一會才說，『人家找你教書總是一番好意，而且，』他的話停住了，自私自轉了一個念頭才再繼續說：『你祇要進去混幾天，這樣就有資格了。不然——不然人家還是不會相信你是初中學生的。』

麗英聽清楚他的每一個字，她的眼珠子轉着，『春，你說，我還是不去？』

『自然去的好，老實說，像我今天這樣，』他臉上飛過一個滿意的笑容，『誰還敢對你批評甚麼？』

麗英不再在這上邊同他說甚麼，『我也想去的好，不過』她的手指輕輕彈着書面發

響，心裏想着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

更生笑了一笑，『你不要把中國的事情看得太嚴重，一切事情都離不開人事關係。』比方，你明天要給學生講的書，今晚上我就給你先講。你看，這第一課根本就不難呀！』

麗英沉默着，她聽見更生清楚底聲音在溫暖的屋子裏響着，每一個字一顆安慰的水珠滴進自己心底去，每一個字使她的心震動一下，接着就像水波紋一樣向全身延展。

更生從她的臉部反應上看出她已經願意去教書了，就從她的面前取過那本書，『第一課上有許多字你就認得，你試試看。』

她臉上感到一陣熱，她想回答，可是找不出適當的話，因此她祇閃着水汪汪底眼睛。

『胆子儘管大一點。』他從桌子那邊伸過手來拉住麗英的手，『你連我都怕，明天怎麼教書呢？』麗英溫柔地把手從更生手中脫出來，再用兩隻手去撫摩更生的手。更生低下頭，

用下巴去撫摩她的手：『英，你怎麼怕小學生呢？你唱戲在台上都不怕？』

『春，幹嗎你又說戲呀？』

『祇有我們兩個人，不要緊的。』

早上十點鐘更生還沒有起來，烏書記官就穿着嶄新的狐皮袍子跑到更生這裏來，他是來

慣了的熟客，所以不待通報就一直走到臥房門口。

『嫂嫂，逢春兄還沒起來？』

麗英放下畫眉毛的小筆，『您進來呀，他也該起來了。』她把烏書記官讓進來，在書桌前坐下了。

『昨晚他幾點鐘回來的？』他向牀上歪歪嘴。

『一點半才回來，』她望望壁上的掛鐘說，『也許是一點半吧，那時候我睡得糊糊塗塗的。』

真對不起嫂嫂，又讓他輸錢，又累你久等了。』

麗英歷來不大喜歡這個人的，她祇用一笑來代替回答，一面就輕輕地推醒更生：『逢春，天不早了。』

更生醒過來，可是他還捨不得睜開眼睛。

『客人都來了，快醒醒呀。』

『不要喊醒他，他還沒有睡够八小時——』

更生聽出來人是烏書記官來，就翻身向外，把眼睛張開一絲，『圍起來了，生意賺了

嗎？」

「不作生意怎麼得了，從政不足以養廉。」

麗英近些日子來總常常聽見人說生意，好像甚麼人都是商人一樣。她不大願意待在房間裏，就站起來，想走出去。

「嫂嫂，你的事兒已經辦好了。」

「……」麗英站住了；她楞着，不知他說的是甚麼，就搭訕着：「我去給你倒茶去。」

「逢春，」他掉過頭去，「我給第三小學的王校長說過了，嫂子到那邊幫忙沒有問題。」

更生張開遲疑的眼睛。

老烏喘一聲笑了：「真是貴人多忘事，你不是託我給嫂夫人找一個小學教員嗎？」

「啊——」更生想起來，「你當真給我辦了？」

「丈夫一言，四馬難追，黃天霸說過的。我是老實人，說一句是一句——」

「好了！好了！」更生止住他；「你是對的。」他坐起來，穿上毛線衣，「英，烏書記



官就在這兒吃早飯了，給他們說，隨便預備兩樣菜。」

直等到烏書記官走了，屠英才問更生：「他說的甚麼呀？」

「我都記不起甚麼時候了，我說請他幫你找一個地方教書。」

「你幹嗎要找他呢？」

「一時無心說出來的，」他突然變了語調說：「教書教吧，你還怕甚麼？」

他們的話還沒有說完，用人就送進來一個大封套和一本書。

更生接過來一看，繃了繃眉頭，「人馬來的好快呀！」他把兩樣東西都遞給屠英：「這是聘書，這是教本。恭喜你，你現在是教育界裏的人了。」

屠英曾經在更生得到委任令那一天高興過，可是這回喜幸降臨在自己身上時卻害怕起來。從那時候起心裏就空空地像一個深潭，時時從上面投入了石塊，她自己聽見那聲音在腔內激蕩。

晚上更生回來得很晚，可是她還一點睡意也沒有。雖然在兩點鐘的時候，他還打開桌燈給她解說了一陣子而那一番話實際上反加增了她的恐懼。

他欠伸了一下，「英，我要睡了。」

麗英不說甚麼，走到牀前把被子拉開來，這時她突然想起暖水壺還不曾預備好，而更生的腳常常是冷的，他會因此好久好久都睡不着。可是個人却忘記了。那銅壺還在燈櫃上放着，小銅蓋揭開了，顯然是用人曾經一度記起來，可是又在加水時又忘記了。這時候夜是靜靜的，她走出門去喊用人，可是她聽見隔房媽媽均勻底解聲之後，她就退進屋來。『更生，今晚晚上你還喝開水嗎？』

『不要了。』更生把壓髮帽戴好，起始脫皮鞋。

麗英不說話，她祇希望更生過的舒適一點。她心裏常常都在說：『更生多好啊，更生多愛我。』她把水瓶打開，把水叮叮咚咚地向燈臺裏倒、

『英，你作甚麼？』

她不願讓個人擔負過錯，就笑一笑說：『我忘記讓她們灌水壺了。』她旋緊銅蓋，又包上一張布，『睡吧。』

更生滿意地睡到被窩裏，『你不睡？』

她點點頭，一面就把燈關了。

她的眼睛閉不上，她並不會休息，祇不過在第二天早上穿上了衣服而已。她不願驚醒更

生，就輕輕地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拉開窗簾望望天氣，窗玻璃上有幾滴水珠，外邊白濛濛地一片晨霧，霧像煙一樣的濃，對面的屋簷都看不見，祇有天井中的小樹枝像古代綉畫上的墨跡，淡淡地出現在眼前。她的心頓時溫暖起來，在自己不會同更生結婚以前，不是正是一個可憐的女人麼？就在自己的門外，在自己的窗外，在那白濛濛如煙的濃霧裏不是正生活着許多的人，他們窮，他們苦，也許他們的腳已經冷僵了，手凍裂了，可是這屋子裏是溫暖的。就這銅火盆裏的炭雖然早在昨夜變成白灰，而總使她感到那還是熱的。她心裏熱熱地搔癢地起來，她輕輕地走到牀邊，注意地去看她的丈夫，她仔仔細細地看望他，想去找出那許許多多的可愛底地方。她滿意自己底眼力，她決定和更生同走，而今天竟是如此溫馨。『這麼大的霧，今天是個晴天呀！』她情不自禁地去吻了更生一下。更生微微地動了一下，她失悔地退了回來，她覺得自己太不應該，他很疲乏，他睡得正好，爲甚麼自己睡不着的時候要去打攪別人呢？她懺悔地把被角替他壓好，然後才想到隔壁去看緋緋。

十點鐘，霧散了。

冬天裏很少有這麼好的太陽，麗英由烏書記官和更生伴送到那小學去。麗英這時本來有許多話要向更生說，可是因了有老烏在旁邊，她祇好把話向自己在心裏說了。她在暖熱的冬

陽下發冷，嘴脣凍得發紫，臉部的肌肉有時也顫動着。她感到「心驚肉跳」不大吉祥，於是「烏鴉喜鵲同噪，吉凶事全然不曉」那些句子就湧上她的心頭。「這是「怯場」呀，「怯場」的人到老也成不了名角兒的。」她穿的衣服不算少，同往日一樣多，而今天天氣比往年都好，都暖和，「幹嗎我這麼冷呢？」接着她就想起來：『是了，昨兒晚上我睡得不好，一定是這個原故。』她輕輕地替自己辯脫了，這不是「怯場」，而且『赤日當空，此乃吉兆也。』她的胆子略壯了一點，她又想起一句戲詞來，『慢說前呼後擁，就是一坐刀山，孩兒也要去告此狀。』

她帶着安定的心情進入學校，校長和教導主任都到大門口迎接她。那兩個學校的負責人，含羞笑，嘴裂得很開，禮貌也異常週到，腰躬得很深。在她眼睛裏兩個人的年紀都不小了，大約總可以同更生的舅父底年紀差不多，然而他們對更生却比更生對舅父還恭順謙和四五十倍。癩英底心更平靜了，從校長和教導主任的外表上，她似乎得到保障。她有把握，自己也許會比他們高明，而且昨天夜晚她跟更生學完了第五冊國語的第一課。她非特背得那短短的全文，她更清清楚楚地寫得下來那些字。

教員休息室裏很不安定，從校長到小工都不像平常一般，他們的精神都出來了，高年級

## 第十二章

的學生則在門口蜂湧着，有的還在窗上探進脖子來。

『走開！走開！』校長喊着。

『走！快走！』教導主任喊聲更高一點，一面站起來，揮動他的右手。

那些學生並沒有退去，像無感覺的石像一樣站在那裏，因此他就往前走了兩步。胆小的學生退去了幾個，可是那人築成的牆仍舊和先前並無分別。

『喊他們滾開！』校長對教導主任板起臉來，『真是太不成話了！太不成話了！』

『你們有玉法莫得？真是！』他的臉泛上紅，顏色不似先前那麼是青白的了。他搖擺着雙手，走到門邊，那些看熱鬧的學生被他一嚇就真的移動了步子。校長正陪更生說甚麼，麗英沒有心思去聽，所以這時却清清楚楚聽見教導主任抑壓住的聲音，那聲音陰黯地從喉間爬出來，然後才從牙縫裏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的：

——不啻我還是可以打人的！

週圍突然的靜下來，就好像這學校死去了一樣。

校長抑歎似的說：『教育界真太這個了，要拿這幾個錢養家活口，督學，我賭得血淋淋的死人咒！』

麗英沒有興趣去聽那些話，她呆呆地望着那本灰黃色的教本出神。

『何太太，請用一點糖食。』校長枯黃的手端着一個盤子，那中間躺着約有六兩的雜糖。

『謝謝。』她站起來，取了一片。

『這一回承何太太肯來屈就，真是感恩非淺』。教導主任搶着說。

『總而言之，以後這邊的事還要督學多指導，奉到督學的命令我一定照辦的。』他彎了兩次腰，『何太太也請多多照拂。』又是一躬腰。

麗英不知要怎麼說同怎麼動才好，因為她說不出那樣的話來，也做不出那樣的動作來，她斜着眼睛去看更生，更生同平常一樣神祕的微笑着。他曾經對麗英說過，這樣的笑是化了許多時間才學得來的，因為它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不同意」，那祇是說明「我一句一句的聽清楚了，我將怎麼作，你休想從我身上看出一點來。」他自己說『這種笑是神祕的笑，適用於官場中。』

『麗英，你該上課了，我們還要上辦公室去。』更生夾起皮包對她說。

那老於世故的老烏也戴上皮帽子，他小而有的眼睛對麗英閃耀了兩下，麗英不自然的

感到一陣熱，他笑着，好像含着譏諷似的。『校長，何太太還是第一次教書，你得多幫忙才對得起朋友。』最後五個字吐音特別的重。

『太客氣了，太客氣了。烏書記官還要多多指教才好。』他就祇含笑，祇會彎腰，在任何地方都離不了這兩件動作。

麗英留在休息室裏，那兩個人送更生他們出去了。這時那些學生又跑回來堵住了門。他們並不怕麗英，有的居然在她的大衣說：『你看，毛多長呀！』

麗英索興不看他們，背着身子去看牆壁，那棧着的一層粉紙還是濕潤的，分明漿糊還不會乾呢。靠窗放着一個刷着牛血的木櫃，裏面有幾張破舊的圖表，邊緣上擺着一盒粉筆，那櫃頂上放着幾塊竹板子，有的還用得裂開了。她猜得到，那一定是用來打學生們的，那裂開的原因是爲了用得太久了，打入太多了。

就在這時候鈴子就響了，學校裏更加紛亂起來。學生們正懷出桶的蜂子，嗡嗡地亂飛亂跑。早先圍在門口的學生都散開了，有幾個男女教員帶着一身粉筆灰，拿着書和竹板子走進來。他們並不認得麗英，就找着椅子熟悉地坐下來，或是倒茶來喝。校長比教導主任先回來，爲麗英一一的介紹了那些張王李趙，然後才同麗英攀關係，又訴說學校是怎麼樣的苦，自

已千辛萬苦地維持着。而外面還有許多人不原諒，說他這樣壞，那樣短。最後鈴子又響了，他的話仍然沒有停，別的先都走出去了，他才說：『好在督學是很清楚的，他不聽這些無根之話。本來，像這樣一個爛攤子，我真不想搞下去了，但是我又是督學的部下，我怎麼能說辭職的話。』

麗英點着頭，『唔』，『唔』地應着。

門口還圍着一部份學生，這時校長才發現了。『何太太該上課了，上一堂就等了何太太一點鐘了。』

麗英心裏眩然有失，頭部感到紛亂與沉重，她茫茫地跟着校長走出休息室，經過一段走廊，又走進一間教室。校長把他留在門角裏，自己走上講台去。

教室裏原來是亂糟糟的，自從她一進來就靜下來了，學生們全都張大了眼睛望着她。雖然校長在台上介紹新來的金先生是怎麼樣的好，他們並不對他望望，全體的眼睛都仍望着那長毛大衣裏裹着的新先生。

『金先生請！』校長向麗英伸了伸手，就出去了，並且他帶上了教室門。

麗英走上了講台，她下意識地雙手扶着講桌，她的頭更重了，血液似乎全倒流到頭部了。



。她想吐，她勉力地抑止住。

學生沉默着。

鳥雀在外邊樹梢上卜卜地飛，有時厲英也聽見它們噤噤地叫。

她動手去翻書，她的聲音冷得說不出來：『……這本……這本……這本……書……』她知道自己病了，頭上發熱，身上又發着抖，『這本書……你們……有了……？』

『都有了。』學生們的聲音合到一起地應着。

厲英從眩暈中甦醒過來，她背過身子，略略閉了一會眼睛，然後，她才對學生們說：

『第一課。』

『老師，老師！』後邊的人喊着。

『……』她的眼光流到後邊去。

『好多課啊？』有人大聲的問着。

『第一課！』她用了最大的力量說。

後邊的學生仍是紛亂着，這時她的腦子裏掠過一個指示，那還是多年唱戲時得來的，『不管場子多紛亂，你總不要管，』『對呀！唱呀！唱呀！唱下去呀！』

『第一課！翻到沒有？』

她這樣喊了以後，眼前就恢復了常態，她鎮靜得多了。『你們看，第一課！第一課是「長虹一道」，看見沒有！』

『看見了！』許多聲音合成一聲，

『上邊有一個圖，看見沒有？』她的聲音大起來，她想壓過學生們的聲音。

很利順的就教完了第一課，可是她看看錶還不到十五分鐘。她的心思又紛亂起來，『還有十五分鐘怎麼辦呢？』於是她就問：『都懂了？』

『懂了？』照例的回答。

『不懂的問！』她喊着。

『老師，下邊是啄子！』

『那裏？』

『下邊，橫起那一行。』

『是本課的生字，』羅英解釋着說，『生字，就是新讀的字，比方第一個字是「雷」，從前我們還沒有讀過「雷」字，是不是？』

## 第十二章

『是！』

『雷旁邊是咪子呀？』

雷字旁邊果然還有東西，像字又不像字，那是更生沒有說過的，她昨天也不會問過他。她沉吟了一會，『這個是別的，你們還用不着學。』

『那陣學呢？』有一個小聲音說。

『你們好好用功讀書，到了高小我就教你們。』

鈴子終於響了，羅英比學生們還快的跑出教室，她的頭迎着清涼的空氣，身子暖烘烘地，輕飄飄地起來。她轉輕地喊了一聲：

『教書比唱戲難！』

她雇了一部人力車，匆忙地趕回家去。

十二點以後，更生破例地回來一趟。那時羅英正在房裏一個人翻看那本國語教本，她自從像一隻鳥自由地飛回家中，就祇去看了緝緝一次，其他的時間都費在這本書上了。她感到興趣，也很興奮，她要使自己苦一點，使自己規規矩矩地把書教下去。她知道更生不喜歡人家知道她的過往，她自己也決定把過往鎖進鐵箱裏邊去。她不要別人知道，就是自己也願意

忘掉它。更生願意她去教書也就是爲了這個，人家會承認她是初中畢業，因爲她在小學裏教過書。爲了自己想忘記過往，她也願意這樣的苦下去。更生走進來，她不覺得，放下皮包她也不覺得。更生站在靠門的地方，靜靜地望着她，他覺得她很恬靜，她從來沒有這麼安靜過。他不願打攪她，想讓她自然地發覺自己的回來。果然。廣英偶然地抬了一下眼睛。那熟悉底男人就跑進她的眼中。

『春！』她不能抑制奔放底感情，她本能地，熱情地喊了一聲。

『英，你回來了？』

『嗯。』她溫柔地回答了一聲，她緊緊地靠着更生的胸膛，她輕輕地用頭去摸撫它。

『上課上得好？』他輕輕地揉着她蓬起的頭髮。

『好。』她像一個小學生樣的回答着。

『有興趣？』

『有。』她對更生的撫愛感動得哭了。

『你怎麼？』

『她不遮掩地抬起頭來望他，『我太高興了！』她雙手摟住他底脖子，不住地連連吻他

，一面喊着他的名字。

等到薩英的激情過了以後，更生就關心的說：『英，我是常常在外邊跑的，就是在城裏，也不能天天教你。』

『嗯。』

『還是找一個人來補習——』

『不，不要別人，』她停了一下，『你給我補習，像我們初認識那樣。』

『你想得太好了，英。』

『我要好好的讀書，』她望着窗外的晴朗底天空，她的心像白雲似的軟，白雲似的響起來。她自己也飛起去，飛得很高，她的新天地就在腳下，那麼寬，那麼美麗，她的眼光收回來，溫馴的丈夫站在自己身邊。她衝口而出地說着，急快的說着：『我要進學校，我還要進大學，我還要去看洋。可是我總待在你身邊，我總是你的太太。』

更生拍着她的肩頭，一面用眼去看壁上的掛鐘。鐘是掛在更生的一張半身放大像旁邊的，像框上有一朵珍珠蝴蝶，那是薩英帶來的絨粧，她把那銀絲插入木縫中，有時因了地板的震動，它全身的彈簧就會抖動，他對薩英說，『快兩點了。』

可是她沒有聽見，她把頭頂着他的胸。

這個女人站在自己的前面，她靠得那麼緊，有時使自己的呼吸都感到一種壓迫。她是自己的一部份。他曾經從許多女人的外貌上看出一些比自己的妻更好的地方，但是從她們身上却沒有得到從麗英身上所得到的安慰。因此回憶使他在幸福之前沉默了。

『春，我真滿意。』

『我也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她的話剛一吐出來，她就追悔起來，『真討厭，幹嗎我又說戲了呢？』

『不要緊，祇有我一個人聽見的。』

『春，你給我說過，所以我永遠都不說戲。……』

『英，你真好。』

一個神奇的思想掠過她的腦子，她微笑起來，『春，你猜我想甚麼？』

『不知道。』他微笑着。

『我想，到來生咱們還作夫妻，我還是變你的老婆。』

『好。』他說，就在這時鎖鑿了兩下。『英，兩點了！』

翻英想起來，『是啦，咱們還有客人啦！』

更生如果不去觀察，家裏總常常有客人的。

這些客人都來得很熟，來了之後也沒有甚麼談的，大概總是坐下來打牌。更生曾經說過，對這些人也不必大招待，隨便加三五個菜也就行。

這一天，大家正吃過點心，又圍着棹子打起牌來。更生剛剛提起××吃緊，生活高漲來，老烏就止住他：

『別說這些喪氣話！一得逍遙時自逍遙！』雖然這是漢奸理論，可是也還有他的道理。

『他手上的牌已經快作成一付五番的了，因此心裏更高興起來。』比方麻將，這真有趣味！吃，吃有吃够了的時候，嫖有嫖够了的時候，唯有這是變化無窮，百玩不厭的！』

一種特異的聲音隱隱約約地，似有似無地響起來。起初大家沒有去注意，可是後來就越來越響了，像鞭子抽打着空氣一樣。

『咋子響？』有人說，『找一個人出去看看吧。』

『管它！』烏書記把手上的兩張牌拿在掌中玩弄，他不能決定打出那一張的好，他考慮

到把它打出去別人要「和」，又考慮到剩下的一張是不容易帶調。「討厭！兩張都是生張！」他閉上眼睛，讓牌在手上漂蕩了，憑運氣地放出一張去。

他並沒有有機會讓給別人，戰局仍是平平安安地，於是他頓時高興起來：「我是謹慎的，孔明一身多謹慎。真的，要是中國人辦事都像打牌一樣認真就好了。」

去街上探聽消息的人回來了，他的態度慌亂，「街上的人都在跑。」

他們爲之一震。

『說是警報！』

烏書記官放在桌上的手抖起來，前面的一列一一般高，門前青，斷么，姊妹花底滿貫牌也被碰倒下去，手掌裏祇握住一張「白板」。他的聲音戰抖着：『真……來……了……』

『怎麼辦？』一個客人問。

『各人逃命吧。』更生紅得像花一樣的臉失去血色，像一張沒有上粉的桑皮紙一樣。麗英無精力地靠着牠，她感到上重下輕身子無法支持。

『叫奶媽吧。』他的聲音用了大力才爬出喉間來。

麗英像從夢裏醒回來，她勉強拉開步子走向後邊去。照平常，她早就喊起奶媽來了，而



這時她特別珍惜自己的聲音，一直走到廚房裏她才看見奶媽。

『她呢？』她急急地問。

『……………？』奶媽沒有回答。

『小姐。』

『睡了。』

『抱她走。』

奶媽不解地望着她。

『有警報！……………』

『呀！……………』她喊了一聲，全身抖起來。

『快抱小姐呀！』說完她又跑回前邊，除了更生而外，那些人都先走了。

『快！快！』更生等得急了。

剛才的聲音更高了，使人分辨得出來那是工廠底汽笛聲。

『還有緋緋。』

那使天地變色的聲音使城市動蕩着，城市的居民也被顛弄着。

更生走在前邊，麗英同抱着緋緋的奶媽走中間，後邊是中年的女用人。

住在他們隔壁小門裏的瞎眼老太婆是從不出門的，這時也由她的兒子扶出來了，他們後邊跟着三個小孩。另一個他們同住的大肚子女人揹着一口大箱子。街上有不少的逃生的人，他們都沒有聲音，祇是默默地，慌亂地走着。好像失去他們的精力而祇帶着他們底命一樣。

他們的女用人比較鎮定，她把宅門拉過來關上了，她想起甚麼地說：『太太，這裏有一個門扣就好了。』

更生似乎聽見她在說話，可是他卻說：『快走！快走！』

『走那裏去呀？』麗英倉惶地問。

兩邊是大建築物的街道變成了河牀，人流在上邊急急地奔流。人們沒有言語，祇有原始底聲音。人們走着。有些舖子在關門板或是拉鐵門，有些根本就忘了這些，祇管逃命。黃包車被擠到街邊上，舖子裏。

『哎呀！——』人驚呼着。

箱子被擠下肩頭，咯噔，……：踏碎了。

平常聽不到的聲音這兒都有。

小孩子們哭喊着。

婦人們尖叫着。

路上湧着人的潮水。人的浪……。有時人竟被湧起來，像一個球一般被拋出去……。血靜靜地在人臉上流。

更生在進入大街的地方停住腳，他在等麗英她們。麗英剛走過來，就看見一個婦人經過她的身前，她袒開胸，正乳着孩子，可是那孩子一聲叫就落下地來，那女人被人浪冲到前邊，那孩子剎時就看不見了。

『走呀！』更生頭上冒着熱氣，『快！快！敵機要來了！』

『擠不過去呀！』麗英喘着氣，胆怯地說。

『也得擠呀！』

『綽綽不得。』麗英安靜了一些。拭一拭頭上的汗珠。

『先生，我可不幹了。』女用人向更生說，『就是死也要死個舒服。』

『你走不走？』更生怒喊着。

『……』麗英回答不出。

『我走了！』更生兩拐就擠進入人羣去了。他的初意祇想以此催促麗英她們快走，可是一經投入人流，身子就不是自己的了，運回頭也不可能，被人擁着跑了。

麗英楞了一下，她不知怎樣辦好，跟更生去呢或是同緝緝一道回去。可是還沒有決定時，更生的蹤影都沒有了。

女用人催她回去，她就從奶媽手上接過緝緝來，無可奈何地轉過自己的身子。

緝緝道很小，才四個月，她正睡在紅緞襁褓中，磕睡正濃。麗英把她橫放在胸前，雙手抱得很緊，她想着即是炸彈把自己化作灰也不放手緝緝的。

家裏是死的，城市是死的，她們也是死的。女用人倒了一杯開水給麗英。

『太太，安一下心吧。』

麗英接過杯子。那恐怖的聲音又響起來，這一次比第一次更響亮，更急促，一緊一鬆地拍壓着人心。麗英的牙齒敲得杯子邊緣叮叮作響。女用人閉上眼睛顫聲地唸着「阿彌陀佛」。奶媽起初很驚慌，看了女用人的那個樣子後也就閉上眼睛合手唸佛了。

隱隱底雷聲從遠處滾過來，越來越近，不久敵機就進入城市上空。

沉悶底巨響，接着才是細碎的炸裂。

## 第十二章

雷聲去遠了，沒有了。

『我的天！』奶媽喊了一聲，『好害怕啲！』

麗英又活過來。這時她才清清楚楚地聽見心在咚咚咚地跳。

那聲音又響起來，像北方冬夜的風一般囂着，而且它不中斷，也不低下去。它一直地「  
鳴」着。

麗英低下頭哭起來：『絳絳，咱們逃過一關，逃不過二關啲！這個劫！』她用下巴去撫  
弄她的小臉。

絳絳的眼睛睜開了，漆黑閃亮。她望了望媽媽就哭起來。

『吃吧，吃吧，作鬼也作個飽死鬼！』她把孩子遞給奶媽，心裏起始安定下來。她想到  
自己的過任非常痛苦，可是總不像絳絳這樣一出娘胎就遇上劫難。

就在她傷心的時候，更生回來了。他臉上失去玫瑰般的顏色而代以青白，因此他底雙目  
就顯得更大更亮，而在那汗汗的臉上，眸子不安地轉着，更加倉忙。

『你們的運氣——好呀，早知道我也不走。』他的聲音還沒有恢復原狀，他的手有時無  
故地抖起來。他常常地嚙咬下唇。

麗英沒有話說，她不捨地望着更生。

『麗英——』他喊了一聲，『空襲真嚇人呀！』

黃昏以後，半邊天都還是紅的……。

第二天上午九點鐘，街上的人又嘈雜起來。更生，麗英一行又抱着緋緋逃出去。

『逢春，一定得跑了。』

『昨天硬不聽話。』更生得到勝利似的說。

『我們出城過江去好不好？』麗英提議說：『這邊過河更近些，走的人又少。』

『嗯。』更生點點頭。他們比昨天鎮定了許多。這時他們正走過昨天被炸的地方，原來是人煙稠密的房舍，而今是被炸彈燬壞了。滿地的殘磚碎木，火硝氣尚未全消，有些將化炭灰的木梁斷榑還冒着白煙，有的竟自燃着小小的明火。在離開大路較遠的地方還有燒焦了的屍首，一股股難聞的腥氣刺着麗英的鼻子。

『你害怕？』更生問。

『有些淒慘。』她回答，一面用小被子蓋住緋緋的頭，『她受不住這樣的氣味。』

他們沿着城邊走一條新闢的路，走的人比較的少。不久就迎着提着行李，箱子的人

來。

更生有些奇怪，就問：『解除了麼？』

那些人面有喜色，之一就回說：『是扯地皮瘋的。』

『假的？』麗英懂得「扯地皮瘋」是甚麼意思，高興地問，她的手輕輕地拍着綽綽。

更生遲疑地站住，他恐怕來人的言語不可靠，直等另有人逃回來，才同麗英等轉身回家去。

這樣的虛驚鬧了三次，城市的居民就安心下來。同時敵人的飛機也果然沒有來了。

麗英也是這樣，在先她們原是打算疏散到鄉下去的，可是走的人究竟少，而且有些走了的人又回來了。鄰家就是下了鄉的一家，可是他們就天天進城，甚至很少回到鄉下去過夜，加以烏書記也反對他們下鄉：

『咪子話，真炸到我們不成？我們是大中國的優秀份子，我們懂得防空常識，以後有空襲，祇要把棉絮多放幾牀在桌子上，人坐在桌子下就萬事都不怕了。』

走咪子，這城就多霧，有霧人都看不見，何況飛機？』

『論說，敵人總比我們凶，但是，你看他能來炸幾回？還不是一回。』

『就是炸，又炸到那個呢？你算一吓，我們的親戚朋友，那一個炸到的！都是東跑西跑的窮人買到了彩票。像我們這種人那裏會損失一根毫毛。』

諸如此類的話麗英聽他講過很多，她認為他對的。『雖然他很世故，但是經歷也確是多。』麗英這樣的想着。

另一方面她又聽信用人的話，『佛法無邊，炸彈是有眼睛的。』

奶媽也說：『「閻王要你三更死，無人能留到五更！」隨便那一個，就是狗牛羊，生死也有一定的。』

她走進教室，學生是靜悄悄的，同往常完全不同，她感覺到一點異樣。她照往常一樣步上了講台。

『今天該作文了。』學生們說。

『作甚麼文？』

『作國文。』

『你們作呀。』麗英說。



## 第十二章

『先生出題目。』

『……』她沉吟着，這時窗外正飛着夾雪的雨。『你們作吧，就是「冬天」。一邊說，她就在黑板上寫，可是一下想不起「冬」字怎麼寫。突然「麻將」牌裏的「東」跑到眼前來，於是她就將「東」兩個字寫在黑板上。

看些小聲音在教室後邊響起來，像蒼蠅一樣嗡嗡地飛。不久，她就聽見，那是對於題目底議論。

『冬字怎麼寫？』

『這樣。』她指着「東」字說。

『先生幫我們寫題目好不好？』

『可以。』她和聲地承允了。

她上午幹的事，下午更生就從別處聽了來，他心裏隱孕着一團不高興回到家裏來。

『春，你回來了。』麗英照往常一樣，高興地迎着他說。

『你們今天作文了？』

她並沒有聽出那聲音是冷冷的來，『作文了。』

「題目呢？」

「冬天。」

「怎麼寫的，那個「冬」？」

「借東風的「東」。」

「更生的火從嘴裏冒出來：『戲！戲！一羣孩子是戲！』」

「……」她楞住了。

「你丟人丟盡了！」他罵着。他急得要哭。

「逢春……」她溫柔悲怨地喊他。

「不會寫，就不要寫！」

「甚……麼……呀？」

「人家攻擊我！你——你簡直不知道！」

「你說呀，別……」她低聲懇求看。

「人家攻擊舅父正找不到罪狀，」他比較安靜了一些，「你偏偏去寫一個別字。」

照英起初楞着，接着就伏在沙發背上哭起來了。

第二十一章

章淑善的瓜子臉上綻開笑渦，和善地讓笑凝固着。初夏清晨的陽光從糊着白紙的格子窗外透進來，映着她蒼白的臉龐十分嚴肅。她的手支着下巴，頭微仰着，因此柔軟的長髮就披向後去，祇剩下身根前細短的髮絲像兩個小而黑的長紗袋一般掛在那裏。她的眼光不動地盯在廣英臉上很久，這樣就使她在許多長夜裏過份用多了的清秀底眸子感到疲乏了。她心裏暗忖着，「這是怎樣一個人呢？」她的身體修長，面容姣好，可是在某一些舉動上明顯地可以看出她不會是一個中學女生或是出自名門大家的小姐，可是她也不會是一個下等的夫人。「這是怎樣一個人呢？」

前幾天克文曾經很鄭重地替她口頭提起過這個女人，並且希望她能夠每天抽一點時間來替她補習功課。

「你說，她同你到底是怎樣的關係呢？」

「她是我的表嫂。」

「爲甚麼你要幫她的忙呢？」

『因爲我表哥糊里糊塗的。』淑善想起克文簡短孩子氣的話來時，就忍不住要笑。

『你有把握我們不會白費時光麼？』

『自然不會。』

『你提得出保證？』

『淑善，你不能這麼說。』

她看見克文急了，就答應幫忙，要克文轉約羅英在第四天早上七點鐘來同她見一面，並

且說：『我要詳細明白的問她好些問題。』

『她沒有讀過甚麼書呀？』

『我祇問她的身世。』她簡潔明快地說，眼睛威嚴地望住他：『我希望她也詳細坦白的

回答我。』

『儘管問，儘管問。』克文滿意地運應了兩聲就告別了出來。

這天早上羅英很早就起來了，那時殘月在天，希望的朝紅正烘烤着東方翠色底天壁。克文同她講過章淑善是她的一個好朋友，現在因爲找職業來到這裏。並且說：『淑善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你一定要把實話告訴她。』

『實話？』

『要使她問你甚麼，你就要實實在在的說。』

她梳洗過，用完早點，可是時間才六點鐘。對着鏡子照看自己，仍把昨天決定不施用的紅粉淡淡地擦抹一回。這樣時間就混到了六點半。

她走到那地方，才用了十二分鐘，於是她從街的這頭踱到街的那頭，從那頭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她覺得許多陌生人都注意她，似乎那些張大奇異眼睛的人心裏都在問：

『這個女人在作甚麼呀？她走過來又走過去？』

她在那門口躑躅了幾次，終於走進那小院落去了。

這是一所殘破的小院子，住在裏面大約都是窮苦人家，這時男人們都出去了，祇有一兩個婦人在院子裏洗衣服。對着正門是一段城牆，對岸的山一層一層地堆在她的眼前。她正想着自己也許來早了，是不是走出去一轉然後再來。

『找那個呀？』一個洗衣服的中年婦人偶然一抬頭就看見了她，於是就高聲地問。

『章小姐住在這裏嗎？』

『有的，』那女人的聲音放得低了，『你找她嗎？』

「喂。」

「章——」那中年婦人正要喊出來，旁邊一個年青女人就止住她：

「怕沒有在家吧！」她把手從盆裏的肥皂泡沫裏抽出來，「你貴姓呀？」

「姓金。」

「找她有甚麼事？」她更進一步整問。

「我們約好今天在這裏見面的。」

「你找她讀書，對不對？」年歲大一點的似乎想起這件事來，就大聲地對另一個說：「章先生給我說過的，今早上有一個女先生要來找她。」

「你早怎麼不說呢？」年青的一個埋怨着，一面指着右邊廂房上首一間說：「章先生住在裏頭，你去吧。」

麗英正走過潮濕的天井，就聽見一聲細弱的北方聲音從糊了白紙的格子窗裏飛出來：

「金小姐來了嗎？」

「是啦，章小姐。」她高興地回答着。

「裏邊坐吧，真糟，我才起來哩。」

露英進了廂房，那小門就呀的一聲開了。章淑善開了門又退回牆邊披外面的長衣去了。露英一進屋，就看見他正忙着扣衣服。

『金小姐，我真太不禮貌了。您隨便坐。』她用手把一條男人的長褲從椅背上抓走，就請露英在書桌前的木椅上坐下。自己走到靠壁的方桌前取起開水瓶來，她搖了搖，那瓶子輕輕的響也不響，『這傢伙又把水喝完了。』於是就用她的窄嗓音向窗外喊着：

『李二嫂，李二嫂！』

『章先生，』是那年青的一個應着。

『你有空嗎？』她換了生硬的本地聲音說。

『有呀，有事嗎？』

『我的客人來了，請你給我買點開水來好不好？』

『好。』那聲音剛進露英的耳朵，那健壯的女人也走進來了，她含笑地問：『昨天晚上還有那麼大一瓶水哩，今早上用來洗臉了麼？』

『沒有，他都是用冷水洗臉的。』

李二嫂用袖濕得發紅的手提起水瓶來：『水都到那去了呢？』她笑着。

『他喝了呀。』章淑善坦白地說：『他寫東西就要喝水；這樣可以減少心理上的緊張。』她說後邊一句話時，李二嫂已經出去了。

淑善把臉盆裏的水拿出房去倒，麗英趁這時間就打量這間屋子。

屋子是長方形的，祇有一面有窗子，因為後半截很陰濕，從那未曾整理過的牀週圍發出一股霉味。四壁都是黃黑了的舊木板，有的地方則糊了一層白色的粉紙，上邊是粗的屋樑，鋪蓋着的瓦有一兩處透光，下雨天一定是會出毛病的。靠門邊有一個竹書架，上面兩層放滿了書，下邊一層放着簡單的食具。書架旁邊是幾顆大釘子全當作衣架用，那上邊掛的全是男人的舊衣服。惟有書桌是弄得很整齊的。玻璃版下放著章淑善過往的照片，麗英看得很清楚，從前她長得豐滿，眼睛也是大大的，頭髮濃而黑地覆在頭上，桌子上除了一本拍紙簿和一隻鷄牌鉛筆而外甚麼也沒有。窗子上掛着一個小星期曆，上面有被鉛筆劃過的道子。牀上非常凌亂，枕頭上印着兩個人睡過的深坑來。

淑善端着一盆水進來，正準備洗臉，李二嫂帶開水也回來了。

『章先生你加點開水洗吧』

『謝謝你，少加一點就行了。』她一邊說，一邊從抽斗裏取了一個大銅元還她。



李二嫂退出去以後，淑善很快就澆洗完了，她把頭髮攏了一下就面對着麗英坐下來。

『我們開始坦坦白白的來談談。』

『……………』麗英點點頭，笑了一下。

淑善拿起鉛筆，翻開拍紙簿，『金小姐，您是北平人嗎？』

『嗯。』她停了一下，『您也是北平人嗎。』

『不，我是杭州人。』

『您的口音同北平一樣。』

『我們的家鄉口音別的人不大懂，所以就用北方話。』

『北方您去過嗎？』

淑善擺擺頭：『您今年幾歲了？』

『二十三。』

『結婚幾年了？』

『快兩年。』

『您先生姓甚麼？』

「何。」

「有小孩了罷？」

「一個。」麗英紅了臉。她想：「她簡直像一個醫生，爲甚麼問得這麼詳細，這麼奇呢？」

章淑善很嚴肅地問了她很多問題，她回答了或是腴腴的回答了。可是她心裏對於淑善先前的信仰却動搖了。她問過克文，章淑善還沒有結過婚，怎麼房間裏有男人的衣服，她自己同李二嫂談話中間也提到一個同住的人，而且枕頭分明是兩個人睡過的。「我想，克文還不知道這些。」

「金小姐，」淑善從一見面就注意起她，直到這時陸陸續續地發現了她許多不統一的舉動，因此她就不能決定「這是怎樣一個人呢？」因此她就下面一句低沉地吐了出來：「過去的事請你講講好嗎？」

這樣，她那在許多長夜裏過份用多了的清秀的眸子就凝視着麗英，要逼麗英毫無遮隱地說出她的過往來。

爾英從淑善那裏回來，心裏對那個年青女人存下一個不好的印象。『不過，』她這樣暗在心裏說：『她很會說。』

『你去過了麼？』克文下午特地跑到她這裏來，這時太陽正當頂，天氣很熱，汗把他背上的襯衣都浸濕了。他從桌上抓起一本叢報來當作扇子。

『你先喝一杯水吧。』爾英從抽斗裏尋出一把草蒲扇遞給他，然後再給他倒了一杯茶。

『怎麼樣，先生不錯吧？』克文笑着，他的臉上發着光。他性地期待着爾英底回答。

那一杯茶喝下去，汗水就更多的湧了出來。

『我早上去過了。』她慢慢地說。

『章淑善很好，是不是？』他自信地說。

『嗯。』他輕輕地應了一聲。

克文走到洗臉架旁，取下手巾來想洗臉，『好就好。』

『別忙，我叫人來換水』

『乾乾淨淨的水呀，換甚麼？』

『冷了。』

『不要緊，冷的算甚麼？』他深色的臉上自負地微笑了一下，『表嫂，將來有一天，我們還要同敵人打仗呀。』

『可是打仗的時候還沒有到。』她被克文的種氣底言語引笑了。

克文鄭重地說：『表嫂，你以為我們永遠過這種不生不死的生活麼？我想，』他一頓，『忍耐是有限度的。』

蒂英不知他說的是甚麼，但是她知道克文是一個最有血性最有正義感的年青人。她望着他剛洗過的臉，一種同他的年齡絕不配合的霜霧罩在上面。她知道自己剛才為甚麼笑了，這樣不調和的臉色就是引她發笑的原由。

『淑善同你談過些甚麼？』他關切地問。

『問了我許多話。』她淡淡地說。

『關於那方面的呢？』他急促地問。

『各方面都有。』她慢慢地說。

克文在一把木椅上坐下來，他從麗英的那些「慢慢地」或是「淡淡地」的回答上感覺到一些奇異，於是他沉吟了一下就坦白的說：『我給你說過，對淑善說話要坦白，我對你說話

也要坦白，你對我也要坦坦白白的。淑善問你些甚麼？」

『沒有甚麼，』他從克文嚴正的態度上感到拮据了。

『不，你一定要說。』她肯定地說，聲音像釘一樣穿到麗英的心裏。

『你先讓我問問你……』她鼓起很大的勇氣，輕聲而胆怯地問他說。

『我很坦白，表嫂，你問吧。』他站起來，就是一匹山倒下來，他也要不動搖地迎接住。

麗英被克文這樣嚴重的態度征住了，她的言語凝固在體內，因此她說不出話來。她開始感到自己情虛理輸了。

『請你說，』他命令着，『我決不見怪的。』

『那……我就……』她低下頭：『還是不說……不……沒有甚麼。』

『一定要說！』

『她……』

『淑善嗎？』

『嗯……』她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怎麼樣？』

『她結過婚嗎？』她祇用嘴唇抖動着，聲音像一個細小的蛇子在遠處飛。

接着她的回答，屋子裏就沉默了。這時間，許多事件在像魚一般在克文腦子裏游。他立刻就想起來，麗英爲甚麼問這樣一個無關底問題。

『你今天一定去得很早。』

『嗯……』她紅着臉望着地下。

『你一定遇見黃健。』

『沒有。』她沒有改變姿勢。

『沒有？』他自己問自己，可是他立刻啞啞一聲笑了，『表嫂，我知道你爲甚麼問這個問題，你一定是在看見黃健的衣服』

麗英有點明白，克文說的這個人一定就是同章淑善住在一起的男人。

『黃健是淑善頂好的朋友。』他平淡地說：『你以爲男人和女人一定要經過一個婚禮才結婚的麼？』

接着他就說起淑善的過往，她怎樣的從家裏逃出來，怎樣的爲故鄉的封建勢力所不容，

怎麼認識了許多朋友，歷驗許多世故，學習很多東西。

『後來她在一個小地方認識了一個男朋友，可是那是一個壞蛋，他欺騙了她。後來她才認識了黃健，現在他們非常好，非常恩愛。』

在麗英的心目中章淑善原是一個好美的影像，可是在他們的初見以後那美好的影像就被自己所見到的一些印象加上所想像的一些事情塗抹壞了。克文一番詳長底說話正像一股清涼的流水，悒悒地洗去後來加抹上去的東西，沐浴後的淑章善更比先前清晰純潔，勇敢地站在她的腦子裏。早上她認為對方含着惡意的回話現在都變成善良的，關切自己的了，於是在晚上見到淑善的時候，她就改變了第一次的態度。

『章先生，我真佩服你。』

『你又聽克文說了些甚麼鬼話？』她微笑着，在晚上，她的眼睛似乎更吃力些，映着煤油燈的長火燄一映一映的。

麗英不再對她有甚麼疑忌，她坦白地回答她的問話。她聽了克文的那一段敘述以後她問道：『這都是她自己給你說的麼？』克文的回答是：『都是她給我說的』她想：『我爲甚麼更隱瞞任過去呢？』

她的態度改變了，因此不特認識章淑善，了解章淑善，就是黃健她也了解了。

黃健是一個矮小的個子，架着很深度數的近視眼鏡。在最初見着時，那樣子是很滑稽的，他的光頭上稀稀疏疏他長着幾根向後梳的頭髮，小圓臉上正中凸起一個球形的鼻子。那細銀絲的眼鏡在他臉上多繪出大小不同的六個圓圈。最滑稽的還是他的聲音，聲音非常洪亮，而且說起話來可以支持一兩點鐘的長久。因此麗英總覺得這個人很奇怪，這麼小的一個人不會發出這麼洪亮的聲音，更不會有這麼好的精神。『偏偏他有啦！』麗英心裏驚奇地讚嘆着。

黃健每天都得到一家晚報去工作，可是他似乎不單祇爲那一件工作忙碌着，據麗英看他還有別的比編報更忙的事。

淑善的衣服雖然不華麗。可是樣子很趨新，漿洗得也很乾淨。黃健則不然，汗衣上缺了扣子，皮鞋破了底子。

『我給你釘上扣子，好嗎？』

『晚上好嗎？』他反問着淑善：『現在我還要出去呀。』

『太難看了，』淑善往書架上取下一本書來，從那兒她取出了針線。『我們還生活在衣冠取人的時代。』



「我的朋友們並不這樣。」他爭着。

「你也不要太刺激某一些人的眼睛，弄得「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他們兩人常常這樣爭辯，但是他們嘴裏却從來沒有一句粗野的話，他們也決不因爭辯而吵鬧起來。

有一天晚上，麗英正在淑善那裏，大雨突然來了。

麗英心裏暗暗焦急起來，「雨這麼大，怎麼回去？」

淑善指着一張當天的報紙給她看：「這幾句話很好，「誰喊出自然的名字，誰就是實說一種異端，提出了一個批評，號召了一個反抗」①。」

麗英並沒有去聽她的話，她想着風雨和家，她祇看見那報紙上密密麻麻的大大小小的黑點子。可是她聽見淑善的聲音，那聲音是充滿着憤怒，有如屋外的暴風雨一般。

淑善心裏也有事，她不時抬起腕子來看錶，去傾聽雨聲中是否有黃健的腳音。可是她常常微笑着去看麗英。

「比方你的日記，寫得也快通順了，可是錯字真不少。」

①見 J. Casson 作「法國文學中的革命傳統」一文中。

她羞紅了臉。

「可是這不是你的錯，我們的方塊字本來太複雜了。」

她正談着文字的起源，作用和變革，黃健從風雨中回來了。

他的稀疏的頭髮和單薄底衣服從雨水貼在頭頂上和身上，黃色的肌肉都現出來。水珠從垂下的髮絲端浸入眼睛，因此他一進屋就取下眼鏡，他摸索着把它放在書架的上層上。

「這麼大的雨，你何必回來呢？」淑善趕快迎到他身邊，仔細地看他狼狽的一身。

「我恐怕你不放心，可是我們今天很順利。」他撫摩着淑善的肩頭，準備去吻她。淑善感到有些窘，就低聲的說：「金小姐在這裏。」

麗英比他們更窘，她把頭扭向漆黑的窗外，有時藉着閃電的光，可以看見天井裏積起的水是很深的。

「街上的水很深嗎？」從麗英的口裏突然衝出這一句問話。

「雨太大，街上的水積起來了。」黃健用乾毛巾揩拭着頭髮。

「我想金小姐今晚不必走了。」淑善倒了一杯開水給黃健。

「我要回去。」

「有甚麼不方便嗎？」淑善問

「不……我還是回去。」

「雨太大，不必走了。」黃健說。

「不方便吧……」

「祇要你覺得方便，」淑善替他取出汗衣褲來，「我們沒有甚麼不方便的。」  
麗英聽着雨聲無休止地吼啾地，她默不作聲地應承了。

那晚上她同淑善同睡，黃健一個人睡在桌子上。可是麗英睡得並不好，她老想着屋外的風雨，惦記着家。「自己插到他們中間，使他們兩人分開來。」她感到一種不安的歉仄。

更生帶着好幾件行李回到家裏是黃昏以後，那時麗英正在中間屋子裏作一件小孩的衣服。

「春，你回來了。」她帶笑地站起來。

「你好嗎？」更生拉着她的雙手。

「嗯，謝謝你，我好。」她低下頭去望更生的腳，在電燈光下她看見一雙佈滿灰塵的皮

鞋。這時女用人張嫂已打來臉水。靡英就問：『你剛到嗎？』

『剛下車。』

『還沒吃過晚飯？』

『沒有。』

『張嫂，你煎一點飯，出去買兩角錢牛肉回來。』

『現在這麼早就吃過飯？』

『十二點吃午飯，六點鐘吃晚飯，我們定時間吃飯已經半過月了。』她得意地告訴更生，眼睛裏閃着興奮的光。『春，你還要吃甚麼嗎？』

『不要買東西，祇煎飯就行了。』更生指着一個沉重的網籃說：『那裏有罐頭，拿一個來開好了。另外再煎一點蛋湯。』

靡英解開網子，取出許多罐頭來擺在桌子上。『你買了這麼多！』她歡喜地說：『你不是沒有帶多少錢嗎？』

『這是人家送的。』他拿起一聽火腿來，『開來吃吧。』

『太講究了。』

『你不要太節省，你正該吃好一點呀。』

麗英立刻感覺到更生在看她生產後的肚子。從更生的態度，言語和動作上她感無窮的慰安，這一種特有的慰安是從別人身上絕對得不到的。

『你看這一件衣服。』麗英提起自己的手工，愛嬌地給他看，『我縫的。』

『很好。』他接過去看了一眼：『世界上的事真奇怪，我們已經父母了，可是我們前晌還不知道穿這衣服的是兒子或是女兒？』

『春……』她偏着頭撫愛地笑着他。

更生紅潤健康的臉經過這次旅行更加上一層光芒，他雖然帶着風塵，但是精神更比在家時抖擻了。『兒也好，女也好，我都一樣喜歡。』屋子裏靜得很，煖得很，更生輕輕地把麗英拉過來，她嬌柔地坐在他的膝頭上。他們默默地偎倚着，幸福無聲地在他們之間爬行。更生輕輕地慢慢地撫摩着麗英的頭髮，麗英的手……。

『你想我了嗎？』他把頭放在她的肚子上。

『想。』

『夢見過我嗎？』他聽着那胎兒微微地在動。

「噯。」

麗英輕聲地，不考慮地回答着。

更生滿意於她的每一個簡單的回答。同時他回想起過去同烏書記官一塊的生活非常沒有意思。『愛情不是從任何女人身上都可以得到的。』

他好久沒有這麼清靜地同麗英在一起吃飯了。雖然一菜一湯却使他異常愉快的吃了四碗飯。

『英，我真喜歡這樣清清淨淨的吃飯。』他放下碗筷，張嫂就送上一杯茶。

『你喝茶呢還是吃蘋果，家裏有蘋果啦？』

『先喝茶，等一會再吃水果。』

她吩咐張嫂說：『你預備一點洗滌水，別的沒有事了。』

更生這一次出去視察回來，應該作一個報告才好交差，可是他對這一套簡直不熟悉，因此仍得找烏書記官幫忙。

『老烏，我要麻煩你呀。』

『好說，好說，老朋友。』

『報告書幫忙起個稿，如何？』

『可以，可以。』

『說辦就辦呀，老烏。』

『這裏太亂呀。』

『我的家裏去罷。』

『那不方便。』

『旅館裏開個房間如何？』

『就是花園飯店吧。』

『報告書怎麼作？』

『你先把材料交給我。』

『沒有甚麼啊。』

『我先問你，你帶了幾件行李回來？』

『八九件。』

『你去的時候我不給你說過，儘管只帶一個手提箱走，回來就多了。你看我姓烏的看法』

如何？」

「高明得很。」

「承老兄捧我。不過你先給我說一說，那幾縣辦得好，那幾縣差一些。」

「完全都好。」

「你開玩笑，總有個好壞呀。完全都好，報告書怎樣作呢？」

「即是不完全令人滿意……那也是受環境限制。」

「老弟，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

「明白？……」

「你吃了很多油水。」

「應酬討厭死了。」

「爲人莫作官，作官就是這樣啊。老弟，個個對你都好，那就要分誰厚誰薄了。」

「作官不難，作報告書卻難呀！」

「好，我們先到那邊去住下再說。」

「祕密，一個人也不許知道。」



「我曉得。」

「老弟，說真的，你不能隱瞞我，祕書長那邊你總得替我美言幾句。」

「你還不放心我麼？」

「那裏，那裏，我是提醒你呀。」

「不會忘記的。」

「這一回出去見到漂亮女人沒有？」

「沒有。」

「爲甚麼不找呢？」

「我怕人家笑呀！」

「你怎麼……？」

「怕有失官體呀！」

「噯，老弟……」

烏書記逼着更生把這一路的情形先向他作一個毫無隱藏的報告，更生心裏對這個人的看法壞極了，可是却沒有法子不同他在一起。他承認，要是老烏這一次出去的話，一定可以比

自己回來時的行李多上十倍。

一個人有他的長處就有他的短處，更生明知道老烏是一個勢利小人，但是他却長於公文之流的寫作，而且從任何一件對自己的事上說，他都不曾起一點壞心。更生這樣一想，討厭他的心思就風捲走了。『他無非想陞官發財而已。』

烏書記官年紀已到中年，二十多年不得意的生活養成一副異常世故的脾氣。他的筆下來得很快，他鋪下一張紙提起毛筆就寫了幾個大字：「東區教育視察報告」。接着他就洋洋洒洒地做起文章來。他的筆搖動着，他的頭也搖動着。他很得意自己的文章，似乎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像他自己一樣的能了解能欣賞它的，他吟哦着，有時又非常自得的把已成的文章加以塗抹或是修正。口裏吸着更生不停地遞過來的加力克香煙。

『逢春兄，你看得出來，我的文章是學韓文公的。』

『當然，當然。』

『其實這種玩意兒就是靠前邊這篇文章，真正所謂報告也者，倒是一種變象的表格，沒有甚麼了不得的地方。』

『是，是。』更生對於這一套純全是外行，因此當老烏這樣旁若無人地自吹自擂時，他

只有並不情願地連聲應着。

他們回到旅館時是上午十一點鐘，這時已是十二點半了。老烏感到肚子餓了，就把第一放，『我們該吃飯了。』

『走吧！』

『叫進來吃好了，要玩，下午叫兩個角兒來痛痛快快的玩一下。』

更生懂得他的意思，他勉強裝出笑臉，微微地把頭點點，

何更生被一種懸念促使着，他向老烏扯一個慌，就離開了花園飯店。他要離開那裏有兩層理由：第一可以讓老烏自由一點，他可以不必顧忌甚麼的任性痛快一次；第二他不願在那裏作一個不知趣的主人，還有一個他以為是附帶的理由而實際是比前兩個更重要的，那就是他也不願別人知道他現在要作甚麼。他年青，在許多事情上都沒有經驗，因此他有時把一件事情看得很清楚，可是常常又糊塗起來。昨天晚上他長途奔波回到麗英身邊，他感到一種熾熱，他看見自己妻子眼中含着不可以形容的溫情。可是他從她身上並沒有得到他渴想了許多天的生理上的滿足。昨天他還沐浴在恩愛的大海裏，愛情使他溫暖，使他被沉默無言的幸福

所溶陶。可是烏書記官下午的舉動，又使他年青的心飄蕩起來，於是他就於黃昏時離開了旅館。

大街上抹了一層雨霧，看不見的雨絲使他的臉溼潤起來。無線電播音機在每一個雪亮的店子裏吼唱着，那些粗俗底音樂聲激盪着低而潮濕的夜空，掩却了所有的市聲，只有偶爾所有的汽車喇叭響才會劃開了音樂底波浪。人們像玻璃缸子裏的魚一樣，從這一個店子進入那一個店子，正像魚兒從這一堆水藻轉進那一堆水藻之中。紅色或是藍色的霓虹燈裝飾着城市的峯頂，它們像撐着那深灰色的天空，因此那天天空才不會掉下來。他急急忙忙像一條魚似的前走，他對久別的夜市只是匆匆地走過。不久他的眼前就黑下來了。他知道大街已經走完了。

同他取着一個方向的幾乎都是男人或是找着男人的女人。從另一個方向迎面而來的不是單身的男人就是單身的女人。他多少次經過這條路燈稀少的大路。他曾經仔細的看過那些女人饑餓底眼睛與男人淫慾的，饑渴底眼睛。他曾經想到過，這裏路燈少或許就是使這些男人和女人多得到些方便，使他們更可以大胆一點。男人不會分心去顧忌別的人碰見自己。因為不會有一個自己的熟人無爲的來到這條街上。即便是一個熟人，他們也像一個陌生人似的走

過去了，至於良家婦女，她們是連這條街的街沿也不會踏的。

這晚上同平常不同，下雨的夜裏他還是第一次從這裏走過。在平常，那些女人都用綢緞和脂粉來裝飾自己，引誘別人。但是在雨的夜間……。

她們怕泥和雨沾污了衣服，大部份都是赤腳，有的則只穿着汗衣和短褲。更生看見幾個比較強壯的女人，那汗衣簡直包不住她們強壯底胸脯。雨點稍微大了一點，她們髮上凝結着水珠，迎攏着小食店裏拋出的燈光，正像她們眼睛裏閃着的光。

細雨使這條街變得像深秋的夜晚一樣，更生感到身上毛毛地發冷。他放大了步子，奔過了那條街。

他熟悉地走進那門樓，走到那所屋子裏。他提高嗓子喊了一聲「薛太婆！」

那個隨時都在樓下近門的兩間房子等待着這樣喊聲的中年女人立刻就出來了。她從明亮的房間裏出來，一時看不出來人是誰，過了一小會，她才從那一個黑影子上分出眉眼來，似乎見過的。

「那一位呀？」

「八娃子在不在？」

「那個八呀？」

「頓八。」

「早走了。」她的聲音冷淡了，可是這時她看清是更生，於是聲音就笑起來：「是你呀，老三正在想你哩。」

瘦弱修長的老三孤獨地坐在牀沿上，她戴着一付黑眼鏡。

「是那位？」她站起來，溫馴地輕聲問着。更生對這聲音是熟悉的，可是他覺得她毫無精力。「啊！你呀。」她看見更生了，她指着旁邊的一把椅子！「像請坐。」

「你像新娘子一樣。」更生譏諷地說着。

「你是何督學呀？」接着她就埋怨起自己來：「你看，我這時才看出來。」

「財迷了你的眼睛！」他笑咤着。

「眼睛病了真不行啊。」她悠悠地嘆一口氣才緩慢的說了一句話，嘴唇也沉重地扯動了一下。她把手指伸到鼻子上去拭一滴流下來的淚珠兒。

「你怎麼了？」更生很快地坐到牀上，一把拉住她火辣辣的手。

「沒有甚麼。」她背過頭去。

「你眼睛痛麼？」

「……………」她喉間爬出一個聲音，背上的肌肉扭動了一下，她的頭彎下去了。

「給我說，是怎麼的？」

「你不要怕，」她回過頭來，很鄭重地望着更生，「放心好了，我身上沒有病。」

「頓八呢？」過了一會他才問。

「走了。」一滴溫熱的眼淚滴到他手背上。

「走那去了？」

「天才曉得。」

「她爲甚麼要走呢？」

老三抬起頭，注意的看視他，她想說甚麼，可是聲音悲哀地哽住了。

「我問你，」更生想起來，「那個人潑了你一臉的酒，我還記得。」

「時——」她的心被兩隻無形的大手擠弄着，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會才聽見她抽噎的

聲音，「我的眼睛……………」就是那次受了傷……………」

更生回想起那一段來，他又心酸又憤懣，他默默地沒有出聲。

「真是地獄。」更生咒罵着。

「賴八更苦啊。」

「怎麼？」

「你還得起那天的事？」

「記得。」

「我剛走下樓梯，她就趕下來了……」她遲鈍地哽咽着，「我們一起回來，她窩着我說話……薛太婆就打她一耳光……她同薛太婆頂嘴……就挨了打。」

「噫。」

「晚上她就跑了。」

「跑了也好。」他舒了一口長氣。

「但是——」她停住話，聽聽是不是有別的聲音；「她沒有跑掉……她是上捐的姑娘……警察又把她捉回來……」

「現在呢？」

「不知道賣到那裏去了……總是比這裏更壞的地方。」



每一個字都殘忍的割裂着他的心，他沉默地悲酸了一陣，就從身上取出幾張嶄新的鈔票來塞在她的手上。

他走到雨的街上，微風與細雨使他感到體膚上的清新。

他走了一段路，那可憐的女人纏繞在他身邊，透過風和雨，一個細小的聲音灌進他的耳朵：『這是他們潑進去的酒……』

他應着：『酒傷了你的眼睛……』他好像要躲掉那女人，躲掉那聲音，他加大了步子。

『你起來了！』

羅英攏一攏自己蓬鬆的頭髮，從嘴裏取下咬住的兩個髮夾來，她這才向剛醒過來正揉着睡眼的更生笑了笑：『你多睡一會吧，春。』她說完就走到床邊，把凌亂底被頭替他拉平順了。『我要唸書去了。』

『這麼早。』

『祇有早上章先生才有時間。』她抱歉地說着，一面就穿上一件夾衣服。她把窗子拉開，新鮮的風就流注進來，她迎着那一股流動的空氣；她搖擺着自己的頭。然後她開了門。

「下雨啦，太太。」張媽把一木桶水送進來。看了看麗英的打扮就問：「還是要走章先生那裏去？」

「把膠鞋給我拿來，」她自己在臉盆裏倒了水，「還有我的傘。」

天低得很，雨無力地下着。麗英正要出門的時候，電話就擱起來。她拿起聽筒，說了自  
己號數，那邊就說是「祿書長公館。」接着就說：「邊要更生去一趟。麗英回覆了對方，馬上就回到房間裏。」

「春，舅舅那邊找你馬上去一趟。」

「誰說的電話？」

「恐怕是一個用人。」

「預備險水，我馬上起來。」

「我的時間到了，對不起。」她吻了更生一下：「春，我先去了。」

更生望着她輕盈含情的身子走出門去，這才如有所失地翻身起來。

麗英走到淑善那院門裏時，第一個遇見的就是李二嫂。

「金小姐，章先生他們走了。」

「爾英清楚地聽見這句話，而且被這句話弄得有些莫明其妙起來，可是她仍然不相信似的重問了一句：『他們走了？』」

「章先生跟黃先生都走了。」

爾英失神地走到那一間每天都來的屋子裏，床空了，書架上的書不見了，書桌上沒有那一隻鉛筆和拍紙簿了，她同李二嫂在特別顯得陰暗的房間裏望着地上燒過的一大堆紙灰。她想不到，那紙灰還是經過撥弄的，因為距離較遠的地方還有灰的痕跡。

「他們燒了很多信。」

「唔。」她應着，「他們甚麼時候走的？」

「昨天晚上二更天。」

「東西都帶走了？」

「都——」她的話機警地一頓，「都在我那兒寄着呢。」

「搬到那兒呢？」

「章先生說過，要是有信都交給你。」

「我不知道他們住在那裏呀！」

「我也是這樣說，」她把聲音放得很低，異常祕密似的，「她說，她會來找你的。」

「好吧。」她無力地拖長自己的聲音，「有事你到我那邊來。」

李二嫂看見麗英走出門去，又追出來，「金小姐！」

「……………」她無聲地停下腳來，等李二嫂跑到自己的身邊，她和善地望着來人緊張的

臉。

「金小姐，你不要給別人說啊。」

麗英起初以為她有甚麼重要的話給自己說，及至聽完，心裏反酸酸一笑，「我知道。」她仔細看看那強壯底婦人，把頭點點就回身走了。

她剛走過擁擠的菜市，就看見克文穿得很整齊的走過來。灰色的呢西裝，褲腳壓得筆挺。

「克文！」他沒有聽見，於是她又喊了一聲。那人向前走了幾步才隨隨便便的把頭扭回來。他找到了人行路上的麗英，才揮了揮手。

他走過來：「你吃過早飯了沒有？」

「我吃不下。」

「淑先生他們走了。」

「你知道？」

「一塊兒吃點東西吧。」

「到我那裏去好不好，」爾英匆忙地請求着。

克文沒有說甚麼，於是他們就向更生的小院落走去。在寂靜的小街上，他們放心地，低聲地談着話。

「你知道他們走了？」

「不知道。」

「你爲甚麼先給我說他們走了？」

「因爲我看見你從那邊來。」

「我從那邊來同他們走有甚麼關係？」

「他們也該走了。」

「你剛才打算到那裏去？」

「找他們。」

『你知道他們走了呀？』

『我見到你才知道他們走了。』

麗英明白了：『你原來打算去看他們？』

『對了。』克文點點頭就去撤門。

克文在屋子裏坐下來，告訴她許許多多的話，於是她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很奇怪，自己近兩年來都居住在這個地區裏，可是她並不知道這地區是怎樣一個地區，經克文一解說，她完全明白了，有許許多多自己見到過的事情，當時她無從明白的，現在妙都明白了。他暗笑着自己爲甚麼當初竟不明白，根據克文所講的，她在當初就應該明白。可是從前她腦子裏好像被一層膜密密地遮住，直到這時才由克文用一把銳利的小刀子輕輕地挑開來，她眼前頓時光明起來。

不久，更生也急匆匆地回來，他看見克文在這裏就高興地說：『好極了，你在這裏，有甚麼新消息麼？』

『我知道的這是早上的消息。』

『截至現在爲止，好像並沒有改動。』

「世界源是永遠動作的。」克文很快就把望住更生的眼光移到麗英臉上，他的意思是說，麗英也許比更生還懂得多一些。

「不過，舅舅的看法是這樣的，這還是同從前一樣，退讓一下就沒有事了。」

第二十二章

果然如舅父所說的，局勢較有甚麼變動。如果哪是一大缸水，水質至少沒有起甚麼變化也看不出甚麼來。

當緋緋六個月的時候，他又離開城市作第二次底視察去了。

羅英很明顯的感到自己性格上有許多改變，她不會認識更生前是一個樣子，同居結婚以後又是一個樣子，生了緋緋以後又是一個樣子。

她現在非常好靜，把愛熱鬧，愛街市的心情都移到自己的家裏來。

從前她也幻想過一個可愛的家，可是自從她同更生住到這一個清靜底小院子裏來以後她就知道所遭遇的現實並不同理想完全一樣，也可以說同理想是距離得很遠。

她記得認識更生和懷着一腔熱烈的激情同他一塊走時自己對未來的憧憬是怎樣的，而現在她却是一個人甘心地守着她們共有的家，共有的女兒。

她新居住的屋子是租來的，位於城市偏僻底一角。那兒非常幽靜，院子外還壁立着多年的老柏。小小的四合院中間有一個不太小的花台，上面雜生着花草——其上本有名貴的種



品，可是經過多年不會加以修理就變成現在的樣子。那土台有些地方已坍倒了，外邊的磚也殘缺不全，有時那邊沿上也爬着蚯蚓。靠近地面的地方生着濃濃的像天鵝絨一樣的發光底青苔。

爲了居住的舒適起見，她們把上房三間修葺了一下。全部裝上地板和天花板，把牆壁也粉刷了。爲了補足前邊窗子的光線不夠，又在後牆的上半段開了窗子，釘起本地喊做牛眼睛底本柵。麗英不特裝好窗子上的玻璃，而且在前邊窗上掛上她美麗的綢窗簾。屋子裏是化費高價買來的紅木傢俱。

麗英在沒有生小綽綽以前，她的心還不全在這家裏，可是現在她不喜歡出去了。她喜歡這個家，她尤其愛自己的小女孩子。她長得很胖，又白又軟。

『張嫂，你說妹妹甚麼做的，』

『像甚麼？是人呀？』

『我說她像湯元粉捏成的，又白，又胖，又乖。』

『那才不是哩！』張嫂一伸手就把那呵着小嘴在笑的娃娃接過去：『獨作的娃那會笑！我們的妹妹多乖。』

麗英喜歡給綉綉作衣服，作了很多很多的小衣服，用了各種各樣的材料。她常常化費兩三尺材料來作她的娛樂。那興趣是比前些日子跟章淑善唸書還大得多的。

『我真喜歡妹妹，張嫂，你看她多漂亮，不知道那一個有福氣的男人同她結婚？』

『那怎麼知道？』張嫂望着太太笑。

『她的先生一定生下來了，也許已經有了五六歲。』

張嫂笑着。

她把時間全消磨在綉綉的身上，替她削水菓來煮。替她洗澡……每天使他最忙的還是看鐘。

『時間到了，妹妹該吃水菓了。』

『時間到了，妹妹該吃奶了，奶媽。』

她幾乎忘了自己，每天都要到夜間八點鐘綉綉睡了以後她才得着時間。

『小姑娘別把她嬌養了。』

她不同意張嫂的話：『按時吃東西也不算嬌養呀？』

『不是這麼說，一個女娃娃，將來還有好些折磨。』小時候還是苦一點好。』

「變都變了一個女人，這有甚麼說的，能够好一點過的時候，還是讓她好一點吧。」

「這都是你們發財人家，是我的女兒呀——」她略感覺悲哀地頓住了。

麗英自從生了緹緹以後，每天的瞌睡比從前多起來，身體也比從前胖了許多。如常常對着鏡子照看她肥厚起來的腮幫子和太陽穴。……」

「有一個秋天的下午，金黃色的太陽正照在她的床上，她被暖和的陽光鬆舒地射醒過來。」

「太太，章先生來了哩。」

「誰？」

「你的先生呀！」張嫂打趣地說。」

「呵！」她高興起來，「快請客廳坐！」

章淑善仍和從前一樣，穿着樸素，合身，乾淨的布衣服，祇不過披在後邊的頭髮改成雙辮子了。

淑善見她進來，就站起來伸出雙手接上去，麗英被欣喜欲狂的心情推擁上前，一把抓住她的手。

## 第二十二章

『淑善，淑善。』

『我又回來了。』她緊緊捏住麗英的手，一股熱力透過她的身軀。『你好嗎？ 你長

胖了呀！』

『你好吧，你沒有變。』麗英仔細地打量她。她的聲音短促地擱着。『黃先生也回來了？』

『他沒有，這一回我是單身回來的。』

『你住在那裏？』

『老地方』

『不方便呀。你搬到我這邊來好不好？』好又拉住淑善的手，『更生不在家，你來陪我住住。』她的眼睛發出誠懇希望的光。

『還是老地方方便。』她不加思索地對麗英說，一面就把喝空的茶杯遞給麗英：『我還要一杯茶。』

麗英就請她到裏邊臥室裏去，這時陽光已離開房間，裏面顯得暗淡一點，於是她們就在靠窗的椅子上坐下來。

麗英偶然想起一件事，『你還有好幾封信在我這兒。』

『我就是爲這個來的。勞你的神給我吧。』她躍到床邊，到這時她才看見睡在床上的小孩。於是她就湊近她的臉仔細地看。

『這是你的小寶寶呀，長得像你極了。』

『半歲了呀，章孃孃。』

淑善用右手的二指輕輕彈着她紅潤發光的小臉蛋，她的指頭一離開，就留下一個新鮮的白印子。『乖極了，叫甚麼呀？』

『我們叫她小綉綉。』她把淑善的信交給她，於是她走回窗邊，匆忙地把它們一一的看過。

『我不知道你的地方，所以這些信都沒有轉給你。』她抱歉地說着。

『我聽李二嫂說，你對我的走有些奇怪。』

『不，起先我很奇怪，後來我見到章文，我就全明白了。』

麗英手上還拿着一封信，『今天不走好嗎？』

『不行，我還有別的事。』

『我想請你晚上看戲去。』

『那不成，我想，我們今天可以一塊吃晚飯的。』

『因爲有人送了好幾張戲票來，是今天和明天的。我想你不會同我客氣的，我並不是特別化錢來請你，這是人家送來的現成票。』

淑善沉吟了一下：『那麼，明晚上我陪你去好了，今晚上不行，我給李二嫂說好的，八點鐘有人去找我。』

麗英並沒有心思去看戲。因爲她同更生一塊到這城市裏來以後看過幾回舊戲都不滿意。雖然那些戲也是她所熟知的，但是唱起來却不是那麼一回事。

戲票是玉瑯送來的，她得到那封裝着戲票的信也沒有十分注意。直到淑善來看她她才想起這件事情來，一面又尋出當天的報紙，看看劇目。

報紙是軍部拿錢辦的，更生軍部做事，而且同報社的人認識，所以就送了兩份。更生在家是除了星期日不摸報的，因爲平常他坐在辦公室內無聊時才去讀報紙。有時候有甚麼重要消息，軍部裏是早就知道了，報館裏經常有人在早上十一點鐘到軍部來，他們打聽一些消

息去補入第二版的要聞欄內。報紙往往下午二點鐘就印好了，直放到明天早上才送出去當作當天的日報。第一版上刊登廣告，這一天就全被娛樂廣告佔滿了。華華劇院的廣告在報頭下邊，佔了全版四分之一的地位。

那上邊印着許多大大小小的方體字，她看完以後才知道台柱子叫張天南，是唱武生的，前三天的劇目是嘉興府，花蝴蝶和連環套。她算了一算明晚正是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玉瑯穿着新衣服來了，她年青的心裏是頗爲得意的，她帶笑地對麗英說：『香港帶來的，你看料子好不好？』

麗英愛慕地用手撫摸那光滑而無光的衣料，她的手指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舒適。『本地買不到嗎？』她望着站在身前的玉瑯，那漂亮的衣服確實替她瘦弱修長的身子增加許多好看。

『我想，』她低聲希望地對自己說：『過幾天這裏也會有的。』

『表嫂，你好嗎？』

麗英笑着，她不好回答這個問題。過了一會，她才生硬地說：『等有了再說。』

『別人送了三件，媽媽說珊瑚太小，就留下一件沒有作，我去給媽媽說，叫她送給你。』

『不要說，』她止住玉瑯，『這不好。』

「表嫂，你預備牛奶了嗎？」

「有呀。」

「還是讓我來替你煮 Cocoa，一會 Miss 章來好吃 After noon tea。」

「好呀，你來作吧。」麗英對玉瑯的話並不會全部聽懂，可是她知道她的意思是預備一點甚麼給淑善吃，於是她就這麼說。

玉瑯熟悉地用牛奶和冰糖煎熬着可可，一股白濛濛底蒸氣從電壺噴發出來，在屋子裏散佈着焦而香底氣息。麗英坐在她對面，她不捨地望着那一件穿在別人身上而自己特別喜歡的衣服。

「昨天晚上你怎麼不去呀？」從可可白霧裏飄來玉瑯的聲音。

「我有點不舒服。」她隨口扯了個謊。

「戲不錯呀。」

「那一齣？」

「自然是大齣子」

「甚麼戲碼兒？」



『表嫂，你很內行呀。』玉瑯抬起頭來，笑望了她一眼：『你真說不懂戲呢？』她打開蓋蓋，拿長匙子攪動着泥黃色的，沸得翻滾着的可可，『昨天晚上是嘉興府，張天南的身體真好，餛飩真發達！』

麗英心裏冷笑了一下：『嘉興府，賂宏助是不開口的。』

『誰說？』她反向，『人家唱的是全本呀！』麗英忍住了口，她不能再說下去了。可是玉瑯仍繼續地說：『好多人叫好啊！武功真是不錯！』說完，她就拿眼睛去看麗英。麗英斜坐在軟椅上，冥想著甚麼出了神。

『把點心拿出來呀！』她正說這句話，淑善就走進來了。麗英慌忙地站起來拉住她的手。

『這是我的表妹鄰玉瑯小姐。』接着她又說了淑善的姓名。

玉瑯起初看見這麼誠樸一個女人走進來時，心中曾經一楞，她不知道這個不施脂粉的就是麗英好久以前就說起過的章淑善。章淑善在她心目中有過兩個假設的影子：是一個半老的戴近視眼鏡的處女或是裝束入時的少女。『她很不錯。』玉瑯暗暗地稱道，然後又暗暗地自問：『她爲甚麼不打扮呢？』

麗英也不像她那樣，她每天都要略施脂粉，常常還在細細的眉毛上用眉筆加深顏色。今天因為有約定的客人要來，所以衣服也早換了。

『我們知道章小姐是新人物，所以煮好 Cocoa 等你。』

『謝謝你。』淑善蹙了蹙眉頭，然後微微地笑，那一笑之間對玉瑯含着一絲絲輕蔑。

玉瑯以為來客一定會仔細看望她的衣服或是問起來處，可是淑善卻沒有。

『可很好，』淑善放下杯子，『我好久沒有喝這些東西了。』

『這是美國可可，我用 Milk 煮的。』玉瑯聽了淑善讚美可可的話，高興極了，就搶着說。

『寶寶怎麼樣，』淑善眯着眼望望麗英，臉上浮起笑來，『是醒着的吧？』

『媽媽！』麗英走到門邊，掀起帘子喊，『把寶寶抱來！』

何綉綉穿着淺藍色的鴨絨衣服，明朗得好像蔚藍底天雲，圓臉上有着她爸爸傳留下來的，顯得特別紅嫩底顏色。她被媽媽抱進來，一見麗英就像一隻鷄撲翅膀似的，伸出兩隻圓胖多節底小手膀用力揮着，張開她僅有兩顆小牙的嘴大笑着。麗英小心地把她抱過來，連叫了幾聲「綉綉」，接着就有把握地用自己的下巴坑去搗揉綉綉的小臉蛋，於是孩子就格格格格不

清明的笑起來。

淑善拍手：『小寶寶，來，我抱抱。』

何緋緋聽着拍手的聲音，迴過身子來，用像早一般明月底黑色眸子去尋那聲音。可是當她看見那原是個陌生人時，她就收斂了笑容，一回身倒在媽媽身上，含羞地咬羅英的肩膀去了。

『去！去！章嬢嬢抱。』羅英把袖轉過來，遞給淑善。

何緋緋到了淑善手上也不再掙扎了，不久就呢呢呵呵地同客人寒暄起來。

『寶寶乖極了！寶寶乖極了！』淑善用一隻手輕輕拍着緋緋的小背脊。

『章先生吃點心了！』羅英對奶媽說：『你先抱走吧。廚房裏摧摧考趙，牛肉炆蕃茄回頭別忘了放一點豆粉。』

奶媽走了以後，淑善還在誇讚寶寶。這時玉瑯已替主人擺上了盤子和刀叉。

她們正吃點心的時候，不知怎麼把話題轉到維新與守舊上。淑善微笑着沒有說話，她在玉瑯之前總表示自己是一無所知的，不過常常成眉毛而已。

『Miss 章，真是可憐得很，這些守舊的人！比方我的媽媽，她有時像清朝人，有時又

是漢朝人。』可是她立刻又想起她的母親底好處來：『不過，她還算好的。前年我們穿長襪子，去年穿短襪子，今年我們不穿襪子了。可是，她今年也穿短襪子了。她說，天氣太熱了。』她輕蔑地笑了，『她老了，她以爲天熱才可以使世界進化一樣。』

一句話衝到淑善的口邊，可是她連忙咬了一塊蛋糕，讓它把那一句話壓下去了。

麗英已經看見淑善成了若干次的眉了，她心裏老替淑善愁心着，恐怕玉瑯看見了。可是玉瑯却祇顧在想說話時就說話，根本不會去留心過對方的反應。

太陽落下去了，院子裏灰濛起來。麗英看看腕上的錶，『六點半了，九點半到華華來得及。一會我們舒舒服服地吃晚飯。』她突然聰明起來，『我們來下軍棋好不好？』

淑善頗不喜歡玉瑯，因此也就願意玩玩軍棋，並且自己願作公證人，讓麗英和玉瑯敵對起來。

晚飯後，麗英讓客人們喝茶，自己打了一個電話到汽車行去叫一部車，她們九點鐘的時候趁着那部車到了華華戲院，並且吩咐車夫十二點鐘時來接。

她們入場是內行的時間，場子裏早已坐滿了人。場子裏亮得很，那些懸於四壁和樓欄杆上的各色緞幃都發着光。玉瑯和麗英都脫了外衣，在九排上坐下了。

—— 粵英第一次走進戲園都有同樣親切的感覺，她也有一點點奇怪，那就是自己不去後台而來在池子裏看戲。台上唱的是甘露寺，可是那場子和唱詞都和自己的不同，而正是那些不同的地方博得觀眾底喝彩。她老覺得唱戲的人有些奇怪，你會是劉備麼？你會是孫權麼？你會是趙雲麼？你們爲甚麼都這麼有精神，這麼賣氣力呢？她回想起來，有一次她在中部時曾經看見過一個硬裹子，他甚麼老生腔都會唱，有時候黑頭他也來，小丑他也來。那人的年紀有六十歲了，他似乎並不如一般伶工一樣保護他的嗓子。每一次上台之先；他都會熟悉地從大廚房裏借一隻玻璃瓶子去到街口的大酒缸買半斤白酒帶進後台。他像喝茶一般的一飲而盡大半，然後才失悔地，不捨地慢慢來品味。她記得很清楚，最後才把舌頭伸出來舐舐嘴唇。每一次舐嘴唇的時候，總是開場的時候，這樣他的精神就突然地振奮起來。他在台上很有精神，肯賣氣力，同他在台下走路都要倒的樣子完全不同。他唱過劉備，也唱過孫權，也能唱趙雲，可是有一天快上戲的時候忽然找不到他了。就是那樣他就死了。他死在戲院附近的黑暗底小巷口。那時候她會經理怨過自己，我爲甚麼不多看他幾眼，現在我再也不見他了。後來她也會想起過他，不過想法又不同一點。他的死不同別的人的死一樣嗎？像農夫耕田一輩子死在田裏，像軍人征戰一生死在戰場上，爲甚麼他的死同別人一樣，而生前却不被人

同樣的看待呢？人們到戲院裏來找開心，甚至跑到戲子家裏去尋樂子，這些人是不是想到戲子那時是不開心呢？

淑善對舊戲不太熟悉，可是她對三國演義却是記得很清楚的，因此她看得懂這個戲。可是她總常常要問：『這是不是喬玄？』『這是不是魯肅？』麗英總是報以微笑地回答她。

玉耶認識的人很多，她入場的時候就忙着同人招呼，她對那演喬玄的人非常喜歡，每當他要唱的時候就不看別處靜靜地聽着。他的手指頭在前邊椅背上打着板。淑善有時望望她的出神樣子覺得很可笑。

麗英低聲地替淑善解說花蝴蝶的情節，而台上的大軸子已經止了。

『我知道了，這是七俠五義上的。』淑善止住她不要再講。

麗英把頭抬起來。她的眼光剛一轉到台上，不由就是一驚。那「趟馬」的英雄是誰呀？她出神地望着那些熟習的，優美的姿勢，她的小飄蕩起來，但是又飛不了多高就被回憶打落回來了。她知道那些熟習的，優美的姿勢是從那裏來的，是怎樣來的。

麗英出神地看着戲，可是有時她的心神又飄到回憶底海中去了，每當這樣的時候，她是看不見甚麼的。

花蝴蝶穿着紅色露胸的衣服……。

花蝴蝶曾經給她很深的印象，那武生底堅實的胸膛像個小動物一樣蠕動着。那白色的肥厚的肌肉配着奪目的紅色，因此更顯着特別地生氣盎然。這時那胸脯擊打着她的心，那是世間最好看的一個胸脯。她小的時候曾經從那裏聞到過一種氣息，一種淡淡地說不出來的氣息。可是那是香的，那是自然的，在體質稍差一點的人身上是絕對不會有的。她想到那堅實的皮膚現在正被汗浸濕着。在前些年，自己會同他在一起，有一回他正揩拭了汗，可是耳根子後邊却不會擦到，她就拉那張拭皺了的白布來，輕輕地替他揩乾。她想少年時底肌膚多麼紅潤，多麼新鮮，而現在台上的那個人比從前大了幾歲，肌肉雖是更堅實了，可是却失去了少年時的韌性。

『他不是張天南！』

麗英心裏肯定地說。一面她又細細去看他。

『一定是我看錯了，』她這樣想：『這不會是他……』

『表嫂，我說得不錯吧！』玉瑯扭過頭來，『你看她胸脯子多壯，多好看。』

『低聲點』麗英止住她說。說完，她又拿眼面前的和回憶裏的人來詳細地比較着。

耳子裏的人起始走動，有的則起始在動了。鑼鼓一停，換吹了喇叭。全部的人像下灘的魚，擁向門邊去。

『我們慢一點。』玉瑯說，一面斜倚着椅子和熟人打招呼。

池子裏的燈瞎了，檢場的人捲起蒸騰灰塵底大地毯。這時台上的裊裊椅被，緞大幃都沒有了，那祇是空空洞洞底木架框而已。麗英對這些很熟悉，但是她往常却不像今天這樣感到淒涼。她的鼻子酸酸的。

淑善在前，玉瑯在後擁着她走出戲園，門首底人們已快散去。汽車夫一見她們出來，就喊了一聲。因此她們立刻就走到車邊。

『玉瑯，我要先回去，我請你替我送送章小姐。』麗英的聲音抖着。

『麗英，你冷嗎？』淑善攏攏他的頭，溫度很正常。

『不要緊，我坐洋車回去好了，玉瑯，你替我送一送。』她從皮包裏取出五塊錢來交給車夫。『對不起，淑善，我先回去了。』說着她就踏上一部洋車走了。

她機伶地在黑夜裏睜大了眼睛，一見玉瑯他們的汽車從身邊開過去了，她就對車夫說：『拉回去，我的東西丟了！』



車夫把車用力地突然轉回了頭。

『快拉，多給你的錢。』

她在祇燃着一點燈的華華戲院門首下了車，有一個老頭子正在收下那些寫着明晚劇目底黑簿。

『請問，後台怎麼走？』她大胆地問。

那人用手指了指大門側的小道黑色小門。

『謝謝你。』她匆忙地說了一聲，就奔向那黑門。她在那兒遲疑了一小會：『怎麼？』可是立刻就有一個聲音回答她，『進呀！』

她進了門，走過長長的角首，向右上上了七步木梯子就進了燈光明亮的後台，後台很新，很大，她抓住一個正在下裝的「下手」問：

『借光，張老板在那兒？』

『那位張老板？』那人問。

『張天南老板。』

『他在下邊小屋子裏啦。』說完，他就忙着把腰間的帶子，解下來。

麗英走到後邊盡壁的地方，就看見有兩三間用竹子夾起來的簡單小房子，她走進一間，那兒是坤角的化裝室，她退出來，走到第二間的門邊。

門是開着的，她就在門邊站住了。裏面的情形一望盡，設備極其簡單。張天南赤着上身俯在洗臉盆上洗臉，背上的汗正從脊溝裏流，背上的珍珠般底汗珠不止地冒出來。他下身的紅衫褲還沒有脫，上邊接近白褲腰的一帶變成黑色了，而且汗浸濕了它，使它緊緊地貼在臀同大腿上。他身後有一個小茶几，上邊的電扇正對着他吹。

跟包的正把一張毛巾給他送過來：『老板還有個飯局啦。』

『我知道。』他接過乾毛巾，用力揩着頭和身子。麗英把他一舉一動都看得很清楚，他身上被毛巾一拭泛出紅色來了。

她心裏跳得很利害，不知道是不是要叫他一聲。他想了很久，可是始終沒有決定。

『胡二，我的褲』

麗英曉得他要作甚麼，於是就後退了幾步，遠遠地聽裏邊的人說話。

『此地人還是吃海派。』

『可不是，老板。』

『今天滿啦。』

『八睺兒。』

『一個空位子也沒有呀？』

『可不是，兩邊，後邊還那麼多掛對子的站主兒。老板，您可不明白，此地不化錢看戲的爺們可多啦。』

『這是李大爺的後台嗎？』

『要不是您老人家——要是換個人呀，賣五睺座就算頂天啦。』

兩個聲音中有一個她是熟悉的，那怎麼會是張天南呢？她重新走到門邊，放大了胆子也放大了聲音：

『張老板！』

那個人被他的聲音喊回頭，他緩慢地，自然地拿眼睛來望望。他不覺爲這來客一怔，他的嘴砥了一下，可是沒聲音。

麗英看清楚這個人，於是她鼻子一酸，眼淚就滾出來，她覺得一臉都是熱熱的水珠兒在跑。她顫巍巍地喊了一聲『二哥』，接着就拉着天南的手哭了，『我……我……我以爲你……』

你死……死了啦。」

「沒有死，」他低低地說，他用力捏她的手，幾乎要捏碎了似的，「難死可真沒多遠了。他說完這句話才想到這是後台，還有別的人停在他們身邊。

「到我旅館里去談談吧。」他等麗英點了點頭，才對胡二說：「東西你都替我收一收。」

「你的飯局……」胡二不大清明地說，是提醒他的意思。

「你替我言語一聲，說我有點小病，不去了。」他披上長衫，一邊扣紐子，一邊在屋子裏尋找甚麼。他走到桌子邊，把一個小口袋拿到手上，「還有這個哪。」一面就鄭重地放到身上。

「您放心走吧，這兒交給我就得。」

天南出園子，才把長衫衣袖子翻捲起來。他從前曾經想起過麗英，他想，如果自己有一天真的見到她的話，他有不少的話要對她說。因此他才約她到自己的旅館裏去。可是他在重逢的歡樂前沉默了，他找不出話來。

反是麗英先問：「你爲甚麼要姓張呢？」

『我原不姓白啊。』

『你姓甚麼呀？』

『你忘了嗎？你姓金，我姓張呀。』

『我想起來了，我們見面的第一天，你問過我，』

『對了，咱們都還沒有忘掉。』他不住地看她：『麗英，你比從前長胖了，生活得意吧？』

『沒有甚麼好，不過還活着。麗雄，』她喊出他原來的名字：『你取名叫天南，又是甚麼意思呢？』

他苦笑着搖頭：『無非是天南地北的人而已，沒有甚麼好意思。』

麗英在淡黃的街燈光裏看見他的臉，他的眉毛像合成了一條，而且在中間打了個結子，臉上也有許多從前沒有過的深紋。

『你這幾年很如意呀？』

『麗英，不許取笑我。』

『掛頭牌，排大軸還有甚麼不如意？』

『你也掛過頭牌，你也挑過大軸子，我可沒說過甚麼來着。』他誠懇地說，每一個字發音都很沉重，像一小塊一小塊的石頭丟到水裏。

麗英的心正像一泓不動的水，這時被一小塊一小塊的石頭投下去，激起小小的酸酸的波濤，她失悔自己剛才的言語裏不該不考慮地加進了譏諷的刺。她有一點慚愧也有一點自悔，她陪麗雄走了一段路。麗雄沉默着，他像想要說甚麼，可是却不會說出口來。麗英心裏正在尋思一句話，以之來打破沉寂的局面。『你從保定走出去以後，我們就不知道下落了。』

他悠然嘆了一口氣。

『你說呀！』

『不說也罷。』

『說說何妨，都是自家人。』

他的眼睛轉過來，水汪汪地望着她：『真是一言難盡啊！』

自從那個穿黑絨衣服的三十歲左右的豐滿底婦人從北平追到保定，麗雄年青的心裏就感到一種不吉的預兆。所以那天晚上茶房跑來請他到樓下去時，他總遲疑着不肯移動脚步。那

時他的眼睛望望麗良，又望望麗英，可是那兩人的反應雖然各自不同，但是也不敢明目張胆地說出甚麼來。至於假母小桃紅他是看也不敢看的，然而他終於被人家好心好意來找，就去吧。一那句話命令了，他不敢再望望旁邊站着的可憐的麗英，就一挑帘子走出那燈光明亮的房間，投入那敞開衣服底婦人懷抱中去。他很年青，他很結實，他也很誠樸，他好比一塊鐵。那婦人曾經嫁過三次，她飽經世故，久歷風霜，她要好好地選擇第四個伴侶。在天津，她就看準了麗雄。她看中了他的年青，他的結實，他的誠樸。她知道年青才有前途，結實才有快樂，誠樸才會使她幸福。當然，在她扔那一隻珍珠蝴蝶給麗雄以前，她對麗雄的出身，環境，爲人都是打聽得異常清楚的了。因此她大胆地捨棄了與她出現在天津底另一女伴單身追到北平，又再趕到保定。他打聽自家住在保陽旅館，所以也在大門的近處找了一間房子，這樣她可以把進出的人看得很清楚而別人是不會有許多機會可以見到她。在天津和北平她還有所顧忌，在保定這個小城市，她就不再害怕甚麼了。她最初認識麗雄時是在北平，她給小桃紅說明了要麗雄上鐵路飯店五十一號去找她。當初都是這樣，現在還有甚麼要避開別人的呢？她索興喊一個茶房去請麗雄下來。她見到他，就是一頓罵，然後才是火熱的愛撫。於是麗雄這塊鐵就被熔得通紅，變成銀白色的水，流向她所引導的地方去。那晚上她就咬着他的

膀子說：『你要跟我走，不然我就拉着你去死！』麗雄半推半就地拿頭點了點。這半推半就地點頭就算了一應承，於是就注定了未來的遭際的不幸。那個女人的第三個丈夫是個退伍的團長，住在平漢或是津浦綫上一個城市裏。女人不滿意那樣的生活就決心跟麗雄住在一起。她有三千塊錢現錢，此外還有些隨身的手飾衣物。他們在北平近郊住下來。他們住的屋子很小，地方也極偏僻？麗雄胆子小，年歲小，把那女人當成一個大姐甚至當成一個保姆似的。他在那兒過着安適的日月。女人很懂得處世，對憐居也很好，常常拿些東西送人或是周濟人。可是這樣的好日子沒有過到兩年，那女人就因難產死了。麗雄就埋葬了她，並且變賣了所有的細軟，一個人從那裏走了出來。他孤寂，他感到世界很大，因此就覺得自己很渺小。不久之後他感到必得有個職業，就仍打算投入本行去，他走了好幾個地方，有知道「白麗雄」的名字的，都不敢收容他，不知道的更要追問來歷，可是他又不肯說出小福和小桃紅的名字。他走遍了北方幾省，職業沒找到，人也快窮了，後來他突然聰明起來，我何必一定要姓白呢？於是他就恢復了本姓，並且新取了個名字。憑着他原來的根底！張天南很快地就紅了起來，他給名角配戲很是稱職，因此他就常常被人爭聘。有時也在大城市裏同場出現於兩個舞台，在那一段時間中他積蓄了一點錢，把來製成自己私有的「行頭」，準備日後作「大老板」



自己組織挑大軸子。他最初也還是規規矩矩地按着舊規矩唱下去，可是漸漸地他也受了一般人的影響唱起海派戲來了。在他以張天南爲名以後，他在每一個碼頭都受人歡迎，因爲他不管冬天或是夏天都不惜汗水，他一樣的賣力。他曾經在挑華車裏日落過鎗尖，在遼營寒裏踢壞了馬夫，可是這些都不爲人看作過錯。反被人傳揚着那是他賣力的名證。因爲他身體魁偉，扮相英俊，有許多女人對他有情。當他同那個三十歲的女人一起時，他明白了厲英當初同他的關係是甚麼，他離開她們的時候，厲英曾經拿可憐的眼睛望着他，可是他不敢看她，一桃帘子就走了。他失落了可珍可貴底初戀，可是在回憶中却是最辛酸最美好底東西。他想到厲英怎麼樣來到小福的屋中，同自己認識，他幫着她燒飯，幫着她練功夫，每天他們一同上館子。他曾經把那個女人從包廂裏扔下來的珍珠蝴蝶送給厲英，厲英後來常常都是帶在頭髮上的。他們從北平到天津，到保定，他們經過了許多困苦的日子。可是在那些困苦的日子中他們也有自己的安慰的。後來他認識許多女人，他從她們那裏得到從厲英身上不會得到過的東西，可是他卻從不會懷念他們。他同她們好，要她們的錢，他離開那地方以後也就是真心的離開他在那個地方所有的女人了。戰爭爆發以後，有一個後方的園子找他去，在那兒訂了一年的合同，期滿以後就應允華華戲院的約，到這裏獻藝三個月，除了包銀優厚而外，還

有掛頭牌挑大軸底條件，若千已逝的時日就是這樣逝去了，他在那些時日中，像隨水的花流到這裏，又去到那裏。他不惜自己的汗水，也不惜自己的時間與金錢，他任它們自在的像自己的時間一樣流去。他以為一錢一事均是命裏注定的。他決不，也決不敢違背命運，他知道頭上的白雲深處還另有一族人氏，他們才是人世的真正統治者，他相信自己身上拴着一根看不見的線，另一端就握在神的手上。自幼小他就相信神和鬼，每當他對着梨園供奉的太子或是觀看大士行禮時，他都是非常誠心的。在以張天南爲名以後，他也唱過聖人①，每當他去那樣的角色時，他總是先行沐浴更衣的，就是和別的醉心於他的女人底關係也暫時的斷絕了。他雖然是這樣地好心向善，可是他除了眼角上加了兩絲說明已經自己走向老的路上底紋路而外，在他的生活上並沒有任何超過以前的得意事件。

『你怎麼說我死了呢？』麗雅讓羅英在自己底房間裏歇下來，第①的愛人鬍掉了兩隻奶  
羅英感到身上發熱，她遲疑了一下。胆怯底聲音才從喉裏吧吧水汪汪的略向上揚的眼睛  
『呼——』他似乎在笑，那聲音像一根長長的針刺進麗

①聖人：指關羽或岳飛，舊戲子對他們是極尊敬的喝茶，他想藉此表示出他的淡淡不

女孩子底自尊心使麗英抬起頭來，抱怨地望着他，勇氣下去，可是漸漸地他也受了一般她的聲音帶着挑戰的意思，麗英甯起來，他臉上底笑的是一個碼頭都受人歡迎，因為他輕輕向麗英問：『爸——誰是咱們的爸？』

麗英知道他說的是怎麼一回事，她自己也不同意白小福是自己的名證。因為他體魁偉，可是她不願在麗英面前輸這一口氣，仍然直截了當的說出「白小福」，他明白了麗英當初同麗英最初是呆着的，過了一會才搔着他的頭。

麗英看出對方很痛苦，可是她又願把自己的話收回來，她聰明的心裏動了一動：『不過爸總是個好人，壞都是小桃紅一個人……』

麗英這一次微笑地點着頭了，『爸總好些——』

『你不能這麼說，你今天靠着吃飯的玩意兒還全是他教的啦。』麗英撒嬌地說。『給我一杯茶，對牛彈琴，嗓門都發火啦。』

這女人的聲音在麗英底心中輕輕一震，接着血液就在週身酸酸地轉起來。他眼前現着的是過往的初戀。『我多傻！』他心裏說着：『那就是戀愛呀，我幹嗎不幹得……我幹嗎那樣胆小呀？』

## 第二十二章

站在自己眼前的是一個修長的婦人，「她聰明，她最懂得我。」他一邊想，一邊望，他時而抬起頭，時而又含羞地拿頭低下。他的心裏自問着：

「她爲甚麼要問我這個呀？」

「她一定還惦着我。」

「一定這樣，不然，她幹嗎找我來呀？」

就在他的心思飄蕩得遠遠時，麗英發現他可笑的样子。她就辯護地說：

「二哥，你以爲我跟你鬧着玩的嗎？爸真說你死了啦？」

「他咒我死！」他有些氣。

「你別冤他，他也是聽別人說。」

「誰說？」

「誰知道是誰說的？反正那時候大家都那樣說。說你給斃了，說你的愛人割掉了兩隻奶。」她把「愛人」兩個字特別提得高，同時說到那個地方時，她水汪汪的略向上揚的眼睛向他睜了一眼。

麗雄受不住她言語裏包含底譏諷的聲音，就苦笑着去喝茶，他想藉此表示出他的淡漠不

關心來。

賈英心裏很奇怪，她覺得刺傷了對方的心自己特別高興些，她把話講下去：『小桃紅可真壞。我就知道，她非要你跟那個女人好不可——』

『你幹嗎不罵她？』他抓住一個發洩的機會了。

『我還小呀。』

『我比你大多少？』他盯着她。

『好像是三歲，』她同情地回答，聲音低到聽不見。

龐雄滿意的回答：『彼此一樣呀，賈英，你何必埋怨我。』

『誰埋怨你？』她強辯着，隨着她慚愧底聲音，她的眼角濕潤了。她覺得不該對少年時候的同伴這樣惡毒地譏諷。

龐雄沉靜着，他看見賈英的眼睛迎着燈光閃着晶亮的淚珠。他想起他們初見的黃昏時，那一次賈英也落過淚，『時間過得真快呀！賈英，那回你也哭過。』

『那回？』

『你唱玉堂春那回，你跪破了膝頭。你哭了。』

「那是生了瘡，你還記得？」

「嗯。」他應着，他的眼角也濕潤起來：「時間過得好快呀。我們都不小了。」

「那會兒我們真小。」

「這會兒我們都是大人了。這才是「少年子弟江湖老」。」

麗英歡喜地接過下句：「紅粉佳人兩鬢斑。」她走到麗雄的身前，仰起頭細細看他黃黑色的臉龐。麗雄站得挺直，他一任她看，他們兩人感到一種無言的溫存和愛撫。

有一句話在麗英心裏遊蕩，她想告訴麗雄，但是她不敢說。

「我要回家了。」麗英終於說出來。

「你有家了？」

「我結了婚。」

「很好。」他咬着嘴唇。

麗英看出他的難受，於是她就硬起心腸再往下說，她想這樣也許對他更好一點，可以使

他不再癡心妄想。『我還有一個小孩。』

『有一個小孩？』

「很胖，你一定喜歡她。」

「是少爺還是小姐？」

「一個傻丫頭。」她笑着說，說完就急轉過身跑出門去，她剛下樓梯，厲雄的聲音就追

下來：

「你住在那兒？我明天來看你。」

「我不說……」她堅決地說，一面用手巾拭着淚珠。

「你明兒來嗎？」厲雄問。

「不。」她往前走，可是她又說：「不一定。」她無力地揮動右手：「也許明天我還來的。」

她跑到街上，夜太深，街上已經沒有人了。秋夜原是很冷的，可是她不覺得，她邁着大步子向回家的路上去。

她的血液急急地循環。她的心跳得很利索。

## 第二十三章

長久不曾見到過黎明了，自從昨天她見到麗雄以後，血液就在體內急急地循環，心就怦怦地跳。這又像是離開白家的夜晚，她睡不着。許多回憶來到她的眼前，她簡直不敢想那是美麗的，辛酸的，或是殘酷的。昨天晚上回來得很晚，她不知道那是幾點鐘，祇有月亮慘白的懸在無雲的天上，佈下滿世界悽冷的如霜一樣的光。她看了看孩子，就回到自己屋子裏來。她知道忙了一天，白天又不曾午睡，晚上一定休息得很好的。可是她睡在牀上，她感到被子薄了，褥子厚了，枕頭又不够柔軟。她睡不着，她翻過來又滾過去。她發現牀太不舒服，影響她的安眠。她素興坐起來，雙手抱住膝蓋，把下巴放在上邊，她望着戶外的冷月，而那無情的月亮正把光芒織成一匹紗，讓那憂愁的紗纏着她。她想起許多使人入睡的方法，她數着數目，她唸阿彌陀佛……沒有效力。月光就是那樣淡下去了。最初，她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的。自己睡衣上繡的小花和小鳥也清清楚楚地現在眼前，可是它們漸漸地模糊起來。她知道天將要亮了。遠遠地傳來第一聲宏亮底鷄啼。她並不疲乏，她心裏想一夜不睡是不會有甚麼大關係的，她的身體近一兩年來相當好，不會受到甚麼影響的。月亮失去光芒，黎



明就來了。她看見紅色的雲彩從天邊升起……。她不想再睡，她想到昨天有些對不起綉綉。自己平常總常常要抱抱綉綉的。那小孩非常討她的歡喜，她會啣着小嘴笑，她有時會發出近乎說話的聲音，有時像小鳥一樣撲着小手。這些動作無一樣不使麗英歡喜，從那裏得到無上的安慰。她常常會想：『這是我身上的一塊肉。』她祇這樣想過，可是從來不會說出來。她穿上拖鞋走到奶媽的屋子裏。小鳥在外邊樹上噤噤，孩子還沒有醒，她就在牀前站着，她低下頭仔細看着她。她看見綉綉的小臉，她似乎看見那聖潔底血液在皮下流。……

『太太回來了？』奶媽醒過來，她半坐起身子。

『小姐睡得好麼？』

『昨晚有些發燒，今早上又好了。』

麗英用手心去試試綉綉頭上的溫度，然後又試自己和奶媽的額頭。

『太太才回來？』

『昨天晚上就回來了，不過比較晚。』她望着綉綉說：『熱全退了麼？』

『全退了。』

『你給她開水喝沒有？』

「喝過三次。」

「回頭帶她去找找醫生。」麗英走回屋子，對着穿衣鏡看自己的臉，她發現下眼泡有些兒浮腫發青，就輕輕用食指去撫摩。

麗英的心境絕對的不平靜，早晨時她祇喝了一杯牛奶就覺得肚子裏不再裝得下東西了。她在桌子前坐着：不知道自己要做甚麼才好。

奶媽給緋緋換好衣服：「太太，妹妹收拾好了。」

她看看緋緋，「你帶她去吧。」她給了奶媽三十塊錢。「我昨晚沒有睡好。」

麗英感到自己的五臟六腑不是肉做成的，那完全是亂髮絲或是雜亂的微細的金屬絲製成的……她在院子裏走着，她的步子今天下得特別沉重。是秋天，可是她全身發毛，還微微出着汗。

這樣的情形繼續着，只在緋緋回來的時候暫時停了一小會。

「緋緋回來了！乖！」她把她接過來，搖她，吻她，把她緊緊地貼在自己懷裏：「醫生怎麼說？」

「醫生說，沒有病。」

『熱度高不高？』

『不高。』

『試過沒有？』

『當然試過啦，太太。』

『聽過沒有？』

『聽過，妹妹一點病也沒有。』

『沒有病幹嗎發熱呢？』

『他說大概吃多了一點。』

『摸過她肚子沒有？』

『摸過的，一點病也沒有。』

『不要吃藥？』

『他說不用。』

她放了心，又一次的愛撫緋緋。短短一會以後她像感到疲乏似的，把緋緋遞給奶媽，她  
想出去走走，這個家太小了，太氣悶了。她決定出去走走。

被甚麼勾引着，她又來到麗雄的房間。

『你來了？』他坐起來。

她不說話，在牀前的椅子上坐下來。

『我以爲你不來了，多狠的心。』

『由你罵吧，只要你高興。』她淡淡地說，心裏甚麼都不想。

陽光淡淡地射進屋子裏來了，麗雄像一尊菩薩一樣坐在金光裏。他原是一條健壯的漢子，可是今天麗英却覺得他軟弱無力。他的頭垂着，那條強韌的脖子似乎支持不住那顆頭。他的眼睛也常常閉着。

『他昨夜也沒有睡好麼？』麗英尋思着，一面仔細地去看他。他兩隻手撐着全身的重量，像軟弱不堪似的。麗英心裏一酸，就輕輕地問：『昨晚睡得好？』

『……』他搖搖頭，沒有聲音，祇是那牀擡動着響了兩聲。

『壓根兒沒睡嗎？』她正失悔自己不該說這句話時，麗雄的聲音已經響進耳朵裏來了，而且他的眼睛直望她的臉。

『你怎麼知道？』

麗英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就低下頭用手去玩玩衣襟。

第二句更有力的話立即就又打進她的心中：

『你也沒有睡好嗎？』

麗英本來不打算說實話，可是他的眼睛像兩道不可抗拒的光射在她臉上。她無可奈何地

點點頭：『我也睡得不好。』

麗英的身上被對方眼波熨熨着，她失悔自己爲甚麼又來到這個地方，如果不來的話，一定不會感到這樣的窘。她的頭常常爲一種不習慣的感情弄得低下來，她不敢去多多打量麗雄。可是那男人在她的回憶中保持了一個極深的烙印，不特沒有隨着幾年飛逝的流光變淡，反在她心目中把創痕結得更厚更硬了。她不能就此放開麗雄，她要看看他。因此她常常胆怯地把眼皮偷瞟過去，然而有時她的眼睛剛剛碰着麗雄可憐得特別發亮的眼睛，於是她的眼波就像被最堅硬最光亮的金板碰回來一樣，每當這樣時，她的心就卜卜地跳，有時甚至還爲這個喘着氣。

麗雄坐在她對面，呆呆地出神。他有時閉着眼睛，他願意憑空地去繪畫麗英當年的形狀。他要使自己的繪畫不錯，就常時間眼睛來看麗英。她已經是一個發育得很完全的婦人了。他

憂鬱地望着她，他把她每一部份都看得很清楚。她雖然穿着襪子，可是他覺得已看見了膝上的小瘡疤。她略略畫過的眉毛和那微腫的眼睛在平時總是略向上揚的。麗雄知道那是每一個黎園行免不了的，因為上裝底時候，頭部底化妝非把眉眼向上吊起來不可，久而久之眉和眼的部位就成了麗英和自己的樣子。可是麗英今天却不這樣，她的眉毛皺着，同平常正是相反，像兩鉤新月牙兒向臉中沉去。他喜歡麗英身上任何一件東西，身體上任何一部份或是任何一個器官。雖然今天她皺着眼睛，她的顏色蒼白，那畫描過的眉毛像預示了甚麼不祥將要來臨，她全身失去力量，然而他喜歡她皺着的眼，喜歡她蒼白的顏色，喜歡那畫描過預示着不祥的眉毛，可是他更恨麗英，她爲甚麼要來找自己，使自己重新掉入愛的深坑裏。他的生活本來過得很好，可是現在却爲了她變成相反的了。本來他每天睡得很好，夜裏從來不醒過來，可是昨夜却不會睡熟過。他眼裏黃昏着的眼，蒼白的顏色，畫描過預示着不祥的眉毛，這些東西都離他遠遠的，就像昨晚的月亮，高懸在雲天上，他說過：『月亮多好啊！』可是他又說過：『月亮多高呀！』

麗英像秋月一樣的冷，一樣的憂鬱，然而麗雄却甘願侵在秋月的冷光中，游泳在憂鬱的海裏。

他從身上取出那個小布袋，他的手撫摸它。麗英同他一樣默默地坐着。

『你吃過飯了嗎？』她感到一點餓意。

『你不睡見我還在牀上嗎？』

『咱們一塊吃去。』

『我吃不下。』

『我得吃啦。』麗英看見麗雄愁眉苦臉的說話，又拒絕吃飯，就裝着生氣地說：『走吧！陪我一塊去！』

麗雄無法抗拒，他欠伸了一下才站起來。他一身蘇軟，骨頭都不見了似的。他用力擺動四肢，這樣以後才舒適了一些。他叫人弄水來梳洗過了，才懶懶地披上長衫：『上那兒去！』

『你喜歡本地館子？你說上那家？』

『不是就咱們倆嗎？』

『嗯。』

『還是吃麵去吧，咱們都是北方人。』麗雄回答了她，並且把她帶到一家常去的館子裏。

麗英從茶房手上取過茶牌：「二哥，你說，你喜歡來點什麼？」

麗雄望着天花板，聽了她的話並沒有變更樣式，過了一會才說：「來點餅吧！」

「茶？」她剛一說出就改了。「我知道的，來一個木樨肉，來一個酸辣湯。我還記得，你喜歡吃**馮子肉**。」

馮子肉密改一樣吧，賣完啦。」夥計笑着說。他帶着無限的抱歉似的。

「賣完啦？」麗英說。

「上午客人多，晚半天的還沒作得。」

麗英抬起脖子看看錶：「二哥，可不是，已經三點鐘。」

麗雄吃了兩張餅，麗英祇喝了幾口湯。

「二哥，你再來呀。」

「沒有胃口。」

「你晚上還得上。」

「唉。」他嘆了一口氣，又從身上取出那小布口袋來玩弄。那是一個小灰布口袋，口上貫着細絨繩，拉緊的時候就現很長一段繩子，麗雄每次玩弄它就是提着那根繩子的。



『這是甚麼？』麗英無心地指着小口袋問。

麗雄不說甚麼，把那小口袋遞過來。麗英隨意地接到自己手上，怔了怔，輕輕的份量。

她坐着原來沒有甚麼事，就用手去拉拉鬆袋口。麗雄的眼睛望着那小袋子，他靜靜地不出聲音。

『時間不早了，飯館裏多清靜。』麗雄說。

『可不是，要不然絕不能祇有咱們倆人。』麗英修長的指頭從袋子裏取出一個小泥人來，泥人的脖子上拴着很長的一段白色的絲帶。麗英見到它，起初是一驚，然後她才壓抑住自己奔放的感情『它還在。』

『這些年我都帶着它在身上。它跟着我走了萬來里的路。』

『這是活佛給咱們的。』麗英說。

『給你的就是給你的，給我的就是給我的，幹嗎說「咱們」。』

『你才彆扭，這有甚麼關係。你明知我不會同你鬧，所以你就欺負我。』

麗英只是偶然的說出這一句話，可是這一句話却引起麗雄的無限牢騷。他的的確確是一個被人欺侮得太過份的人，而且被欺侮了若干歲月。許許多多的人都能，而且被付給了特權

來欺侮他，甚至在「女人」方面也是這樣。他覺得對麗英的態度似乎過火了一點，他不願意使麗英不高興，他在心裏尋找一句話去使她高興，使那一臉秋霜化爲烏有。

『你是鳳凰園的人啦。』

『怎麼樣？』她餘憤未消。

『西門外有一個鳳凰園，咱們看看好不好？』

『鳳凰園？』她問，她的心中燃起了火。

『鳳凰園。』他肯定地說。

麗英吩咐茶房結了賬，又打電話叫來一部汽車。她想，多化一點錢在麗雄身上，這樣自己就可以輕鬆些似的。

鳳凰園於她是熟習，她把那地方記得很清楚。她立刻就見到那地方了，她眼前現出明朗的晴空和美麗的景色。那地方她會真正的見到，她也曾在回憶和夢中見到。她又一次的見到鳳凰園的清澈底流水，看見那淺淺的水下生着綠苔的石頭，看見那些黑色的游魚的影子。最使她高興的是那野艾的香味因風送入自己的鼻子。

『是出西門麼？』麗英問。

『出西門。』車夫回答說。

麗英轉向麗雄：『二哥，你記得咱們在保定府嗎？』

『甚麼？』

『就是我把佛爺送給你那晚上——』

『我記得，那晚上我第一次玩真刀真槍——』

『你心裏直打鼓，我才拿這個送給你啦。』

『現在我可不怕啦，』麗雄一笑，『不信，過兩天我來一餉拿康小八○給你看。』

『我不給你說這些——』

『你問我甚麼呀？』麗雄自然地笑着。

『那晚上咱們也是在街上走，可是咱們走到城門口就回來了。』麗英也自然地微笑着。

她臉上現出兩天來不會有過底紅潤來『二哥，你記得那是一個怎樣的夜晚？』

『天下着雨。』

『還有誰呀？』

○戲名，寫清兵捉拿盜匪康小八事。

『麗良。』

『你知道大哥他在那兒嗎？』

『聽人說，有一個時間他在濟南唱過戲。』他的話一頓：『這不是跟我一樣，唱一輩子  
的戲算了，天南地北的。』

『可是你比他好。』

『怎見得？』

『他還跟着小桃紅，你想，他一點自由也沒有。』她的話一停，『你知道她逼着你同別  
的女人好，後來，還說你不學好，學拆白黨』

『嗯。』他苦笑着。『咱們三弟兄，還是你的福氣大，天南地北的走江湖，這也不是個  
了局。誰比得上你，有一個家。』

麗英聽見他的話越來越憂傷，就趕快打斷他的話：『那天咱們走到西門口沒有出去。』

『是西門？』麗英的臉上閃着紅潤的光。

『西門，那天咱們沒有出去。』

『因為那天下着雨，今天可是個好天。』

麗英興奮地喊着，「西門呀，」他們眼前暗了一下，車子很快的馳過城門洞子，「咱們出來了！」

她向麗雄瞥了一眼，嫩臉上泛出刹那的短笑，正像微風吹動了湖水。

麗雄的臉上也綻開了笑的波浪，額頭上繙起快樂的深紋。

.....  
①

使人發愁的秋天過完了，初冬來到這個城市。天空仍然顯得很高闊，並不像別的地方那樣冷。

她沿着小土路走。這小路同別的許多土畦一樣縱橫在無垠的土地上。富饒的土地秋冬被利用着種種蔬菜，碧綠的葉子密密地佈滿這深紅色的泥地上。從那些隙空的中間，新鮮的泥腥氣撲進麗英的鼻子。她是在馬路邊下了人力車的，她來過這裏多次，因此熟悉那些幾乎外表完全相同的土路，道路兩旁長着各類的野草，它們向內拱來擋住路徑。麗英的腳從那裏經過時就在它們中間拂出原有的路來，等她過去了，那些野草又頑固地還了原樣。（有時生着倒

①作者略去若干字

鬚的針刺草則沾在她灰色薄呢的袍子上。）

經過一個陀落的橋籬，再過短短的一段路程就是一條小溪。

她曾經向哪邊一道沿着那溪向上頭走去，兩岸上長滿了小叢林，緊靠水是下賤的羊齒植物，有時風過處，習習的流水面上立刻新添無數落葉，或是黃的羊齒的種子。小溪隨處都可沿着亂石通到對岸。有一個地方，那兒溪身特別寬些，可是真正水流却很窄。凹地有一大部份是長着雜草的斜地。每一次他們都在那兒歇下腳來。

在那裏沒有人可以看見他們，他們可以靜靜地僂僂着過很久很久的時間。鳥兒在她們頂上叫，可是常常是找不到鳥兒真正躲在那裏的。那裏水面特別窄，可是比別處深，在表面上也不見有亂石，然而水聲却在水面下聾聩地響着。

他們第一次來的時候，麗英就滿意了這個地方。

『這兒就叫鳳凰園？』

麗英點點頭。

『我不信，你撒謊。』她帶笑的埋怨着。

『我不同你說，』麗英祕神地低低地回答，一面就把話岔開了。一直等到他們回去的時

候，在不遠的地方遇到一個荷鋤歸去的農夫，麗雄才拿肘碰碰麗英：『你問他，那邊叫甚麼地名？』

『你問呀！』她瞪了他一眼。

『我不會說本地話。』他頑皮地笑應着。

『請問一聲，大哥！』她用本地口音高聲喊了一聲，等那中年的農人的目光望到自己時才把話繼續說下去：『那溪邊叫啄子名字？』

『叫鳳凰園。』

麗英歡喜地笑出了聲：『二哥，真叫鳳凰園呀！』

麗雄沒有理她，却向那農人喊了一聲：『勞駕！』

麗英埋怨他說：『他不懂北方話的。』

麗雄諷地笑着她，過了好一會才說：『這可給我抓着錯了！』

『甚麼呀？』她追問着。

『你說他不懂北方話——』

『唔。』她理直氣壯地望住對方。

『可是你先前幹嗎要我問他呀？』他仍舊譏諷地笑望着她。

她沉默了一刹那才嘆嗤一笑：『你這個討厭鬼！』隨着這一句話，她在麗雄身上打了一巴掌。

麗雄確實是一個「討厭鬼」，他成天都在她的身邊。麗英每天同他見面的時間不算多，然而他的影子永遠跟在她的身邊，那影子幾乎成爲自己肢體底一部份。在最初，她見到徘徊時麗雄就會不來打攪她，可是後來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有他同在了。她從第一次與他重見後就心跳，就失眠，就沒有飯量，就爲過往的回憶痛苦地緊裹着。起初她不惜用多量的金錢來化費在麗雄身上，她以爲這樣可以使自己的心不跳，覺睡得好，飯量回到正常，不再回憶過去……可是結果是相反的。有時候她也會想到更生，希望他立刻回來，這樣她的困難就會全部解決，永無煩惱。『回來！回來呀！』她有時竟會失聲地喊起來。

有一天張嫂偶然提起：『章小姐怎麼好久不來了呀？』

她立刻想起淑善來：『是呀，好久不見她了。』接着就想到自己的事頂好是同她談一談。『克文還有時要問她哩。』

麗英鼓起很大的勇氣才去了淑善那裏，她把自己換了別一個女人，然後才述說那個女人



婚後同一個舊相識的男人碰頭，『他們倆一見如故，難解又難分。慘說怎麼辦才好？』她低着頭，頭部火辣辣的。

淑善沉思着，她手上的鉛筆在拍紙簿上畫來畫去，不久就畫成烏黑發光的一圈。『這樣，』她吃力地說：『雙方都很难痛苦。』

『當然……』她的聲音像蚊子飛動一般地小。

『一刀兩段。』她突然放下鉛筆。

『……』她在說甚麼，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在說甚麼。

『一刀兩段！可也有兩個辦法：第一是離婚跟舊朋友走！另外叫舊朋友滾蛋！』她放小了聲音：『不過，你的女朋友得考慮一下，那兩個男人本身是甚麼樣的人，跟自己上算一點。就是從自私的立場來說，也要看跟誰幸福一點。不過，麗英我勸你，你再勸勸你的朋友，這樣的事是非小心又加小心不可的。』

『嗯，那自然。』她仍舊坐在那裏，『她真苦呀！我想，還是讓她的舊朋友走開好一點。』她的聲音同她的身子一樣地沒有力量。

她經過一場極大痛苦，她想哭，可是又流不出眼淚。痛苦像千百萬條小虫嚙咬着她的心

。她的全身都因此而痛苦地痠攣着。她想到淑善，她不是不容于家庭又不容于故鄉麼？他同一個男人結了婚，她發覺那男人欺騙了她，就離開那人同黃健一道了。『我的學問趕不上她啦！』她想着，一邊就嚙咬着一條小絲巾。『她雖然同黃健很恩愛，但是黃健太老，太醜了。』接着她又想：『她也一身都是病。』她歸結到還是得賺錢才行，這樣才不會太苦了自己。

晚上她不會到華華去，獨自坐在燈下寫了一封短信給麗雄。那短短的信，她寫了八回，第九次才寫完了。

明天下午兩點鐘，在老地方見一面。我有要緊事給你說。

她在後面寫了名字，時間，又寫了信封來裝封好：

晚上她沒有睡，她預備好明天要對麗雄說的話，她要給他說，自己是有夫之婦，又有孩子，而且自己已不願意以唱戲爲生，也不願同他再見面，這完全是避免兩方的痛苦和不辛。夏生的舅父是這遠復有力量的人，萬一出點小毛病，自己犧牲了不要緊，連累了二哥未免太不像話。最後才是：『我已經是一個老女人了，你還是好好找一個女人成家立業吧！』

早上她並不感到疲乏，心裏更坦然些了。她抱着緋緋在廊子上走來走去，嘴裏輕輕哼着

罵廳裏的二番快三眼。她唱得很快，心裏又被快樂緊迫着，因此她有一些兒喘氣。緋緋有時也會「學笑」，笑的時候還會伸出小小的舌頭尖來。她好多天來不會有過這樣的心情，她的心正像天空那麼高，那麼清明。冬天的暖陽在廊子上撒下金光，她抱着緋緋走到那金色暖暖的光裏。她望見緋緋淡藍的絨衣和紅潤的小臉。「像我自己一樣。」她滿意地笑了，就在這時，緋緋的小手伸起來觸到她的臉上，她就將臉貼着她的小臉，一聲一聲地輕輕地喊着「緋緋」「緋緋」，孩子很知趣不清楚地格格兒格格兒地連聲笑着。「笑吧！笑吧！」她拍拍緋緋的背，媽媽喜歡聽你打哈哈兒！」

「張嫂好久不曾看見太太這麼高興了，好奇地問：『太太，是不是我們打了勝仗？』」

「對了，打了勝仗。」她隨口應承着。

「這回子又是收回那個城？咱們又沒有人放火砲，也沒有人出號外？」

「我也不曉得呀。」廳裏含着笑，笑裏充滿冬天的太陽般的暖意。

「今天晌午吃麵還是吃飯？」

「隨你作去。」她又問：「十二點打過沒有？」

「恰恰打過午砲哩。」

『把妹妹交給奶媽，快點下麵給我，我還要出去。』

『不吃飯，又吃麵呀？』

我說過了，你們怎麼吃就怎麼吃，我有事，我要先走，你給我下麵也好，炒飯也好。』

麗英的飯量很好，也吃得很快，十二點三刻她就動身向鳳凰園去。

在三公里的地方她下了車，向右拐進小土路向鳳凰園去。

『麗英！麗英！』麗雄響亮的聲音從看不見的地方飛送過來。

麗英的心裏知道得很清楚，那就是他們常常碰頭的地方。

『你怎麼知道是我？』她大地回答說。

『我聽得出你的脚步。』隨着聲音，麗雄就走出來迎接她了。『我來了三點鐘啦，等得

我直發慌。』

『壓根兒就還沒到兩點鐘。』

『可是，你要我到這兒來……你猜我多 呀？』

麗英心裏急起來：『我……我找你……有……有……有別的事。』

『我知道你找我有事兒。』他領着麗英走到那溪邊凹下的草地上。他先坐下來，眼睛很

快就拿到她呢袍子上的許多沾着的針刺草。於是他一根一根的給她取下來。『坐呀！』

麗英望了望他，沒有說甚麼。麗雄抬起頭望她，那是陽光朗朗地映在她臉上，讓她臉上微細的像未曾被手擦過的水菓外皮上的絨毛也清清楚楚地可以看見。他又重複了一聲：『坐下呀！』

麗英無聲地坐下來，她的態度冷得很。麗雄不會料到，因此眼睛奇怪地張大了。

『你那一天結婚？』麗英冷冷地問，她從來沒有這樣嚴厲的對任何人說過話。

麗雄不知道她的意思在那裏，也不知道怎樣來回答。

『我看，你還是找一個女人早一點成家的好。』她望望那木然的麗雄以後就這樣的說，她的意思是把自己的話解釋得更清楚。

『我……』他明白過來

麗英心裏有一點不忍，昨夜預備好的話已經溜得不知去向了。她背過身子，不敢再望麗雄哽咽的聲音，她的心硬不下去了，她的聲音變啞了，變低了：『你記得「饑頭鳳」那齣戲裏的唱詞嗎？』

沒有回答。

麗英偷偷地回頭看看他，他低頭，有一株草上正承着他的長像露珠一般迎着陽光發亮。於是她就輕輕地，痛苦地唸出那兩句從詩裏借用到戲裏的唱詞：『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她不敢再看麗雄，輕輕地想退到斜坡上去，從那裏就離開這地方，永遠不再見他。

『麗英！』

她站住了，她呆呆地。

『你恨我？』

『不。』

『愛我不愛？』

她說不出話

『嫁人不嫁是一回事，愛又另外是一回事。愛不一定是要結婚，也不一定一定要一起睡覺。

』他火熱的眼睛憤恨地盯住她，像要把她的臉燒焦一樣。『你說你不恨我，好，你再說，摸着良心說，我對你好不好？』

『好。』她哽咽地拖着長音，眼睛閃着憤憤底光。

『你對我呢？』他像一個被追趕到角落裏無法逃走的野豬，他自衛地大聲地吼問。

她被這聲音震住了，不由自主地說了一聲：『好。』

『既然好，剛才何必那樣。』麗雄的聲音和平了一點，但是態度仍然是悍野的。『別走！』他指着身邊的草地說：『坐下來！』

麗英無言地走回來又默默地放下了。

『麗英，』他握住她的手，聲音從他整齊剛強的牙列間發出來『別怕，甚麼事都有我擔待。』

麗英呆住了，她甚麼也不想，甚麼也不知道地坐在麗雄的身邊。

水面很平靜，可是水聲却琤琮地在響。水在水底下急流，無情地沖打鳳凰園的石頭和水藻。

## 第二十四章

麗英的心情長久不會這麼開展過了，像一個擊汽球斷了線，自由自在地在蔚藍的高空中飄蕩。

她忍耐了好些日月，她曾經想過自己會是十八年苦守的柳迎春或是王寶釧，是歷盡磨折的玉堂春，因此她祇是忍着。

她喜歡麗雄，自小她就喜歡他，可是那時候她剛剛懂得人事，還不知道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愛。當她明白了甚麼是男女間的愛時，麗雄的形象祇清楚而悲哀地來到她的眼前，而真正走入她青春底生活中的却是一些貪狠，狠毒，自私，醜惡的人。有許多話，從麗雄口中吐出來應該是好聽的，而從這些人嘴裏出來却使她討厭。她多年來都找不出這不好聽的原因在那裏？『分明是一樣的話呀？』

她和麗雄重逢以後，她得到答案了：『那些人的話跟他們自己不調合。』

乃至於對她的丈夫，她也有這樣的感覺。『他年紀並不大，可是却裝出一付老大的樣子，而那「僞裝的老大」又常常是遮掩不住他的年青的。於是她心裏常常響着一個低微的聲音



：『不調合喲。』

她不喜歡的人却最能接近她，而且自己不能不接待他們。那些人全都愚笨之至，竟從她的反應上看不出她的不喜歡來。更生的出現原來對她是一個奇跡，可是回到西部以後，這當年青人的一切都變更了。厲英再找不到他在中部時所有的好處。

她也失悔，『幹嗎我不多同他來往來往呀？』

立刻一個聲音在自己耳邊響起來：『那不能呀，小桃紅守着我們啊。』

『我該不同他跑。』

『那些人比他更壞。』接着她就責備自己說：『我怎麼能說他壞呢？』

她想到這些，她就害怕起來，怔忡的心就像犯了罪一樣。『所有的人都站一起，』她結論說：『我是獨個兒一起的。』

麗雄就這樣的再度在她的世界裏出現了。頓時她覺得自己不再孤單，有一個同伴跟她站在一起。可是這個人祇在無人時才會在眼前隱約的出現，每想到他或是真正見到時，血液都．．．在身上急急地流奔，尤其是心，像鳳凰園的流水沖蕩着石頭一樣，沉重地發着響，激起了水花。

她好像一個天秤，兩邊盤子上放着麗雄和更生。更生的盤子每一次都是毫無重量似的往上去，麗雄的一頭却像石頭落水一樣的坎切，一下就沉下去了。可是剎那之間——次次都是如此，在更生那一邊有人憑空加上許多雜亂的物件，極髒極腐的東西都往裏邊塞，更生被污染醜陋了，可是他自已願意。他好像在說：「這些東西雖然又髒又臭，但是總有重量。這樣一來，更生的一邊就慢慢向下來，而麗雄的盤子就被吊到空中。她似乎看見那盤子沒有着落，有些搖搖欲墮的情勢。接着盤子上又來了緋緋。

她總是以吐出一口悠曼的怨氣來終結她的幻想。『緋緋！』她笑了，『緋緋姓何呀。』她自言自語的，『緋緋爲甚麼要姓何？』『她不能姓金麼？』

麗雄來了以後自然使她喜歡，因此她就跑到後台去看他。可是同喜悅來的是更大的恐懼，使她陷入一種永恆的不寧之中。

這樣的不安繼續了許久，可是從鳳凰園水邊她被舊情擊倒以後，她反是平靜了。

她興奮地斜坐在麗雄的身邊，望着他一起一伏底胸膛。她想起他們都還是孩子時來，她頂喜歡着花蝴蝶那齣戲，他的胸膛就是這樣一起一伏的。『他老了些，不，他更結實些了。』

『她抽噎地說：』

「雄，」她眼中充蓄着快樂的眼淚：「你真是個男人。」

麗雄沉默着，有一種不可形容的幸福在他身上輕輕搔着。他緊緊閉住口，兩個嘴角向上翹，從鼻翼下流出兩條快樂的粗紋，他眼下泛出青紫色，那兒的皮特別薄些似的，血液新鮮活潑地在下面輕輕地流。

「雄，」她的聲音有些抖。

「你冷？」

「不，我快活。」她的聲音依然在抖，可是她支吾着。

「你要說甚麼？」

「嗯……」她玩弄着一株草，她又拋了它去玩弄一塊小石頭。

「回去吧。」麗雄望望西斜底日頭說。

「坐一會。」她簡短有力地說。

「不那樣……」他的言語不太清楚。

「不怕，」縱有那滔天禍有我承當！」

「好！」他喊了一聲，林子裏飛起了兩隻鳥兒。

章四十二第

『真的，』她滿足地用脚尖觸着地，『我已經作了。』

『嗯。』他微笑地應着。

『你猜猜我的心事？』她肅穆地望着他。

『難猜。』

『試試看。』她請求地說。

他的手也揮弄着野草，『想家。』

『早沒有家了。』她淡淡地。

『肚中饑餓？』

『一點也不。』

他微微地搖頭：『猜不着啦。』

『我想，我又想唱戲去。』

『唱戲？——海走天涯嗎？』

『我想幹……』

『……』他的眸子不安定的閃着光。

『我跟你——』

他一驚。

『我跟你去唱戲。』她撫弄着石子的手整開了，她握住厲雄的手：『雄，好嗎？』她的聲音清清楚楚地吐出來，同她在台上唸字一樣緩慢，一樣清澈。

『咱們還要三思而後行。』

『你怕？』

『笑話。』

『還有甚麼？』

『我還有合同啦。』

『甚麼時候滿？』

『還有兩個多月呀。』

『你不能割捨？』

『我是憑唱戲吃飯的，你要我上那兒去？』他痛苦地搓着手。『麗英，等合同滿了咱們就走。』

「你不是跑過麼？」

麗雄不懂她的話。

「我說，那一回在保定府。」

麗雄心裏微微一震，臉膛上浮起一層紫色：「你是說我那次……？可是，」他解釋着說：「那一次走……我早前給你說過，好幾年我沒吃梨園飯，改了名字才又跑碼頭。」

麗英本心祇是想說他是走過一回的，並沒有譏刺他的意思，可是麗雄却當着譏刺他的話聽了，因此反感覺過意不去，心裏有些失悔。『你誤會了，麗雄……：咱們是打小時候起就一起的。』

「咱們是相親相愛的小哥兒們。」麗雄望着遠處。

麗英也覺着這句話的響音不太自然，心裏想：『他敷衍我。』於是他就說：『我的意思是問你，走不走？』

「上那兒去？」他不懂地問，眼睛疲乏地望着她。

「如果你走，我就跟你走。」她更明白地說，『我有法兒養活我的，我還可以搭班子。』  
「你掛頭牌，我掛二牌。」

「虛名薄利空皓首，我祇想同你在一塊，舒舒服服的過些年。富貴榮華祇是夢裏南柯。」她的腦中奔馳着許多過往的事件，她暗笑過往是多麼愚笨地想造一個名。「唱戲並不下賤，咱們是憑本事掙錢。」可是爲甚麼要去教書，替更生造一個好聽的名？結果是「羊肉沒吃着惹了一身的騷。」於是她就溫和地望望麗英。麗英領上的扣子還不會扣，就替他弄好，一面輕輕地說：「甚麼事我都幹不好，可是幹本行，我覺得還有點兒興趣。」

「麗英，梨園行真不是人幹的，可是既然走進來，就走不出去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就是這個道理。」麗英憂怨地說，這時太陽已收斂了光芒，景物都黯淡了許多。

麗英也感到一些冷意，也感到麗英爲不暢快所籠罩，就安慰他說：「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你不要這山望見那山高。現在唱戲總比從前好。祇要咱們好好幹，總發得活自己。」

「麗英，咱們該走了。」

「好吧。」她先站起來。

「剛才你說上那兒去？」

「啊，」她想起剛才沒說完的話來，「要是你肯，咱們回北京去。」

地。」  
「回北京，」他重說了一聲，「回北京最好，」他同意了，「那兒淪陷了，另外是個天

「咱們甚麼時候走？」

「越快越好。」他不加思索地說。「等兩天，我就該拿戲份①啦。」

「路不大好走呀。」

「我都知道，這兒動身，有三天就到寶鷄，打寶鷄坐火車上西安，到潼關，坐火車過黃河，那邊就是平漢路的火車了。」他很快地說，一切在他都是熟悉的。

「好走麼？」

「咱們原是浪蕩江湖的人，誰也不攔阻咱們的。」他走前邊，麗英跟在後邊，他們找不到進城的車子，就在馬路上慢慢地走着。暮靄從田土裏昇起來像白的雲一樣。

「你記得潘一貴？」麗雄沉默了一會，他的心裏記起許許多的舊人來。

「他現在還在北京？」

「紅人啦。」

①戲份即工錢之意。



「作生意發了財？得意啦。」

「是官兒哩。」

「紅嗎？」

「日本人手下的紅人，北京公安局局長，又討了個日本太太。」

「我真沒想到，」她笑一笑，「要是咱們回去，他一定會幫忙的。」她又想起一個人來，就問：「還有趙先生呢？」

「誰？」

「趙菊吟，你聽人說起過他麼？」

麗雄縐一縐眉，「不知道，或者他死了。」

「死了？」

「也許，像他們這種危險份子日本人還放得過？」

這時一輛汽車迎面開來，在他們的後幾步停下來。麗英麗雄也沒有看它。就在這時一個尖細的聲音從後邊追來：

「是白小姐？」

『……………』她們一怔。

『表嫂，』那是玉瑚的聲音。

『是我，』她就離開麗雄回頭迎過去。玉珊玉瑚也從車內下來。

『上我們鄉下去。』玉珊說。

『晚啦。』

『我知道，你有男朋友，不肯去。』玉瑚說。

『你說他？』麗英竭力按捺住怔忡的心，『白老——』她立刻省悟過來改了口：『張老板！張老板！您過來我給介紹一個朋友。』

麗雄走過來，麗英便給介紹了，他恭恭敬敬地說：『往後還求您多幫忙。』

麗英知道玉珊會哆哆嗦嗦說好些，就支吾起來：『張老板還有碼子①，又沒有車。』

『我送你們去。』玉珊吩咐車子掉了頭，然後大家上了車。小珊瑚就坐在麗英身上。

麗英原是想早點同她們分開，偏更弄到一塊了，祇好由她用車送進城去。

『我看過您好多戲啦，』玉珊說。

①碼嗎，即節目

「乖乖捧，玩意兒簡直的不够。」他謙恭地說。

「我還要請你說戲。」她說：「我想學刀馬旦的戲。」

「好呀，好呀。票友學武旦還沒有啦。」麗英說。

這時車停下來，麗雄麗英下了車。麗雄說：「今晚不回鄉好麼，我叫他們劃②兩個位子請兩位捧場。」

「今晚月亮好，爸爸要我們回去。」玉珊的話還沒有完，玉瑚就打斷了說：

「怕有空襲哩。」

「那就改一天奉約吧，挑一個月黑頭的時候。」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禮，臉上笑着。

那汽車開遠了。麗英才苦笑一下說：「騎馬不過見冤家，騎驢偏偏遇見冤家。」

「你怕嗎？」他也苦笑着。

「縱然是狼我有打狼的漢子，縱然是虎我有擒虎的英雄。」麗英鄭重的說，「麗雄，我先回去了，再見。」

麗雄不自主地說了聲「再見」。他心裏起伏着不可計數的浪濤。他木立在戲院門首的石

②劃，即預留坐位號碼之意。

級上，門楣上的燈光慘白地照下來。他望着麗英走進人叢中不見了。

『那就是白麗雄。』

他耳朵裏遂進這麼一個聲音，他被這聲音驚醒了，於是他向四面望望，觀眾正像回巢的鳥雀向門而來。他忽忽地轉進邊門，從那兒到後台去。

一個人迎面而來，望望他，就喊了一聲：

『張老板，馬前點！』

『還早啦。』他安慰着自己說。

『壓軸子都上啦。』

麗雄一急。把甚麼心事都丟開了，他甩開步子跑進後台。

『辛苦！』『辛苦！』四面響着，在同他打招呼，可是他祇一路拱手，喊着：

『誤啦！』『誤啦！』

他一直跑到自己的小房間裏，跟包的早來了，他正來回地徘徊，着急，一見他進來了，

就催着說：

『趕快吧，差不了的就幹啦！』

麗雄在鏡台前坐下來，他敷衍地一笑說：『不用急，給場面上說騾馬後點兒。』他怔忡的心安定下來，把頭俯在臉盆上澆洗去了。

麗英走得很快，自己感覺到精神煥發，可是沒有繼續多久，她的心情就變了。最初她還安慰着自己，夜來了，所以身上有些寒冷，可是漸漸的她不相信自己的話了。她加快步子回家裏去。

剛剛一轉進小街，一個熟悉的聲音喊着她：

『噲，表嫂！』

她一楞，那個人已走近了。

『是你，克文。』

『淑善不見了。』

『……………』她說不出話來。

克文的聲音很低，簡略地敘述了幾句經過。

『她在那裏呢？』

「不知道。」

「找舅舅幫幫忙吧。」

「不，」他痛苦地搖著頭，「我找表哥。」

「他麼？」麗英自信的問著，同時心裏也有些酸痛。

「找他好一點。」

「你給他說了？」

「他沒在家，你知道他在那兒麼？」

「腳生在他身上呀。」她幽怨地說。

「晚上回來你給他說一聲，事情是今天下午出的。」克文說完就伸出手來同她告別，麗英

默默無言地同他拉了手。

她想留克文陪陪自己，她又願意他快走。可是當克文走過一盞路燈杆時，她又輕輕地喊了一聲他的名字，可是她又後悔起來。然而克文沒有聽見，快步向前去了。

牢門已經關上了，祇有門上的電燈還亮著在等候主人。她用手去推門，門從裏邊關上了。於是她伸手去按電鈴。一會裏邊就有了腳步聲，不久那聲音就停住了，「是那個？」女用

人小心地開。

『開門呀，我。』

她走進去，女用人就說：『表少爺剛來過。』

『嗯。』她向裏邊去。

『小姐都睡了。』

『嗯。』

女用人關好門才跟進臥室：『先生打發人回來說，「今晚上開會，不回來」。』

『嗯。』她軟軟地坐在沙發上。

女用人替她開了燈。

『太亮了。』

『關上這個，開台燈？』她問。

『隨你。』她不願說話，就那樣甚麼也不想地坐着。

女用人看看她就退出去，把水瓶，水壺都預備好，又給她準備好洗臉水，拉開被子。然後在身邊站了一會，『太太，我睡了去了。』

她懶懶地點點頭。

鐘響了一下。她才明白過來，自己是坐起的。她感到夜深的寂寞和寒冷。

她躺下，可是睡不着。過了很久都還沒有溫暖，寂寞緊緊壓住她。

「唔——唔——」

「睡著吧。」她說。

鐘響了三下。

「該睡一下啊。」

四更鐘在外邊響着。響過那頭去，又響回來，然後靜下去沒有了聲音。她吐了一口長氣，「算了，乾脆不睡了，天就要亮了。」

.....

她起來，打開屋中間的吊燈，把箱子打開，拿細軟東西收拾到一口手提箱裏。不驚動任何人的走出去。她走到羅雄住的旅館裏。

她是來熟的，就把箱子放在樓下，自己往樓上走。她敲門。



「二哥。」

「咱們一塊走吧？」

「對啦，我來啦。」麗雄開了門，她就走進去。她幫着他很快就收拾好東西。」

「我的行頭把子呢？」

「過黃河不好帶呀，到北京車上南下窪子作去。」

「你還記得南下窪子？」

「我還記得把子守哩。」

「如今東西貴，製起來真費錢。」麗雄望着那些木製的兵刃，硬而發光的帽子仍有些不

捨。

「得，別這麼。」

「還有我的戲份——」

「這一回拿多少？」

「有個四五來千。」

「這個數目我還有，不等它了。」

『等天亮走——』

『不，就走，我的行李都在下面了。』

茶房替他們顧來了車子，搭上行李就向車站去。

『媽媽……媽媽……』 緋緋哭起來了。

.....

痛苦嚙着她的心，緋緋真哭了，她揉揉眼。『手放在胸膛上，又是一個夢。』她忘記了冷，她在晨光稀微中走到隔壁去看緋緋。

她淒酸地抱了孩子一上午。正午的時候她寫了一封信，打發人送到麗雄那邊去：

二哥：

我是個有夫之婦，又是緋緋的媽媽。我是個罪人，我說的話不能兌現了。萬般無可奈何，請你原諒。我們再也不見面了，請你原諒。就是你真見我，我也不能招呼你，不說話了。紙短話長，二哥保重。

第  
三  
部

第二十五章

金亮的太陽光把城市裝點得很整調，所有的生命都重生了，或是增加了蓬勃。更生坐在公園裏的茶座上。他的桌子在戶外，臨近一個圓圓的大池塘，繞着一池浮萍的是若干年前種植起來的柳樹，那些剛生出小小的，尖尖的小葉子把細長的柳枝駭得彎彎的，而那全部重量又並不太重，因此在和風中悠閑地微微颯颯着。——柳絲被春風吹軟了，吹動了，可是柳絲像一個瘦弱而風韻底中年婦人也撥弄着春風，引誘着春風，使春風難於安靜，永遠纏繞着它們。更生獨自一人坐在那兒，陽光刺激他的眼睛，於是牠閉起眼來，讓日光撫慰自己，耳裏聽着啾啾於頭上的鳥鳴，有時鳥兒展翅下下底，響也聽得很清楚。他離開辦公室早一點，他同毛公遠約好在這兒碰頭的。可是他已經來了半個鐘頭了。

旁邊的一桌，坐着三個小商人，他們正談着時局，因了戰爭，這些人也注意起地理來了。他們談着運輸，談到貨物，談到買賣。

更生關切地去聽，因為他同毛公遠也經營着生意，一年來，對這個也關心起來。

那些人談上他們的正事來了：

「你讓一百打萬金油給我，老相好。」

「可以吧，我還要現給你找去。」

「熟人熟事的，何必見外，我又不少你一个錢。」

「真沒有，龜兒子說昧天良的話。」

「還是昨天那個價錢，一百打，對，對，對了呀。」

「那咱個買得到啊，昨下午就漲了。」

「一百打，你咱個說，咱個好，兄弟運命辦理就是。」

聲音沒有了，更生微微張開眼望去，兩個人的手正躲到棹子下去了。他知道，他們的價錢會由暗中的「捉指頭」而得到解決。

一個人微微地搖頭，奸滑地笑，但是不久他就點點頭，「熟人，熟人，賣五十打給你。」

「一百打。」

「兄弟祇有五十打，要是比期不付利錢出去，我還不肯脫手哩。」

「承讓，承讓。」對方笑着。

更生又閉上眼睛，而那些入却談起女人來。他們毫不顧忌地談着，更生也一心一意去聽

着。不久，他們談到戲子，又談到張天南。

「張天南，不錯呀，功夫好。」

「臉子也好。」

「聽說還有太太想跟他。」

「妓女，那裏是太太。」

「太太，硬是太太。」

「妓女，硬是妓女。」

第三個聲音：「硬是有太太跟他一起，我就親眼看見過，還是本城的招牌呀。」

「那一家的？」

「……………」那人的聲音放低了，接着就提起更生舅父的名字，「那女人，是他先生的親戚吧，我常常看見她跟張天南一起，進進出出。」

更生帶上帽子，把帽子壓得低低的。他心裏滾着一團不可以形容的酸酸的焦燥，許多小蛇在他軀體之中亂鑽。他全身發起熱來。他眼前原是紅黑色的，現在却是一片黑色。

「逢春兄！」

他張開眼來，那是毛公遠來了。他站起來，「我們那邊坐去。」他不管毛公遠聽見沒有，就甩了一塊錢在桌子上，往池子那邊去了。

毛公遠躡着沉重的步子跟在後邊，可是他的眼睛又不太好，在眼鏡下一陝一陝的，他認定了更生的背影，使勁地在後邊追。更生想走得快些，所以沿着那池邊走去就到對面的假山，而毛公遠却不得不繞着石頭路走，因為他害怕一不小心掉到水裏去。他喘着氣趕上了更生：「迂——迂春兄——」

「怎麼樣了？」

「託天之福，兩天打了一個滾①。」說着他的手就在懷裏掏。

更生止住他說：「放在你那裏，再翻下去吧。」說完，他招呼也沒有，一個就揚長地走了。他沒有一定的去處，他心裏有時是木然無所思的，想起這件事來時心裏有時雜亂地紛紛起來。他出了公園，沿着大路走，自己也不知道走了多遠。

「表哥。」

①打滾，即翻了一倍本錢之意。

他迷迷糊糊中甦醒過來，玉那穿着嶄新的春裝站在他的面前，身後站着那條碩大的 ABCO。那條狗認識更生，就伸過頭來親近他。

『上哪兒呀，』她問。

『沒有目的。』

『你請喝咖啡，好不好？』

『好，』他點點頭。這樣一來，他心裏反舒服許多了，他不再像剛才那樣無目的地走着，他緩慢地邁着步子向羅斯咖啡去。

『現在真不好，外頭來的餅干都買不到了。香港丟了對我們真不方便。』

『嗯，不方便。』更生附和着說。他神智昏昏的，甚麼也不知道。

玉那走在前邊，他跟着。他跟着她走了一段舊市，走進羅斯咖啡的大門，穿過坐滿人的廳子，才走進櫃上的雅座坐下。那條狗伸着舌頭跟在他們後面。

『表哥，你要甚麼。』她笑咪咪地望着他，可是他沒有回答她，祇直瞪瞪地望着前邊。

於是她又問了一聲，而且聲音比以前高了，站在身後的侍者也尖起了嘴想笑。她不再問他，就替他要了咖啡。等那侍者走出去了，她才用手推了推他的肘說：『你想甚麼？』



『沒有……』

『一定有心思。』

『沒有。』

『一定有。』

往後，他沉默着。

過了一陣，他啜完那一杯濃咖啡才緩慢地問：『張天南，你認得？』

『認得。』

『你給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表嫂也認得他呀。』話剛一溜出口來，她就發覺不該說；他的兩眼張得大大地，直盯着她，他的身子伏在桌邊上同眼睛一樣，一動也不動。聽了她的話以後，臉上像一張羊皮紙一般泛着灰白的死色。她立刻沉默了。

小小的雅坐裏甚麼聲音也沒有，甚麼動作也沒有。

下面廳子裏奏起音樂來，那是下午四點起始的茶舞了，玉瑯才又喊了一聲：

『表哥。』

『我們走吧，』他放了一張票子在桌子上，搶先地走下去了。狗跟在他後邊，可是不久就又跑回來，在樓梯口迎上女主人。

人們潮亂着，黃昏的烟霧落在街市上，壓在他們的身上。路燈早已燃了，祇淡淡地發着黃光，除了說明夜色將要到來，它在此時是毫無作用的。這時一輛滿身泥漿底公路車響着喇叭由遠處馳來，行人自然地閃出一條空路，讓那載着滿滿乘客底車開進路邊一座廟宇改建的寶鷄車站，接着街市又恢復了原狀，擁擠得看不出縫隙來。

像雨後山間的小水流匯入澗裏，不久那些旅客們就帶着風塵與疲勞從站裏走出來，同着自己的行李匯入街上的人流裏。其中有一個年青的女客，她同着一個行李夫是最後出來的。行李夫肩上抗着一個綠油布被蓋捲，手上提着一個半新皮箱。那女人穿着深色的海軍絨大衣，腰間拴着同質料的帶子，正因這一來，她的腰部就顯小，別的部份更顯着好看起來。一條花薄紗面巾，摺成三角形覆在零亂的火燙過的蓬鬆髮上，因為對疊過一次，那面巾已經小了一倍，兩隻角拉到脖子下結住，而額前一股剛捲成頭髮却變成灰色點綴在頭上，走出站門。她就用手去拍身上的塵土，可是一擊之後，她就知道塵土太多，索興不去理它，祇把面巾取下來，放入衣袋裏，加快步子跟在腳夫的後面，一面把左手提的小箱換到右手來。

他們連走了好幾家旅館，都因客滿被拒絕了。

脚夫替她解釋：公路車因雨阻五六天沒有開，所以停留在這兒等車西去的客特別多。加這個城市一面是鐵路的終點，一面又是公路底起點，抗戰以後是一條軍用與民用的交通要道。而且這個城市也和別的許多中國城市一樣遭過敵人殘酷底轟炸，房屋被燬得幾無剩餘，現在這些市上的房屋全部是臨時新建的。在地理上是個要道，來往的人自然特別的多，而房屋又那麼地少。

『對不起，我祇要一小間就成，昨天就上西安去。』她親自同那坐在櫃台裏的人交涉着。

『您多招待吧，您瞧，連板凳都找不出一條來啦。』女客順着他的手指處看去，果然鑿子下卻鋪起鋪來。有一兩個人正是她的同車人，已經滿意地在洗洗自己了。『您又是婦道，不能住在外邊的。』

『您想想法兒吧，我是出門人。』

『您多上一家問問吧，咱們不能把顧主往門外推的，確實是沒地境兒啦。』

她無奈地退出來，夜已經落下來了，有一些冷，她就拉起衣領。這時路燈發出清幽的光，照着她閃光的微微向上斜的眉毛和眼睛。脚夫也疲乏了，在一根電杆下站住。

『您還是上醫院住吧。』

『醫院？』她問着。恰巧這時一個同行的人在蒼冥之中走過來，她就連忙招呼他，『住定了？』

『找到一張牀。』他說，『您啦？』

『還沒啦。』她淒涼地望着行李笑着。

『真難，』他點點頭：『回頭見。』他去了。

她踏着步，這樣可使在車上擠倦了的身子舒服一些。她也無法地搓着雙手，『我不能在街上露宿呀。』

『上醫院吧，好些客人都住醫院啦。』力夫剛說完這句話就想起別一個主意，『您不是上西安嗎？』

『是呀。』

『這兒不就攔？』

『明兒就走。』

『今晚上搭十一點半的快車走不好嗎？明兒一早就到。』

她拾起腕子看看錶，才五點半鐘，『還早呀。』一面她想着自己確實應該洗洗臉了。

『您在街上蹦蹦跳跳，吃個飯，十一點還上車站來找我好啦。』

『行李交給您。』

『沒有錯兒，我把銅牌給您好啦，我在車站門口等您。』

女客略一考慮，就接過他的銅牌來，『好吧。回頭我多把你幾個酒錢。』

腳夫向他打了個招呼，拿起行李自投暮色蒼茫中去了，祇剩下她一人站在那陌生的街沿上，陌生底人流中。有一些男人把閃閃底目光擲向她來，她知道那些不知姓名的人懷的是甚麼心思。她不安起來，就被迫向前無目的地走去。

她慢慢地往柏油路上走，兩邊破爛炸過的地基上又修建起簡單底房子來。心裏不自主地湧上一股淒涼，她想到原來這裏有多少安樂舒適底家，而今多少人失散了，多少人死了，又是多少人正活着在受罪。這些人在從前絕不會住這種底屋子，可是現在却舉着來住。她給了一個結論：『爲了要活。』

她在一個飯館裏吃過飯，打聽好車站的方向。她就去到那兒對好自己的錶。她重回進市內時，風送一陣響聲到她耳朵裏。

『這是一打通。』她心裏說，接着心裏就問：『這兒有戲麼？』於是她抬起眼睛尖起耳朵去找尋那聲音的來源。她向着那方向走，聲音就更近更響了。在馬路邊有一個被煤氣燈光照得綠亮的巷子，牆頭上掛着一列黑牌，上邊密密麻麻寫着許多大小不等的白粉字。她知道那是戲碼，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腳。

在第一塊牌子上有三個字，這三個字使她全身震抖了一下。她知道得很清楚，前邊的戲比較有身份的伶人都不肯唱的，『爲甚麼他唱開場戲呀？』接着來的才是一陣淒酸，她的鼻子辣辣的，眼淚盈盈欲滴。正有些人向巷子走進，她也想進去看看，可是她又恐怕有甚麼不便，但是她終於走到售票窗前了。她對窗子裏邊的人說：

『戲後越好，可是要正中的。』

她買了一張票，去進戲院去。

房頂比她高不了許多，那些平鋪在上邊的瓦是粗製濫造的，有的是黑色，有的是灰色，有的是紅色，因爲瓦得大稀，有些瓦簡直是墜落下去的。撐着那屋頂不至於吊下來的是十幾根碗口粗細的松樹，幹上的樹皮也沒打去。全部座位一共約有五百，陸續繼續地已快坐滿了。這時戲已開場，她却没有心思去看。有時她也往台上望過短暫的時間，可是她常常又想冷

笑起來。她知道台上的人該怎樣開口，怎樣動作，可是他們有時偏偏不是那樣。演員們無精打彩地敷衍着，盡義務一樣地作下去。台角上散站着幾個孩子，這就使女客想起自己底過往來了。

『現在我是孤人。』

她的眼前一亮，她想看見的人上場來了。

有生以來，她還是第一次化錢看戲，可是她並不是爲娛樂而來，她所得到的是十足的憂鬱，幾年前的一個聰明有爲的年青人，現在變成一個同普通唱開場戲的人一樣，隨隨便便地敷衍着。另外有一個肥胖的女人同他配戲，班子上置備的戲衣太小使她的身體顯得更粗。尤其使女客看不順眼的是那胸部的過份底凸出。

『我去看看他？』她問過自己幾次了。這時有一個賣糖菓的走過來，她就買了一包糖。

『這個人是不是白麗良？』

那人向台上望了望：『對吶。』

『還有個白小福。』

『是白麗良的爹。』

第二十五章

『還有個小桃紅。』她等着他的回答，又補了一句：『白麗良的——』她的話再一頓，終於補出了那個先前沒有說出的『媽。』

『不曉得。』

『他沒有太太？』她接過找補的錢來，又問。

『窮得快當褲子——』那人想到對方是位女客，立刻打住了話，向別處招攬買主去了。麗英並沒有吃那包糖，隨手接來放在大衣袋裏，心裏尋思着是不是要到後台看看白麗良。父親和他們是不是會羅爲她。

她遲疑了好久，終於穿過坐滿人的池子，走到陰沉沉底後台門首了。她在那厚厚的棉帘子外站了一會，想進去又不想進去。一個人從後台出來，她就連忙問：

『白老板在嗎？』

那人叨着一隻烟，把嘴向裏一嘜，逕自去了。

女客挑開帘子，走進那葱蒜味，人味薰蒸的後台去。有一個女人正背着身子站着，她進去時帘子一動驚了那女人一下。原來她正解開胸襟，把乳汁向粉牆擠去。女客從她穿着的戲裝上知道她是內行。



「辛苦！辛苦！」

「辛苦，您啦。」她既知道來人也是個女的，就照舊的工作着，直射出的奶濇着低微的嘶嘶底響聲。

「白老板可在？」

「白麗良嗎？」

「白小福。」

「在裏邊。」

「他的太太，小桃紅呢？」

「就他們爺兒倆，別的我可不知道。」那女人冷冷地說。

女子已經認出來這女人就是剛才台上的胖女人了，「白老板——」

一個人跑過來：「馬前！馬前！」

胖女人匆忙地把肥大的奶子塞進衣裏就跑出去了。

女客走到後台中央再經過一次的詢問就找到了白小福。

小福坐在凸背的大衣箱上，彎曲着背脊正同一個在電燈下對鏡開臉的武一花談話。他原

來就瘦小的人，現在更不如當年了。以前他非常愛整潔，現在穿着一件條子呢的夾袍，領上的扣子也沒有了，灰色的汗衣領從裏邊爬出來，線縫的地方繪上一條粗粗的油垢底線。他的臉很黃，而且發着蒼薄的一層油光。眼睛在那距離太近的電燈下一映一映的。他手上拖着 一個銅手鑰，有時也放出一隻手來比劃。

『當初的時候，』他愧怍頭，得意使他忘記了冷，臉上也綻出了笑紋，『可不像今兒個  
』

女客知道，這高興祇是剎那的，立刻他會從一場夢中失望地醒過來，再墜回悲愁之中，『這才幾年呀！』她低低地自己說着，一面就喊了一聲；『爸爸。』

小福的話突然停止了，他像被雷擊了一般，木然地坐了一會。攙着他的小眼睛才轉動着，聲音輕輕地，緩慢地吐出來，他害怕自己的聲音使這位貴客吃驚；『你是……：麗英兒。』麗英淒酸地包了兩眼的淚，這時說不出話來，祇把頭點點，而這麼一動時，淚珠就洒到胸前的大衣上。

小福的眼裏也蓄滿了淚，他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眼前站着的貴婦人就是他過去的養女，她居然自己重來他的身邊，而且仍然相認。他仔仔細細地去看她，她已經是個大人了。他發

現一滴水珠沾在大衣的毛上，那是一滴麗英的眼淚。他伸出手指去，想把那顆水珠無損地擷取下來，可是不成，他祇沾濕了指尖，他用兩個指尖互相搓弄着，直到水沒有了時。

『你瞧見你大哥哥麼？』

『瞧見了。』

站在旁邊的武二花看呆了，到這時才挑了個機會：『白老板，這是條的大小姐？』

『可不是，我見天都提着來的麗英呀。當初她，』他忘記了淒涼，用手揉揉附粘在上唇邊的鼻涕，一面又用力向內吸了一口氣，『這是王老板。』

麗英微微點點頭。『麗良這就該下了。』憑着她的經驗，她對小福說，『咱們一塊吃飯去吧。』

『還不成，前邊直喊馬後點兒啦。』他點點頭說，『您一晌得意呀。』

小福的「您」字像一顆長針刺進麗英的心裏，『爸爸，您幹嗎說「您」啦？』

有一個嬰孩的哭聲在他們側邊響起來，她順着那聲音望過去，那孩子就躺在衣箱後的一張條凳上。麗英走過去，藉着透過衣架子空處的燈光看見那孩子正苦痛的張着嘴，左右地擺動着頭。她明白，嬰孩是餓了。她就抱起他，走過小福這邊來。那孩子經麗英一撫慰，聲音

聲低下去，不哭了。

『這是誰的孩子？』

小福說了一個名字，可是她沒有聽清楚，『他的媽媽上那兒去了？』

『跟麗良都在台上。』

她一下就想起來，這孩子就是那個胖女人的了。那個母親是那樣肥健而孩子却瘦小得可憐。她輕輕地弄開那小手，拳頭裏抓着一些汗垢。她隨隨便便地就問了一句：

『他的爹呢？』

小福沒有說話，武二花冷冷地回答了一句：

『誰知他有老子沒有。』

麗良一進後台就取下了簪口，忙匆匆地跑到武二花所在的棹子前下粧。

『麗良，』小福喊他說：『你二姐來啦。』

麗良似乎沒有聽見；『他媽的，老子累死了，後台一聲一聲直喊馬後。』

『麗良，』麗英拍拍他的肩頭。

『呸！是你！』他高叫地喊着：『你打那兒來？』

「說來話長，你下粧吧，咱們一塊吃飯去。」她看看錶，「這兒我還就三個鐘頭。」

「你要走？」小福驚訝地問。

「我祇打這兒經過。」

「上那兒去？」

「回北京。」

那胖女人也除去頭上的水紗，走過來了，麗英就把孩子交給她，可巧地又哭起來。

「孩子餓了。」麗英說。

「餓着吧。剛才奶漲硬了他不吃，這時候我擠去喂了狗，他又嚎！」她殘毒地詛咒着。

「餓死你！餓死你！」她把孩子放回原處，自己去換衣服去了。

麗良下完了粧，他們三人就一塊走出園子去。麗英原是吃過飯的，仍然陪他們一塊再上

一家飯館去。

館子裏的燈光很亮，麗英這時才看出小福的門牙已經沒有，嘴也耷下去了。他起初不肯上坐，麗英終歸把他拖去坐了。

「爸，您揀幾樣喜歡的菜吃吧。」

小福看也不看夥計送過去的菜牌，就舐舐嘴唇說，『**馮**子肉，加三樣。』

『大份的。』麗良補了一句。

『十張家常餅，四十個水餃。』小福吩咐着。

『麗良，你再來點甚麼吧。』

麗良扭捏着，麗英看出他的意思來，就笑一下。『來一個大拚盤，四兩酒，今兒個我也喝一點兒。』等那茶房吆喝下去了，她才又說：『請這麼一頓我還成，大家歡歡喜喜吃吧。』

明兒，我這時祇怕要過道關了啦。』

『日本兵拿大砲打潼關，過路的火車有時也出岔子的。』白小福關心地說。

『大家喝酒吧，出路由路，聽天安命。』麗英派了一點酒，『咱們原是梨園行，還是在本行裏安安分分過日子的好，我現在再不作非分之想了。』

小福又問起她到北京幹甚麼，她却先問：『您在這兒怎麼樣？』

『還不是靠他。』他指指麗良，『有時也跑跑龍套。』

她想起白小福的過往，『他幹嗎不拉拉雜呀？』

他搖動了右手：『這玩意不靈了，常常都發麻木。』

「她呢？」麗英不願意地提起小桃紅來，「媽上那兒去了？」

他沉重地搖着頭，苦着臉喝了一大口酒，「唉！」

「她早死了。」麗良無動於中的說。

麗英對養母小桃紅本來沒有好感，而且有些厭惡，但是聽見她死了，心頭也蒙上了一層不暢快。『不用提啦。還有兩三個鐘頭，咱們又各自東西了。』

「回北京以後呢？」

「還不是唱戲。」

「這可好，聽說潘一貴都作大官了。」麗良說，「他總會幫咱們的忙的。」

「如今的人麼？」他的筷子劃着圈，「可也難說。」

「在這兒你一月拿多少戲份？」她問麗良。

「一共有八百多塊。」

「不夠呀，生活這麼高。」她又問：「爸，您的大烟呢？」

「還說它，抽不起了。」

「這也好。」麗英望望小福，她憐憫起他來：「咱們一塊上北京去怎麼樣？」

「好吓！」他放下筷子，揮揮他的右臂，「要是我的手好，麗英，我還可以幫你的忙啦。」

麗英等他興盡過了，才說：「咱們就得準備走。」

「甚麼？」那匆忙使小福吃驚了。

「我的行李都上車了。」

「太忙了。」

「我本來想住一宵的，可是找不着旅館。」

「上面們那兒擠去。」小福說。

「我又沒想到你們在這裏。」她的主意又動搖了。

麗良不時的吃着，他的頭搖晃着，他的腿舒服滿意地動着。他再也不碰一下烙餅，大量吃那肥肉。小福也是那樣，不過對於瘦肉他沒有多大辦法，因為他的牙齒已經脫了好些。他把烙餅扯成一塊一塊的放到肉湯裏，讓它浸透了才送進嘴裏用舌頭一攪合，然後吞了下去。

「你發了財啦。」他不經心地說，一面在挑蛋黃來吃。

「誰說我發財來着？」麗英反問他。



「這個，」他尋找一句回答，「好些從廣東來的人都這樣呀。」他低着頭，一心一意地用筷子把瘦肉扯掉。

麗英想到小福的性子，直到現在還沒改過來不覺嘶嘶地笑了出來，「壓根我沒上過廣東。」

小福感到略略難安，可是立刻就又恢復了常態，「對，對，誰說你上廣東來着？壓根兒你沒上那兒去過。」

麗良吃得够了，才問：「行李交行李車了嗎？」

「沒有，」說完，她就把手下午的經過告訴了他。

「十一點我陪你上車站去取回來。說真的，我也想回北京去。戲唱不了，我可以給你眼包。」

「折殺我啦，你說這麼大一句話。」麗英大聲地說。

「我也可以給你辦點零碎小事兒。」小福說。

「大家去也好，有麵飯大家吃麵飯，沒大米，咱們對付着大家吃棒子麵。」她活像一股水，一沖而出。

小福好幾年沒聽見過這樣親切，坦白的聲音了，他感激地說：『多仰仗，多仰仗啦。』

『你幹嗎不吃點呀？』麗良到這時候才注意到麗英沒有動箸。

『我已經吃過一頓了，這一次是特別陪你到來的。』她誠懇地、低聲的說。

『麗英，不怕你笑，如今的生活高了，咱們一年多沒像今兒個這樣吃肉了。』說着小福又揮揮膀子。

『爸，怎麼？』麗英望着他。

『喝了點酒，得勁多啦』。他運着勁，『酒這玩意兒真是活動血脈的。』

『爸，今年你多大歲數？』

『說不得，』他說，『再兩年就五十啦。』

『頭上都白了好些髮。』

他的頭皮發癢，就去抓，過半的白髮在燈下閃着光。菜，餃子，餅都還有剩，麗良吩咐夥計留着，回頭找人來搬回去。說完才同麗英等下樓去。夜裡始靜起來，冷起來；可是她感到親切和溫暖。在寒冷的春夜裏到的人都縮着身子，而她則像一株挺立着將開的花苞一樣。小福住在一條小胡同裏，同着班子上的許多人寓居在一個雜院內。麗英隨着他們。走進

那兒時是夜間，她沒有法子看清楚那院子的形式。但是矮矮的屋子，已教她感到這兒接近北方了，尤其是充滿了那院子裏的人聲，那些聲音無疑地給她指明了這是北方或是北方人的小世界，她喜歡北方，喜歡北方人。在那糊着報紙窗格和門扇的屋裏，聚集了許多人，那土炕就擠滿了，這些人都是才進來的，她們全是來看小福富貴的女兒底來到，麗英像一盞燈，那些人就像撲燈蛾，那些全都關切地來看她，心中蘊藏許多問題，想問問後方是怎樣的，可是她們卻不會說出話來。他們深深地感覺到他們和麗英的距離是隔得很遠的。麗英坐在那兒有些窒，可是小福的感覺則不同，他很高興，他有好多日子沒有這樣底榮耀了。麗英也是這樣的，他在同那些來客們談着麗英底過去。那一個同麗英配戲的女人，懷裏抱着孩子也站在門邊，可是那嬰兒不耐地想哭，女人便把奶頭塞進他的口裏。麗英希望的是安靜，她不喜歡這時有陌生人加進她們的家裏來。她幾次的拿眼睛示意麗英，可是他老不覺到這個。最後她抬起腕子看看錶，就說：「我的行李呢？」

「我讀就去。」瘦弱底麗英興奮地用高亮的聲音喊着，一面就站起來。

「這兒，拿去，」麗英打開皮包把銅牌遞給他，又給了一張十塊的關金，「拿去吧。要是他不肯給你，就叫他跟你來。」

她的豪闊，使全屋子的人都張大眼睛，她覺得那些光有些像放大鏡照出來的那一個小小底有光的點，燒灼得臉上熱熱地難過，突然她想出一個聰明的解圍方法，「麗良，還有那些茶啦。」

「是，是，我就去。」

小福插進話說：「列位還吃點兒麼，那邊還有好幾盞茶哩。」他見那些人不說話，就又说：「不用客氣，大家都是好朋友。」他是一個世故極深的人，他看出麗英的沉默是一種不耐煩，於是他又說：「咱們那邊坐，讓我閨女兒休息休息。」

那些人就跟着他出去了。麗英把門關了，讓夜的涼風吹進來捲走那一股留下來的汗味。她剔了一剔油燈蕊才關好了門斜躺在炕上。

親切和溫暖漸漸過去了，房間裏冷冷地游蕩着一股土和草的味，她知道這是北方屋子裏常有的，於是空虛裏就走來了寂寞，回憶起始噙咬她的靈魂。

她正喂過綽綽的奶，迷迷糊糊地睡過去了。那正是一個晴朗底午後，房間內充滿了陽光。因此她沒有蓋上被子，祇讓金色的光覆在自己底身上。更生粗野底聲音把她喝醒了，綽綽

也會爲此一震，可是她用拍拍地她又睡去了，於是她揉揉眼坐起來，照往常一樣僵冷地帶着笑容容齎更生。這是很奇怪的，更生那一張鮮紅得像玫瑰底臉這時卻像古舊的紙一樣白中泛青，他像一尊泥土底神一般坐在沙發上。腐英快服了常態，她知道更生被憤怒的火燃燒着，兩邊太陽穴閃動着。於是她失去了主意，失去了臉上的笑，沉吟了一會才低低地喊他一聲。可是更生沒有動，也沒有回答她。『春，你幹嗎生氣？』更生拿着他的帽子像扇子一般地搖着。『生氣——氣不死我就算運氣。』他勉強壓抑住他的聲音，使聲音正常地說出來。可是腐英知道這是蘊蓄在心底裏的一股火，它如異爆炸出來就是熱鐵底熔鐵，它將四處狂奔。因此，她就不敢再說話，接着就低下了頭，不敢再去望他。這時候她的身上起始發熱，燃燒着的血液很快就跑遍全身。很自然地她胆怯起來，她的心恐懼地震動，心房底聲音異常沉重，一下一下地敲打她。『也許……他……知道了……』她這樣想，於是她不知道自己要怎麼樣了，四週的空氣都凝固了似的，她被凍結在中間，動也不能自由地動了。她的舌頭同時僵住，甚麼聲音也發不出來。那一間被陽光普照着的房間充滿了死的氣息。更生的呼吸聲重重地響，他像有些喘氣一樣。打破這僵死的沉默的是更生，他的聲音比前一句話更緩慢，『我們——兩人——還是——分開——的好。』腐英的血液也凝固了一般，她像石像似的坐着。

不動。可是在她身上，這句話曾經像三年以前，她不小心地觸了一次電一般地感覺，一剎那極痛苦而短暫的麻木一般，她呆了一陣，更生的聲音又慢慢地響起來，「至於緋緋，你留下沒有用！還是給我。」麗英的鼻子起始被一陣酸刺戟着，接着晶亮的眼淚就閃着潮濕以淚光。她的話像珠子一般幾次湧到喉邊來，可是又被硬咽阻擋回去了。更生看出個來，就又說：「東西你都拿去，我們登一個報離婚就是了。」麗英哭了，在她輕輕低啜泣聲中，她吐出了極殘碎的句子：「……春，……原諒……我……」更生呆住了，他沒有聲音。麗英繼續說下去：「……咱們是夫妻……你……你不念……萬不念……還有緋緋……」更生也感到悲切了，他扭過臉去看窗外，正有兩隻鳥卜地一展展開翅飛走了。那時他的臉上的飢肉曾經一震，這是麗英看見的，可是他的話過了一下仍舊繼續下去了。「緋緋……我說過……我會好好……帶她……」更生的聲音也起悲切起來。他側過頭去不敢再望過來。麗英就說：「你……是……疑心——」可是打斷她的話，「不是疑心，有人看見你們一起在旅館裏——表姐妹們——見到的——」麗英低下頭哭了，她說不出甚麼話來。更生的聲音飛進她的耳朵：「你要的東西都帶去——這裏還有一點錢——我們是夫妻一場……」更生的聲音斷了，爭鬧裏祇有她自己的抽噎聲音，等她抬起紅腫底眼晴來看時，房間裏祇有自己一個人了。陽光還普照

着，沙發套上濕了一大片。甚麼聲音也沒有，沉寂得很，連一片枯葉落到地上。她失神地過了好久好久，陽光移開了，陽光暗淡了，終於是一層灰色的薄霧落進房間，一陣冷，使她清醒過來，她就去到外邊尋更生，可是祇見到女用人。她就問：「先生呢？」回答是：「先生說，他帶奶媽給小姐到鄒公館去了。」她呆了一小會，才又向：「那陣回來？」回答說：「他喊我也過去。」她傻得呆了，過了一會才感覺手上有一張小紙片，那是剛才更生送到他手上的。她看了看，那是一張支票，票額是三萬元。她明白了，更生大約是不會再回來的。她的身上猛烈地震動了幾下，眼前一黑，房頂就跌到她的脚下。她覺得身邊嗡嗡地響，可是她讓它響着。過了好長久的時候，她才打算張開眼睛，可是她沒有力量，又過了一會，她才睜開眼睛來；漆黑的，四處都是漆黑的，她用手摸了摸，她知道自已躺在地板上，於是她清清楚楚地想起來，剛才她是暈倒了。她第二次才勉強站起來，她走到窗子邊，想打開它，可是她的力氣不夠，就在這時她看見天上微弱地閃着亮的三五顆寒星。她是坐在沙發上，就這麼像一塊木頭般地坐着，痛苦撕裂着她……她不敢再去到舅父家裏，也不敢出街去，在那一個小天地中，她把自己埋葬了三天。要埋葬自己的原因是自己不願見別人，是那女用人的眼睛也燒灼着她。小緋緋不在她的身邊，每一想到小緋緋她就感到空虛和寒

冷。第二夜裏她有了辦法，把一個枕頭來緊緊貼着自己，這樣她就略感到有一點重量，不太空虛，緊緊地貼着她的枕頭也使背部或是胸部略感溫暖。可是每當神智恢復清明時，痛苦更加不能忍耐地刺她，翌日第三夜，天色黑盡以後，她曾經像一個小偷一般去到鄰家牆外。她望著伸出牆頭的樹枝在微風中搖曳，*Aliso*。在裏面快樂地吠叫，她在那兒立了很久，她選的是不開的後門邊的一棵梧桐下。她清清楚楚地聽見留聲機低低的聲音。她痛苦地靠在樹上，抑遏止住不能支持底悲哀。月亮在雲裏跑着，她望了月亮一眼，那月牙兒底顏色或者正是自己的臉色。千万片段底回憶湧上心頭，每一個都像一個毛粟子在她身內滾，她想去到華華戲院，可是那兒的燈光太亮，她簡直不敢走近，逡巡了一會，仍折回頭回家裏去了。在她的心田裏，那叫張天南的白麗雄已變成一個痛苦底影子。她埋葬自己，她痛恨自己。可是刺激不是永久的，幾天之後她的痛苦就習慣些了，就可以安靜下來思索事情。有一天夜裏，她正睡得比較甜，許多日子來，她都是祇閉着眼睛而實際沒有睡的，就是睡，惡夢也是纏繞她。這一夜却不同，在許多夜的痛苦失眠裏，她睡得非常安適。可是她被打門聲驚醒過來，那是女人拍打著房門。那聲音打著抖，是夜寒使她如此的。「……太……太……太……太……」她問她，她的回答仍是戰抖着：「警報……」寒冷被恐懼代替了，她一翻身就從牀上坐起來，



伸手去拔電燈開關，可是沒有電，她急忙問：「燈壞了？」回答是：「剛才……熄……到處……都……莫得……燈……」她的眼前漆黑，「緊急警報響過好久？」女用人的聲音哽住了：「好……好一陣了……喊……不醒你……呀。」這時有急快的，強烈的白光在戶外閃，它像一道長虹在黑天上閃閃甚靈，接着別的幾道烈光也疾轉着。麗英撲到門邊，開門讓女用人進來。嗡嗡底敵機已經由遠而近進入市空了。女用人的聲音抖着，「阿彌陀佛」被她的三關底戰抖分成四段，可是她仍是一次又一次地唸下去。麗英穿上衣服，爬到牀下去，她又把女傭人也拉進去，她們以爲這樣好一點。山崩地裂底爆炸，白煙黑煙緩慢地在微光中昇起來。一會紅色的，白色的天空就塗上濃濃底黑煙，玻璃窗在強光之下哆嗦地閃着。高射砲聲不絕地衝——衝——衝地響。又隔好久，和平底解除警報就響了，電燈也重明起來。「天啦，」她攬着胸說：「又逃過一關。」第二天，女用人向她辭工。她不能再在城內居住，担驚害怕。麗英也有這樣的想法。她打算再住在這樣恐怖的城裏了。她決定要找一個平靜的生活，她打算回北京去。那兒她很熟悉，她還可以回到自己最熟悉的行業裏去。千百的行業，她都無法插足，她不能去作婦女流行的職業，如會計，因爲就不懂數學和簿記，她也不能到稅局或是倉庫作一個職位雖小而收入頗多的職員，因爲她不懂公文，也不懂得一些特殊的作法……：她

在痛苦無法排遣時，也曾自己呼她所熟悉的戲詞，從那兒她真的排遣了自己的憂思，而又感到那柔和的聲音是不太壞的。她就動了回北方去的念頭。更生留給她的錢祇有三萬，於是她不得不很快地就決定延期了。她賤價地變賣了她的許多東西，帶着隨身的衣服在城市的北站上了北去的車。那部滿載着客人的車子就把她載到了寶鸞。

麗良從車站回來，那誠實的行李夫不放心地跟了來。他見到麗英，才放心地說：『對，這我就放心了。』

『謝謝你啦，』麗英站在門邊向他道謝。

那力夫臨走時還問她甚麼時候上西安，他好來幫忙抗行李。

麗英含羞地對他說了一句話，可是那人就高興地走了。麗英不能決定明天或是後天走，自己剛才的那一句話說得太冒失了。小竊，麗良兩個人要跟上她，這是多重的一個担子？她的手指在手提皮箱上輕輕地彈着，她的眼睛也就是在那上邊流來流去，那半新舊的皮箱在這七天的車子上受了損傷，箱角上已磨去了表面細緻光滑的皮質了。『我的錢……？』她的嘴微微地動彈，她的心裏溜過一句話，『我的錢正像箱子一樣，一天比一天損失的多呀！』這

時隔幾人，人們嘈亂的聲音已經沒有了，從黑黑的門洞裏閃進小福來，他的後面跟着爲疲乏壓倒的麗英，他是一個修長的，瘦弱的人，他的臉色蒼白得像一片落下地來的白花。

「你就睡我的炕吧，」小福說完，又指旁邊一張小牀說：「我今兒跟你大哥睡。」

麗英在炕上站起來，「爸，還是我睡牀，炕寬些，您和大哥睡。」

「你乏啦，多走了道兒。」他攪抖的手壓在麗英的肩上，她感覺到在別人會感到是詭媚而在自己是溫暖的感覺。她本來還想說甚麼，而那隻溫暖的手總不肯離開她，於是她不好再拒絕她躺上去了。

「麗英，咱們真跟你同北京呀。」麗英脫了衣服，先躺到牀上。

「回去，可苦呀！」麗英提醒他說。

「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麗英說。

「麗英，」小福的兩隻小眼睛向她望過來，「在外邊，可真也不是事……」

麗英閉着眼睛，可是她睜開眼睛來時，那一隻小眼睛仍是盯在她臉上的。她的血像變成了一灘一灘熱熱地在流，她的聲音不能抗拒地，溫馴地發出來了：「好，爸——咱們明兒晚車就走。」

## 第二十六章

車過了保定，麗英的心就被歡喜弄得像小鴿子一樣跳起來。

『爸，咱們快回到北京了！』

白小福坐在她的旁邊，照例應了一聲：『回北京了。』

『論說，』坐在對面的一個中年商人插進話來：『到了保定府，離北京就不遠了。』他緩慢地搖着那大腦袋，整弛底脖子也微微地動着，他的聲音慢慢地發出來，『而今可比不了當初太平時候，走三天四天也沒準。說得不好聽，明兒起來就沒命啦！』

麗良本來在打瞌睡，趕巧這時正聽見他煞風景的話，就抹一抹嘴角上的吐沫，『您怎麼知道呀？』

那商人溫和地打量打量他，就世故地說，聲音雖然很和氣可是卻帶着教訓的刺。『北京上四川，四川上北京；我就靠這個糊腦袋，養活一家子。上次打石家莊開的北上車，足足的走了六天半。』

麗良聽完他的話就又閉上眼睛，讓那車行時的震蕩和聲音把自己送入半睡之中。白小福

夜 知道那人是在偷渡黃河以前就同他們結成一隊的，其中有半天的路程還同過火車。一路上他就像一個領隊，可是因為他有他的同行者，自己少同他接談，到了這時候，小福知道他是老於走這一帶的客人，就搭訕着同他攀談。

蕪英感到脊背上流着一股冷冷的水，心仍舊在跳，可是同先前跳得不同了。她不願在人面前露出自己。特殊的不安與不愉快，可是也希望從那人的口中得到一點可以使自己安慰的，於是她就斜着眼睛偷偷去注視那個人，側着耳朵聽他吐出來的每一個字。

『條前一趟在北京是那會兒？』

商人答覆小福的話說：『就去年冬月裏。』

『就又走了一趟了？』小福的聲音有些驚訝。

人就怕不動變，動起來可快，重慶北京兩邊跑，三個月打來回。』他有些自得的神氣。

『一輪總撈個十來萬吧，嘻嘻。』小福羨慕地說。

『這可說不準，運氣好弄個幾萬，不好，連命都賠進去。』

『不過，不過。』小福找不到恰當的話，因此就諛媚地笑起來，在一大串吃——吃——吃不自然底聲音之後，『您的運氣真是第一等呀！』

露英心裏想，『運氣可沒壞過，不然早就把命賠出去了。』她的眼睛瞟到小福那邊，小福正把大指頭向那人豎起來。她眼前現出當年小福對小桃紅的模樣，而只在他對每一個人都是如此的卑賤諂媚。她正在思量着這些的時候，那人的聲音清清楚楚地送進自己的耳朵。

『找屋子麼？——成。成，一京城都是空屋子，那像重慶成都，人都不像人，像他媽的鴿子，耗子一樣。』他的話一頓，『如今祇是北城人多些，歷來是北城兩富，東文西武，三城的人都過得去，就上別處去了，北城啦，擠滿了人！』

『騰英！』小福聽到這裏就喊了一聲。『們的地方沒問題啦！』他的臉上的繃紋更顯明了，眼下的飢肉跳動着。

火車突然長拉起汽笛來。接着就斷續地起了些沉重的鐵器互碰聲，那同樣的聲音幾次發出以後，她們這節車廂就突然的停止了。而火車開駛的聲音仍向前奔馳而去。最初車廂的人死一般地呆了，剎那之間就騷亂起來。這時沉重鐵器相碰的聲音又響過兩三次，而火車底鳴叫仍從遠處傳來。

『下車！下車！』

隨着那中年商人的喊聲，同車廂的人都慌亂起來。小福想問問那人，可是那人已先跳下

車去了。

麗英從窗子裏探頭出去看，這一節車廂是孤單地站在鐵軌上了，它後邊一大段距離之後，另一車廂孤單地站着，再往後也有幾節互相分離了地停住了。從前邊一看也是這樣的情形，火車開駛的聲音完全沒有了，而另一種沉重的隱隱地震動的金屬聲音在白雲深處滾過來。她知道那是甚麼，就回頭望望小福。

『飛機……』

小福的全身發抖，臉色蒼白，紫色的嘴唇動着，有些凍僵了的字從那兒發出來，麗英不會聽見他說甚麼。她望望全車的人都下了車，麗英也不見了。祇得去牽扶胆小和瘦弱的小福。她自己曾經在轟炸下生活過來，所以她比較的鎮定。

車不是停在月台上的，因此那踏腳板離地就高了兩三尺，麗英先跳下去，可是她的腳已經沒有力量了；一軟就滑倒在地上，很尖的就從高出三四尺的路基上滾到下面的黃土地上。白小福蒼忙地爬下車來，走下路基把她扶起。

『麗英兒，你沒摔着？』

麗英的小腿上熱辣辣地發痛，可是那老邁可憐的聲音使她得到安慰了，她感到小福的手

很溫暖，於是就中模糊含淚的眼睛誠懇地望着他。「爸，不要緊，是空襲，我見過的多着啦。」她用力掙扎起來，這平地上都是割光了的土地，雖然也生着雜草或是幾顆小樹，可是都藏不住人；那些同從車裏逃下的人都在土地上躺下，或是在小樹下坐着。她自己疲乏了，就選了一個比較凹下的地方同小福坐下來。隆隆飛機聲更近了。

她這時才有功夫去看看同命運的人。那些人逃得都比她們這些，麗良同那中年商人一起躲在半里外的一株小樹下。那棵樹幹還沒有人的胳膊粗，枝葉稀疏地張在上面。麗良心裏想，那裏是絕對靠不住的。這時機聲響得更利害了，像急奔的瀑布從高處瀉下來的一樣。接着黑色的飛機羣就壓着她們的頭頂飛過。那緊張的剎那過去，她才聽見自己的心跳聲。可是這時候附近起起了步鎗聲，又有機關槍的掃射聲，於是附近的人又全都伏上了。幾分鐘後，一切都沉寂下來。人們才慢慢的坐起或者站起來。

這一次驚擾發生的時候是上午十一點鐘，銀色的棉花雲輕輕地粘在透明的天空上。人們漸漸地走回來，她們離車最近，所以那些人都圍在她們週圍。經過這麼一次事變，大家都更親密些了。於是他們前前後後的回到車上去。上車的時候，麗良趕過去扶了小福一把，然後又從車上把麗英拉了上去。



人們的話漸漸多起來。

『剛才那邊轟炸過了！』

『誰說的？』有人問。

『飛機還沒到的時候，那麼響的聲音——一下，兩下，好幾次轟彈啦！』

『可不是……』有人附和着。

熙英同小福也同意地點着頭。

然而那中年商人却不同意，他仍以教訓的口氣否決了這種見解：『不是的，這那兒是落彈呀？落彈的聲音壓根兒就不同。這是車子分明開太急，脫節的響聲。』

『車子幹嗎要分開呢？』

他望了那問話的人一眼：『是呀，車子幹嗎要脫節？火車是好多個車箱哪，連在一塊太長了，容易給飛機轟了。——這麼一分開，可就不容易炸着。』他又得意了，『再說，一個炸彈值多少？炸一個機頭還不算，燬一個空木壳子就太犯不上啦。』

龐良的眼前明亮起來，他就緊接着那人的話說：『目標太太可怕了，目標小，或者壓根沒有目標就發射！寶鷄就這樣，白天，得把晒晾着的衣服收了。夜裏，一半星兒的火——』

烟蒂兒上的火都不許有。』說完，他偷偷地去望望近處的人底臉。有些人確是認爲他不錯的，可是那商人卻不會聽他的。他祇心不在焉的望着車窗外。

火車死去了，原野也死去了。

銀色的棉花雲遊到了天邊，輕輕地落在樹林梢兒上，部份的雲朵散上了金邊。小部份變成黑色，太陽看不見，可是天邊上染了薄薄一層淡紅。麗英從座位上拿起大衣披在身上，黃色的風起始撲到胸膛上來。

乘客們在車廂裏走來走去。白小福挪着雙手垂頭坐着。他的嘴裏發乾，肚子裏餓得發響。

『多會兒才開車？』龐良的限脣裏閃着可憐的光，同時那雙眼睛就望着那胖子。他下意識地覺得他是全車廂裏經歷最多的人，因此就望向了牠。

『開車麼？早啦！』他粗大的手指指着車廂兩端着，一車廂先得接上，接上了才能走。

『他背負雙手踱着方步，可是天色黑下來時，他的頭垂下了，背彎了。當他走過麗英身邊時，她清楚地聽見他的肚子裏火——火——火地在響着。她的笑突然衝了鼻腔上，可是她就把它忍回去了。可是這卻來得太快，因此她的眼淚也噙了出來。接着她就嘆了幾聲。』

『麗英，你着涼啦。』

『嗯，』她模糊地應了一聲，站起來把原先披在身上的大衣穿好了。車廂裏黑黑的，要注意看才看得見，小福仍是蜷伏在那椅子上的。窗外堆着暝茫，大地變成深灰，風捲起了沙塵。有一股風吹進他的脖子去，冷流直沁着胸膛，於是翻起了衣領，又把窗板提起來。她感到不像剛才那樣寒冷。

『餓扁啦！』低低一聲傳到麗英的耳朵裏，她就用盡目力去尋找那胖子。

『老鄉，甚麼時候才有東西吃呀？』

『車還沒開，甚麼也說不上。』

她聽見有人如此的攀談，就不再想問人了。

麗英記得很清楚，七年前她是沿着這條鐵路向西部去的。那時坐的是三等車，可是車廂裏有燈，而且位子也不像現在這樣連位子也不齊全了。她同着小桃紅一起走也好，跟着更生同自由中奔去時也好，這車上有茶房賣茶和飯。她記得很清楚，飯是用盤子盛的，湯是一個有蓋的小鼓子。『時間過得好快呀！』她輕微地吐了一口氣，眼睛就望向一根燃着的煙蒂上去了。

第二十六章

這時車裏沉寂得很，人衆的聲音被夜寒凍凝了。車外風嘯着。這些人之中，有時也有一兩聲咳嗽或是呻吟。小福很想睡，可是不行，要沉沉入睡時，又冷醒了。麗良很聰明，他的背倚在人家的被子上，身上抱了麗英的皮箱。他沒有牽掛地發着均勻底鼻聲。

『沒有吃，喝一口涼水也好。』

『這那兒找去？』

『鐵路上一定有水。』

『不說沒水。就有，誰敢在車外踏走。』

第一個帶着呻吟的聲音長嘆了一聲：『而今比不得太平世界啦……』

遠處機關車響起來，汽笛響起來大家的心情都很緊張。

『車頭上火啦？』

『快啦！快啦！』

麗英放下車窗板，探出頭去。可是望不見甚麼。過了一小會，黑黑的天邊陸然地白亮起來，小林子也清楚地現出來了。那聲音果然向這邊退來，不久就有鐵器沉重的轟擊聲。她一點也不冷，她興奮地希望着。『快呀！快呀！』

車廂裏沒有聲音，大家都望着同一方向。不久，在一聲響，一陣微微震抖之後，車子向後退着。不一會，又微震了幾次，火車就鳴——鳴地長鳴着向前奔馳了。

火車輪和鐵軌摩擦着……在唱歌：『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麗英心裏也唱着：『北京：北京：北京……』

她聽出一切人的心在跳，跳出『北京：北京：北京……』的響聲。

一個燈亮從前邊的門邊走進來。大家立刻就認出那是茶房來。大家的希望都重新地熱熾，奔向那燈光去。

『來三個蛋炒飯！』

『火腿麵！』

人們紛紛地喊着。大聲的喊着。全車都是嘈亂的聲音。

那茶房沒作聲，祇把風雨燈掛在過道上。

『有甚麼來甚麼吧。』聲音變得細小了。

『就是白飯也成。』

茶房說：『甚麼也沒有。回頭到站看看燒餅，油炸檜醬沒有。』他的聲音很低，可是却

滿漱全車囉。

麗英推推麗良，「問問有沒有開水，找一丁點兒。」

麗良站起來，走到茶房面前喊了聲：「老鄉，找一小杯開水有麼？有病人啦。」後面一句話他的聲音特別低。

「預會兒甚麼也沒有。」

麗良又說：「請您費心，設設法兒吧，病人實在要吃藥，非水不成。」

茶房想了一下：「我到車頭上瞧瞧，有就給您找來。」麗良滿意地回到麗英身邊，「姐，水可給你找到啦，一會兒也許就有。」

麗英的手心裏沁出汗來，她的心在「北京：北京：」地唱着。

夜已經深了，月亮像一個鉤慢慢地現出來，淒然的光使黑暗減退一點，乘客們看得見景物急急地在向後退。

茶房提了一洋鐵壺水來。人們就奔了攏去。可是他一手按着蓋子說：「別忙，別忙！」一面就擡高嗓子問：「那位病人……？」

麗良見機地取了個漱口缸走過去，滿滿地倒了一杯。籍着風雨燈的微光，他看清水面上

浮着一層油。於是他把它放在地下，找一張紙輕輕地從水面上拖過。

小福的口裏起初是乾得發苦，後來是火熱，像生了一層乾皮似的。

漲起來了。

黑暗漸漸隨着微風散去，月亮的光也淡得沒有顏色了。火車奔馳着。人們漸漸地睡去了。

汽笛長鳴起來，車在一個小站上停住了。

兩個日本兵負着槍在站台上走着。站長拿着紅綠旗子站在他們一起。

黎明有霧。

霧散時，太陽就露出臉來。這時麗英看出站牌上寫着「良鄉縣」三字。她的心上爆炸開一個喜悅的火花！「北京快到了！」

乘客們都把頭伸到窗外，可是沒有人下車去，像從前那樣安閑地在月台上走走。他們原是想在那木棚欄後面找出幾個鄉下女人或是兒童，從他們手上發現一鉢茶葉雞蛋或是一盤燒餅之類。

「倒霉，」小福低聲地說：「連第四個人也沒有！」可是他的世故多又機伶，不久就同

站長搭上了。

『亂世吧，站長還是苦差使啦。』

『可不是，老鄉。』

『真撇扭，買不到東西吃呀。』

『平常買得到燒餅，鷄子兒。今天是等兵車過路。』

『咱們這車，也是讓道兒？』

『對呀。』

『還得多久才……』

『如今的事，得他們說才行呀。連電話也輪不到我聽去。』他放低嗓子，感慨地說：『站長就管這個了。』說着他揮揮捲在手上的兩首旗子，『晚上就是一盞燈。』

『您行行方便，找，找點吃的……』

『那兒成呀，咱們還得等兵車過去才敢吃啦。現在預備的都是給兵車的。他們不要啦，才敢在北上車掛輛餐車。』小福的話還沒說完，站長就捨着說下去了。

下午三點正，另一列火車從遠遠奔馳而來。那列火車的濺塵才傳到這邊時，站上的人就



加多了。日本兵，中國隊伍，工人立刻把一個站台擠得滿滿的。

那是一列黃色的火車，車皮上畫着虎紋。許多日本兵的頭從那兒伸出來。立刻，列車就在站上停下來了。

人們忙亂起來，許多木頭箱子搬上車去，好幾大籮的蔬菜也運上去了。

麗英正望到對面的飯車，那和戰前完全是一樣的，白色桌布上放着多量的食物。她的口裏有較多的涎液出來。

那列火車很快地就開了。不久站長才揮動了展開底綠旗。

麗英的心恢復了常態，現在距她熱望着的城池更近了。一切的憂傷，悲慘都將離開她去，她要更一次的在舞台上得到自己的幸運生活。那兒的物價低，那兒的人懂得玩意兒，那兒有等待着她的發光，發熱的幸福。火車也比平時快起來，鉄輪和軌道合唱着，那聲音像在爲她喝彩。她的心飛出去，比火車還快地跑着……。

火車在一個車站上停住了。

她的心飛回來，停住了。她木然地過了一小會才問旁邊的那位商人：

『這怎麼啦。』

『照規矩這兒得停的。』

麗英伸頭出窗外去，站牌上寫着：『長辛店。』

車就死在那兒，車頭上的工人都離開火車走了。

『奇怪，』她心裏納悶着。

麗英却從旁邊得來了消息，走過來給麗英說：『得等一會了，這兒等檢查的。』

麗英輕輕嘆了一口氣，『等吧。』

『希望快一點兒才好。』

太陽偏西，陽光比先前還燦爛些。日本憲兵上車來走了一遍，用粉筆在每件行李上畫了

個符號就走了。

車上的人原來都懷着緊張的心情，可是這一次却居然沒有甚麼大挑剔。火車長鳴了，繼

續地往前駛去。

麗英憑窗而望，看見有一條在左邊的鐵路被鐵閘車攔斷了。十幾輛那樣的車子，距一段

放一輛，……。

章六十二  
太陽祇剩半個的時候，車到了豐台。白小福第一個發現這個就「哦……」地叫了一聲

：『怎麼跑到平浦綫上了呀？』

麗英，麗良都被他的聲音所驚嚇，並且走到他的身邊去。

『怪事，怎麼到了豐台？』小福抓着自己灰白的淺頭髮。

『答——』麗英的話同那商人同時說出來，因此她就停住了，聽那商人說。

『現在壓根兒就走這條路，打長辛店上西車站的路早就不通了。』他的話如此開始：『日本人來到北京以後，西車站就封鎖起來。如今不管京奉車，京漢車都得到東車站。』

麗英又感到滿意了，她祇希望快一點到北平，在這一段短短的未來行程中不再出甚麼岔子，有甚麼就攔才好。

車上的乘客少於談話了，即是有時有人小聲談話，那都是與北平有關的。麗英有時也去聽他們一句兩句的，那全是日常生活，與日本與中國無關的話。

『這兒好呀，真正是個和平的城，不像後方那樣還有時迷漫着煙火氣。』

於是那等待着她的幸福日子又在眼前發光，發熱起來，五色繽紛，有如開屏的孔雀一樣。鐵輪和軌道合唱着，那聲音像在爲她喝彩。

幽黑的古城在平地上現出來，列車急急地駛過一列在落日餘輝中閃光的鉛皮小矮屋，不

久就穿過一個小城門。

「東便門啦！」有人叫着。

這一次沒有人去附和那聲音，大家都忙着把行李收拾在一處。祇有汽笛不止地叫着。

「北京：北京：」大聲地在麗英身邊叫着，唱着，她的心神恍惚起來。

眼前黯淡下來，列車在西車站停下了。

人聲嘈雜地在響，「北京：北京：」

一個宏亮的聲音響起來：「良民證拿在手上！」

胖子關切地向小福說，「把證明同票拿在一塊。」

小福點點頭，「謝謝您啦。」一面就從身上掏出一個小布包來，小心地取出在黃河邊辦

好的三張良民證。

他們同着一行人順利地走出柵門，然後就有日本人和警察來檢查行李。

麗英看見檢查行李的是警察，就問：

「您是公安局的？」

「對呀。」

『現在還是潘局長麼？』

『是呀。』回答得和婉一點了。

『我是他的好朋友。』

『您貴姓？』

『白。』她又指指隨行的兩人說：『這是家父，這是舍弟。』

小福立刻笑起來，欠身說：『我是白小福，潘局長是多年相好。』

『……………』那警察還沒有回答得出來。

『這次是特來求他照料照料的。』

麗英走出東車站，那北京的標幟前門樓就打入眼底。那城樓的形式仍然如先前一般，祇是牆上染了淡淡底黃色，上面寫着「和平，剿共，建立新東亞」幾個大字。可是在踏上人力車以前，她發現圍繞在樓下的石柱殘缺了，有一段鉄鍊也不知去向。立刻她感到一些淒涼，雖然自己回來了，可是舊時的人呢？車夫提起車把時，她扭過頭去看看小福和麗良，那兩人似乎並沒有甚麼感覺，祇一心一意的留意着行李。很偶然的，麗良的眼睛向這邊一掃，正同她的眼光碰了一碰。

『麗英，咱們回北京吧！』

## 第二十七章

『有房間嗎？』白小福胆怯地問。他剛閃過三家旅館，店主人都拒絕了他。這時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寒冷回到世間。而且他的精神也萎靡起來。可是那櫃台裏的胖掌櫃却擠着小眼睛向他瞟了一下。於是他抓住這機會就跟上去一個笑和一句話：『咱們是北京人呀。』

『本京人？』那人住小福。

小福不自然地笑了兩聲，『這一回可是新回來。』

『您打那兒來呀？』

『從外碼頭回來，咱們是梨園行。』

『梨園行！』那人繆繆眉頭。

小福從他的聲音感到了一點甚麼，他的機伶與世故立刻就使他更快地加了一句：『公安局潘局長咱們都是熟人，這一住下來，擦把臉就得上衙門瞞他去。』

那小眼睛的胖子原是板着一張油臉的，這時才略略現出鬆弛底面容來，說的句子也比較長了些：『有良民證嗎？您給我瞧瞧。』

「有，」他回門外守在車邊的麗良招招手，「有！」

麗良同麗英望着車夫把行李搬進來時，店主人也就替他們打開兩間房間。

麗英獨自佔了一間。她一面梳洗自己，一面聽小福和那胖子的說話。

「開的是店，住的是客，可是而今不同啦！講的是強化治安，過往的客商都得細細盤查，」

「處身立世，原要細心的好。」

「現在作生意，也真的祇能糊口。閉着門吧，吃不飽，要歇了不幹，上頭又不答應。北

京市面要維持。」

「是呀，咱們老遠的趕回來，還不是湊熱鬧。」

「您是打南邊來吧？」

「香港。」我的閩女兒在那邊唱戲，紅啦！每個月包銀就兩萬多港幣。」

「這回來，可以得唱唱啦？」

「當然，就爲這個才回來。」

麗英洗完臉，換了一套衣服，就走到間壁去，小福就停住嘴，「你都好啦？」

「爸，咱們上便宜坊去呀。我記得您歡喜吃烤鴨子。」

『早沒啦。』店主人說，『去年冬天就關了門。』

『老館子！』小福舐舐上唇，有些感嘆。

『怎麼關了呢？』麗良扣上領子問。

『鄉下人誰敢養鴨子？有鴨子也不敢往城裏送呀！』老板也有些感嘆。這時電燈被打開了，發着黯淡的黃光。

『您說說，附近有那家館子好吃？』

『看您歡喜吃甚麼？小館子祇有興亞麵吃，要大米飯，洋麵就得上正陽樓這些大館子去了。』

麗英在車上就聽人說過，興亞麵在北方是一種新近才有的麵粉，是用很少的棒子麵加上花生渣，糖和別的東西研成的粉末，有時候還從中挑得出小塊小塊的花生殼。在北平，這就是中等人家的主要食品，也就是市面上公開買得到的糧食。她知道興亞麵還是中等的食物，苦一點的人吃的還是豆餅，是榨過油的花生渣作成黑泥土形的餅子，吃的時候用刀切成片兒，煎或是煮。她長途跋涉了好多天，想吃得好一點，所以就說：『咱們走出去再說吧。』

他們走了短短的一段路就是西四牌樓了，十字路口的牌樓仍是與先前一般，祇是這時在



溟濛夜色中看不出它的顏色來。街兩邊的店鋪整齊地排列着，他們在左邊的人行道上緩慢地走着。麗英，致勝殷殷地不願放過任何一個門面。

她看見路西那冒出屋頂的肥胖的塔時就喊道：「這兒是磚塔胡同！」一會又在路東發現那有樓的雙開門面：「這兒是沙鍋居呀！」

這時汽車喇叭響了，一列藍色的電車向南開去。麗英楞了一下：「這是電車呀？」

「從前是叮叮叮響的。現在換了汽車喇叭！」

「從前是黃漆的，現在像火車啦！」

熱鬧的西單牌樓遠遠地映入麗英眼底，燈光在那兒閃亮，紅色和藍色的霓虹燈組成刺目的網。汽車跑過來，跑過去。人力車不斷地牽成了一線，腳鈴聲不休止地響着。無線電播音吵鬧着。柏油路上飄浮着各式各樣的聲音，路面下隱約不明地閃着紅色和藍色的光，掠過車影與人影。親切的北京聲音在人行道上響着，一句一句地流進麗英的耳朵去。她們向東邊一變，進入了西單商場。

三個人都默默無言地走着，各自在用眼睛捕捉久別了的景物與繁榮，用耳朵聽取久別的鄉音。

白亮的燈在玻璃窗裏，有的擺着皮鞋，有的是花花綠綠的衣料。麗英走近去望望標價，不覺地就搖搖頭。

往東轉了個彎，是西長安街了，小福的肚子早就嘖嘖咕咕地響，他抬頭一看，路南的四點鐘在，就向兩人喊了聲：「咱們吃飯吧！」

第一樣上到棹子上的並不是他們點過的菜，是一個大白盤子，裏面尖尖地堆着油黑色的  
小窩窩頭。

「來大米飯跟花捲。」

「這就來。」夥計順口答應着。

「把這個稍走！」麗良揮揮手說：「咱們不吃窩窩頭。」

「是呀，您啦！」茶房恭順地喊了一聲，陪着笑臉跑開了。

麗良往週圍一看，每一張桌子上的客人都是吃的大米飯或是饅頭，可是每一張桌子上也

……

都放着同自己棹上所有的一樣底窩窩頭。

麗英取過一個小窩窩頭來，看了看就輕輕地說：「這就是興亞麵。」

小福也取了一個，細細的看了，又送到鼻尖上聞聞。「氣味還正，沒有怪味。」

麗英分開一個來，「太粗了，你們瞧，真的有花生殼啦！」

「小姐，您請用飯吧。」夥計滿臉堆笑地送來了大米飯。「東洋人提倡吃興亞麵啦。」

他的聲音低得很。麗英仔細地才聽了出來。

飯後，他們沿着舊路回去。一邊走，一邊商量明天的節目。

「第一，當然得先拜拜潘局長。」小福說。

「嗯。」麗英靜靜地聽着他的話。

「咱們這次回來就靠着他啦。」他精神煥發地說：「一登龍門，身價十倍，而今的潘大人比不得當年。明兒一早麗英就去看他去，他一定忙呀，去晚了準不成。得像上醫院賤病一樣，見天亮就掛號去。」想了想，他又說：「住的地方，還個得先有。組班的事，等見了局長再說。」他望望麗英：「班底子，腳兒，場面都現成。」

「還有團子呢？」麗良提醒他說。

「這不成問題，回頭找一張小報瞧瞧就成了。」他輕輕地就把麗良的話挑開去。「成問題的還是你的行頭！」

「這得一筆錢。」

「憑你跟他那點交情，這點還够啦。」他向麗英一笑，特別把「他」字的聲音放得很響，拖得比較長。

「他」字像一根刺似的錐得她的心很痛，可是她却沒有說甚麼。過了一會才說：『祇要看一輪易老板去，這些都解決了。』

夜裏飛着微雨。

第二天很早她就被小福叫醒了。她梳洗完畢穿着好時已是七點半鐘。這時麗良已吩咐夥計買來燒餅豆漿，讓麗英先吃，又叫夥計把上公安局的洋車雇好。

小福同着她一塊走到門口，『今兒你先給我問候他，改天我才跟你去走一趟。』

麗英的車剛在公安局門口站住，一輛小轎車就從裏邊開出來向北拐去，兩輛摩托車跟在後面保護着。

她讓過那一股捲起來的塵土，才往門裏走。

夜

霧

「找誰？」

「找局長。」

「汽車剛出去！」

「那……」她遲疑了一會，「那他甚麼時候在呢？」

「你裏邊傳達室問去吧。」

麗英走到傳達室，可是傳達兵又說得開副官去。麗英不想去，就問：「局長的公館在那

兒？」

「你找他有甚麼事？」那人盤問地盯住她。

「我們是老朋友，想看看他。」她從容地說。

說話的人從她的態度上看出來人並不是在說假話，因此口鋒就變得和氣些了。『悠貴姓

？』

「姓白，十年前我就認識潘局長。」

「悠住在那兒，回來我給悠回一聲。」

「我才從外碼頭回來，住在旅館裏。他公館在那兒？還是我看他方便些。」

「您還是上這兒來方便些，日本太太不喜歡客人去的。」

她站了一會，心裏暗暗地說，「居然還有東洋太太呀？」她笑了一笑，「煩條說一聲，有個白麗英來看過他。」

太陽剛露出臉來，薄薄的黃光洒在街上，照得麗英一身暖洋洋地。她不想就回旅館去，於是就向南走。穩步路她就出了城，繞過了前門樓，她在那兒徘徊了一小會，就決定搭南去的電車到天橋去走走。

街市沒有變，越往南越冷落起來，電車上也是鬆鬆的幾個人。車停下來，她是最後一個下車的。這時陽光裝點了那個寂寞無聲的大廣場，那些敵屋的瓦頂水氣還不會乾，像魚鱗一般閃着微光。她立刻仔細去尋找那個瓦屋頂，很快她就發現了。她還想找一個小姑娘，可是她立刻忍不住笑起來，那小姑娘就是她自己。她又想到丟在西方天底下的小緋緋，不久之後，她也就有今天自己尋找不到的自己底過往般大的女孩子了。她淒涼地吐了一口氣，陽光刺激出她的淚眼：「她同我完全一樣，也沒有媽媽。」

她不再看甚麼，熟悉地跑上了路。幾轉，幾拐就走進那條又髒又潮濕的胡同，地下仍是黑色的灰土，凹凸不平的路面比兩邊宅門的門限更高出許多了。她覺到這條路有些變了，似

夜

霧

乎少了甚麼東西，可是她沒有時間去想，就從那些多年未被人蹂躪得發光的，爲了雨天行路不便而加放的大石塊上跳着走過去。不一會她就在那單扇的白木門前站住了。那扇門，她初見時是新的，所以當時她的印象很深，可是現在却變成舊的了。門上也裂開縫來。她並沒有想到甚麼。就推開門。那門隨着一個呀吱呀吱的聲音不靈活地打開來。她跨進門去，就把門扇掩過來。那搭着木板釘成的棚底天井形式並沒有變，可是靠牆的溝却生長了綠茸茸的青苔。寬木樅，方長桌無秩序地擺列在土地面上，可是沒有一個人在天井裏，祇有幾隻麻雀在那兒跳。一見麗英進來，就卜卜地飛去。她抬起頭來尋找熟識的東西；溝邊的長樅上放着洋磁洗面盆，一根繩子拉在那兒代替了昔日的那根掛毛巾的鉛絲。緊接着的那五間被打通的屋子裏的大衣箱全關着，木架子是黑色的了，上面空空地沒掛甚麼東西。她一度潑然不動，可是立刻就恢復過來。她對這地方非常熟悉，那幾年她是風雨無阻地見天必到。她想到大姐麗菊和麗良，那時候他搖搖擺擺地像個老頭似的走着。這時她才記起剛才走過的胡同裏所缺少的東西；那是一些賣吃食和烟捲的小攤子。她突然意識到一件事，就說：『我來得太早，還沒人啦！』一面就淒涼地笑了笑，她動了一步，想退出去，自己確是來得太早了。可是怎麼好走呢？萬一遇見一個人，她要問自己是幹甚麼的，即以找人而論，也不能就這樣無聲地退

出去。於是她就向後台去。她走上那木梯級的時候，腳下的木板活動地彈了起來。不由她低下頭去看看，那兒有的板子已經折斷了，有的是鬆脫了釘子。他記得靠這梯級擺着一把太師椅和一張張方桌，椅子上常常躺着那身體肥胖、閉目養神的易老板，方桌上擺着一個白漆小屏，那是寫當天的戲碼用的。可是現在却少了這兩件東西。她想起從前來，那些日月也相當的長，可是這兩件東西並沒有移動過，因此她感到時間不特使人變了，就是別的東西也變了。她不禁微微地搖頭，鼻孔裏緩慢地吐出酸酸的長氣。一面就走進後台去。那原是一個白天也開燈的地方，頂上裝着爲塵封所蔽的電燈。可是這時還早，淡淡的月光射進來，房裏很黑，一些笨重的木器排列在其中。她看見那小白屏風了，牠仍是供在一張方桌上。就在它旁邊，那張太師椅仍舊放着。她的心裏像春天第一次裂開的花苞般爆開了喜悅，就走到那邊去。那桌子正在天窗下，籍着較亮的日光，看見在地板上鋪着的幾對被蓋，那裏全睡着人。「從前這兒不睡人的呀？」她不願驚醒他們就孤零零地走出來。

有一個身子高大的人推開木門進來，他手上提着一把小洋鐵壺。他發現塵埃的塵英站在院子裏，就有些奇怪，他瞪了她一眼，隨即把眼睛移開了。

「借光，易老板在嗎？」



霧 夜

那個人從易老板三字上才放了心，而且也追憶起女客的態度很和婉來，就抬起眼睛看望他。他的眼睛迎着陽光閃了兩閃，才悠長地「啊」了一聲，可是那個悠長的聲音並沒有像平常的那種同樣的「啊」緩慢地低下來以至沒有而是陡然地，像被斧子砍斷了一般。他感到冒失地惶恐不安。

麗英仔仔細細望他，「易老板還沒來？」

「易老板……」他扭捏地說。

「是呀，易老板。」她解釋着，一面心裏又自問：「住在北京的人，胆子怎麼都小啦？氣派也小啦！總是這麼葳蕤蕤蕤的。」

「他在呀。」

「在那兒？」她急迫地問，臉上笑着。

「八脛還沒起來。」他指指裏面。他又望了望麗英，「您尊姓是白——？」

「您認識我？」

「白小福你們是一家子呀。」

「對啦，我是白麗英。」她期待地含着笑。

『你那兒坐呢？』他不安地四面望着。想尋找一張椅子。

麗英看出他的狼狽來，她知道他的不安所在。到裏邊，裏邊睡着男人，外邊，椅子又太不乾淨了。

『悠喝茶，新砌的。』他想起小洋鐵壺進給麗英，『我找個杯子去。』

麗英搖着頭，『謝謝，我不喝。請您看看易老板吧。要是他醒了，就說白麗英想見他。』

『成，成。我這就去。』說定，他就跑進那黑暗的後台去了。

一會功夫，易老板就同着那人在門前出現，他仍是那麼肥胖，手上拄着一根粗粗的手杖，下木級的時候似乎感到吃力，他的步子非常緩慢。麗英連忙趨前幾步去扶他。他一把握住她的手，就凝神地把她呆望着。

『王虎臣，你的眼睛還好，我簡直的精氣神不足啦。』他戰戰兢兢地說完這句話，才又對麗英說下面的話，同時鬆了自己的手。『我早說過，白小福有限力，悠瞧，小麗英不是出來了麼？』

三人都沉默着。事先易老板和麗英都有一肚子的話要說，可是現在找不出話頭子來。

『虎臣，』易老板眯成一線的眼睛動着，『找個板櫈咱們坐坐呀。』

『可是……』王虎臣抓抓頭皮。

易老板想起甚麼，『麗英兒，咱們台上坐。』

他剛一說完，王虎臣就扶着他的膀子，向後台去。麗英跟在後面。

麗英想起王虎臣來了，她剛到園子來時，王虎臣正扮一個「忠孝全」裏的淨行，那時還嚇唬過她。那時他還年青力壯，現在也正起始走老弱的下坡路了。一句俗話在她耳邊響：「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自己也不是當初的小姑娘了。

易老板在台面上坐下了，指着另一把椅子讓麗英坐。易老板多年沒達到知心人一樣，就把滿腹牢騷擠了出來。麗英的年齡倒退了十多年，她年青的回憶從這古舊的戲籠子裏任何一個角落中湧現。可是每一個回憶中都牽連到小綉。

她多年不見易老板了，在外貌上他蒼老了許多，可是聲音已不如當年那麼宏亮，她想起一棵枯死的大樹和寄生在枝幹上的小野藤來。

『你回來，還挑班子嗎？』易老板說完許多喪氣的話以後，停頓了一下才這麼說。

『吃了這行飯，祇有走這條道兒。』

「我早說過，你走得了這條道的。」他微微一笑，可是很快就恢復了臉上的平板。

「好些事都得靠着您啦。」

「笑話，我一定幫忙——」他又補了一句：「人老，不中用了。」

王虎臣岔進話來：「白老板離開北京本來日子多啦。」

「是呀，您也得多分神照顧照顧。」易老板替麗英回答着。

「您多捧。」麗英一笑說。

易老板關切地問起她的別後情形，她把一部份編造出來的生活加入真實的過往裏告訴了他。又提出一些組班上的問題來給他談。

他閉着眼睛，凝神地聽着麗英的話，他放在棹沿上的手指輕輕地彈着。

「現在不成啦，人都不認得了。」她說：「還得請您幫忙找找。」

「沒問題，我來找。」他的眼睛猛地張大了一下子，負責地回答說。

「還有場子？」

「也成。還有這麼點老面子。」

「絨子？」

他沉默了。

『小老板不是頂好的。』王虎臣向他說。

『誰呀？』麗英追問他。

『就是他的太老爺。』

『好呀，就是小老板，煩他……』

『不成，這孩子還差的遠。』

『易老板，您大謙啦。』王虎臣轉問麗英：『小老板常常幫挑班的大老板們的忙的。』

『您提拔提拔我吧，』麗英懇求着。

『小福呢？他不是——』

『爸，他的手風漏啦，不成了。』

『死的死，老的老。』他的老眼裏癡癡地擠出淚珠來，『好，我讓他那天來看看你，試試再瞧吧。』

她不願待在那樣不暢快的環境之中，就告辭了出來，獨自一人走了一段路又搭上了電車。照原來的意思是要回旅館去，可是望見前門的時候，她又改變了主意，要看看潘一貫去

。這一次沒有落空，剛在會客室坐下不久：就有一個副官走進來。

那人走進門來就用手指住麗英：『噢——是你啦！』

麗英從沙發上站起來：『是您呀，張爺。』

姓張的走過到她身邊，伸出一隻瘦弱的右手來給她，『白老板，咱們長遠不見啦。』

『局長沒在麼？』

『在，在，在。馬上他就出來。你是多會兒回來的？』

『昨兒個才回來，第一就拜望你們來啦。』

『不敢當，不敢當。』他手指上的鑽戒閃着光。『咱們坐坐。』

『當然得先上你們這兒串門子，這些日子得意啦。』

張牽蒼白的臉上泛着紅色，兩隻眼油亮地閃着光，『還不是仗着潘老大，他高陞一步，

咱們小弟兄跟着走一步。真是，龍無頭不行呀。』

『有事要您幫忙。』

『請講吧，祇要你吩咐下來，自當馬上照辦。』

麗英心裏有些驚，坐在她自己身邊的是一個當年的熟人，可是說話却總是那麼油前滑聲

音與表情毫無變化，她從對方的身上找不出一點點代表他固有本性底地方來。『我打算回北京唱戲。』

『你說笑話啦，你在南邊找了錢啦。』

『誰說？』

『上了報的。』

『瞎說——靠不住——』

『真的，咱們這兒有報告。』

『局長請——』一個警察在門邊報告。張奉立刻就站起來：『咱們裏間去吧，局長室裏談談去。』他讓麗英前走，可是麗英不肯，他就說：『對不起，我前邊帶路。』

『真是變啦，』麗英跟在他後邊，望着他的身影出神，這個人比從前會說話多了，而且說的話全像光滑的小寶石，好看可是硬硬的不能潑進一點一滴的水。『真成，真成，官運不錯，福至心靈了呀。』她一面回想，一面品評，不覺已經走到局長辦公室門前了。

一個武裝警察打起門窗，張奉向後退了一步讓麗英走到頭裏。

潘一貴坐在辦公桌前批閱公文，一見麗英進來就笑嘻嘻地站起來。『你回來了？歡迎，

歡迎！」說完他才走向前幾步拉住麗英的手，『那天到的？一路辛苦啦。』

『昨天晚上才到，今早上來看過您一次，剛遇見您出去。』

『坐吧，坐吧。』他比當初胖了些，態度也很大派。他望望麗英，『不錯，比當初更漂亮了。』

麗英臉上一陣熱，烘出兩頰的紅暈。

『住定了沒有？』

『住在旅館裏。』

『是單身來的？』

『不。』

『還不誰呀？』他凝神地，迅速地問。

麗英懂得他的意思在那裏，就笑着說：『還有爸爸。』

『誰？』他不放心地重問。

『白小福呀。』他回答。

『呵……呵……』他宏亮地笑起來，『是小福呀！是小福呀……』接着又是一陣笑。笑



得任性，笑得麗英有些害怕了。『住店不是長法呀。』

『是呀，要找房子。』

『你要長住下去？』

『白小姐打算在京裏唱唱。』張奉站起來對她說。

『好呀！好呀！又可以飽眼福了。』

麗英又引起了剛才的感覺，這個人是在說假話，做假事，連微笑的笑聲也是不自然的。張奉已經使自己有這樣的感覺而潘一貴則更有過他處。最使自己不解的，他關心地問到自己的某一件事，可是却並不說起找房子的話。提起唱戲，他又是極表歡迎，「好呀，好呀」地連聲說了幾次，往後又是沒有話了。她想起許多的人，許多的人都犯了這種毛病，她的眼前現出更生的影子來，他也沾染上同類的油滑，可是比眼前的兩個人又差遠了。

潘一貴坐在麗英對面，細細地打量她。這個女人已不是當年那樣了，現在更像一個成熟的婦人。她的豐滿的身子從調和的服裝顏色上更顯得好看。一種長途奔馳以後的氣色更增加了她的風韻。他望到她的手上，淡紅的指甲上。『南方很苦吧？』

「……………」她笑了一下，她不懂得他的意思。

「指甲油也沒有麼？」

「啊，」她懂了，「那地方當這些是奢侈品。」

一貫的眼前閃過一點晶亮光，於是他的眼睛就流到張奉的手上。「張奉，你又弄了個戒指？」

「才買的。」

「我看看。」

張奉無可奈何地把戒指從手指上取下來遞給一貴。

「麗英，你看看光怎麼樣？」那小小的光芒在他手上。他並不把戒指送過來，祇放在手心上玩弄着。

「很好。」

「是真的？」

「真的。」

「多少錢買的呀？」

「一萬。」

「賣給我吧。」

「好——好。」

「麗英，趕明兒你唱戲，我就把這個送給你。」

就在這時候，辦公桌上的電話鈴响起來。張奉趕忙走過去，可是一貫止住他：「這兒的電話不用你接。」說完，他自己大步走到桌邊，取起聽筒來。「我是潘——」他的聲音一頓，原先浮泛在大大的臉龐上的油滑之色全部消失了，「是，是，我就過來——就過來——」他放下聽筒就對張奉說：「預備車。」

「噓！」

張奉退出門去。他向麗英搖了搖頭：「我還是說中國好，真的，現在我常常思念中國。東洋人的差使實在太難辦了。」

張奉第二次進來。一貫就向麗英說：「六點鐘上東興樓來。」說完點點頭就出去了。

張奉又直呼起她的名字來，東拉西扯的說些別的話。麗英支吾了他一陣，把旅館地址告訴了他：「張爺，五點鐘您上咱們那兒來一趟好嗎？」

「好的，好的。」

「對不起，張爺，我先走一步，回頭您來。」

「別忙，」張牽按了按電鈴，一會進來一個武裝的警察。『叫他們預備車子，送白小姐』

## 第二十八章

這是地處東城住宅區裏的一個宅院。小小的朱門上釘着發亮的白銅門環。前五天，這房子還住着原有的住客，可是在一天夜裏被警察強迫搬了出去，用兩張封條交叉地貼在門上。可是第二天下午就啓了封，有各種匠人開始勞動，那夜晚在白亮的煤氣燈下不停地工作着。很快很快地就刷新了，新木器也由店子裏送過來。這精巧的四合院和附着的一個小跨院，全部佈置得適於居住了。屋子的住客就是白麗英，在事先她會同着張牽一塊來看過一趟，第二次仍是由張牽陪着她來的，這一次她就算接收了那屋子。作爲正式的主人。

她看見這房子同第一次完全不同而且家俱和別的東西預備得非常齊全，就感動地向張牽說：『潘局長真太好了，太好了。』

張牽對她的話沒有回答，祇是微微地笑着。一面又帶着麗英把屋子全看了一遍。最後他們才走進跨院，看了看廚房。

『連鍋灶都有了。』她感激地自言自語地說。

張牽把話接了過去，兩眼望着她說：『麗英，雖然局長想的週到，可是我辦的更週到呀。

『。』

『謝謝您啦 張爺。』

『一會還有一桌酒席送過來，是局長送的。』

這時小福和麗良也從洋行裏好用人回來。這房子立刻就熱鬧起來了。

麗英最初約張奉在東廡裏坐下。可是隔於那葦簾總覺有些氣悶。恰巧老媽子在當院裏澆了水，呼呼呷呷了一壺茶，大家移到簷下去坐。這時候太陽已經落山，熱氣已退，一陣陣的清風從洒過水的地面上捲過來使人感到涼爽中得來的舒適。鳥兒在晚霞下飛過，已看不出羽毛的顏色祇是一條條底小黑鳥。

『麗英，咱們真的幾乎不見了。』

『快十年啦』

『日月過的好快。』張奉望望小福。

『可不是，張爺，日月如梭箭離箭，戲上說的真是不錯。』小福說完就望着麗良，『所以新編的戲，就不如老本子好，海潮戲，文明戲裏那裏找這麼入情入理的句子。』

『十年來你多半在戲園裏在那兒？』

『大半是在X。』

『那邊生活得到底怎麼樣？這邊簡直不清楚。』

小福立刻把話搶過來：『壞！壞！壞極了！』

麗英也明白小福要把這句話搶過來說的原因，就換了別的話要他的話頭移開。『今晚，

他還請誰？』

『沒人，就是他一個，此外就是咱們四人。』接着他又說起組班的事，『你放心，祇要局座點過腦袋，還有甚麼通不過，別說華北方面沒人說話，就是東洋人也不會說甚麼。小福，我給你說，強化治安運動裏，警權高於一切。不用說別的，像這個地方，』他的手得意地在茶几上拍了兩下，『不是咱們還住得進來嗎？』

『是呀，是呀，』小福呷了一口茶；『我見天都在給麗英麗良說，潘局座和張爺對咱們多好，真是恩重如山。你們兩人也該記住；這個，這個，啊，』受人點水之恩，當作湧泉之報，『這才對呀。』他又向張奉抱歉地說：『咱們梨園行，說的都是戲詞兒，太不雅觀，太不雅觀了。』

張奉想起一件事，『還得找一個絃子，局長說他想聽聽麗英的戲呀。』

『成，成。』小福連聲應着；『麗良，你去易老板那兒一趟，找紹甫來一趟。』

麗良剛出門，他又追出去，『要他帶絃子來，別忘記了。』

就在這時候，張奉交了一張一萬塊錢的支票給麗英：『這是華北準備銀行的，局長說給你先用着。』

麗英接過來，看看就放在口袋裏去了。小福關好門回來，麗英就說：『我洗洗臉換換衣服去，爸，您陪着張爺吧。』

『你去吧，這兒有我。』他含着笑向他的女兒說。

麗英走到上房，一個新來的老嫗子就跟進去。『太太，裏邊黑呀，燈在甚麼地方？』

『沒有燈的，祇要一撥開關，房裏就亮了。』麗英先走進去，開了燈。那年青的女用人就陷入神奇的迷惘之中，『多亮呀！』

『你瞧着，就這樣，開關。』隨着那「噠」地一聲房間裏就黑了，就亮了，麗英望着女用人睜大的黑眼睛。『你姓甚麼？』

『姓錢。』她一面回答，一面仍舊奇怪地望着電燈。

『你不是北京人。』



『你怎麼知道？』

『我會猜，你一定是鄉下人。』

『別笑話，鄉下怕游擊隊。』

『那門子遠呀？』

『六十多里地。』

『六十里地就有游擊隊？』

『可不是，不是這樣。我守在家裏種地，也不會來伺候您啦。』

『游擊隊怎麼樣？很討厭？』

『太太，咱們害怕打仗呀，咱們不是東洋人，又不是游擊隊，祇有逃開。』

『錢媽，我給你說，別叫我太太，叫我白小姐，我姓白。記住了。』說完她就在粧台前

坐下來，又開了近處的盞燈。「水！」

錢媽給她把水弄來，看着她慢慢的梳洗。

外面麗良已經同着易紹甫來了，就在當院同大家一起喝茶，磕瓜子。

西屋電燈通明，席已經擺好，單等潘一貴來就可以吃晚飯。這時張一不願說甚麼了，就

對易紹甫說：『煩惱一遭，麗兒死，您來一段如何？』

『要聽我的嫌？您坐在左邊來，我是左嗓子啦。』

聽完這話，張奉就大聲的笑了。

麗英聽見那不自然的笑聲也忍不住笑，就提高嗓子問：『張爺，您笑甚麼？』

『麗英啦，咱們正在強化華北治安，防止共匪，可是而今連嗓子也有左傾的了！』接着張奉的話又是一陣笑。就在這時候，麗英已經在唱一句搖板了。

易紹甫的弓子停住，『怎麼樣？』

『再高半個字還侍候的了。』

『一段甚麼？』紹甫說着就把「千斤」移動了一下，拉起一段慢板來。

張奉的笑聲停住了，他跟着麗英的聲音低唱着，脚也一動一動地打着拍子。

麗英已經打扮好了，輕鬆地對着鏡子畫着眉毛，一面就同錢媽閑話着。

『你的爺們侍你還好嗎？』

鏡子裏的錢媽羞澀地低下了發紅底頭，麗英愛嬌地回過頭看着她，她正扯着衣服角玩哩。

『我是問真的。』她解釋着，『他對你好嗎？』

『太——』她改了口；『小姐，不瞞您說，沒辦法才進城啦，城裏的東洋人也不敢亂來。我當家的怕……』

『怕甚麼呀？』

『小姐——』

『我也是個女的，別怕。』

『他怕東洋人要我去當壓寨夫人，他不肯。』

『鄉下都是這麼？』

『可不是，我娘家就在西山，也還是這樣啦。如今，就剩這麼一個城圍還是乾淨的。』

『你不是說家裏有游擊隊嗎？怎麼又有日本鬼子？』

『小姐，您不知道，游擊隊是常來常去，東洋人常被他們打走，可是有時又調大兵來。』

大兵一來，游擊隊又退走了。』

『你們怕的究竟是誰？游擊隊還是東洋兵。』

『游擊隊當然好囉，他是咱們自己人呀。』

麗英把盾紅收好，閉了大站燈。『你說話可得小心，給親日派聽去了，可不得了。』說

到「親日派」三個字時，她向窗外指了指。

『他們……？』錢媽的眼睛張得大大的。

『張副官是公安局的。』她淡淡地說，聲音很低。

那年青女人沉默着，她黑大的眼睛不尋常的驚悸底動搖着。

『不要怕，小心些就是了。』她安慰她說。

『我祇想天下太平，大夥兒都好。』

易紹甫的胡琴高亢地響着，麗康的噪音提的很高，『要相見除非是夢裏團圓。』

從這一句上引出麗英的傷感。她覺到這精緻的屋子裏缺少了一種應該有的東西。

房子原來是潘一貴給麗英租的，張奉是一個跟隨潘一貴十年以上的人，所以早就心裏有了數，把一切事情辦理得有條有理。當他剛把這意思給張奉說時，張奉就說沒有問題，而且這是化不了多少錢的。果然張奉向人一示意之後，麗英的房子就有了，就佈置起來了。

一貴五點鐘就打算上麗英這兒來，可是四點五十分的時候得到電話，一定得辦一件緊要的事情，等到那件事情辦完以後，已是八點三刻了。這件案子本來不必他親自去辦，可是他却不能不等在辦公室裏聽回信。

『有關人犯都扣押了。』

他聽取了這個報告之後，心裏就不再煩燥了，取下紙筒，叫出一個電話，他簡略地報告了一下經過，最後才用剛少人家給他說過的那句話來結束電話：

『全案人犯都已經扣押了。』

他離開局子已是九點鐘，白亮的電燈把這空空的衙門照得陰森可怖。他穿過兩重天井才走進自己底汽車。

北京已是燈火輝煌的了，他的車不久就在麗英的門前停下。

院子裏的人早就餓了，每一個肚子裏都被飢火燒得發響了。易紹甫正用一隻劈開的筷子揀着燃着的松香往琴上洒落膠脂，那明亮的火光正照着張率的眼睛，他正無厭地窺着麗英的身子。

『真麻煩，而今在北京組班可真不容易。』

張率的眉毛向上一揚，他要誇耀的時間到了：『本來，開旅館，組班子頂不易的，可是有了咱們作後台，』他拍拍胸膛說：『又看那個大腦袋敢喊個倒好！』

就在這時候，潘一貴的汽車喇叭在門外遠叫了三次，張率對這聲音是熟悉的，立刻就一

下跳起來，奔出去開門。院子裏的人也站起來迎接一貫。立刻，張拳就抱着一貫的皮包，有禮貌地跟在局長的後頭走進來了。

麗英眼前現出多年前的一幅圖畫。那還是初春，榆葉樅正綻開了刺激人的花。她同趙菊吟一塊坐在蒲團堂石欄邊嗚嗚。那時她播一貫也就像今天的張拳一樣，跟在吳佩孚和江朝宗的後邊。『而今他的身後並無人跟了。』她想着。小福滿臉含笑，準備說話。可是麗英沒有說話，他不好先說，就用手肘碰碰麗英的背。麗英一下想起了來，就走上前幾步迎住一貫：

『你來啦。』

『來啦。』一面他又向院子的人都點點頭：『諸位等久了。』

張拳這時比，都忙，他帶羅錢媽擰手巾，又讓聽差沏茶。一會又追上聽差說：『泐香片，局長喜歡這個的，多加一費。』

『小福，咱們是老朋友呀。』

『是。』他彎着腰。

『多年不見，你好呀？』

『託福，託福。』他的腰更彎下去了。

「麗英，那時你才這麼大。」一貴隨便地用手比了比，「可是今天已經可以啦。」這時他望見了易紹甫，他還不認識，「這是？」

「紹甫，我給您引見引見，這是潘局長。」白小福眉開眼笑地指着潘一貴說，「這位呀，」他的手換了個方向：「這位是麗英的琴師，咱們也是多年的世交。」說完他又情不自禁地嘻嘻了兩聲。

「那天在東興樓沒聽暢快，今兒麗英可得賞光啦。」他的眼光很快地在麗英的臉上一閃，可是一躍又到了易紹甫的臉上，「煩惱一下。」

紹甫恭順地取起琴來，眼睛望着麗英。

「您早不來，我的嗓子都唱啞啦。」

「對不住，對不住！」

「咱們先還是吃飯吧，大家都餓了。」

一貴放肆地大喊了一聲：「准如所請！」第一個高興地走向西屋去。後面才跟着麗英等人。

西屋的大圓桌早就擺好了，一貴站在上席對小福說：「今天誰是主人？」

『可難說呀，茶又是局長賞的。』

『還是您坐上席吧，局座。』

『圓桌不分上下，大家隨便。』一貫坐下，大家也就跟着坐下了。

白小福給客人們斟上酒，『麗英，你敬局長一杯。』

麗英端起杯子站起來：『您喝一杯。』

一貫心裏正在尋思一件事情，也就把酒杯舉起來：『我不能喝。』

『敬不上？』小福笑嘻嘻地說。

『喝一點酒就醉，醉了可會發瘋的。』

『笑話，笑話，局長海量呀。』小福一貫地陪着笑臉，不時用手去理弄那根右嘴角上那

顆痣上生出來的白毛。

『喝吧，我不會喝也喝一點點。』

『她不會喝？』一貫心裏一笑，就說：『你喝多少，我喝多少，回頭發瘋，你可別怪我

呀。』說完，他就把一杯白酒喝下去了。

麗英用舌尖觸了一下酒，就辣得滿口怪不舒服，因此就停住了。



「喝呀 喝！」一貫舉着空杯，不肯坐下，兩眼直逼着她。

「喝了罷，局子都乾了。」小福催促着。

麗英做他們逼得無法，祇得把酒含進口內，可是滿口像火燒一樣。

「別吐。」一貫直逼着她。

她把帶着火煙的白酒吞下去了。全副腹胃都火一般燃燒起來。過了短暫的一會，她纔恢復了常態，望了一下一貫說：

「這兒有張單子，請寫個賬。」她對麗英望了一眼，他就從口袋內掏出一張紙來交給她，她又轉給一貫。「人都差不多了，祇缺一個淨行。」

「金老板不行嗎？」他想了一下。

「目前，」小福咳了兩聲：「淨行正走紅運，誰都單獨挑班，不肯配戲。」

「要他配，非要個配。」張奉憤怒起來。

「先別生氣，」一貫今天是例外的平和，又舉起杯向麗英祝纔。

「不成啦，局長。」

「咱們有言在先，我的量淺得很。老朋友，多年不見，總該來三杯吧。」

小福還感附和着：『對，對，這很合理。』

『局長，讓我待一會兒再喝吧。』

『白酒太利害，張奉，叫他們換花雕來。』

『早預備好了。』西春出去了一會，馬上就帶着酒進來。

『淨行不配戲，當然，不過架子也不必太大了。從前程硯秋同郝壽臣同過班子，雙掛頭牌。』

小福的頭贊頌地說着：『雙掛頭牌，對的。對的。』

『是呢，』一貴接着道：『廣告分開登，粉脾分開寫，這不就結啦。』他就向張奉說：『你明天把我的意思給令老板說說去。』一貴說完，親自給麗英斟了一杯花雕，又逼着她吃了自己剝得喝的白酒。

立刻酒就使一貴強壯的軀體中的血液加急地循環起來，臉上泛出些紫紅色，鼻翼下的肉紋加深，油汗起始慢慢地從那兒擠出皮外，他對自己的臉很不滿意，第一是油膩膩地不自然，第二是發發辣地不舒服。他的身子似乎長粗了些，在衣領裏很不自在。於是他解開了上衣的扣子，露出多毛的紅色肌膚底胸膛。

夜

霧

「麗英兒，我答應你在北京組班，真她媽的就待多大的名色。上邊有頂頭的東洋人，下邊又是甚麼亡八羔子的好士。換個人，我可真不幹，小福，你說我姓潘的够交情，够朋友？」

小福不敢望他發紅的眼睛，那黑眼珠閃着漆一般的烏亮，他祇笑着，低聲地笑着。「够交情啦，局座，您真是够朋友！」

張奉又找到機會：「可不是，白老板，走遍長江黃河，點着燈籠也找不着咱們潘頭兒。」

「他媽的，」他笑着拍了張奉的肩頭一下：「潘頭兒對你不錯，小子，你記準了你的潘頭兒，可別叫成潘老頭，潘老丈啦！」他祇忌憚地笑，那笑聲使在坐的人都心悸起來。

「是啦，是啦。」張奉看情勢有些不對了，回答就不自然起來。

麗英原來就是空肚子，又加了兩杯不同的酒，最初不覺甚麼，祇是靜靜地坐着。後來她的心就不舒服地跳起來，身內的血液全往頭部擁，一股專門燃燒着表皮下的肌肉，她感到自己已經醉了。「不成啦……我得……先……先……睡去……」

「麗英兒，」一貴故意把脚步放得蹣跚地走過來，他伸手託起她的臉來看。於

鼻帶着濃濃的紅暈底麗英的臉就映進他貪婪的眼中。像一朵未開的玫瑰花苞，上面是烏黑的，有些零亂的長頭髮。兩隻眼睛已經疲乏地合上了，微汗正像露珠一般地附沾在她的臉上。易紹甫忙忙地吃了兩碗飯，就放了一塊檳榔在口裏跑到院子裏，他感到一種不吉之兆，匆匆地把零收入袋中。「白老板，我先告便，回頭怕沒電車要拉道，天橋又是頂壞的。」

「您先去吧，您先去吧，」小福也不留他，把他送到門口，關好門自己就回來了。

潘一貴的酒性發着，喉嚨就張大了，他的話像機關鎗一般不休止地咕打着。「今天才出了一樁大事，上海來的話……話劇班裏出了……出了女間……就……就是那個姓……姓陸的。」

張奉一驚，「陸——？」

「可不是，就是那個頂紅的電影明星啦。下午我得……得到上邊的……上邊的命令，……已經全部……全部扣起來了。」

張奉同小福使了個眼色，自己就先走出去，馬上小福就跟出來了。

「白老板，局座醉了。」

「是呀，您看，麗英又不能招待他。」

『他醉了可麻煩，咱們出去溜躑吧。』

『不大好，局座還在睡覺。』

『沒有人呀，他就算了，有人呀，他可就發脾氣。』

小福沉吟了一下，就乾脆站出來。張奉還不等小福開口就搶着說：『我的肚子還沒飽，陪我出去吃點甚麼吧。』

小福不好拒絕，就大大方方地跟着他走出門來。邀他們全上了一貫的車。

車夫問：『局長不回去了麼？』

『不回去了，可別告訴人員長在甚麼地方。』

『是。』

『上楊梅竹斜街。』

『是。』車夫憑了一聲，那綠色的小甲虫一般的汽車就開出了街口向南而去，

『眼爺，咱們上那兒呀？』小福問。

『逛逛去。』他淡淡地回答。

『我走得忙，沒帶——』

「得，張爺上這些地方是姑娘們的造化……我在公安局作事呀，老兄。」  
白小福沒有喝多少酒，可是他的身子有些搖晃起來。唯有麗良這個年青人，天越黑，他的好奇底眼睛越睜得大。

麗英是清清楚楚地，祇是被酒燒得毫無力量，她感覺得骨節全部軟了，連坐也坐不住。她知道一貴托起她的頭來，她知道一貴把她扶到北屋去。她並不願意人家這樣地對付她，可是她沒有力量。正因為她是清清楚楚地，她對這位公安局長不敢說個「不」字。

一貴並沒有醉，他心裏暗暗地得着自己的計劃週詳和張奉的機伶。他聽見人們把一切都收拾好了，院子裏先是寂寞了，接着是聽差的把燈全關了。那時候他關了門，拉了窗簾。麗英躺在沙發上，她不能動，口裏起始乾燥起來。她忍耐了很久，可是她不願要一貴遞給她。後來她覺得口裏燒得在冒煙了，「潘局長——」

「嗯。」他掙掙地笑着，可是沒有笑出聲來

「您給我一點水喝」

一貴照辦了，麗英頓時感覺一陣清涼。她更清楚地覺得一個陌生男人待在自己的屋子裏不成話，可是她找不出話說，她的頭現在可以動了，就拿眼睛在屋子裏到處瞻望。

她的眼睛停在一個鐘上。

「潘局長，一點鐘了。」

「很晚了。」

她想說：「您該回去了，」或是她說出來的却是：「您還不回去嗎？」

一貴搖搖頭，惡笑着：「路上通不過了。」

「您是公安局長呀。」

「大夥兒都是平等自由，我還怕敵人啦。」他望着她，慾念旺盛地擊倒了他。他走向她，去：「我醉了，走不了啦。」一面他從手上取下那個光耀得不自然的鑽石戒指來：「早遲都得給你，拿去吧。」他把戒指塞在麗英手裏……

長夜，就是這樣過的。

麗英曾在天明前熟睡過一小會，可是惡夢不會放過她，像一條長蛇把她細綁得很緊。全個夜晚她都是在半睡半醒之中，她很難分出甚麼時候是在胡亂的思想，甚麼時候又在惡夢之中。她在夢中與半醒時，腦子總去捕捉一些往事，許多熟悉的人物……一度她在朝陽之中睜開眼睛，可是那祇是一兩秒鐘底時間，她清楚地意識到祇有自己一個人，於是她拉了一個枕

頭放在背上，這樣她就在那軟軟的枕頭當成了緋緝，於是她安靜地入睡了。

多年來小福就有了一個習慣，不管昨天晚上睡得多麼晚，第二天天一見亮就會醒過來，而且再也睡不着。這天早上他剛一醒過來，拜訪他的客人就來了。他出乎意料之外的把疲乏底張率迎接進來。

「張爺，昨晚您不是不打算回去麼？」

「是沒回去呀，可是公事多，今早天一明，就串您的門來啦。」

小福吃了一驚，「找我嗎？」

「金老板的事，我找人給他說去了，潘局長的面子他不敢不賣賬的。」

「多勞您的神。」

「還有一件，」他把頭湊近小福的身邊：「局長上這兒來是不能說呀！」

「是，是。」

「局長的太太是東洋婆，你們得小心，知道了，可——」

「是。」他連聲應着：「是，是。」他習慣了彎腰。

第二個醒過來的是麗良，他躺在牀上不肯起來，昨晚上的情形太使他留戀了。



小福的心裏很不安，他知道自己走進一個網裏來了，他也略有些失悔不該跑回北京來。可是立刻他又會想到麗英並不是她親生的女兒，如果她能使自己享受一點榮華富貴的話，自己又何苦把富貴推開，拒絕呢？可是他心裏有些矛盾，他的脚步也是同他的心思一樣，他從南到北又從北到南，徘徊徘徊，在天井中走過來又走過去。他聽見麗英醒過來，他就在「的窩」下站住了脚。

「麗英。」

「噯。」

「起來吧，時候不早啦。」

麗英起來了，他走到外邊來大聲地喊：「錢媽！險水！」

小福輕輕地責備他說：「這是你姐姐的家，自家能動的就自個兒作好啦，而且她又沒醒，你別把她吵起來了。」

麗英正睡得甜，卻被麗英吵醒了。於是她就去望望鐘，時間已是十一點了。她不願起來，她一點聲音也不顯出，她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她醒過來了。她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小福和麗英的聲音她聽得很清楚，可是她却不願聽，也不願看見白天的光亮，就把被子往下一拉，連

頭蓋住了。

不久以後可怕的，熟習的喇叭又在窗外響了，進來的是潘一貴。

「小福，您早呀！」

「局長，您……」他想不起甚麼來，就：「局長 您……嘻嘻……」

「麗良，你姐姐呢？」他問。

「她還沒起啦。」

麗良的話剛完，一貴就往上房裏走。小福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潘一貴走到牀邊，輕輕掀開被子。麗英祇好閉上眼睛。於是他推醒她：「傻丫頭，十二

點啦。」

麗英張開微腫底眼睛望了他一眼 又望別處去了。

「昨晚上醉了、對不起。」

麗英仍沒有作答，祇是喉間哼了一聲。一面又伸手去拉被子。

一貴看見她手上並沒有那個戒指。「我給你的戒指呢？」

麗英下意識地指指枕下。一貴馬上把枕頭翻起來，找到那個戒指，「我給你戴上。」

她不肯伸出手。

「一家人吧，發甚麼瘦氣。快起來。」一面他又喊：「小福兄，您進來，一家子還拘個他媽的甚麼禮呀！」他把窗子推開，大聲地對龐良說：「叫錢媽打水。快一點，今天午飯咱們上擲英吃大菜去！」

龐良無可奈何地坐起來，雙手用力抓着頭髮，她自己憤恨着自己。

一貫猙獰地望着她，他勝利的笑着。

錢媽掙着水進來，規規矩矩地喊了一聲：

「太太，修早。」

## 第二十九章

客人散去了，祇留下蒼白的燈光照着大廳，杯盤狼籍底鋪着白布的餐桌。在丁字形的桌子那一端，麗英手上玩弄着一朵花，坐近她是潘一貴。他們兩人很親密，聲音放得很低。

『你不必貼記，全辦好了。』

『就是這麼請一次？』麗英反問他。

『這是風威並施的方法，』他好笑着：『要他們怕我，可是還是用油大糊糊他們的嘴。』

『他的話一頓，』這樣他們就不會說壞話。『以力服人，不如以德服人。』

一貴說完就站起來，『這就瞧你的了啦，麗英兒。』他的眼睛斜向她去，眉毛和嘴角也都揚向相反的一邊去。

『可是，一貴——』

一貴的臉陡然地沉下來。

『局長，』麗英立刻改過口來。

『記住了，咱們的關係要分清楚。公是公，私是私。』他第二次走近她身邊，和顏悅色。

地對她說：『目前處境特殊，換一個人，我一定不幫這麼大的忙的。反正，我總對得住你的。』

『那，』她沉默了一陣，覺得老這麼僵下去不大好，就：『大後天上戲啦。』

『沒有問題。一定滿坐。』他拍胸脯說：『這又是十來年啦，當初就號召得了城南，難道今天一個北京還生問題，出岔兒不成？』

『心裏總有些……』

他撫着她寬闊的背：『你還怯場？』

『不是這個……』

『還有甚麼？滿座兒，我保。不怯場，你保。花籃甚麼的還怕沒人送來？這個我也保。』

他離開了她一步：『你甚麼都不用管，祇管唱戲好了。』一貴說完，就走出去。

麗英本來想叫住他，可是又止住自己底聲音，等他走了，才懶洋洋地站起，走出去。

這家飯店坐落哈德門內船板胡同西口，她從那兒出來就踏上自己的車子。車夫就順着那

條馬路往回家的路上去。

『別忙。』車夫聽了她的話就停住了等她繼續說話：『上市場去一趟。』

車到了王府井大街，她吩咐站住了。她走下車來，在兩邊的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她的腳步停留在中原公司的大貨窗前，她凝視着那些陳列出來的貨品。看了一會之後，她就走進去，一直走到兒童部去。

一種奇怪的心情驅使着她，起初是不快意，是瞭然不樂，後來卻懷念起遺給更生的小綉綉來了。

店員看見這個貴婦人來臨，就必恭必敬地招待她。

『兩三歲的小孩玩的。』她說。

店員們開動了環在地面上的小火車，火車頭拖着各種車廂在軌道上跑，跑過山洞，跑過鐵橋，跑到一個車站停住了。

『多自由啊，』她想起自己所坐的火車，不覺羨慕起這個小火車來。

接着店員們又指點她看了幾件東西，她都買下了。她付過錢，留下地址，要他們立刻送她去。

這樣，她的愁煩便排遣開了，很舒適地趁車回到家裏。來應門的是錢媽，她像見到親人一樣地喊了一聲：

「太太，你回來啦。」

「錢姐，」她和藹地望着她：「你年紀太輕，還是叫你錢姐吧。」

「隨你的便。」她天真地笑着。

「今天你高興。」走進北屋，麗英看見她兩頰紅靨，就問：「有甚麼事呀？」

「嗯……」她低下頭，又去玩弄衣角。

「講呀，錢姐。」麗英也笑着，一面解開領扣來。

「他——他捎信來囉。」

「好呀，他多愛你。」她在笑，可是也覺得鼻子有些兒發酸。「你先去吧，一會有人送火車來，給我放下。」

「送火車？」她又驚奇起來。

「不是，是小孩玩的。」

她笑了。

麗英覺得她很好玩，就問：「你十幾啦？」

「你問過兩回啦，太太。」

「錢姐，你瞧我的忘性兒多大，你不是十七了嗎？」

「是呀，太太。」

「錢姐，我總覺得鄉下好，鄉下的空氣裏沒有土，沒有烟。」

「您太客氣。太太，我還是說城裏好啦。城裏的燈亮些。還有——」

「還有甚麼？」

「就咱們兩個人，」抵着嘴說：「城裏的衣服也比鄉下好看些。」

「鄉下多好，一夫一妻，你喜歡你當家的，當家的喜歡你。白天你們一塊作事，晚上你們睡在一個坑上。」麗英索真地說着。

「太太您又笑話我啦。」

「好咱們不說這個。」她斜躺在床上，錢姐，後天我要唱戲了。」

「真的？」

「嗯。」她點點頭，「你沒瞧見我的把子，行頭嗎？」

「您帶我瞧瞧去。」她相信了，幾天來有人不斷地送刀槍，送戲衣來。「真笨我怎麼會不信呢？」她埋怨自己。她想起一件事，就半吞半吐地問：「局長晚上來？」



「誰管他——愛來不來。」她淡淡地，也無精打采地說。

聽差的把剛才買的東西全送進來，麗英叫全放在北屋西頭裏間的炕上。

錢媽，已經學會開關電燈了，急急忙忙她跑到對面去，一面又叫聽差快把東西搬過去。她對那些花花綠綠的小東西感到很大的興奮，於是就走過來。

「太太，火車可會動！」

「會呀。」

「讓他動動瞧。」

麗英聽從了她的話，把那火車開動了，錢媽像一個孩子似的爬在地板上，瞧着那列小火車走過了橋，走過了洞，在車站前停下來。

錢媽正高興的時候，麗英卻想起糾糾來，「他會買火車給她玩麼？」可是立刻回答了：

「他會給她找一個母！」

門鈴響。

「局長來啦。」說着錢媽就往外邊跑。

「不是局長，汽車沒擱啦。」聽差說，一面慢慢走出去了。

來的人是個大漢子，可是委委蕤蕤地失去了精神，一直到走到屋子中間來，麗英才看出他是誰來。

『王老板！』

『白老板。』王虎臣兩眼失神，木然地望着她。

『你有甚麼事找我罷？』

『是的……』他胆怯地回答着。

『您說好啦，不是外人。』她望錢媽，『茶！』

『紹甫說，您邀了我啦。』

『要您多幫忙。』

『承您提拔。』他感激地連連拱手。可是，噫，這真不該說，真不該說！』

麗英從錢媽手中取過一茶杯遞給他，『喝吧，喝了再說，定定神。』

他惶恐地接過茶去，又木然地望了望麗英才把茶一飲而盡，把杯子還到几子上。『我……』

『我想……我想給您……借幾個錢……』

『您有急事？』

「真不該……真不該……我家的養孩子……」

「恭喜您啦，王老板。」

「可是要動」往後「手術」兩個字幾乎使人聽不見了。

「要多少錢？」

「七百多……」他喃喃地說。

「您先拿一千去吧。不，我去看看。」

「您……」他感激得要哭了，眼中這時才閃出光來。

「叫預備車。」

「我先去啦。」他往屋外走。

「一塊走、給王老板雇輛車來！」

王虎臣的家住在城北一條小胡同裏，那兒離城根已是很近了。麗英想起北平的俗話來：「東文，西武，南富，北窮」。一直到現在，北平還是這樣地區分着她的四方的。他的家在小雜院裏，小小的兩間矮屋子一共住了七個人，他兩夫婦而外還有五個孩子。

那作母親的正在痛苦之中，一見虎臣回來就像得到很大的安慰。她那浮腫的臉上懸掛數不清

的大汗粒，上衣已經濕透了。可是當他們回來時，她的臉上短暫的浮起笑來。麗英還聽見輕輕底一聲：

「你回來啦。」

兩個穿白衣的女人正在那兒幫她的忙，另一個女人正用火柴點起酒精燈來。刀和鉗子也在那兒發着響。

麗英走到門邊，往裏邊一向屋子裏望，那坑上已經橫躺下三個孩子睡熟了，另外兩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正坐在燈下，呆呆地想心思。有一個望見了客人，以為是醫生，並問：

「大夫，我媽生了沒有？」

麗英走進去，「快了。」一面就同他們學談起來。

「你喜歡媽媽養個弟弟還是妹妹？」

「弟弟。」那女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

「妹妹不好嗎？」

「爸爸不喜歡妹妹，」另一個說：又用手指了指床上的三個小孩；我們都是丫頭啦。」

麗英淒涼地笑了，她心裏不解地自己問着：爲甚麼自己當時也希望糾糾是個男小孩呢

「你們唸過書沒有？」

「咱們倆都唸過書，可是今年沒有了。」

「幹媽不唸？」

「沒錢。」大的一個爽直地說。

王虎臣帶着一身大汗進來了，他向麗英苦笑一下，「老天爺保佑。」

「下來了？」麗英搶着問。

「唔。」

「是個男的吧？」

他搖頭說：「又是個丫頭。」

「也是一樣，男女都一樣的。」

「不過……還好……孩子落地就是死的」。他輕輕地吐了一口氣，無神的眼睛望着

天上說。

麗英的肌肉猛烈地抽搐了一下，立刻把身子轉過去。就在同時，那兩個女孩子也像被電

刺了一般，低下頭不敢看她們的父親。

「大人還不安吧？」

他點點頭沒有說話。

她想起一件事來，就從皮包裏取出兩疊鈔票來給他：「王老板，這是兩千塊錢。」

虞臣惶恐地接過那錢來，他的動作暫時是麻木的，過了一會，他的眼淚才流到臉上「您從我戲份裏扣吧，白老板。」

「不，王老板，這是我送您的。」

「……………」他楞住了。

「這是送您的。」第二次他對他說。

那中年人，又在哭，又在笑，像一個小孩子見到生客人一樣，不知所措。

炕上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醒過來，她揉着眼睛坐起來。昏黃的燈光刺激着她，在那不習慣的光亮中，她惶惑地幾面望望就帶哭聲喊起媽來。

「別嚷，」虞臣喊着，又向兩個孩子吩咐：「好好瞧着她，你媽聽不得嚷呀。」

麗英走過去，「妹妹，我抱你。」她張開兩臂，準備抱她，可是那孩子看了看她之後，

就歪起嘴要哭，因此麗英就轉身對虎臣說：

「王老板，我那邊寬敞，我把他們帶過去住幾天吧。這樣兒就清淨些。」

「那……」她想著。

「不打緊的，我那兒屋子寬，又有老媽子。」

「太麻煩……」他喃喃地說不出話來。

「她問大的一個女孩子：『你叫甚麼？』」

「沒有名兒，咱們叫她大姐兒。」虎臣回答說。

「大姐，出去給我的車夫說，雇兩輛車回家去。」

大姐遲疑着。

「去吧，大姐，白老板帶你們上她們家玩幾天去。」他剛說完時，就被外間的呻吟弄得

匆忙地跑出去了。

裏間裏是靜的，二姐正用手指在逗四姐兒玩。麗英悲天憫人地把心思想開了。

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雖然貧困些，可是一夫一妻過得很恩愛，這恩愛就是千金難買的

。王虎臣的女人，把全生命都貢獻出來，給王虎臣和王虎臣的女兒們。生產是女人的最大痛

## 第二十九章

苦，她自己經歷過這個來，她也聽老太婆們說過，「生孩子，女人是一隻腳站在棺材裏，一隻腳站在棺材外，」可是從來沒有一個女人拒絕她的丈夫，雖如此痛苦，而王虎臣回來時，而在痛苦中聽見王虎臣的聲音時她還會得到安慰地笑了。這是多強盛的愛情。王虎臣的生活過得够艱苦了，他如果丟下女人和五個他所不喜歡的女兒不管，他不是可以過得像十幾年前那樣幸福麼？可是他沒有這樣，他仍然把負擔一天一天地加重，一步一步地走着，這又是多強盛的愛情！可是自己却離開了更生，而從潘一貫那裏又得不到一絲一星的愛情，她曾經愛敬愛過一個年青女人，名字叫章淑善，那個長身蒼白的女人一望就是不大健康的，可是她同那個男人也過得很任性，很恩愛。可是她對淑善的某一次談話認為不妥起來，那就是她譏笑過一個文人的說法：「女人是隻鳥，男人是給他造一個窩，讓她好好的照着小鳥兒們。」她認為這是完全對的，她自己也是如此的看法。天對自己太苛刻了，她不能像大姐那樣有一個媽媽，又不能像王虎臣的女人一樣有女兒，又不能得到王虎臣的女人有的一個有強盛愛情的男人。

「車厘好啦。」大姐回來說。

「咱們走吧，大姐，把她們都叫醒上咱們那兒去玩幾天。」



那天晚上回去時，天已經晚了。小福和麗良都睡了，可是她的精神煥發，陪着五個孩子在屋子裏玩了很久很久的小火車。她常常都有一個感覺，自己像是一個母親。

『因果是有道理呀，大約是前世沒有修得好罷。』她想著。

孩子們對小火車很有興趣，有一次那火車跑出軌翻倒了，她們就大笑起來。

白小福睡得正濃，被一陣陌生的笑聲驚醒了，起來一看，北屋的燈火通明，就走過來問

『你回來了。』

『剛回來。』

『局長沒來？』他關心地低聲地問。

『沒有。』她不大歡喜人家提起一貫，所以就簡單地回答。

『這些是誰的孩子？』

『王虎臣的。』

『帶來幹嗎？』

『她們媽媽生孩子，留在家裏悶得慌，我就把她們帶來玩玩。我又給了王老板兩千塊錢

第十二章 九

『兩千？』

『因為動手術。』

『往後可不能呀，咱們班上的多啦一個二千，十個二萬，這可不了。』

麗英心裏不太自在，可是也不願給他多說，自己伏下地去把火車開動了。

『火車！火車又動啦！』四姐兒拍着一雙小肥手，望住麗英，不像剛才那樣不要她抱了。

第二天王虎臣不會來了，孩子們在麗英家比在自己家裏過得舒服，所以也沒有想着回去。可是麗英却不能像昨天夜裏那樣陪着她們玩了。

那天下午她不得不忙起來了，好些平常沒有在這兒出現的人來了。這些人全部屬於陽春社。陽春社就是麗英新組的班子底名字。

白小福尤其忙，他同每一個人周旋，說話。麗良又恢復了多年前在平漢路一帶唱戲的風度，單同中等角色說話，班底子和掃邊老生他理也不理。他在一些人面前總纏着名角樣子，可是那真正的兩個大角，同麗英和小福說話都拿着架子，他自然搭訕不上。

本來一貫說過要來，結果臨時有事，祇張奉一個人來了。他把潘一貫的意思告訴大家，希望大家幫幫白老板的忙。當然，這些人對此都沒有異議。

「金老板，您得多捧捧。雙掛頭牌，您的意思怎麼樣？」吃飯的時候，張奉把那個名角捧到上座。

「祇要您吩咐一聲，那有不効力的。」金老板拱手謙恭說，一面讓張奉上坐。

「今天我是主人，我代表潘局長。」他頗為得意地說。

「我當然也加入陽春社。」

「不敢當，不敢當。」白小福笑着，連連作揖。

我想雙掛頭牌不好。從前郝老板這麼幹過，可是他的位份高。」金老板低聲，委婉地說着。

「麗英的輩份小，您老前輩。就雙掛頭牌您已經委屈了。」小福斟上酒說。「麗英兒初回來，過兩個月，還是讓您捉摸她一下，她掛個二牌已經够面子啦。」

金老板吃了三個菜就推說晚上有戲，連說了幾個「少陪」而去。

「王虎臣沒有來？」麗英這時候才發現了一個人。

「他家有事兒，許來不了。」小福兒說。

這宅子裏熱鬧到夜間八點鐘。

「咱們該散了，要戒嚴了。」

「甚麼？」麗英問。

「九點要戒嚴。」

「沒有這回事，」麗英說，「昨天晚上我回來很晚呀。」

「今天起，九點鐘戒嚴。」張奉說：「不過，不要緊，明天的戲準五點開，九點散。」

天上原來有殘月一彎，這時都被黑雲遮住了。麗英想：「華北的局勢就像華北的天一樣

1。

客人們在愁慘的天容下，匆促地散走了。客廳裏祇留下小福，麗良張奉來。麗英坐在小

圓桌前削着梨子皮。

「張爺，明兒的票怎麼樣？」麗英關心地問。

「下午就滿了。」他接過麗英削好的梨子來，「小福，收了些甚麼呀？」

「緞帳，綵衣有了六七十件了。」小福笑嘻嘻地。

『你看够了麼？』張奉明知故問地。

『樓上樓下都够了，台中間是局長的彩帳。』

## 第三十章

九點半鐘，殘月又從黑雲裏掙扎出來，那幽暗的白光和着慘淡底路燈光照着十字路口。街上的店舖早在八點多鐘就關閉了，同時車馬也一分鐘比一分鐘減少下來，到了九點鐘的時候，行人幾乎絕跡了。時時有速度很快的草綠色的軍用車開過或是三輛一班的丁字形摩托卡跑着。有十幾個穿軍服的中國人，正從停在路邊的一輛大卡車上把沙袋搬運下來，在十字路口築起一個小小的方城。這樣的工程不單祇在這一十字路口，在任何一个街口都同時修築起來。有許多街頭街尾則築成三面的牆，另一面則將就了原來的牆。這樣的工作直忙到月落的時候。

白小福很早就醒了，昨晚上一夜不曾闔眼，因為第一天是麗英上戲的日子，這已使他够忙亂的了，而北京城內又起始戒嚴起來，這更使他心裏非常焦急。祇在將近黎明時候才睡了一小會，可是鬧鐘又在正六點的時候把他吵醒了。於是他翻身坐起來，開了電燈，又推醒旁邊床上的麗良。

麗良不大願意地醒過來。

「起，起，是時候啦。」

「天還沒亮啦。」他又閉上惺忪底眼睛。

小福把電燈關了，讓曙光照到屋子裏來。麗良笑着，小福嚴肅地站在自己床前，就也一下坐起來了。

「麗良，」他咳嗽嗽，第一次繃着臉，正正經經地給他說：「你還年青，趕明兒還出得了頭。梨園行有梨園行的規矩，早上起來早點，事情多啦。」

麗良默默地穿着襪子，不願意聽似的。

「當練的就練練，當喊喊的就喊喊。」

「我的嗓子已經倒啦。」

他的聲音變得很溫和「嗓子倒了，喊得出來的。那位大老板十幾二十歲的時候，沒倒過嗓子？」他在床沿上靠着麗良坐下來：「咱們雖然不是親父子，可是感情總比師生還親些。我比你年紀大，說的話都是經驗之談。這一回你姐姐老遠的把咱們捎回來，這情份也就够大的了。撇開她不說，就爲你個兒打算，也得好好的幹才對得起自己。」他的話停住了，想了一會才又繼續地說：「比方，你說嗓子倒了，倒了還可以好，就是好不了，也有好不了的辦

法，馬連良老板不是倒了嗓子才紅起來的嗎？南邊的麒麟童，嗓子也是倒了的，可是他們這今不是挑班子，紅得發紫嗎？」

麗良的心激動起來，他的頭被感動得低下去，猛可地他又站起來，把腰間的板帶重新拴緊，就向當院走去。

『麗良。』

小福的聲音使他的步子停住了。『爸。』

『你練把子？』

『是的。』

『先回來。』隨着小福的聲音，他轉過身子，慢慢地走向床邊來，小福見他走近，才繼續說：『我無非是先給你說吧，這時候，』他指指北屋說，『她還沒醒啦。』

麗良忽然想起一個地方來，『我上院練去。』

小福點點頭：『去吧，我得先出去串串門子去。』小福說完就走出大門去。他本來想先看幾個陽春社的人，可是剛一拐出胡同口，街上的情形就使他吃了一驚。

『小實報！看小實報！』賣報的孩子在冷清的街頭奔叫着。



小福取出一張小票，買了一張實報。上面刊登的全是同盟社的消息，全是日本軍隊打得很好的記載。

他搔着頭皮，心裏納悶起來：『這是怎麼一回子事？』跟着，他就想到一個好主意，找張奉打聽一下不就得了嗎？因此就又轉回自己家裏打電話。

『你不用惦记。』張奉的聲音：『今晚上照樣上好了，總在八點三刻散了他。』小福還想問問時局，可是張奉說：『電話裏不便講。』

麗英起來了。她穿着短衣長褲走出當院，踢踢腿，練練腰。好多時候她沒有起來這麼早，吸着新鮮的空氣覺得很是清新。夏末，早晚還有些微涼浸人。她來往地練了練腰腿，身子暖洋洋地舒適起來。

小福打完電話，『麗英，你起來啦？』

『爸，你瞧我的。』她撩起一雙腿來，再往上一躍，兩腿前後成一字形，笑嘻嘻地坐在地上，於是一陣紅雲昇到她的臉上。正像那時的天空染着紅紅的朝霞。

『找麗良來走兩趟吧。』

『麗良，麗良！』她喊着。

「他在跨院裏練把子。」

「堂院這麼好，幹嗎上跨院去？」

「怕吵着你啦，我以爲你還沒起。」

廉良帶着一身微汗，拿着一根藤桿走過來。

「廉良接過廉良的藤桿，『陪我走走。』」

「廉良另外找來一根藤桿。」

小福想起一件要緊事，『別花呀，北京城海派吃不開的。嚶，得規規矩矩，有板有眼的。』他歷來不會豫今天這樣鬧心過孩子們，他親自爲他們預備了溫開水，又叫大姐二姐別走下官階來。吃早飯的時候又給他們把生雞蛋打到小杯子裏，逼着他們吃下。

「這真補呀，連吃三天生雞蛋，餃子可以加高半個調門。」

飯後，他又給廉良說，自己上園子去了，回頭金老板他們來就大家「過過」。

他走進園子，「客滿」的木牌早就掛出來了。他心裏暗暗高興。張泰派來幫忙的人也全

註 「過過」是把戲對對一過的意思。

部到齊。他笑着向那些人打過招呼，就把工作分派給他們。於是大家就把那些綠幃掛在柱子上，樓簷上，欄杆上，半個鐘頭之內把戲院佈置得金碧輝煌的。花籃和銀盾全放在後台坤角化妝的小屋子裏。

『真像一回事兒！』他心裏在說。他南北跑了好些地方，可是在北京有這樣一個熱熱鬧鬧鬧底爭面子的機會這還是第一次。『還沒有別的坤角有這麼够面子啦！』

他擦着那顆大痣上生出來的一根白毛微微地笑了。他祇等三點鐘，三點鐘人就可以到齊，大家給神磕過頭，萬事就緒，諸事都順利了。

從園子一佈置好，他就連着來往於園子和家中三次，把麗英晚上要用的衣飾與把子全搬到園子裏。

『麗英，』吃過午飯他就對她說：『別老在大姐小姐兒身上打攪了，還是睡一下。兩點鐘咱們一塊上館子①磕頭去。』

麗英睡不着，雖然有幾次也迷糊了一小會，可是心裏有事，總是丟不開。

註 館子即戲院。

來。  
王家的四姐兒這幾天和她混熟了，老離不開她。這時就偷偷地推開掩着的門把頭伸進

『四姐兒！』

『白老板。』她胆怯地應着。

『晚上我帶你聽戲去。』

『嗯。』她走進來。她走近麗英的牀邊，『白老板。』

『你叫我孃孃，四姐兒。』

『孃孃？』她對這兩個字感到新鮮和詫異。

『孃孃。孃孃就是你媽媽的妹妹。』她拉住她的肥胖底小手解釋着說。

大姐二姐三姐帶着五姐兒進來了，她們對麗英立刻改了口，不稱「白老板」而稱「孃孃」。

她很喜歡這五個小女孩在她的身邊，每當見到她們時，她就浸沉於一種不可言說的聖潔底情感之中。那一段時間裏，她把一切憂思，困苦，流離，侮辱都忘記了，沐浴在天真無邪之中。

「嬢嬢，四姐兒說：『咱們玩火車去。』」

「不，今天不。」她拉着她的手，溫和地說。

「嬢嬢，昨晚上有客人，沒有玩，你說今天補的呀。」

「讓錢姐帶你們去玩吧。」

「不成，嬢嬢，咱們要你去。」

麗英無法拒絕她們，就陪着她們走到對面屋子裏去。

小福也跑進來，他纏着眉毛。『麗英……』

麗英心裡早明白他爲甚麼苦着臉，就對小福抱歉地說：『……我睡不着。』

『養養神也好呀。』

『她們玩玩也就是休息。』

『玩意兒』<sup>①</sup>第一呀，麗英。』他的眼睛可憐地誠懇地盯住她。

麗英看見他那一份誠懇的樣子，他對自己很是關心，祇好對孩子們說：『我要出去了，

晚上再玩吧。」

麗英洗過澡，換好衣服，就同小白福一塊坐車上館了去。

穿過短短的一段走廊，她就走入喧嚷底後台。後台被一個巨大的瓦屋頂簷蓋得密密地不透氣，雖才是下午，白亮的四處發着電燈光。人們在那兒來往，正像螞蟻在急急地爲搬運食物而忙碌一樣。麗英剛一進去，就有人發現她：

「白老板。」

在這一聲之後，許多「辛苦，辛苦。」底喊聲從四處響起來。麗英也含着微笑，吟着「辛苦，辛苦！」

小福見她來了，就給檢場的說：「拜祖師啦！」

一個角落裏點起香燭來，麗英就跟在小福後邊走向那兒去。那裏供着神位，小福領頭行禮。

行過禮，有五個先行選定的班底子就穿上靴子和衫褲走到開臉的架子前面。一個丑行的就取下一隻新筆來，蘸了白粉往自己鼻上一抹。

「萬事大吉！百事順緒！」他向小福和麗英作揖道喜。

那五個人四個扮了鹽官一個扮了財神，把吉祥儀式①都作過了。其他的人都帶着嚴肅的心情來看那些依次進行的古老底遺規。

園子裏的燈已經開着了，場面也敲了兩次鬧場的「通。」坐位上稀稀落落坐了幾個人。小福心裏有些急，「怎麼人都不來呀？」

張奎的包車加時趕到戲園，一下車就看見站在門口的小福。連忙伸出手來同他拉。唯恐別的人看出他的不體禮貌來。「我特地賀喜來啦。」

「張爺，不敢當。」

「該開啦。」

「座不好。」

「開吧，開啦再說，反正票都出去了。」說完，他就往後台去。

戲准時開了，可是座祇有六賍。小福吩咐前台把門口放鬆些，讓聽雜戲的都進來。因此

註 跳鹽官 醉財神都是北方戲班開演第一場前必作的儀式，如果不作 或作得不好

就一定要出盆子。梨園行以為可以避邪，賺錢。

麗英上場時 場子裏必全滿滿的了。

小福的頭上忙出了汗。他吩咐麗英說：『喂 記住 中軸子一下，就休息一會。台上的桌椅椅轆都得換。記着，記着。花籃銀盾也全得擺出去，千萬別忘了。檢場的恐怕不成，你就多出點力。』

麗英有些爲難。

『好，好，』小福看出他的不願來，『好，你看好他，讓他別忘了就是。』

『我都知道。』

『還有，』小福抓抓頭，『還有，她上場，你得守在開關前，千萬，千萬，麗英，你千萬別忘記亮燈呀！』

『爸，這個我忘不了。』

『我瞧前台去，我好領頭叫好去。麗英兒一亮相，我就是個碰頭好。唱戲的就是這一股氣勢，我得壯壯聲威去。』小福說完，又去看看化好裝的麗英。

一貫滿面紅光坐在那小房間裏，一見小福進去，就說：『今兒怎麼樣？』

『上座九贈。』



「咱晚上不戒嚴了。」他笑一笑。

「那就好了，麗英？」他望望她說。

麗英站在一張大穿衣鏡前邊，仔細的看視自己的鳳冠和朱紅女蟒，不時地舞弄着白綢的長水袖。

「麗英，」一貴喊了她一聲，等她回過頭來，他就說：「你真是個一品夫人呀，哈，哈……。」

她知道他的意思在那裏，一揚袖子一紅臉就轉過身去了。

一貴對這拒絕感到異常滿意，「小福，一會咱們前邊擇去。」

小福坐在園子裏最後一排，性急地等着場面特別地響起來，性急地等着大燈亮了，性急地等着麗英一挑帘就領頭來了一個碰頭好：

「好……！」

從這時候起，他就專挑叫好的機會來領導觀衆捧場，因此從頭到尾場子裏都火熾地沸騰着緊張的，興奮的情緒。

戲剛完，王虎臣就拿着一個大報紙包走進麗英的化裝室來。

『白老板，辛苦。』他沉悶地走進來，可是仍沒忘却規矩。

『嫂子好些沒有？』她親切地問，一面急急地下裝。

『沒啦。』

『我也是忙，明後天，我得看她去。』

『這是她給孩子們作的鞋，住在您家裏，穿得破破濫濫，叫人笑話。』他把那大紙包裝給麗英：『天太晚，又要戒嚴，這個就托您帶回去。』

『您先走吧。王老板。』她走到盆邊洗臉，讓他先去了。

一貫狂放地走到後台，一聲不響地望着她換衣服。從她的身上他獲得了滿足。

快一點呀，九點鐘就戒嚴。』

麗英吃了一驚，她不想正在換衣服的時候有人闖進來了，可是立刻她就分別出來那是一貫的聲音，就無可如何地輕輕吐了一口氣。『您還怕戒嚴，局長？』

『就是爲這個呀，今晚又得上您府上借住了。』他有把握地，輕佻地說，把每一個字吐得緩慢相同，每一個字吐得很清楚。

每一個字吐得緩慢相同，每一個字吐得很清楚，正因這樣，每一個字都像被鐵鏈敲到她

的心上，每一下敲得心微微地，不舒服地震響起來。

「笑話，局長，」她帶了幾分玩笑的意思，「妳都走不通了嗎？」

「我自然走得通啦，打明兒晚上起，我已經弄好了，十二點鐘散戲。你說，姓潘的那一件事不為你爲前提？」她開她的紛盒，胭脂盒，玩弄她桌面上所散放着的許許多多零碎東西，從那些女人專用的物件上，他的心歡喜地放開了。「你說，你怎麼樣謝我？」

「請您吃飯啦。」她梳好了頭。這時應良已經同着跟包的把東西拿出去了，房間裏祇有一貴和麗英兩人。

「麗英，我化的不少啦。」

「謝謝您。」她四下裏望望就說，「走呀！」

「可是，」他跟着她走出去，情不自禁地捏了她一把，「今晚上再來一個「龍鳳呈祥」。」

麗英啞了一口。

他們回到家裏時，王家大的四個小孩還不會睡。四姐看見她一進門，就跑上去迎着她，拉着她的手：

「孃孃。」

「你還沒睡？」

「您說晚上玩火車的啦。」

麗英呆了一下，可是立刻就想起下午偶然說過的一句話來，「晚上再玩吧。」她變下身  
子：「四姐兒，我疲乏啦，今天我不能玩了。」說着她就把那個大紙包交給大姐，「這是你  
媽媽給作的鞋。」

那是五雙不同大小的青布鞋，麗英深深地感動了，「她是個多勤儉的母親，多了不起的  
女人呀。」

「麗英，麗英！」一貴在喊她。

「麗英，局長叫啦。」小福從自己的屋裏開着的窗上探出頭來。

麗英裝着沒聽見，祇逗弄着四姐。

麗英的聲音也響起來：「麗英，爸說，局長叫你啦。」

麗英感嘆地搖搖頭：「錢姐，把院子裏的燈關上，把她們帶去睡吧。」

「孃孃，明天見，」四姐不捨地望着她。恰巧院子裏的燈關了，四姐祇看見她的影子走

霧  
夜  
到上屋去了。

那晚上，她很疲乏，但是却不曾入睡，她被亂夢包纏得很緊。第二早上九點鐘來了客人，那張片子上印着「趙菊吟」三個字。她猛然地就坐起來。

『請客廳裏坐。』她忙忙地穿衣，穿鞋。

『誰來了？』一貴迷迷糊糊地問，他還不曾全醒過來。

『一個親戚。』一面回答，她就一面往外走。她剛一掀窗子時，就忍不住喊了一聲；

『趙先生！』

菊吟笑嘻嘻地迎上她來，把手伸給她；『你好，你好！』

麗英忘記昨夜的哀愁，就像回到年青時一樣；『你呀！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那麼大的字，白麗英，白麗英，誰不知道？』他仍和從前一樣，不特沒有老而且年青

了些。他的頭髮梳光了，臉上紅潤得很，祇是那殘缺的牙齒和說話時像火簇一般繚繞纏繞的  
小舌頭仍與當年一般。

『您打趣我啦！』她像祇有十五六歲似的，把小嘴堵起來。

『你沒有變，』他想了想就說，『你聽我來了，就跑出來了，是不是？』

『你知道？』

『讓用人給你弄水擦臉吧。』

麗英不覺一笑，『你不會笑我的，韓先生。』

她不避開他，就在客廳裏洗起臉來。菊吟坐在一旁打暈她，不時地感嘆地搖著頭。

『麗英，你現在作甚麼？』

『唱戲。』

『唱戲，唱戲爲甚麼一定上北平來唱？』

『別處唱不紅呀。』

『聽說你上過南邊？』

『我在南邊待了好多年啦。』

『南邊不好嗎？』

『生活太高啦。』

『戲，那兒都可以唱的，何必一定要回來呢？』

『回來看您呀。』

『倒是我看你來了。』

『趙先生，你現在作甚麼呀？』

『沒事，全靠朋友幫忙——』

『你說瞎話。』

『真的 東飄西蕩的走。』

『你給我說呀。』她梳洗完了，在旁邊坐下來，用好奇的眼睛盯着他，似乎想看看透他隱

藏在軀體內的祕密來。

『昨晚上的戲不錯呀。』

『你捧場啦！』

『你確可以唱戲，我早就說過，可是你應該規規矩矩地唱戲。』

『我還有甚麼不規矩？』

『你自己知道。』他的話嚴肅得像個雷似的。

麗英不敢看他那炯炯閃光的眼睛，就把頭低下來。

菊吟知道自己的話說重了，馬上就改了口：『我看你也是沒法，自己總要愛惜自己才

「總先生。」她輕輕地喊了一聲；「……我也是沒法子……」她的聲音毫無力量。

「我想，相當時候之後，能走，你還是走了的好。」他遲疑地說。

「我麼？」她自問着；「我已經老了，甚麼都幹不了似的。」

「麗英，你還年青得很，別說你，就是我，也還年青啦。」

「年青，」她無可奈何地笑笑。「你看我的外表，這也許還年青。可是，」那苦笑仍凝結得像冰一般留在她的臉上；「我的心早老了，這樣催它老，那樣又催它老。生，老，病，死，痛苦，奔波，人的一輩子就這麼過，我見的太多了，想休息。」

那菊吟對這女人感到十分惋惜，他清清楚楚地看見北海邊上的那個天真無邪的女孩子，而現在坐在自己對面的就是十年後的那個人。她應該比從前堅實，強壯，可是除了她還念舊而外，她簡直變了。

他不願久留在這裏，就告辭要走。麗英不捨地問，

「您住在那兒？我來看您。」

「還是我來看你吧。」



『麗英，』他在門口停住了步子，默默地望着她，似乎想說甚麼。終於他還是說了；  
能走，你還是走了好。』

她敷衍地點點頭。

『要不然，你日後要失悔的。』他留下最後一句話，丟下茫茫然的麗英走還了。

第三十一章

『怎麼啦？』麗英急忙地趕到虎臣家裏，那時才是秋天午後的三點多鐘，可是因了天陰飛雨，那屋子已經昏沉沉地了。

『不成啦。』王虎臣那個高大的漢子失去了力量，他的頭上的汗珠混合了流出來的淚水，一張臉都是濕潤的。

『嫂子，嫂子。』麗英走到牀邊，抓住她的雙手。那個女人聽見她的聲音，魂驢像又短暫的回到軀壳中一下。她的眼睛微微地張開，望了望麗英，又忍心地閉上了。汗像大雨似的打濕了她的身子，頭髮淋淋地變成一綹綹的貼在臉上。

她的手原來是抓住麗英的，可是現在却鬆開了。麗英被寒冷一驚，猛地放了手。她發覺那兩隻手已經冷了。

『王老板……』她的聲音像蚊子一樣地響着，又小聲，又戰抖，『王老板……』

『您……？』他的眼睛恐怖地動着。

『她的手……』

王虎臣被一個大的電擊所刺，一呆之後就倒到死去的妻子身上。他的鼻子裏洪洪地響着，悲痛得失去了哭聲。

麗英的眼淚無限的流出來，她想勸勸虎臣，可是她找不到話，她以為還不如讓他哭一個痛快來的好。

黃昏低下來時，屋子裏早黑了。

『王老板，我得走……』她看着錶說。

『您……』虎臣從悲痛中醒過來，他的鼻子酸得發痛，說了一個您字之後，別的聲音就哽住了。

『我得上館子……』

『您……您待我……太好了……』他的鼻涕流出來。

『您不必來了，』麗英用手巾拭些淚，『您的碼子我給改一下。』

虎臣感動地給她打了個千，可是腳一軟就爬下了。

麗英扶起他來；『死者不能再活，』她抽噎着說；『您要……要保重……你還有五個孩子。』

『不用提……女孩都是人家的……咱們姓王的……絕了根苗……』

『您還可以娶……』

『那……怎麼……怎麼對得起……我的老伴……』

麗英怕聽他帶哭的申訴，就走出來。戶外的空氣很寒冷。她的頭腦一新，又想起一件事來，就折轉去。

『您沒有錢了吧？』

『嗯……』他點點頭。

『幹嗎不給我說？』

『上次……已經……我那兒好開口……』

麗英打開她的皮包，裏面已經沒有多少錢了，她的眼睛望到戒指上，可是她又不敢，因為那是一貫給她的。她第二次打開皮包，從裏邊取出一隻金圈子來，『拿去葬她吧。』

『不，不，』他呆呆地連聲說。

『拿去，』她把它丟在牀上，她又想起一個八來，就說，『可別給我爸說。』說完，就丟下虎臣自去了。

吹，頭上就微微地發熱起來。

『要砸！』她低低地唸着這兩個字。

車到家門，一掀鈴，錢媽就出來了，後面一串是王家的五個。

『孃孃，』『孃孃，』這樣的喊聲也是一串的。

四姐兒伸着小舌尖傻笑着：『叮叮噹噹。我就知道是孃孃來家啦。』

『你真乖，四姐兒！』她一把把她抱起來，就往裏邊走，她撫慰她，吻她，她感到自己的眼淚在湧流，變成膠似的把四姐兒的臉貼着自己的臉，四姐兒的小臉也是熱刺刺的。

『孃孃，你怎麼哭啦？』她懂事地喊着；『錢姐，給打盆水來，孃孃要擦呀。』

麗英心裏更加淒苦，孩子開始懂得世故時作母親的就死去了，她自己就是個沒有母親的人，常常都為想像中創造不出一個活生生的母親所形狀而哭。因此她望着那五個一串的王家孩子不由傷心起來。

『錢姐，給她們拾安拾安晚上帶她們聽戲去。你帶着她們上館子來。』

錢媽有些明白，就問：『她們的媽媽，已經——？』

麗英點點頭：「別告訴她們。」

錢媽點點頭，眼裏也有了淚。「大姐，你們都來吧。擦擦臉，換上你們媽媽給你的鞋子聽戲去。」

麗英四肢裏流着酸酸的血液，腰也有那樣的感觉，頭上熱馥馥地。

上裝的時候，她忽然決定了一件事，就把麗良找來；「今兒不成啦。」

「怎麼樣，麗英？」

「腰酸頭疼，着了涼。」

「撐一撐吧。」

「我打起解唱起，前邊我吃點阿士匹靈，先躺一會。」

「也好。」

「找薛老板來，我有話給她談。」

麗良一呆，心裏問着：「甚麼事呀？要找她？」一面便出去找薛鳳凰。

薛鳳凰才十八歲，發育得非常豐滿，照麗良的看法不特是豐滿而且有一二分的胖，可是他總常常想到那是一種「福像」，她也常常覺得她有些像紅樓夢裏的薛寶釵，「真巧呀，她

也姓薛，」每想到這裏的時候，他自己就會變成多情有才的賈寶玉了。確實他也喜歡這個聲音尖銳的姑娘，可是纏繞在她身邊的人像不少，她對他們全都一樣，好像全都可能得到她一樣。所以麗良無人時常常用小生的腔調哼：「有一日少運到雀屏射中，借鸞鳳配鴛鴦其樂無窮。」

他認識薛鳳凰是在易老板的後台，一見之後，他就大談南方的情形和在南方同麗英怎麼的得意。

「雖然在北京稱着海派，可是那個大名角在南方不海呀！珠簾寨是正宗老生戲，可是馬連良在南邊還是唱「石頭人招親」呀，不過是改了戲名而已，石頭人招親不就是珠簾寨？海，海有海的派頭，單說人家的海報，人家的場面行頭，那真有他的，不是我吹，北京好些人必開過眼啦。」

薛鳳凰雙手交叉在強壯的胸前，張着圓圓的大眼睛聽他的。麗良好像得到一個知音，就淨澄不絕地講下去。雖然在他旁邊圍了一小羣的人，可是他的話祇打算說給鳳凰一個人聽的。他一面說，一面去窺視對方的反應，每當看見她的眼睛張得圓圓，臉上的肌肉繃得緊緊地時，他心裏就搔癢地舒服起來。

這個女孩子正式唱戲有三年了，三年來隨着她親生母親在北方各個碼頭流浪。雖然她才十八歲，可是她見過許多人世間的大風浪，把某一些事情看得很淡很淡。回到北京來，在易老板班子上唱配角，這次聽見麗英要組班，就找麗良說：

「白老板，我託您一樁事，」她揚着眼睛說。那清脆如鈴聲一般的聲音在他身邊繚繞，於是她就半挑逗地問：

「說甚麼呀？薛老板。」

「我還不老，別喊我「老板」。」

「咱們叫慣了。都這麼叫呀？」

「梅蘭芳灌的唱片，都稱「先生」的。」她的聲音刺激着他。

「叫你「先生」嗎？」

她任性地笑，聲音震抖着他的耳朵。「你是我的學生呀，我是「先生」。」

「咱們說正經的，你有甚麼事？」

「給你妹妹說一聲，我想搭班——想進陽春社。」

「恐怕——」他遲疑着。他知道小福已經有娶不完的下四路角兒，他要的是有名的「老



板們。」

「你說，」她打了他一下，那小拳頭頗有分量地落在他大腿上，接着那兒就酸溜溜的起來。

「我試試看吧。」他的聲音吐得不大流暢。

鳳凰譏諷的笑了笑；「不作興說敷衍的話，男子漢大丈夫呀。」

「我，我，」他連聲地說，「又不是我的班兒。」

可是麗良無法拒絕她，夜晚就給小福說，他想介紹一個角。他剛一提說，小福就繃起眉毛了。

「陽春社的情形你不知道呀。」

麗良本來不打算說甚麼，可是那肥胖的鳳凰像在他身邊催促着他，於是他的聲音又慢慢地爬出來；「不過，她很不錯呀，是個戲包袱。」

「恐怕不成了。」他搖搖頭走開了。

「不過，爸爸，您給麗英說一下吧，也許成。」

小福問：「是掃邊？」

『日行。』

『男的？』他略略鬆動一點口氣。

『女的。』

『多大？』

『十八。』

『長像？』

『過的去。』

『扮像？』

『不錯。』

『見見再說。』

他見到麗英，就說已經給小福說好了，問她要不要見了。

『給他說過就得了。』

麗良要等的就是這句話。

鳳凰要等的也是這句話。

薛鳳凰正和一個男朋友走進後台，就遇見一個龍套告訴她：『白老板找您啦。』

『那個白老板？』她以為是小福找她，可是回答却是：

『白靈良找您啦。』

『他，』她若無其事的丟開那人走到門窗邊向外望，池子裏已坐滿八賸了，祇前排同包箱還空着些位子，再一看台上，唱的是第三齣戲，於是她就走回後台，不慌不忙地在條桌前坐下。她解開領口，領子翻下去，準備上裝。

『鳳凰，』麗良跑過來。

『……，』她慢慢回頭，望他一眼。

『麗英找你啦。』

鳳凰奇怪睨了她一眼：『找我？』

『快去吧，找你半天了。』

她隨着麗良走上幾步木梯就到那間小化妝室裏。麗英躺在一張長長底木椅上，臉上的肉色發白，兩隻眼睛特別發亮。她見到麗英的樣子不同平時，心裏就不安地跳動。

『薛老板，』麗英向她招招手，意思是要鳳凰走近。

鳳凰突然被恐懼所包圍，她想：一定是麗英知道自己同麗良的關係。她不得不走過去，她的臉爲羞慚底火所燒紅。

『我有一件事給條商量，商量！……』她的話沒有力量。

鳳凰低下頭了，她從麗英的聲音裏分明聽出一種說不出來的字句或是發不出來的聲音。她現在心裏鎮定許多了，她並不羞慚或是恐懼，祇等着那即將來臨的應得的懲罰。

『今個兒，我的身子不大好，』她的聲音休息了，可是那個的肌肉猛烈地震動了一下，『前半玉堂春，您替我走幾場。』

她的血液像在險灘上流的水，波濤洶湧，到這時才落入平靜之中。這時才覺得汗在微微地滲出皮外來。白麗英在捧她，把大軸子讓給她唱，她心裏起始不安，惶恐，她怕自己沒有朋友，沒有熟人，自己的聲望不够，玩意兒不好壓不住場子。因此她遲疑地說不出話來。

『別怕，風浪大，也得頂過去。衣服行頭都用我的吧。』

鳳凰感激地說不出話來，祇把頭點點。

麗英熱鬧地躺着，她聽着前邊的戲在唱。於是就給跟包的說：『叫他們馬後點兒。』鳳凰得到不少的彩，她心裏被掌聲安慰了，她提拔新人，引進了後學。

她知道，那不能延遲的最後時間到了，就帶着病坐到鏡子前。跑包的就替她包頭。

「成嗎？」他把浸濕的水紗拉得緊緊的。

「緊些。」她覺得這樣好些。

「成嗎？」

「再——」她的頭疼止住了，鏡子裏現出她由白而紅的臉子，兩隻眉毛揚得特別的高，眼睛圓亮地大大的睜開，可是上揚的一邊卻小而尖的拖着繃細的尾巴。很快地，她就被人改變成一個古代的女人。

她快上了的時候，頭上的水紗已漸漸乾了，因此她的頭欲裂地劇痛起來。她掙扎着跑下後台去，站在上場門邊，等着上。

台上的燈光突然大亮，那最大光頭的三個燈被反光鏡折回來燃燒着她，暴風雨一般的掌聲迎接着她，她的頭疼得很利害，經不起這樣的光和聲的刺激，眼前短暫的黑了一下，許多的金花爆炸開來，可是她鎮定住了，她的手心裏沁出多量的冷汗。還沒出場之先她得到一個寶貴的經驗：台上的崇公道喊了一聲「蘇三走上吓」她就高聲地回答一聲「苦……吓……」，她的聲音很高，因此臉上的肌肉就有些顫動，這樣一來水紗似乎就鬆了些，而自己又全神

貫注在聲音的運用上，疼痛也忘記了。因此，她竭力支持住自己，準備立刻要唱的一句二簧。短暫的時間裏她回憶別當初第一天踏進白家的門，第二早上，東方剛現出一點灰白色，她們兄妹三人就上城根吊嗓子去。麗雄初次地教她學旦角的聲音，龐良教給她的就是立刻要來的一句。這時胡琴的過門已到，於是她就高聲的唱起來：『忽聽得——喚蘇三……心驚胆……怕……』

捧她的人早就預備好了掌聲和彩聲，可是因了她的聲音特別地高，超過絃子以上，尖銳地唱着，在舞台上造成了個奇蹟，全場人都驚奇地喊起來了。

易紹甫把琴上的千斤移動，讓琴音聲高。一面他又想：『奇怪，二簧鬧了這麼高？』

兩件事情使她難受，一件是本身的病，另一件是王虎臣女人的死，因此唱到了：「左一恨來又一恨……」時，她的眼淚忍不住和着琴聲湧流出來。觀客們被感動，被刺激，叫好的聲音直衝上天空而又被屋頂迫壓了回來。可是她並不覺得那是使自己光榮的或是可興奮的，反而感到像許多石頭投入古井發着寒冷與孤寂的聲音。

她剛一邁下場門，就喊：『水！』

小福忙忙地把小茶壺遞給她喝：『調門太高啦。』

『喂。』她點點頭。

『釘得住麼？』

『嗯。』她在—把椅子躡下，面前天旋地轉的。

『馬後，馬後！』小福告訴場面上的人說，又給後台的人說，於是易紹甫就在胡弄耍着花頭，博取彩聲，而別的人也儘量的使戲的進度慢下來。

厲良燻了一段木炭，用來沖了一壺水過來。小福搖搖頭：『讓她呆着。』

她身上沁出汗來，把衣服全濕透了，淋淋的汗珠掛成線一般在兩鬢下流着。小福用一張乾毛巾輕輕替她拭乾。

她張開眼：『爸，馬前點！』

『馬前？』他不懂她的意思。

『馬前！馬前！』她低喊着：『快點完吧！』

不久，她就又上了。她喝了木炭水，她的嗓子仍是那麼高。

易紹甫，白小福都就心裏種不正常的聲音裏醜成不幸，而觀眾卻爲她的淚，她的汗，她的聲音，她的表情所激動。

『她釘不住了。』小福蹲在紹甫身後說。

紹甫點點頭，把千斤落下，可是麗英像沒聽出來似的，仍舊高亢的唱下去，於是他無可奈何的又把千斤移高了，一面失望地望了小福一眼。

『麗良，這段「二六」她的嗓子有點沙。』

『……』他點點頭。

『怕釘不下來啦。』

『危險。』

小福跑到賬房，央人寫了一張啓事，帶回後台來，叫人在麗英下場時貼出去。

她的聲音到了最後更高起來，每一句都得到彩聲。可是她起始感到疲乏起來，她出了一通大汗，病漸漸的溜走了。

小福打過招呼，她一下，啓事就貼出來。那上邊是說「麗英因病，玉堂春祇到會審爲止，希望觀衆原諒。」

麗英下場不久，大喇叭就吹了。

『怎麼？』她奇怪。



「散戲了。」小福說。

「還沒完啦？」她質問着。

「你釘不住了。」

她休息了一會，已恢復了常態，祇是身子有些疲乏。

「今晚怎麼樣？」她淒涼地笑着。

「簡直是怪事兒。」麗良說。

小福在梨園行多年，可是對這件事也無法說出甚麼意見，「就沒人唱這麼高的，別這麼幹，傷身子呀。」

「麗英，你看，到「二六」，不是不成了嗎？」麗良說。

「嬢嬢，」四妞兒說：「台下好多人哭了……」

「誰說……？」

「我看見，」四姐說：「不信，不信你問姐姐！」

四妞母親的死訊老像一塊骨哽在她喉頭，不告訴孩子，簡直是欺騙孩子們。於是回家以後，她就躺在牀上削水菜給她們吃。她瘦乏，可是又興奮，看到孩子們，她的心情就平靜許

多。『你們想不想嗎嗎？』

大家都說想，唯有四妞搖搖頭，玩皮地說：『不想。』

『她不會想你們了。』她看看孩子們，孩子們不懂得她的意思，她想把那塊骨頭吐出來，可是她仍讓他哽在喉裏。

『太太，廚子回來說，五處跑都買不到白麵。咱們今天午間就吃了一頓興亞麵了。』

『找一找張爺去吧。』她的話一頓，就喊：『麗良，麗良！』

麗良來了，她就給他說，讓他明天想法買麵粉或是大米去。昨天晚上她睡的不好，就吩咐錢姐把孩子們帶出去，自己早一點休息。可是她剛睡着不到一點鐘，潘一貴又興緻沖沖地找上門來了。

早上麗英遣一個人去王虎臣家裏，看看喪事是否辦好了，如果辦好了就讓他上家裏來一趟。又給去的人說，自己本來要去看他，因為潘局長在家，自己走不了。

不久那個人就同王虎臣一塊來了，他的顏色青白，兩眼浮腫，說話時手還有些顫動。他一見麗英就是深深一揖。

「白老板，她謝謝您啦。」

麗英讓他坐，又把孩子們招呼出來。大姐二姐比較懂事，祇站在近處的地方，那三個則忍不住歡喜，在虎臣身旁扭來扭去。

虎臣說不出話來，眼角裏嵌着黃豆般的眼淚，他粗大的手不停地在三個孩子的頭上撫摸。麗英的眼淚也被引出來了，她終於說出她的主張來：「王老板，我想，還是告訴她們吧。」

虎臣呆住了，他並沒有考慮這一事情，麗英的聲音他確是聽見，但是好像同他沒有任何關係一樣。

「我看的開呀，」他木然地說：「這個年頭死了比活着好多了。我當她，活够了，回去了一樣。」

麗英望着他的嘴唇動着，聲音從那兒清清楚楚地吐出來。他的雙眼茫茫然望着前面，麗英望着那雙眼睛是神祕的，無底的。

「哥，」大姐兒首先發現虎臣的反常，就低低地喊了一聲。

「大姐，你過來。」他沒有動，可是他聽見自己親生女兒底聲音，他就這樣的喊着。

大妯對這聲響有些害怕，可是她仍慢慢地移動步子，走到他面前。

虎臣握住她的手，他從那一股暖熱上感到世上的溫暖。「大妯，你的母親已經死了。」大妯似乎沒聽懂，可是一剎那之後她就大哭起來。

『哭甚麼？』他止住她，『傻丫頭。』

二妯也哭了，別的那三個也感到事情的不平常，最後除了五妯兒，全都哭起來。

虎臣如癡如呆地坐在沙發上，他成了一尊神，他麻木地坐在那兒，一動也沒動。過了好久，他似乎才聽見孩子的哭聲，於是他才喃喃不清地唸着：『你媽他多好啦……她閉上眼……甚麼也不管……不操心啦……你們都成了我一人的了……我養大你們……等你們出閣……多會兒才交代得了……多會兒我才像你媽那樣死得了……閉得上眼睛……』

他這般自言自語了一大段時間以後，似乎又想起甚麼來。他顫抖的手伸到懷裏去，摸掏了一會，才取出麗英給他的那隻金圈子來：

『白老板，我承情太多了。這個您收着，我不敢領。』

『我送給您，我說過送給您的。』

『我不客氣的 上次我就收了您的錢……我還沒報答您啦……我家的說，她將來要好

好的報答……她還沒有報答……她就走了，回家去了……她，我，總之……變牛變羊  
咱們也忘不了您。可是這個我不能收。我不能讓您賣手飾。」

「我先問您，您把她葬了沒有？」

他點點頭。

「葬在那兒？」

「得勝門外。」

「買棺材化了多少錢？」

「買了地。」

「沒買棺材？」

「用席子把她一裹……一了百了，白老板。」他又噓噓地咬泣了。

是晴朗的正午，太陽光鋪在當院的石板上。小鳥兒在合歡樹上跳躍着，可是麗英却以為世界死去了。她感到冷酷寂寞與無情。

「太太，局長的電話。」聽差進來說。

她走到電話旁邊，那是一貫叫張奉打來的。

「您就準備吧，四點鐘以前他準到。」

「您一塊來嗎？」她問。

「我還得忙去啦。」張奉先掛斷了電話。

麗英幾乎忘記了下午的茶會，爲了要新聞界方面捧捧她，下午四點鐘在北京飯店有一個招待會。她看看時間已快兩點了，就走到自己房中，在鏡子前坐下來起始梳妝自己。

「我並沒老呀，」她想起菊吟的話來：「明天，全北京的報都會捧我，我要成最紅的坤角了。」她不覺笑了。彷彿見到前幾天電報對面上的馬連良底大半身像來。前幾天，他正要上長春去唱戲，報上就大大地捧他，說他是中國藝部天官，和平使者。「明天，他們會給我送個好聽的名字的。」

果然第二天早上的各家報紙都有關於她的記載。幾家大報全刊有她的消息，小報除了一家新北京對她惡意地加以攻擊而外別的一致捧場。

她拿着那許多報紙，懶洋洋地坐在沙發上，讓太陽照着她。

小福和麗良坐在旁邊，含着得意的笑着看當天各報的記載。

「這是怎麼的？」麗英呆了一會，終於沉下臉來說話，一面把一張小報遞給小福：「好像說的不太好。」

小福連忙接過來，那是一張「新北京報」，標題上就捧着薛鳳凰，新聞裏指麗英爲海派。

「新北京，」小福想了想用手拍着自己的腦袋，「是了，是了。先前就有這麼個小報，老板是，是，對啦，老板叫朝奉崗，他的老爺，大學堂裏畢業出來的。當初他就捧你大姐來着，那會兒就聽人說，他跟潘一貴過不去。」

「朝？」麗良說：「可了不得，十幾年前他們就跟東洋人有關係啦。」

「麗良，請客他來沒有？」

「好像派了個人來，本人沒到。」

「爸，咱們沒得罪他呀？」麗英氣憤憤地問。

「梨園飯可就不好吃，不一定咱們得罪人，有時他看咱們不順眼，可也就有麻煩找。」

「我給潘一貴說說。」麗英放下手裏的報。

「不用囉，那麼一來，麻煩更多了。」

新北京報方面並沒有理睬小福託人帶去「請多加關照的話」反而有步驟地一天比一天的攻擊得更利害了。有時候不惜用大篇幅來捧薛鳳凰，有時竟暗暗的譏諷一下麗英和一貴的關係。

麗英非常討厭這張報紙，她不想看它，但是每天又不得不看看它，看看那報紙到底怎樣對自己不利。

可是這並沒有影響到夜裏的營業，每一場上坐都是滿滿的。而且有一件事情使自己暗暗地高興，那就是自「新北京」掲載了對她和一貴的關係以後，一貴就不上她這兒來也不上館子了。

這件事使她感到非常輕鬆，除了唱戲而外，她就同那五個沒有母親的孩子一塊玩。錢媽也變成這家裏組成份子之一似的，很和諧地生活在一塊兒。

然而每天早上她總有一次不痛快，那就是讀到「新北京」底時候。

一天一天，她那不快就凝結成一團儲藏心中，因此，有一天她就再也忍不住地問小白福。

「爸，今天幾呀？」



『初九。』

『薛鳳凰的包銀是十天一結還是半月？』

『除了金老板都是十天一結。』

『今天初九，明天是日子啦。』

『對，就是明天。』

『二十又是下一個期。』

『對呀，都十天一回。』

『二十五以前，你給薛老板送個「辭帖」去，咱們陽春社不要她啦。』

『這……？』他望了望麗英沉着的臉，上揚的眉毛就把聲音咽回去了。他重新吐了一口氣才說：『辭了她？』

『我的玩藝不好，可是也得有配角，照今天這個樣兒，陽春社裏，我總不能把頭牌讓給她掛。』

小福不敢再說下去，他耳朵裏充滿了麗英嫉妬與忿怒的聲音。他回到房裏就腦子裏尋出多年前記住的辭帖格式，可是一提記筆來他又遲疑住了。

麗良是快三十的人了，他還是個單身漢子。老早就有心給他說一門親事，立起一個門戶來。雖然麗良並不是親生的兒子，但是自從麗菊死了！麗雄麗英相繼出走以後，他對他就看得不同，加以又死了小桃紅，世上除了麗良就無親人。在寶雞他就有意讓他結婚的意思，可是錢上又成問題。這回回到北方，麗英的事又混得不錯，所以他看着麗良與鳳凰來往心裏也滿高興的。

「這個——？」他把筆放下了。『讓麗良求求她去吧。』

可是麗良在麗英那兒求情失敗了。麗英看見麗良愁苦着臉子時，她就像得到勝利了，得到報復以後的滿足。

『麗英，你得提拔提拔她。』

『就是我的媽活過來，我也得掛頭牌的。』

麗良聽了她的牙齒互磨的聲音，就不再說甚麼，無言的退出去。

『麗良，』

他以爲麗英的主意改變了，就又轉進去，『麗英！……』

『我告訴你，公了公，私了私，你有別的事我一定照辦，可是不要再給我提她，』

麗良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鳳凰，可是態度上却變得呆呆地了。

過了三天，小福才問他，「齊英的意思怎樣？」

「爸，」他的眼睛閃着可憐的光，「不用提啦。」

小福帶着悽涼的心境寫了一份辭帖，拿給麗英看。

麗英一面看，一面蒼白的臉上就泛出笑紋來。她低低地唸那張寫好的文件：

茲以生活艱難，要減冗員班底，實是萬般無奈，才出這個下策，願梨園規矩，事前

五天通知，好各自謀他處。好在青山常在，綠水長流，他日借重，後會有期。此上

薛老板。陽春社啓。

「好吧，給她送去。」

「不過，麗良也是年紀了。」

「爸，我不能養着仇人在家裏。」可是她覺得話太重，過份傷了小福的心，就說：「大哥的事，我知道。你想個好媳婦兒，我也知道。」

小福尷尬的笑着，用手揩拭着嘴。

薛鳳凰並不認識很多的字，她得到那封信時望了望，就往貼身衣服口裏一塞，下午又去

赴一個男朋友的約會去了。

三天來她的行爲更加放肆起來，因為她覺得麗良近來不同她說話，即使見到她，也是那麼眉毛打結的樣子。

有一天早上，她擦了汗衣，才發現袋子裏還有一封信，就遞給身邊的男人看：

『你看看，這上邊說些甚麼？』

那人從牀上坐起來，默默地看完，把信還給她。

『說甚麼呀？』

『把你辭了。』

『幹嗎辭呀？』

『就是不要你了。』

『你不要我？』

『我那兒敢。』

『說，說。』她扭着他的脖子上的肉說。

『陽春社把你辭了，不要你了。』

「唸來我聽！」她板着臉，像一坐石膏像一般不動。

於是那人就給她唸了一遍。『不要緊，我給你想法。』

鳳凰並沒有聽他的，披上衣服，臉也不洗，就跑到麗英家裏去。忿怒像火一樣燃燒着，她，身子內充滿了要爆炸的氣體。

『白老板，』她一直衝到麗英的牀前。

『薛老板。』

『你辭了我？』

『是的。』

『辭得有個道理呀？』

『生活高，維持不了。』

『就辭我一個嗎？』

麗良是看見她來的，她像一匹皮毛直豎的雌老虎直衝進來，他就避開她去給小福說：

『薛鳳凰找上門來啦。』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小福就聽見她咆哮的聲音，於是就望望身邊的王虎臣說：『您去瞧

瞧。」虎臣走進去時，祇見那女人不可理喻地亂罵着：

「你說我下流，下流我沒辦法潘一貴……」

「王老板，勸他走吧。」

麗英處得很好，沒有理她，躲開了。風風吵了一陣，也就想走，於是留下一個「姓白的，我總要你認得我」就跑出大門去。

她熱辣辣地過了幾十分鐘，這時候一肚子的憤激都發洩了，又被新鮮的晨風一吹，心頭就清朗起來。她僱了一輛車，匆趕回家去，一面用手巾半掩住臉，恐怕人看見她那沒有經過梳洗的模樣。

她仔仔細細地把自己打扮好了。就去找那個朋友。那時是黃昏以後了。

「你今天不上？」

「誰還幹這個，他媽的，王八，兔子，唱戲的。」她咬牙切齒地罵着，忿怒的火不息地燒灼她。

「你打算作甚麼呀？」

「那個男人。」她坦白地說。

「跟我好不好？」

「誰都是一樣，有甚麼不好。」她掠掠自己的頭髮：「去把我娘接過來，再給白麗英開個玩笑，掃掃她的臉子！」

那人點點頭，應允了。「你接娘去，我上「新北京報」去一趟。」

麗英的戲每天滿坐，可是一費不再幫助她了，她是真正地在自食其力。她的收入表面上看起來不壞，可是除了捐稅，包銀而外支持那個家常常還感到不足。除了她和小福和麗良而外，還有王虎臣和他的五個孩子，還有兩個聽差，一個腳夫和一個錢姐。

「潘局長幹嗎不常上咱們這兒來？」

小福回答麗良說：「八賍是麗英得罪了他吧。」

「沒有呀，每回麗英都招待他的。」

「你知道他們兩人中間說過甚麼沒有？」

潘一費不來的原因張奉知道的很清楚，一來是「新北京」的攻擊，二來還有日本太太的關係。張奉是一費的心腹，連他也不上白家，也不上館子了。

家裏的人對一貫的不來都覺得奇怪，唯有麗英自己却過得很淡泊，很舒適，每天同四姐玩得很好。

有一天她就對王虎臣說：「把四姐領給我好不好？」

虎臣心裏很高興：「不敢高攀，不敢高攀。」

「一言爲定，給我作女兒，我不會虧負她。」回過頭她就對四姐說：「你叫我乾媽，別叫我孃孃了。」

四姐不像上次改口叫「孃孃」那麼爽快，她遲疑地望着麗英。

虎臣把她按在地上：「快磕頭，喊白老板喊乾媽。」一面他感動地帶着嘶音對小福說：「這孩子的造化。」他讓她磕了三個頭，然後又讓她給小福行禮：「這是爺爺，記住了。」又給麗英磕了頭。

麗英像真的作了母親一般的高興着。她更細心地照着那幾個孩子。

「錢姐，四姐的粥該吃了，已經兩點鐘了。」她吩咐說。

這時小福聽了電話回來，說潘一貴叫人打了國電話來，馬上派車來接她出去吃飯。

「不是吃飯的時候呀？」



「總是有事吧，好好應酬他去。」小福溫和地，低聲叮嚀她說。

她點點頭，羞愧的紅雲昇上她的臉上。一轉身就到鏡子前修飾自己去了。

坐汽車來接她的是一個中年的西裝男子，小福請他坐了，又催麗英快些。

麗英仔仔細細看看花一般的自己的影子，取了一件紅大衣走出來。

她走到院子裏又吩咐錢姐，孩子們的粥別忘了放蘿蔔，飯後再每人削一點水果給她們吃  
然後才欣然的出門去了。

## 第三十二章

麗英被關進有木柵欄的屋子有二十多天了。那天下午被那個西裝男子騙上汽車以後，那個人就拉起車窗的各個幕帘，使她和外界隔絕。

『你幹嗎？』她抗議着，可是那男子甚麼也不說。她想去拉開窗帘，他就用手拉住她的腕子。她恐怖地喊：『這是幹嗎呀？』他也不理她。

汽車停在一個空曠的院子裏，那男人把車門開了：『下去！』

麗英的步子有些蹣跚，她正想站穩脚步打量這個地方時，另外一隻強有力的手就抓住她的膀子，推着她走上階沿去。

階沿上是長長的木柵欄，像古廟的兩廡一樣，她突然意識到這是監獄，她的眼前眩暈，步子飄搖，就在那剎那之間，有人開了鎖，拉開了鐵鍊扣，「呀」她一聲拉開沉重的門把她推進去了。她繼續地眩暈，步子繼續飄搖，終於斜着身子向前躡了兩步，就倒在地上了，可是這時候她的耳朵裏仍舊清清楚楚地聽見關門的聲音，落鎖的聲音。那沉重的洋鎖「喀」地一聲鎖上了。那聲音有力量地敲在她的身上，釘入她的心中，那聲音火熱地烙得她疼痛，因

此她就又慢慢地醒過來。實際上使她醒過來的還是從黑色土地上散發出的，一股一股襲她下肢的潮濕和混合在土腥氣中的一種騷臭氣。她抬起頭來，眼睛閃着不安的光，胆怯地向週圍探視。

是一個監獄，這已毫無可疑了，她的判斷完全正確。屋頂距地面很高，可是地面却很狹窄，與木柵相對的磚牆，其它兩面是殘落了黃土的蓋子編成的。房子裏甚麼都沒有，監犯們就在裏面。

一共關在裏面的是五個人。她們分成兩組，有三個蜷集在一起，別的在一起。很明顯地使麗英可以分別出來，三個一塊的是知識份子，其她則是市井中人。

五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新來的身上，她們沉默地，外表上好像無動於中的看着她。

經過一段沉默，在麗英，幾乎是麻痺了，甚麼都凝結成冰似的，那五個人像泥或是石頭彫刻成的一般。

三個人動了動，像刺蝟一般聚集得更緊，同時用低低的聲音交談着：

『你看她的社會地位？』

『很難判斷。』

「別理她，或者是個特務。」

「特務還會關進來？」年青的一個反問着。

「他們常常把特務放進來，刺探秘密。」那個年紀約莫二十五六的強健底女人猛一擺她粗大的雙辮子說。

年青的一個閃着無光的大眼睛，她懷疑地聽着她的解釋，又以同樣的態度去望望麗英。麗英的臉上，身上這時所表現的都獲得她的憐憫與同情。於是她又說：「不像，你看她的眼睛……，眼睛裏充滿害怕……，你看她的嘴唇抖着……」

別的兩個也再一次的去注意麗英的眼和唇，是的，她却被恐怖所包圍。

「她的打扮……？」那個最修長的女人問「不能決定是個甚麼人……？秦琳，你叫她來問一問。」

強健的秦琳遲了一下，就點點頭。她向麗英招招手。

麗英像看見火的撲燈蛾一樣，蹣跚地跑過去。

「你姓甚麼？」

「白。」她急急地向她們傾吐每一句答話，

「你犯了甚麼？」

「我不知道。」

「你作甚麼？」

「唱戲。」

「甚麼戲？」

「大戲，就是京戲。」

「從那裏來？」

「南邊。」

「來多久了？」

「兩個多月。」

「你有仇人沒有？」

「沒有。咱們梨園行，講究誰也不得罪的。」

「奇怪。」秦失望地結束了全部的詢問。

當對話進行時，麗英全身發熱，恨不得把甚麼告訴對方，這樣她就可以得到一個公平的

裁判似的。可是當秦琳停止出聲以後，她就又掉進一個冷冷的深潭中去了。

麗英加進了三個的這一組。那三個人同情地照拂着她。當因恐怖而引起的寒冷使她的臉頰變得青白起來，週身戰慄起來時，秦琳就喊個年青的：

『費陸英，給她一點水。』

費陸英給她一杯水，那是盛在一個小洋鐵杯子裏的。『喝點水……喝點水你就會安靜些的。』

麗英點點頭，喝了一口水。她感激地仰望着費陸英的面孔說不出話來。

『水的來源很困難，每個人每天祇有這麼三杯。』

麗英又點點頭。

她很想走走，可是她沒有力量。她也不願離開那三個人。似乎祇要離開一步，溫暖就沒有了。

她像發着輕瘧疾一樣一會微熱一會微冷。而一些過往就分成一片一段的襲入她腦子。除了人家問她而外，她不能說話，她也吃不下發給她的那兩個黃色的冷饅頭。

『您不吃？』另一組中的一個四十多歲的，身體已經起發胖的中年女人走過來問她。

她搖搖頭。

「給我吧。」

麗英給了她。

黃昏落下來，寒冷的潮氣更加利害了。麗英全身裹在秋大衣裏，還索索地抖。三個人也被冷醜凍絕了聲音。

不久，有沉重的脚步聲在院中響起來，電筒的光像一條蛇遊過每一個號子。

「點名了！」中年婦人低聲喊一聲。

可是這不同於往日，並沒有點名，祇從一個號子中提走了兩個人。

聲音重歸於沉靜。不久，就聽見男人的慘呼聲在微風中送過來。麗英的心化成了水，要是沒有反肉包裹着，一定激蕩地撞出來。那慘呼的聲音時續時斷，一次一次淒涼可怖。到頭後來却變爲嘶啞，變爲無聲了。

「捉審啦。」陸英的聲音。

「夜裏才是鬼的世界！」秦琳憤憤然地吐聲音從牙縫裏吐出來。

天邊微微發亮，那是月亮快昇上來。可怕的脚步聲又在院子裏響起來，隨着掃射的電筒

的光，脚步與聲音就停在她們的號子前。

「秦琳！」

「錢鳳！」

「費陸英！」

一個殘酷的，單調的聲音在門檻外叫，那兒站着十來個人，十來個人幻化成雜亂的一堆黑影。

人們戰抖着，這不單是由於秋夜的濕冷。恐怖像一個夾板，擠壓着麗英的心，她僅可能的使全身的肌肉收縮成一堆。

號子裏寂寞着。電筒光射進來，慘白地，刺目地在她們面前掃過。

鐵鎖開了，鐵鎖扣被人拉開，門沉重地帶着喘息推開了。

秦琳勇敢地站起來，哆哆嗦嗦地說：「去吧！」

三個人，前後站起來，沉默地走向門檻邊去了。麗英把頭低下，牙齒輕輕地在發响。可是關門，上鎖的聲音聽得很清楚，又聽見她們走遠了。

麗英忍不住可怕的夜寒與寂寞，就同另外兩個人說話。



「少給她們說話，比較肥胖的那個給她說，『危險，危險呀。』」

麗英不大懂得她的意思：「她們都很好呀。」

「你瞧吧，這一回來就沒人形啦。」

「而今，娘兒們也造反啦。」

麗英從這兩人的聲音裏明白她們的看法與態度，也就很快的聯想到那三個人被捕的原因是爲了抗日。

「她們都是學生吧？」

「可不是，家裏都過得了日子，偏偏要幹殺頭的事兒。」

拷問的慘嚎傳過來，那聲音是費陸英的。

麗英全身被冷水澆了似的，每一塊肌肉都像要震落下來。她的頭放在膝蓋上，她掩住耳朵使那熟悉的嘯叫減得略低一點。

月亮已經走到對面的屋頂上，號子裏隱約可以看見人臉了。她望望那兩個人，臉上的肌肉緊繃繃地，月光在上面洒了一層青白色……

三個人被扶回來，她們像被抽去了骨頭一般站立不住。仍是秦琳在頭。她的大眼睛裏有淚水，可是那淚水掩飾不住那充塞得不能忍住的忿怒底火。柔弱的費陸英低低地哭着，她的聲音已經沒有多少了。

月光使號子裏明亮起來，那三個人，沐浴在大汗之中。秦琳的背上黑濕了一大片。她進來以後就伏在地上了。

費陸英不住地輕輕撫摸她的秀美底手，眼淚隨着抽噎流下來。

麗英沉默無聲地望着她們。

「替我洗洗吧 白麗英。」

「嗯。」她應了一聲，她不知道洗甚麼。

「冷開水，拿過來。」她脫開她的背，麗英張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可是那聲音啞在喉間了。秦琳背上有一塊油皮被揭起來，四四方方的，血珠一顆顆正向外冒。

「怎……麼……？」

「不要——」秦琳一咬牙，「緊——」

錢鳳解釋着：「他們剝她的皮。」

刀，然後是向下一拉，那塊皮就成了現在的情形。

從那時候起，她就永遠使自己停在微微的熱燒之中。

第三天夜間輪到她自己。她並沒有被刑訊就照着問官所說的招認：有一個姓薛的告她和游擊隊通消息。

就在那晚上深夜的時候，有一羣人走到她們的號子邊。那可怕的，單調的，無情底聲音宏亮地响着：

「費陸英！」

「秦琳！」

「錢鳳！」

麗英喊了一聲：「天呀！」可是她無力喊出來就倒在地下了。

外面的人綁上她們，帶走了。那兩個女人不久以後就聽見一陣號聲……。

麗英在熱昏之中過着，她不吃東西，祇喝一點水。許許多多的人物跑到她的面前來，這

些回憶與人物就像柴一樣繼續使自己燃燒着，熱度越來越高了。

她看見她丟不下的糾絆，她看見曾經一度愛過她的何更生，她看見永遠不會忘記掉的麗雄，她看見被她丟下生活無着的白小福與白麗良，還有那將貧窮至死的王家父女六口，她看見鳳凰園……她失悔了，爲甚離開南邊？爲甚麼不聽蕭菊吟的話？失悔自己爲甚麼沉浸在那種苟安的生活之中？失悔一度的掙扎出來開又回到那樣的生活中去……

她就在這些回憶與追悔之中一天比一天熱得厲害起來。

有一天次簷中夜醒回，月亮沒有了，青白色的夜霧正濃。她似乎聽見火車頭在拉汽笛。於是她就看見有若干愛好自由的人擠上火車去。『火車帶他們到南邊去……到自由之中去』她蒼白的臉上有一個笑，可是她笑得一點力氣沒有。仰面躺在土地上，眼睛望了柵欄外自由的天空一眼，那兒是濃濃地透不過氣來的夜霧……

一陣軍號聲响起來。『殺人的號聲！』她在心裏這麼驚喊了一聲。可是她立刻改正過來：『不，也許是趙先生他們的軍隊要打進北京來……』

她的笑永遠浮在蒼白的泛青的臉上，她的眼睛閉上了。

火車咆哮了，它帶着許多人投向自由去，衝出密濃的夜霧之中。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定價二十六元

巴 金 主 編  
現代長篇小說叢書  
霧 夜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劉 盛 亞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 化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剛路七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

印 刷 者 文 化 生 活 印 刷 所

封底